

迈克尔·杰拉德·凯西10雷金纳德路Bearwood的Warley B67 5AQ 0121 429 8576

屠户贝克并且承办©

通过

迈克尔 卡西

## 第一章葬礼

弗林夫人的葬礼下跌在周三，早盘收盘，因此，所有的店主都能够参加。弗林太太曾爱过的所有人 - 她是当地的八卦。这是她的话这就形成了一种抖动水泥是必然的商店街一起。

每个人都参加了会议：- 帕特里克从面包店，Amjit从一般的商店，彼得从鱼店，从衣服和鞋店的女孩。所有街道想显示他们的尊重。大希德从屠夫站在一个悲伤的弗林先生身旁，提供情绪和身体的支持，在一个点上弗林先生几乎跌跌撞撞地进入坟墓等是他的悲痛，他会节省很大的希德抱着他的胳膊下降英寸这一切都是那么伤心，每个人都有弗林太太和她的离谱八卦的特殊的内存，虽然不准确路透社，她总是更快，当然永远的利益 - 是的，她会非常怀念。

珀西承办降低棺材眼泪从他的眼睛倒下了，他习惯了这种伤心事，但即使是他抑制不住的泪水。人们以为殁没有任何情绪，但他们做到了，他们从小隐藏自己的情绪，就像医生做.Sid的巨大手中持有弗林先生正直的送葬棺材提起往事扔地上。然后用可怕的感叹这意味着远不止千言万语弗林先生移离坟墓了，希德轴承他。慢慢地，大家都伤心地钻进自己的汽车和货车，跟着殡仪车下山，下朝街。这本来看上去几乎滑稽所有的货车侧面的标志，就像一个移动广告的shops.Almost滑稽的街道，但对悲伤含泪的脸，

在山脚下军士穆赫兰在等待

送葬。

“刚停那里的警察都系缆桩，其确定了三个小时”，他说，虽然在铸造弗林先生一眼说。

马克和阿娇走出了网吧迎接吊唁，这就是如果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令人难过的时刻正确的字。

“她会错过”，马克说，他紧张地与他的围裙播放。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说阿娇收集乔治·弗林了以母性的拥抱，并引导他进入网吧。

“是的，她总是说她 - 她是对的”，说乔治叹了口气。

正如乔治店主内带领全体停，走在游行队伍缓慢进入网吧。阿娇在柜台省亲乔治所以帕特里克曾与马克的词。

“它是否顺利，他没有服用还算是他？”问马克，当他看到他的妻子持有乔治的手安慰他。

“他似乎轴承好了，大SID是打算让他在他家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写到这里吧”，帕特里克说，他看了看周围的咖啡馆，在各界朋友弗林太太了。

“那就好，他不会想在自己家里独自一人，也没有几天反正”马克说，他弹了一些面包屑解下围裙。

乔治挤阿娇的手感谢他的方式到帕特里克和马克是网吧的另一边了。

“谢谢你安排了这次，马克。”他说走动他的手中。帕特里克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虽然乔治的声音似乎再次保持稳定。

“对不起，我们没能参加葬礼，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安排比预期”马克说。

“你的精神在那里”是乔治的回答，话似乎伤到他，眼泪又开始流动。

“你需要更多的茶，阿娇为君子多喝茶”马克说匆匆，让他逃跑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困的人。“我太傻”，说乔治寻找他的手帕。“这不算什么”，帕特里克说，他递给乔治自己的手帕。“茶，热，甜，只要你喜欢它”轻轻松松地在阿娇试图减轻了一点东西。

“感谢情人”乔治说。

“不要让马克听到你或者它会是不是要离婚”阿娇笑了，虽然在她的内心，她哭了。

乔治喝着他的茶和帕特里克看着感觉很不安，他怎么可能比乔治的孩子安慰他，谁愿意经过五十多年的失去了一半他的生活的人。答案从大希德来到谁来到笨拙得像个婴儿 elephant，与威士忌在他的手一个巨大的瓶子绽放出他XXXXX大小的黑色西装，但在希德的手也可能被误认为是一个缩影。

“来吧乔治得到这样下来你”，希德说，他倒了一些威士忌入茶的乔治杯。

“你让我醉”乔治叹了口气说。

“它会温暖你的心脏的蚘它只是你需要什么”来自希德的belched答复。

每个人都在网吧笑了起来，出浮雕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乔治说的欢呼声给大家，然后喝他的茶。

“如果它足够爱尔兰好那么它足以让我们好，我的意思是他们在葬礼上喝醉了 - 他们不帕特里克”要求希德。“如果你的意思之后，那么你的那种权利”帕特里克面带微笑的丝丝回答。

“案例证明，我会回来一分钟”希德说，他剥离出来在人群中分发威士忌进入网吧每杯。一分钟他回来了帕特里克和乔治的旁边。“哪里是我的杯具”问希德东张西望。“我搜索”帕特里克与他的肩膀的shrugg说。“嗯，我会离不开”说希德把酒瓶放在他的嘴唇和击落什么一定是半品脱。

阿娇指着希德，所以马克决定，他不得不说些什么。

“以前大家都喝醉可你至少尝试吃一些食物。”他说假装恳求。

“是的，我肚子有点饿”，希德说，他降低了他的嘴唇日威士忌酒瓶，在时间再次喝。

“我想我们应该，她会希望它”乔治叹了口气说。

乔治去朝自助餐，开始帮自己，

其他人紧随其后。这家商店的女孩，然后聚集在他最多把他包在他们的集体拥抱。当他们在咕咕地叫他中士穆赫兰走了进来。

“谢谢你安排停车‘MULS’”，帕特里克说，他信任的饮料进入军士的手。

“这是什么，这就是警方那里，除了它是一个星期三所以没有太多的流量在这里”  
回答的军士。“如果是什么话，我会好好喝回说：”帕特里克深远的饮料。

“如果我没去上学和你在一起我嫌你的嘴”开玩笑的军士。“你做的已经”

“当”之称的军士喝着他的威士忌“这是好事”他补充说。“第四届年度校际橄榄球比赛，我在”诺曼“和你在‘丹麦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不会给你的球，所以你就把我。”帕特里克说，同时试图板着脸孔。“有时我想，哑嘴必须腐坏你的大脑它必须是近二十年前，以确保 - 事实上，我知道它已经腐坏你的大脑”，在他的威士忌喝明知之前说的军士。“所以，我有一个腐坏的大脑是不是？”说帕特里克故作愤愤不平。

“是的，你总是比我聪明，但你离开学校。”“嗯我爸爸死了，我想成为挣  
工资的人。”“但是，你爸爸留给你的面包店。”

“所以”，帕特里克谁是现在真正愤慨说。“那么，你做了什么，你  
接手的公司吗？”“我成了一个挣工资的人。”“你父亲的脚步面包  
师傅？”“没有，送奶工。”

“而糕点生意做得这么好。”

“嗯，我喜欢与众不同”，帕特里克说，像一个四岁。“刚刚证明，该嫌做变坏你  
的大脑。”“你可以说话，但是你怎么样”，帕特里克说，挥舞着他的手指。“我在  
学校呆上。”

“你有三A级”

“是的，我做到了，我们爱尔兰人并不都是像你一样愚蠢”

他们暂停而帕特里克补充自己的眼镜，身边的人几乎不亦乐乎，由于威士忌的瓶子更不知从何处出现过这一点。品尝他们的饮料，一会儿帕特里克和军士之后。穆赫兰恢复了他们的辩论至于谁更愚蠢。

“但是，那你与你的三个A等级吗？”“我成了一名警察”说现在愤怒

的军士。

“你忘了说，你拒绝了大学的地方，变成了‘铜’”，帕特里克说，就好像从讲坛咒骂军士。

“我还以为你忘了说：”一个垂头丧气军士。“好吧，我没有”MULS“那你忘了另一件事。

”“是什么”，说军士拉自己到他的全高和刷干净制服的前面。

“你喝值班”一副幸灾乐祸的帕特里克说。

“嗯‘帕特里克’的一件事，你忘了”MULS“在这里，我可以喝一瓶威士忌，不醉”回答他的胸部肿胀骄傲的军士。“哦，S-”

“语言，你不想让我抓你做你的”军士大笑起来之前说。

帕特里克加入进来，虽然店里的女孩以为他是一个葬礼有点太高兴了。

“这是好女孩，它什么弗林太太本来想”乔治说。所以女孩自己满足一些激光看起来帕特里克方向恢复他们的George咕咕之前。

“我应该记住的是，你从Poteen厂商的长线，所以，没有什么会得到你喝醉了”笑帕特里克。‘哦，我可以喝醉，但它必须是好东西’，回答了胜利中士一路过关斩将，最后他喝了。”我会现在已经关闭，但我有有一两件事要告诉你”“那是什么？”问了一个仍然微笑着帕特里克。

“晚上所有”军士说，他摇摇晃晃走出了网吧。正如帕特里克看着他离开，他可以看到，一旦在大街上的军士。是作为法官的清醒。

帕特里克击落在他的杯子最后一滴用温暖的笑容在他的唇上Amjit出现在他身后用瓶子来填充他的玻璃。

“你就像保罗·丹尼斯兔子的一个对我攀升”。“这就是你总是说” Amjit回答，因为他充满帕特里克玻璃。

“你肯定爱尔兰享受一个葬礼”他继续说，他补充了自己的玻璃。

“你的很多不这样做太糟糕了，你不是说你在寺庙有样的党”。

“德勤”假装敬酒回答Amjit。

“够了，无论如何，什么可怜的老乔治”打断帕特里克在乔治的方向点了点头。

“我真的不知道。”说Amjit摇摇头，他盯着到他的玻璃寻找答案的底部。

“她的闲话有助于使这条街是什么，现在她走了”，“如果只有乔治能继续她的工作”喃喃Amjit。

Patrick和Amjit看着彼此在瞬间，同样的想法在他们的头脑。

“乔治可以是新的街谈巷议”，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有时候，我觉得你是印度的一半”。

“不，你必须是爱尔兰的一半”来了帕特里克的快速回复。他们笑了，并再次帕特里克接收的激光从商店的女孩看起来。因此，对有更多的喝stifle他们的笑声。“我记得的最后一则新闻弗林太太告诉我说：” Amjit试图板着面孔。

帕特里克又过了一口他的玻璃前问“那是什么？”“只有你和麦蒂从鞋店都拿到严重”。帕特里克翻了翻眼睛嘶嘶他的回复之前，“我甚至从坟墓里纠缠，大家想嫁给我。”他继续之前又过了一口。“是的，我们没有走出去一次或两次，但她暗示，如果它没有得到严肃的，我不得不住在房子里，而不是在一个平面面包店以上”。

“这是一个想法，我无意中听到什么军士。穆赫兰说的话”。

“什么！”说一个相当恼火帕特里克。

“好你怎么来送奶工，即使你拥有一家面包店？”“我认为evrybody有大耳朵在

这里！”“我爱Jaswinder大耳朵”微笑Amjit说。

帕特里克只是摇摇头，继续“好重复自己，我爸死了，留给我的面包店，因为我才十六岁的我决定，我会去工作，成为房子的人的时间之前再次把他的酒杯但16岁时，我成为了一名送奶工，仅仅是不同的，并且我喜欢开着牛奶漂浮的想法。我不喜欢在那个年代的传统理念”帕特里克咬着牙说。

“你是我的敏感，有时” Amjit说。

“对不起，Amjit，它只是我希望麦蒂将是一个”说略垂头丧气帕特里克。

Amjit穿上帕特里克的肩膀他的手安慰他，然后经过Amjit的嘴唇笑着缓慢闪烁。

“你要知道这将是好消息乔治与开始他新的职业生涯。”他说，试图板着脸孔。

“只要你敢，我会我会我会”啪啪帕特里克。“哦，不，你不是说你会Marmellize我” Amjit说。他们都让出笑声的钟声，这为他们赢得了两个以上的激光看起来，尤其是特雷西。

“哦，对了Amjit我不会被周围今晚的晚餐”“为什么？”说Amjit举起eyebrows一半期

待一个笑话。“我要去另一个舞蹈”是几乎不好意思回答。“我认为你可以从我们

印度人学习一两件事”。“那是什么？”

“包办婚姻”。

“有时候我想你可能是正确的”说帕特里克寻找到他的酒杯的底部，如果咨询神谕。

“我觉得你太伤心，才更好地循环”，Amjit说笑声中他的声音轨迹。

“哦，是啊，我会回去跟马克说。”帕特里克完成他的饮料。Amjit看着帕特里克搬走，他真的为他感到遗憾，帕特里克拥有一切，但他没有，他最需要的东西 - 妻子

“那么你认为什么食物？”马克要求帕特里克走近。

“它看起来很棒像往常一样，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直在喝居多。如果做了所有的酒都来自顺便说一下？”“当然韦恩，愚蠢的。”马克依靠他弹屑从他的柜台。

“我仍然感到惊讶，你放弃了这个5星级生活”说，帕特里克用双手示意。

“嗯，我所做的这一切在大网吧不在咖啡馆，但餐馆和酒店遍布欧洲，但家是心脏是，等我回来，试图教你很多”马克说，他推在Patrick和一盘菜了他的玻璃远。

“谢谢，我有点饿了现在的”帕特里克说，他藏在像一个饥饿的人。“但是，为什么回来这里。”他几口之间的喃喃自语。“好不是为了钱”马克笑道“不过说实话，我喜欢看到人们吃着我准备什么，在你在一个地下室里陷了下去一个五星级酒店，你不妨在在核潜艇一个峡湾的底部，你永远可以看到人民对你们的工作。”“嗯，这是很好的”帕特里克喷出。

“我可以用你喜欢它你的餐桌礼仪告诉”马克开玩笑说。“所以，你是一个艺术家说：”帕特里克试图理解出现虽然他并不令人信服。

“是的，我是一个艺术家：和SID是经过威士忌围绕我们都会小便艺术家很快的方式判断”，马克说，他在Sid的方向点了点头。

帕特里克看过去，看希德浇威士忌到每个人的杯子。“我想你可能是对的。”他的呼吸深大口大口之间说。

在那一刻，咖啡馆开门和温斯顿进来看作为是怎么回事轻度的意识模糊。温斯顿走到柜台前，看看马克可以解释。

“如果这是一个私人派对，那么为什么不邀请我？”“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温斯顿，弗林太太死了，这是她的葬礼今天说：”帕特里克静静。

“你在开玩笑，男人只见她前几天，她挥舞着大约讲有些离谱的故事无疑是她的武器”。

帕特里克摇了摇头，温斯顿摇摇难以置信地看着马克，看它是否是真的了。

“但人，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姐，真正漂亮的小姐，这是不好的，真正的坏消息。”他又摇了摇头，他的辫子殴打他的肩膀上。“你去哪儿了，你一定是唯一一个谁也不知道”马克问。

“巴士 - 即将倒闭”流口水温斯顿。

“哦，你的意思是你的海盗电台不得不再次搬家”帕特里克说，他把另一三文鱼三明治放进嘴里。

“什么，什么，你有什么说什么的人”结结巴巴地说温斯顿努力是无辜的，并完全失败。

“这没关系，温斯顿，大家都知道，绝对每个人”马克说他一到背部和生产的三明治板震惊温斯顿。

“怎么做人，怎么样！”。

“我怕了我的母亲，她与无线电1天摆弄并在您的站出来。”帕特里克说，他嚼着一块三明治。

“他忘了说，你的卷发工程师在他的奶圆”马克补充说。

“你知道卷毛”温斯顿笑了，露出金箔料的斑点。“高大的小伙子，薄 - 没有头发”喃喃三明治之间帕特里克。“那是我的男人”。

“哦，如果你看到他，告诉他，他会拿他yougarts了一段时间，供应商罢工。‘会做’微笑温斯顿。

马克递给温斯顿一杯茶，温斯顿可以问了。“你总是这样说：”温斯顿采取了一口面前微笑着感谢马克。

温斯顿不解的看着，然后再喝着，看着从帕特里克马克之前。

“这是什么，我认为它是什么？”

“对不起，我要提醒你，希德并不满足于把威士忌

成茶的杯子。他把一夸脱的锅太”，appologised马克。‘这没关系的人，这是重新

AL-LY至关重要的’微笑温斯顿。

“你最好不要有太多的茶，如果你在开车你那车”马克补充说。

“这没关系，我会只有这个话，我会说这是乔治多么可悲然后我就走。”

温斯顿喝完了茶，然后在帕特里克和马克使了个眼色，他在乔治谁在店里女生集体温暖的怀抱仍然包裹了他的方式。正如温斯顿走近乔治提供他的同情之门的网吧开了，一个大但胆小的数字输入。温斯顿转身看是谁，这是马修。温斯顿去了，“给五”他说，这是在充满童趣的方式返回，对于马修是一个孩子，一个四十岁的孩子，店里的女孩和乔治在一旁看着，微笑着他们的问候马修。马修高兴地咧开嘴笑，然后高兴他朝着对大步。同时温斯顿敦促乔治使他离开之前，“保持冷静”。

“好了马修我能为你做的”，问马克。“妈妈送我去散步”，是其消失在寂静的答复。“但是，你要奶昔”帕特里克提示。

“是的”来了露齿obsided回复的与救灾混合仿佛像一个演员马修曾想起了自己在关键时刻线。“该男子一杯奶昔”要求帕特里克。

“当然，先生，马上就来”马克讨好他跃升至关注。

“我能有香蕉味？”，问马修腼腆地。“你听见了吗，我的男人？”，帕特里克说，傲慢，贴紧他的手指的效果。

“是的，先生，当然先生”摇尾乞怜马克，他熟练地制作和生产的一个蓬勃发展的奶昔。

马修看着他们两个咯咯地笑，唾液滴下在他的牙齿参差不齐之间的差距。马修喜欢有一个奶昔这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他觉得想，他觉得爱。

同时乔治begining从Sid的善良之苦，而现在已经当上开始摇摆。所以，在帕特里克马克点头的肩膀上拍了拍马修之前，大步前往救援。

“希德，你能不能给马克的手，你会看到足够的乔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哦，当然，帕特里克”。

希德开始左右摇摆像一个球上链手帕特里克威士忌酒瓶前走开，才去提供他对马克的帮助。乔治已渐渐由相当寂寞，自然足够的状态，虽然现在至少一半威士忌品脱夸张，如果帕特里克是希德的浇注臂的任何法官。“她是一个女人lively，我雏菊”叹了口气乔治。

这是一个震惊本身帕特里克，因为他一直知道她的弗林太太和一秒钟，他不知道谁该“雏菊”是，看到自己的威士忌摄入量是相当高了。

乔治继续说：“她给了我一杯茶在床上，每天，我们的夫妻生活，每天早上，她从来没有错过，不是一天，我们将有一个小聊天之前，我会去上班了。”

帕特里克把他的George胳膊徒劳的努力安慰，麦蒂也一样，这样的时刻麦蒂的手碰到帕特里克，幸福失去了失去了安慰的爱。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然后在乔治又低下头去，他们都一饮而尽。

“这里有这样的”，帕特里克说，他通过乔治自己的手帕给麦蒂最后一眼，他们都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是，所有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安慰一个共同的朋友。特雷西融化成母性关怀的墙，眼泪从她的眼睛落下，而不是乔治，但她和帕特里克。

“她把房子这么干净，我从来没有任何家庭作业，她说这是女人的工作，怎么可能一个人米尔整洁的家”乔治叹了口气环视寻找理解。

他又开始啜泣，默默流泪银色，他们推出了他的长鼻子，他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消灭他们离开，眼泪从他的鼻子滴入悲伤的海洋，这是他的那杯茶。乔治是这样经过这么多年的婚姻的可悲人物，现在他独自一人，所以完全孤独。

所有的女孩感动乔治的肩膀提供自己全部的力量，他们对这个悲哀的人的支持。

“对不起，我不应该哭，黛西告诉我不要哭，她说这只是自然的，我们会在天堂见面”。

“当然，乔治，你当然会”传来哽咽回答形成特雷西。

“戴西说，她希望我能再次结婚，和前6个月了，她说，她最insistant。”

大家都交换了不安的眼神，应变必须是他太多肯定。乔治注意到洗牌脚，所以他擦了擦自己的眼泪之间的解释。

“不只是近等，但是几年前，在三十年前她说，当你只要是在一起，我们可以谈的一切。这不是谁说话的年轻人，我们老UNS都做了，看到和有更好的体验，你知道了。我们可以教年轻人的事还是太，他们还可以这么幼稚的年轻UNS好了菊花说，“没有眼泪”，她希望我结婚之前再次六个月均达到”。

“她是个宝，你很幸运有她这么久，我只希望我太幸运”之称帕特里克。

麦蒂只是看着她的鞋，她听见了，只要她可以把

时光倒流，但已经太晚了，她知道这一点。

“来吧，告诉我们关于Sid的孙子的故事，你知道一个时，他被认为是quins的祖父”，称特蕾莎希望能减轻痛苦的气氛。

“来吧，乔治，这是戴西的最好的之一”，他们都插话表示赞同。

所以涂抹他的鼻子乔治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好了”，他停顿了一下，看着他周围聚集了脸：“你真的要听吗？”。“是的，当然”，他们都插话表示赞同。“那我就告诉它。”他说，叹了口气。

“好老乔治”说，从邮局特里萨。

“正如你们所知Sid的女儿阿曼达期待，他唯一的女儿，他唯一的孩子，她希望，这将是他的第一个孙子。那么黛西是屠夫，所以她听到所有关于它的希德。她很高兴希德，以及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希德有多爱孩子，所以她说只是在谈话的线“什么，如果它的双胞胎”现在一想到双胞胎变成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头 - 于是他告诉谁进来店里大家，他将是双胞胎的祖父”。乔治停在它的记忆微笑，他的一些常用炼回到了自己的眼睛，一滴眼泪也有所下滑，但它不是为悲伤眼泪，但一个想起的快乐。帕特里克再次充满乔治的玻璃和乔治喝了一口。

“但是，怎么双胞胎成为四边形”，提示特里萨。“继续告诉我们，

”玛丽说。

“作为事实上是sextu，sextu\_我的意思是说婴儿有六，这些花哨的话是对我来说太多。”

“Sexupletes，痛苦的天哪想，我会告诉我的任何丈夫有他们自己”，表示愤怒的麦蒂。

帕特里克虽然他自己，他喝了什么侥幸逃脱，乔治继续之前。

“正如你所知道阿曼达是一个大的女孩，像希德自己。它吃肉，一天四次，做吧。反正阿曼达做了一个检查，这是对沃尔顿婴儿的时间是在新闻和扫描说它是双胞胎。”

“所以，你的菊花是正确的”，特里萨说。

“是的，她唯一的SID它作为谈话”乔治说。

“希德很高兴，当然”，帕特里克说。

“是的，所以当流言传开雏菊帮助这对双胞胎成为多双生。八卦什么好位被错位和混淆了一下，我记得在战争中的”子弹不是由铅，成了希特勒死了”，所以它很容易对双胞胎繁殖”，乔治笑着说。

“希德曾在双胞胎的店铺海报几个月他们出生后的”特蕾莎说。

“直到一些不友善的人说他是卖婴儿肉”乔治说。“的可恶的人。”玛丽说。

“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微笑保罗回来以后说：”乔治依然微笑着。

由于希德在自己的方向上踉跄后退帕特里克决定改变交谈中，他被Sid的笨拙存在中断。“我最好开车送你回家乔治”，含糊希德。

帕特里克翻了翻眼睛惊恐，如果希德呼吸测试的警察会变成绿色心中永远的结晶。“你认为那是个好主意”，特里萨说。“我很确定驾驶”，被忽略的希德。

“但是，你有只是有点喝”，大胆帕特里克。“你是说我醉了”被忽略的愤怒的希德，看上去红脸如在他的店里肉海报公牛。“当然不是”，谎称帕特里克。

在那一刻，迈克尔的老出租车司机走进商店，来到了柜台前，看见他，帕特里克了一口气。“只要不离开网吧希德，我马上就回来。第二”，说放心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加盟迈克尔·谁是喝茶，只是茶马克做了一个新鲜的火锅，在柜台。

“好了迈克尔，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只是说：”帕特里克/“为什么？”

“希德只生气的屁，他想开车回家乔治，这就是全部的”。

“所以，你要我做的荣誉”，迈克尔说，他扣篮在他的茶饼干。

“如果你能，希德意味着很好，但他已经有很多喝”。“你们都已经看你的”，迈克尔看着谁现在都在主希德的浇注臂磨损感谢略有最差看着送葬。

所以迈克尔喝完了茶，舀出一半已经disolved到杯底饼干和品尝的味道，他宣布了。“值班电话，然后”。

“SID，乔治·你的出租车等候”，宣告了一个放心帕特里克。所以帕特里克了希德的胳膊，把他的出租车而女孩给母亲般拥抱乔治并提醒他要“保持快乐的多数民众赞成菊花本来想”。女孩乔治走出了网吧，并进入出租车让他接近自己的集体乳房，然后用从特蕾莎最后的拥抱，迈克尔·乔治开车和Sid离开。早在咖啡厅珀西已经进来了一杯茶，说完更难过的企业，比尔与珀西。帕特里克在柜台加入了他。“你好，珀西，这一切都是那么伤心，不是吗？”帕特里克说。“我知道，它伤害了我你也知道，掩埋的朋友还在疼，有人认为殡仪没有感情，我们是正常的人，也有感情”，珀西说。

“是的，承办人确实有感情”，呼应比尔。比尔几乎为他参加这么多葬礼，它已开始作为一种爱好的专业送葬者，后来成为生活的几乎一个方式，如果你可以用这样的语句，但生活也已成为比尔的办法，毕竟他有现在他退休了，以填补自己的时间。

“我想你是对的，我只是没想到，但你看起来很伤心，珀西”，说帕特里克试图读取Percy的脸上情感。“好了还有别的东西，我的儿子安迪想离开企业，他要进入万物计算机。他留体抗炎药是未来，我甚至给他买了一个Atari 1040，我认为这是一些日本鬼子的车，当他说他是节省了一个。我让他看上的打印机和终端了。我希望他会生病的它，然后留在企业。我们一直在business五代，超过一百年。”“也许，他是对的关于电脑”虎穴帕特里克。“计算机的未来，电脑我的屁股。可以在计算机埋葬你，如果电脑是如此聪明，越来越少的人做更多的，那么最终的计算机将不需要的人，我们会在哪里呢？”苦珀西说。

帕特里克惊呆了，珀西被伤害到非常核心，他所以通常不动声色就像一个医生，但在这里，在马克的咖啡厅柜台坐着一个悲伤的不幸的人。Patrcik试图寻找光明的一面。

“但他做这台计算机上啄任何好处”。他试探着问。“嗯，他穿上它thje账户和库存控制，这是非常容易使用”，珀西勉强承认。

“所以，电脑也有他们的用途”，说帕特里克尽量不显得得意洋洋。

“但还有更多。抢我的侄子要进行的全面合作伙伴或他就会离开了。他甚至暗示，他将自己的企业设立的竞争对手我的。”

“嗯，至少比尔将与您坚持”，说帕特里克企图拉拢一些安慰到的情况。

“嗯，我们被卡住对方，因为我救了安迪的生活”，比尔说，他呷了一口茶。

“对不起，你救了安迪的生活！”，说的惊讶帕特里克。“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比尔看着帕特里克直在脸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它”，帕特里克说，他的眉毛仍然在奇怪为什么提出。

“好了，我走过去Percy的一天，安迪在过马路，当他冲过通过在那边过去了货车，它走过去粉碎可乐可以，把它飞。直直地飞向了安迪的腿，安迪直线下跌他在痛苦回来，就在那一刻，另一货车是未来的道路，但在安迪的身边”。

珀西中断来完成这个故事，“如果比尔没有跨进路，拉着小宝出来，他会被杀害的道路”。“都是因为一个乱扔废物的”，说帕特里克摇头愣住了。

“嗯，这是真的没什么”，比尔说现在略显尴尬。“我获得了一个朋友，比尔机会穿他的西装”，补充珀西。“我曾经工作的男士用品商”，解释草案。

帕特里克摇了摇在奇怪的命运怎么样头，和三个还在沉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时候罗杰穆斯特在他们后面。“我已经穿了我的笔，预订所有的车”，罗杰宣布就像一个七岁的王子一出戏。

珀西转身。“这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你这个小坏蛋！”“可是你有没有你呢？”

”问帕特里克。“只有这样做我的职责！”说愤怒的罗杰。

“他上周预订灵车我的小坏蛋！”说珀西把他罗杰回来，而忽略了他。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戏弄罗杰。“我们不在乎只是迷路了！”珀西说，在他的肩膀。帕特里克搂着罗杰，并导致他远离珀西朝着对的远端。帕特里克眨了眨眼马克，谁倒罗杰茶，只有它是一个茶大希德风格。罗杰接受了杯具的感谢，并击落它几乎之一。帕特里克和马克交换了一下眼色罗杰的脸变了颜色和罗杰扶住计数器。“为什么你们都搬家吗？我觉得挺奇怪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罗杰含糊。

“你最好坐在他下来，他倒下之前，他平时喝的最强的是姜汁啤酒。”笑了马克。

“哦，我感觉真的很奇怪，我都热，但我得发抖”，被忽略的罗杰，而看着帕特里克谁在他看来，要在蹦床上弹跳。

“这是确定你刚刚被工作太辛苦，所有的那些街道上，你走路太多你的工作”，说帕特里克努力不笑。“当我刚想说什么，为什么我真的在这里的原因是，我有一个消息有人”，说罗杰不清他最好的业余戏剧化的声音。

“那是谁呢。你还没有进来，告诉珀西您已经预订了他的灵车是吗？”帕特里克说，现在无法掩饰自己的笑容。“不，马修，他的母亲希望他回家砍些柴火”，罗杰说有下滑到表之前巨大的努力。帕特里克看了一下瘫坐在罗杰然后回头看了看马克他柜台后面，他们都耸肩，并同时笑了起来。珀西转头看看究竟是什么新鲜的笑声的过程中，看到瘫坐在罗杰一个灿烂的笑容在他的脸上绽放。“哦，太好了，也许是小草皮的死，预订灵车我问你”，他说，在它的想法摇摇难以置信头。帕特里克决定行动呼吁让他沿着柜台那里马修坐在去了，

“罗杰，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马修，你妈妈喊你回家砍木柴。”

“好吧，帕特里克我会去”，马修说，他吸吮着他的手指是最后一个泡沫。

“哦，这里只有一件事”，补充帕特里克。

然后环顾四周就像一个阴谋家帕特里克借给密切，在马修的ear.Mathew低声笑了，然后咯咯地笑，气泡从他的嘴唇奶昔froathing。然后在马克波，马修走了过去到罗杰和把他抱起来像土豆的麻袋，扔到了他的肩膀，然后向门口走去。罗杰醒来，开始抗议说。

“放我下来，你长满强烈抵制，我是一名政府官员，表现出一定的尊重。”

珀西嘲笑视线，回首帕特里克和他的点头批准，帕特里克只是耸了耸肩膀，大声地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马克在帕特里克的旁边他的嘴唇上的问题。“那你告诉马修做什么？”

“我告诉他，离开他在派出所的步骤，当然。”“你有时残酷的混蛋”，马克disolving大笑之前说。

“我从来没有做任何事情对马修，从来没有”，抗议帕特里克。“我不是说他我的意思是罗杰”马克维护。“你没抓到什么珀西说的吗？”“什么？”马克说一半期待点睛之笔。

帕特里克带着马的胳膊肘，把他交给在那里Percy和他的比尔他的“专业”葬花围坐。“你能告诉马克什么罗杰做？”

珀西谁是喝着他的茶whinced，仿佛是茶前开始感冒。

“他只订了灵车。与死者棺材是在后面了。安迪出来的集合，当他跑了汽油。于是，他停放然后留了一张纸条在挡风玻璃上说，他已经走了汽油。只有当他回到罗杰在坚持一票。”“你是在开玩笑，不是吗？”，一个不相信马克说。“还有更多。”插话比尔。

“当安迪指出的音符，罗杰只是指出了双黄线。安迪说，他应该有推灵车，直到它被断行。然后政府主席正式罗杰同意！”，说珀西的话政府官员soundingh像发誓。珀西有一些多喝茶，以遏制他的愤怒。

“罗杰说，他以前见过那招，他甚至说，灵车可能是一个计划抢劫银行的一部分”，说珀西静脉在他的额头上开始悸动。

“自从他开始了业余戏剧罗杰得到了更加天马行空”  
，沉思马克。

“你有没有支付它吗？”询问帕特里克。“没有，但我有什么办法？”说一个失意的珀西。

“那么有关于我的奶律师一轮我可以问她吗？”，大胆帕特里克。

“如果你愿意，我只是希望我能掐死小草皮有时，他会直到我的鼻子”，叹了口气珀西，之前，他吹了非常大的罗马鼻。

Patrick和马克交换偷偷摸摸的笑容，马克加入之前。“即使你没有stangle他，这只会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为自己。”珀西沉默了片刻，他棉田上，然后开怀大笑了。

“嗯，这让我精神大振无妨。”

“哪里是马修采取罗杰的方式？”，问比尔。“哦，我叫他离开罗杰在派出所门口一步说：”帕特里克品尝每一个字。

“那会教小草皮。”说珀西纳正义已经完成。“好吧，我最好是要回公司”。

珀西与比尔在脚尖站了起来，双方都期待衣冠楚楚像往常一样，necessity他习惯的业务和比尔证实了在男子舂装工作了一辈子的珀西。

大部分的哀悼者通过了现在离开了，只是散兵游勇依然存在。帕特里克帮助马克收拾了一下，帕特里克堆放在柜台上马克取笑他的板。

“有一天你让某人一个可爱的小主妇。”“想不到你也这样，是整个血腥的街头想和我结婚了吗？”“你是唯一一个人离开了。我的意思是在你这个年龄，你应该结婚，想着孩子。”“我只有32！”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年龄，我的意思是老王子查尔斯说30是一个很好的年龄，不是吗？”马克说，他堆放在柜台后面脏的物品。

“我同意了，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它发生，如果没有它没有。”“你和特雷西，你似乎都适合什么？”，马克说他停止堆积。

“嗯，她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房子，而不是平的面包店以上。”叹了口气帕特里克，什么可能已经心疼还是他的记忆。“这一切。”

“一个或两个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似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帕特里克说，他通过了最后的杯子在柜台马克。

马克捡到篮里，把陶器到回洗涤之后。帕特里克还在盯着进入太空片刻之后，当马克回来了。

“哦，通过什么。我听说你拿起hitchiker的方式 - ！街角”，傻笑马克。

“对不起，什么？”结巴帕特里克搞不清马克导致。

“有天晚上，当你从舞回家，独自一人。”马克说，他在柜台上的面包屑弹。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帕特里克说，咬牙切齿。“这不是我所听到的”，马克说他的眉毛几乎形成一个问号。

“好吧，我只是做了别人的忙。”说帕特里克看着地面，试图避免眼神接触。

“她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听说了，你俩不得不从康得一个中国”，继续马克，他的眉毛使更多的问号。“嗯，什么是错的，我没有回答到你我”，说帕特里克现在马克怒目而视。

“不，当然不是”，马克说他的眉毛拱无辜。“好吧！”

“但是，也许你不得不去表白。”，沉思着马克。“谁开始了这一传闻？”

要求帕特里克。

“Amjit，当然，但我想这对你是什么样的作为一个十几岁的改善”，马克说想看看当和尚无辜。

“你的意思是，”问帕特里克抹鼻子在他的袖子，他想的手帕跑了出来“你还记得你18岁生日，你想证明你是一个男人，只有你结束了搭讪的人，”马克笑着对内存。

“不要你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帕特里克发出嘘声，当他走到一些遗留下来的威士忌，给自己倒了措施。

“你好LUV的，想帮我庆祝，是聊天了线？”帕特里克只是闭上了眼睛，忘记它，

并享受威士忌。

“然后，她的男友出现了，那么你是怎么说的。让我想想，“你男朋友”和他刚吻了她的嘴和所有。”

“我还年轻，我很生气说：”帕特里克说

“哦，让我试试我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马克升温到了他的故事，“哦，我知道你问：‘你真的是男朋友’，他回答说：‘不可能的队友我是噗叫我艳后’我想我掉了我的品脱然后我笑了这么多，至于你帕特里克·你认为它是一个绿色的光聊了起来。所以，你拖着一个凳子和你回到她“噗朋友艳后”她旁边的设置，你必须花了20分钟试图聊了起来，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并有另一个品脱。

“我还年轻，我很生气，”帕特里克重复。

“然后，事情变得有趣，她说她不是她而是他，谁知道刚刚的操作，让她一个她，从他。一个transsexual可以这么说，”马克斜靠在柜台帕特里克眉开眼笑。“这是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她是那么漂亮，”喃喃帕特里克防守“那么，你觉得她的大腿，而你将会感受到她屁股，把安托瓦内特拍拍你的手，说：‘顽皮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通过你的大脑糊涂的头脑，我永远不知道。”我还年轻，我很生气，说：‘帕特里克吟诵，仿佛它是一些祈祷。

“幸运的是我们决定将移动到下一个酒吧，或上帝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你决定给她的嘴唇上一个大多汁的吻。”不要提醒我，’帕特里克叹了口气。

“好吧，我让你到一个秘密的帕特里克，这是一个愚人节笑话，你是你自己的生日愚人节。”马克笑了，笑了起来，最后的真相了出去。“什，什么，”帕特里克气急败坏的说。

“我失去了我的外套在所有的笑声，所以只好由赛马场回到O’Niels的酒吧，他们叫我过来告诉我，”马克笑了，甚至更多。

“这些年来，你告诉任何人，让每个人都认为我会聊了起来一个人，我的意思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男人，AAAA，”帕特里克气急败坏的说。

“哦，我没告诉别人，我告诉Amjit然后他告诉所有的人在大街上，它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抽时间去告诉你，除了我们已经有多年的乐趣逗你玩了。”马克又笑了一个深深笑了。

“我该走了的话，说：”帕特里克咬着牙说。“Amjit爱一个好故

事，”笑马克

“Amjit当然。”，呼应帕特里克，他离开网吧头也不回地说再见。

“你不打算说再见？”笑了马克。

帕特里克挥手告别，用两个手指。

迈克尔·杰拉德·凯西10雷金纳德路Bearwood的Warley B67 5AQ 0121 429 8576 jul99

屠夫，面包师和承办◎

通过

迈克尔·凯西

## 第二章费沃斯.....

吉米珠宝商在他的店铺定价项目，在他们自己的经验丰富的眼睛迅速熟练地看着他写了一篇关于价格标签的人物在那之前将它们放置在展示柜。他注意到灰尘规格的机柜所以像一个魔术师在一瞬间做了一招，他把他的handkerchief了他的上衣口袋里，然后变戏法的灰尘规范已经消失，仍具有相同流动运动handkerchief重折叠和在他的口袋放回。吉米现在已经停止了一会儿更加仔细地研究一环。他把手伸进他的口袋里找到他的杯子，把它从他前进了进一步到一边让他在灯光下直接站在放置玻璃他的眼睛，然后，他把戒指仔细看看之前。

“嗯，不是一个坏块可言，一定是值得£300”，他说，他在流动的运动揉了揉眼睛，把杯子放回口袋，再次。吉米正在研究更多的项目和定价他们为他跟着去了，当他的儿子丹尼进来了。吉米继续他的工作，只给丹尼通过打招呼的方式一目了然。丹尼来到柜台后，拿起抹布，试图寻找休闲为他这样做。吉米似乎不

注意，但丹尼然后开始慢慢labouriously抛光陈列柜。该案件已经一尘不染，其已经由基米移开的灰尘问题的唯一规范，但仍丹尼慢慢打磨和labouriously，甚至退一步恢复再抛光展示柜前，检查他的努力。吉米笑了笑但马上扼杀它，以免丹尼应该看到，丹尼同时正在他对他的父亲是定价的项目的方式。丹尼在他的父亲给疾飞几眼，他长期eyelashes每次闪烁开放。吉米笑容满面，但随后在咳嗽藏。丹尼想起他的父亲因此他死去的妻子，丹尼以同样的方式移动，几乎下滑逛了逛，然后秘密几眼尽管这些长长的睫毛几乎像一头牛的。吉米在内存笑容满面，是丹尼就像他可怜的死去的母亲。吉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有问青眯。孩子般的外观和闪烁的长睫毛恳求的东西。吉米怎么能拒绝他的孩子，虽然他的孩子现在是一个年轻人，他永远无法拒绝他的妻子，所以他怎么能拒绝，现在他唯一的儿子，谁是大像他亲爱的亡妻。

“呃，爸爸，你能帮我个忙吗？”，说丹尼怯怯地仍抛光的显示情况。

“对不起？”吉米说，他的演奏部分，假装在他的定价要全神贯注。

“好爸爸，我，如果你能有你想知道的，那么你会不会去任何地方？”，丹尼谁是现在可直接在他的父亲，小圆周运动的前面横跨已经一尘不染的玻璃抛光说。“什么孩子？”，说吉米仍然假装定价要全神贯注。

“好爸爸，我可以借你的车吗？”，问丹尼找

他的父亲直的脸。吉米慢慢地笑着一挥按键。但是，他还拿着紧一秒钟。“保证我会小心驾驶，侦察兵的荣誉，爸爸”

“这里有那么但不scatch它”，他最好厉声说吉米

，但他怎么可能永远是船尾的男孩，如此让他想起死去的妻子？丹尼走开了，有他的手在把手上时，他停下来，回头看着他的父亲。

“哦，爸爸，我有点短了一些钱的任何机会呢？”丹尼挤了他的眼睛，恳求举行了他的头偏向一侧。

“但医院昨天支付你”吉米回答另一个问题已经形成他的嘴唇。丹尼只是看着他，脸上都紧紧地倾斜。

“我欠朋友”是答复没有提出的问题。丹尼现在的车钥匙玩，看着地上的自我相同的外观，他的母亲曾使用掐吉米的心脏字符串。“多少？”问吉米叹了口气。

“一百”，说丹尼仍然静静地看着地板。“你必须凑合五十”，说吉米试图将严厉。丹尼搬到柜台上，伸出了手要钱。如麦算出来几十丹尼看着显示器外壳。“呃爸爸，这个环œ300，我认为它的价值至少œ500”吉米停止计算出数万，看着首先在他的儿子，然后打开了他考察了环的显示情况。

“你的右边的儿子，你救了我们œ200有”吉米玻璃仍对他的眼睛说。然后用一挥手他制作了他笔然后在陈列柜更换环之前改变了票。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得到满百了吗？”问丹尼希望。“没有，不过我再给你一次œ20”吉米坚定的回应，

强调这一点，他闭上了钱包，并与另一个蓬勃发展他提出的钱包不见了。在某些方面，吉米也都取得了良好的魔术师对他所做的一切是流畅的动作。

“谢谢爸爸”，丹尼谁是不是太失望说，与丹尼离开了商店。

“好吧，我不想破坏这个小伙子我知道吗？我的意思是他已经被教导钱是earned不存在只是为了度过。但你还是觉得我应该给他满百何与斑点定价错误我知道，我知道，但它很难成为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吉米已经采取了他的怀表，并一直在寻找他的妻子这是在外壳的图片，他还谈到了他死去的妻子。门开了，吉米抬头看到一个相当邋遢的年轻人，一个略显尴尬，但略高于怀孕的女孩与他多。所以在他的怀表亡妻的照片微笑，吉米溜表塞进背心口袋里，抬头微笑问候夫妇。这对夫妇紧张地看着显示的情况下，寻找一个环，这是在他们的价格范围内，他们没有被SUCCESSFUL所以吉米给了他们他的经验优势。他与秒针环打开陈列柜，取出他走近他们的托盘。

“我认为爵士会发现他就是之后在此选择”。

谁看上去很年轻，这可能是昨天当他第一次开始刮胡子，在被称为“先生”感到吃惊的人，他看着吉米，仿佛在说：“你走的是米奇”，但奴性微笑吉米穿当充当放心的青春。

“哦，谢谢你”，他吞吞吐吐地说道。他的女孩，但她穿的经验看累了，她已经是一个母亲，虽然她进行将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对于她不得不推男友前检查

环。几分钟后选择一环。她试了一下，戒指送给她放心，她不会陷入困境被抛毕竟。

她吻了她的男人，一个温暖的敞口的吻，留下他们两个出了一口气，红着脸吉米他没有十年没有因为他的伊丽莎白已经死亡亲吻一个女人。

“这些都是二手的，不是吗？”问年轻人。“他们，但如果爵士……”吉米开始

。

“这没关系，我喜欢这个。”，打断了女孩充满了爱她的男人。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如释重负，他一直觉得钱在他的口袋里，但他必须证明他不是很便宜不是吗？吉米决定帮助他。

“越discerning人喜欢自己喜欢的性格环。”“呃，是的，当然。爱恒久携带与另一嗯  
嗯。”“你是个诗人先生。”

“我只是喜欢这个戒指，你太”，攻她的肚子，并添加“和宝宝太”前微笑女孩。

吉米看着他们两个，不知道他们将永远是为他和他的伊丽莎白都一样高兴，他笑着在思想，  
伊丽莎白的脸的记忆，她试过他给了她充满了他mind.He从惊醒环上从年轻人谁不想打扰他的  
女孩的白日梦的私语他的遐想。

“我想我æ30短”，喃喃的年轻人谁开始微微脸红。

“哦，我apologise先生，你得原谅我。事实上，你所支付各适量。在托盘所有环æ30了  
。”年轻人看着吉米，然后回头看了看他的女孩谁在说她的肚子说：“多么漂亮的戒指爸  
爸买了” her.The

小伙子给了吉米耸了耸肩，并离开商店之前另一个侧面看。吉米拍了拍他的手表说：“嗯，我没欠丹尼30不是吗？”他还谈到了他的妻子，虽然她早就死了。吉米已经取代了陈列柜环的托盘时，帕特里克排在了店里。帕特里克摇了摇宽阔的肩膀和推回他的黑发，在门口冲压像他这样做了。“你在做雨舞呢？”问吉米。

“不，我只是碰上了淋浴，看！”帕特里克打开门和Jimmy可以看到充满雨下来。“它说，在阳光明媚的预测。”

“这意味着雨”打断了帕特里克，他关闭天气门前通过的大手虽然头发的纠结得一塌糊涂。“那么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吉米说，搓着手像魔术师证明他们是空的。

“我想金链给我母亲，所有的宗教奖牌，她对打破了最后一个。”

吉米去寻找金链子的，外面雨停了一样突然，因为它开始，阳光透过发送金色的阳光打破了显示器的情况下几乎是大胆的戒指和项链追逐它横跨金银跳舞。帕特里克看着外面嘀咕着“典型”。“顺便说吉米没有你借给丹尼车刚，只有他是在乘客座位和别人开车，他们几乎把我撞倒了。”

“我做了，但他不应该让别人推动其仅投保了我们两个人。”吉米不禁皱起了眉头，他举起粗金链子的托盘。“这些看起来像黄铜我吉米”，笑着帕特里克。

“这是印度黄金就是这样。年轻Amjit把我的联系方式，他的表弟。”

“我猜这是印度黄金，毕竟我知道Amjit了。”“你想要一个呢？”

“我认为他们是不错，但你知道我的妈妈，如果我给她买了印金一个，她会说我是，我是给她黄铜小气鬼，并没有我爱的是谁把我带到了世界的女人她是一个可怜的寡妇和所有的，”帕特里克叙述就像是他的catecism。“好吧，好吧，我给的，让我给你一个闪亮的黄金之一，”说吉米抱着双手捂住head.Jimmy duely发现，给帕特里克最厚的有光泽的金链子，他可以找到。帕特里克麦支付忍不住评论。

“如果你的母亲不喜欢这样，然后我一个印度”，开玩笑说吉米。“我们俩是印度人，如果她不喜欢它”帕特里克笑了起来，然后用波帕特里克不见了，他刚刚想起自己看到有关传闻的印度。

帕特里克街对面大步迈向Amjit的商店，他长期步幅以秒让他到他的目的地。在商店Amjit站在像一个胖乎乎的小天使，brycreamed头发在他眼前晃来晃去链，他总是从他的老历史的书页提醒Disreali的帕特里克，其实这是Amjit的帕特里克戏弄了他的肖像，以Disreali这启发了他们的友谊。但友谊并不在帕特里克的心中现在只有愤怒。“你这耗子，你slimey小老鼠”，开始帕特里克。

“我的名字叫Amjit不是米奇”反驳Amjit想帕特里克是玩笑话。

“米奇的鼠标，你是一只老鼠”，继续帕特里克。“我的名字不是罗兰不论当时”，反驳Amjit把他的舌头好措施。

“我要离开你的舌头，如果我是你，因为我要剪

关”，说帕特里克。

“怎么了” Amjit突然严肃地问。“我曾与马克昨天，他提到利兹谈话

！” “利兹，利兹是谁？” 沉吟Amjit。

“利兹从街角”，嘶声帕特里克，看着周围的店作为他这样做，以防任何更多不必要的耳朵附近。“哦，那利兹，但什么都没有发生”，Amjit说，如果对话无聊。

“我知道，你知道”，断言帕特里克。

“和马克知道了。” 加入Amjit在他的眼睛闪烁。“只是因为你印度的水湿保守秘密”帕特里克与愤怒嘘声在他的眼中越来越大。

“它溜了出来，除了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 星星点点的Amjit的眼睛越来越大。

“当然不是，但我希望能保持一个信心，我不希望有我的爱情生活的进度报告整个血腥的街头做我！” Amjit很想说点什么，但他通过摇动他的吻卷曲了眼睛，虽然他的眼睛做微笑了很多自我满足。

“那就走吧，我给你端茶，我们有一些咖喱遗留下来的，所以我会微波炉中加热，你太。”

“努力使和平通过我的胃是你”，说帕特里克阻碍他的头，在它倾斜，爱尔兰口音的痕迹越来越强。

“当然，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个无辜的印度没有喂你，那么你会饿死，你真的必须让自己知道妻子”，在他最好的伪造的印度口音说Amjit。

“嗯，你能告诉我包办婚姻在你的茶和咖喱微波的奇迹”笑帕特里克。

“妈妈，你能接管了五分钟，而我得到帕特里克茶。”因此，尽管Amjit老太走到柜台后面Amjit带领帕特里克入后，在老Amjit先生谁是堆叠厕所角色点头。在后面Amjit把水壶上开始他的防守前，至少这是起码比练习自卫容易。

“因此我在服务标记时在游行利兹联队，完全按照你说没见过，你要知道她穿的衣服，”Amjit永远无法抗拒的一边。帕特里克做了个鬼脸，但为了安全起见Amjit达到沸点水壶，毕竟帕特里克可能是爱尔兰人，但他也不会蠢到去攻击一个印第安人手里拿着一个水壶沸腾。

“她很漂亮，”帕特里克沉思。

“没错，马克甚至谈到她时，她就离开了商店，”Amjit继续为他做了茶叶和接通微波关闭。“所以你就不得不告诉他，说：“帕特里克喝他的茶才叹了口气。“在这里得到这个你内心的，”Amjit说，他把咖喱板帕特里克的前面。他希望平静帕特里克为他解释。“所以它只是溜出你保存来自天气的女孩，”Amjit完成像失去动力的发条玩具。

“好，只要你都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永远只能发生在我身上，说：“帕特里克叹了口气，他与他的叉子挑咖喱。

“因此，我们仍然是朋友，我可以让我的三叶草植物？”Amjit问他挥了挥kisscurl了他的眼睛。

“只要你给我多些咖喱回答说，”帕特里克伸出他的最好的奥利弗时尚板。

“我挺奇怪的格局依然在平板上，”Amjit笑了起来。外面的店里忽然听到一声尖叫，Amjit和帕特里克交换

潇洒的外前几眼。老Amjit先生俯身在他的妻子，其鼻子出血。随之而来的还有在印地文快速交换Amjit躲到柜台后面前，在几秒钟内，他出现了两个曲棍球棒，他投掷了一个对他的父亲，谁吻了妻子的脸颊之前，他向门口走去调整自己的头巾，他去了。“帕特里克，你能后店看看？”Amjit喊道，他跟着父亲。

之前帕特里克能回答Amjit不见了。帕特里克看着老太Amjit谁真的伤得不重，她只是微笑点头门口，她的男人在她的眼睛一脸得意。

在人行道上的旧Amjit MR外面清了清嗓子，然后吐出，谁伤害了他的妻子喝醉酒的商店扒手后尖叫的宣誓。然后第一搭上他的裤子，并拍着他的头巾，他开始在商店扒手后运行，他的曲棍球棒高高举起。Amjit跟在后面，他知道这是一个光荣的事，威士忌的瓶子没有关系。该扒手采取了顶掉的威士忌，并享受庆典饮料，一声尖叫惊醒了他，虽然他输了瓶子的顶部。顶部，在人行道上，然后进入水沟消失下来暴漏了。有扒手知道是什么在等着他，然后他会希望自己掉进了排水自己。另一个一声尖叫打破了街头的和平，店主出来看什么了。该商店扒手在路上碰见找过他的肩膀，看看谁或什么是后他。急刹车，以避免击中商店扒手，谁下跌但并没有损害他的瓶车，醉汉即可脱落珠穆朗玛峰和仍然是他们的饮料保持unscathed。由于偷窃倚在车的引擎盖让自己再次直立另一一声惨叫响起，空气阵风，颜色的罗嗦打他的脸，在瞬间瓶从他的手被捣毁

老Amjit先生的曲棍球棒。

“这是应该做的方式，他来砸在头上！”尖叫微笑保罗街上的赌本。微笑的保罗在他有一个火爆脾气，也许是因为他又矮又瘦，或者只是因为他喜欢拳击，如果仅仅是因为他总是赚了不少钱，从失败的拳击赌注。微笑的保罗舔了舔嘴唇，手指他的墨西哥胡子，因为他在他面前的景象凝视着。大希德早就出来了肉店的看事态的发展。至于大希德他微笑保罗的对面，希德没休，大约六三尺十八石头，希德总是笑着和一个现成的微笑，良好的英国肉就是他的生命，那和孩子，希德仍然是一个孩子的心脏，但感谢上帝，希德没有任何幼稚发脾气，sid并不需要证明他有多难

，人们可以看到，在百码，没有希德只是喜欢笑和行为对儿童的傻瓜。

“我敢打赌，他不就得到的斑马线，说：“希德自言自语，他擦了擦血溅双手放在围裙。“5英镑说他这样做，”保罗啪的一声，他的职业本能冒尖。微笑保罗甚至采取赌注它会带他多久以前增长了墨西哥胡子年，他几年前仅增长时，他们走出去的时装，保罗认为这使他看起来强硬，虽然以他看上去像一个大多数人脸色苍白苍白阿斯特里克斯高卢。希德吃惊地看着保罗，保罗的手outstretched，所以希德摇了摇，挤压了它作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显示他并没有真正认可这样的赌注：通常希德给了一个无力的握手，因为一旦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居然破了一个女士的手指，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力量。该扒手交错从旧Amjit先生走，怕是在他的眼中，Amjit先生又挥舞着曲棍球棒，但错过了。现在每个人都在街上看着，特别是

过往的汽车，因为他们不得不停止让决斗，如果你能describe它作为，继续在路中间。

“胆小鬼，女打手，妓女的儿子回来，”他浓重的口音尖叫老Amjit主席，在他回到他的母语，发誓永远听起来更可怕的，当你不明白的语言，但老Amjit先生没有使用对扒手的心里，只有他自己的母语都不能恰当地他的愤慨，他仍然即使他已经在英国度过的所有日子里想到了印度。“这是怎么回事呢？”问已经走出派出所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叫着它们的角的Sgt.Mulholland，他不喜欢他的茶歇不安，尤其是当他差点击败电脑棋局。

“看起来像一个商店扒手得到他只是奖励！”从街道的另一边大喊希德。

“这一切，哦，差点忘了，你可以删除超过两磅香肠到派出所，我会饿死以后否则！”回答Sgt.Mulholland已经厌倦了争吵了。

老Amjit先生又挥舞着曲棍球棒，这时候右脚踝上，有痛苦的尖叫，然后砰的一声作为扒手下跌像砍掉的树，需要所有的又是谁喊“木材”。

“木材！”喊微笑的保罗，他总是喊这个，当有人下跌不管是什么运动，在某些方面，保罗很喜欢爸爸的军队的私人行者，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使运动或金钱。“看来你欠我5英镑，说：”大希德伸出他的爪子。勉强微笑保罗从他的一叠，肯定有至少500拉到5英镑。新five rs虽小，但在大希德手5英镑看起来更像垄断的钱比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希德笑了感谢。现在的扒手是越来越绝望，他甚至

举行了在恢复性特纳。老Amjit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感情与感觉的恶性打击扒手的手，有痛苦的尖叫，作为特纳就漂走了朝微笑保罗。

“嗯，至少我赚了一些钱出来的情况，”他说，他炒的钱。

“我有过，”一个非常大insistant希德说，伸出了他的切肉刀来强调自己的观点。

“但老Amjit先生并不想要它，”whinged微笑保罗。“我敢肯定，我随时可以把你通过绞肉机，”说大希德之前，从晚上从复制一个警匪片邪恶的笑容“好吧，说：“微笑保罗“我会回到天堂的乐趣就是在这里被它的外观，”他呻吟着，因为他离开。

“是的做到这一点，你可以指望你的钱，”最高审计机关一皱眉大希德。Amjit决定停止他父亲的冲击，所以他举行的曲棍球棒，就像另一个打击是即将交付。用微笑去军士。Nulholland父亲和儿子的家走向自己的杂货店。这是留给军士。穆赫兰从阴沟里挑商店扒手了。他挥手第一流量，然后他给了他一贯的讲座。

“我们不喜欢扒手在这里，特别是如果他们攻击的店铺业主。现在，如果我是你，我只希望坚持到刘易斯的在城里，我的意思是有他们的商品的多少啤酒选择从偷。”“但他asaulted我，我想按收费，说：“喝醉了，但愤怒的商店扒手。

“你想看看我的国际象棋棋盘？”要求军士。穆赫兰。该扒手会意，交错而过，不是说他知道“看我的国际象棋棋盘”的意思。事实上Sgt.Mulholland下棋与囚犯，它经过的时间都没有吗？

回到Amjit的商店老太Amjit烤丈夫养

她的茶杯在空中。帕特里克离开前有一个庆祝杯茶。“哦，对了，我已经离开你的东西在钱柜，”帕特里克说，在Amjit使了个眼色，他离开了。

Amjit去打开钱柜，里面是一个塑料老鼠，杠杆按住充当捕鼠器的音符，有一张纸条太它改为“Amjit你鼠”。Amjit的笑声，随后帕特里克在街上的屠夫。

“我能有一个共同请，希德，我要妈妈的今天”。“一节快到了，帕特里克，是有什么事吗？”“没有这一切，”帕特里克说，他支付了希德。

“这很有趣前一阵子，就像汤姆和杰里，”马修说，他从大希德的屠夫的后面，手里拿着一大包猪肉临场退出来了。

“所以，你找到了临场，好孩子，”大希德蓬勃发展。“哦，你是对的有马修的扒手，他得到了他应得的

他会不会在这里再次左右，”帕特里克观察。

“微笑保罗甚至对结果的赌注，说：”希德伸出他已经赢得了五元美钞“他想抓特纳老Amjit先生从扒手手中打掉了，”希德现在挥舞特纳。

“好吧，我怀疑的Amjits想要钱，那是光荣的事，它不是很好敲一个人的妻子在地，”愤怒的帕特里克说。

“我认为太多，但因为它是Jaswinder的第三个生日不久也许你可以尝尝这个，我可以去实现一个玩具熊，”希德说，他迫使十五磅到帕特里克手。

“你怎么知道这是她的生日？”问惊讶帕特里克。“看在你身后，你怎么看，”指导希德微笑在他的唇上增长。

帕特里克背后从地板到天花板是婴儿和儿童的照片，有些照片是三十多岁了。这一切都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当Sid担心他从来没有生孩子，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一本相册或者说一个照片墙。希德最终确实有一个女儿，但即便如此仍照片，他真的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家庭屠夫，照片将留到宝宝都有自己的孩子。“哦，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一秒钟，说：”

帕特里克耸了耸肩。

“那么这证明你是，即使你在这里出生的爱尔兰人，”希德大笑起来。帕特里克正要离开，联合拿在手里，当大卫建设者POP操作门周围他的头。

“只是这个人，你总是四处闲逛什么也没有在下午做的，”大卫在他最好的校长的声音说。

“稍安毋躁，我早起床，而你仍然在床上提供牛奶，所以没有这个垃圾，说：”有点不高兴帕特里克。“好吧，我很抱歉，马修你能帮忙吗？我必须要继续前进戴维斯夫人的家具搬进了新房子，”大卫解释的同时拖动帕特里克街上。

“好吧，我想这将是我的灵魂的好，”帕特里克开玩笑说。马修其次帕特里克和大卫，他在他的猪肉临场咀嚼，因为他之后他们一起走，马修移动就像一个lobsided运动的大象，这和他永久的笑容是他的birth.Still坏产钳助产的咬着猪肉结果临场马修爬进大卫的自卸卡车的驾驶室。马修很享受自己，那感觉就好像他在舞台上的教练之上，如此之高是驾驶室，猪肉临场和翻斗卡车的驾驶室一坐，这是就他而言真正的享受。

“我上无法腾出太多时间，所以一旦我们移动的东西，我们就必须

卸载它，然后我得走了，你必须把它搬进新房子，说：“大卫指着与他的帕特里克和马修拇指。在太太戴维斯的房子，一脸的惊讶他们打招呼，戴维斯夫人以为大卫会魔法了另一货车，与他的自卸车调高是一个真正的惊喜，但她到底是什么期待？

“对不起，所有我有，要么接受，要么离开它，”戴维说，看他的手表。

“嗯，至少横扫东西出来，我有一些塑料布的地方，我会去里面找到它，”酸酸面对太太戴维斯说。所以还是咬着猪肉临场马修扫地出门的自卸卡车后面。有一个奇怪的房子砖或两个在后面到处乱撞为好，时间不长，虽然，马修扔出来，只是缺少大卫头上。戴维斯女士用塑料布回来，马修则不得不铺设出来的工作，他所需要的奇housebrick或两个去约束它的位置，所以他不得不四处乱窜在人行道上发现他会在无意中大卫抛出的那些。

“对你的背部留下来，马修，那么你就可以manouvre东西到位，我们把它拿出来，说：

”大卫又看他的手表。

马修喜欢这个主意，它就像是对谁装载行李的马车之上的人，而黄金，如果他有枪这将是就像西部片。马修有另一个猪肉划伤，脸上挺大的笑容。由于家具出来马修安排它在后面，他真的很享受自己，尽管帕特里克也必须告诉马修要小心，对于马修是作为力大如牛和希德早就观察到，如果他有脑子，他是很危险的。总而言之，虽然这个过一天的气质要记住马修。

大卫并问哪里是胜者，戴维斯夫人的丈夫，他被告知，他是在酒吧，他

那里收集眼镜，什么与他的背伤，这是他所能携带。

“虽然我们的汗水他在操盘手，现在有一个聪明的人，说：”帕特里克哼了一声，他举起电磁炉到翻斗卡车的后面。一个或两个小的项目都必须挤进驾驶室本身，所以全是翻车机的背面。马修有超过驾驶室的顶部爬出来，站在高处，他觉得自己就像个骑兵侦察兵，他甚至遮蔽了眼睛，环顾四周，他失望地发现，没有阿帕奇，让他满足于与其他猪肉划伤。老迈克尔来到他的出租车驾驶戴维斯夫人到她的新家，他不得不等待，而她把她最喜欢的玫瑰扦插她挥舞着她的老家告别之前。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都去适应驾驶室，我们应该在出租车已经走了，”大卫沉思。

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马修举行的两次铲出驾驶室窗口。再次马修感觉很好，他铲了Winchester兄弟，有可能是在地平线上没有阿帕奇直升机，但他已经准备好，以防万一。马修吐出一些临场窗外，他是在装它嚼烟。大卫和帕特里克只是笑笑，他们知道马修被关在梦想的土地，那么为什么打扰那个不幸的人差。马修不完全是在梦想的土地，因为每大卫转过身时左右他表示留下了，握住铲直出，在一个点上，他几乎被斩首一个摩托车手。在一组交通灯的马修喊他的骄傲打着招呼他的朋友。

“你好，我在帮戴维斯夫人搬家，”马修横梁。“您好，马修”大叫格林夫人的

孩子。

架空通过的平面，格林夫人举行了她的背部，并指出她的孩子，她的孕妇肚子摇摆，她这样做了。

“把一个男婴！”大喊青少儿。马修挥手告别的红绿灯变了颜色。“这是什么都带来一个男婴的公司吗？”问一个困惑帕特里克。“格林太太告诉她的孩子，飞机带来的婴儿，”回答一个马修，他咀嚼另一猪肉划伤。

“哦，我现在明白了，鹤的现代版，说：”帕特里克搔耳朵。他总是这样做时，他正想说些什么关规范或幽默。

“但是你知道真相，”他提示大卫一眼。“是的，孩子来自妇产医院，”说的全知的马修。

帕特里克和大卫只是笑笑。一旦他们得到了戴维斯夫人的新房子自卸车迅速卸载，所有的内容，在人行道上放置，然后用波和叱大卫开走了。至于马修关注，这是更有趣，卸载是像火车车皮停止然后形成一个路障。迈克尔已经完成了他的戴维斯夫人的运送是详细而帕特里克和马修把它拿进屋里的点点滴滴观看过家具。马修想守着家具的工作，唯一的哨兵的工作吸引了他，但几分钟后，劝说他同意帮拎东西与帕特里克。至于迈克尔，他选择了最好的扶手椅，坐在它，他可能也很舒服，同时执勤，他是任何人的傻瓜。“小心那，不存在，但在这里，

马修被关上看中的另一航班，现在，很可惜没有一个大的楼梯携带的东西上下，但他依然享受着

本人。几个小时后，所有的移动已完成，保存为一个扶手椅，迈克尔是现在快睡着了。所以，曾经如此小心翼翼帕特里克和马修把它捡起来，把它拿里面，只有茶的声音被倒入杯中醒迈克尔。他只是看了看四周，并提出要“一拖二糖吧。”

茶后迈克尔开车带他们到最近的酒馆，移动很渴的工作，帕特里克来到了酒吧，并下令，他和迈克尔和柠檬水在它黑茶对马修一品脱品脱。“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关节，一个我从希德了，”沉吟帕特里克环视酒吧，仿佛它会一直存在。“我看到它在大卫的出租车，”马修说，他自爆在他的柠檬水气泡。

“哦，我想妈妈会不会介意考虑到我已经得到了她一个新的金链子，”帕特里克说，他喝一品脱和他的另一只手，他带出的金链子。

“这很好，”马修说，从他的起泡柠檬水仰视。“那么它会保持甜美的妈妈，其对联合可惜不过，”帕特里克叹了口气，他完成了他的品脱去进行另一轮的饮料。在她的新房子戴维斯夫人在路上发现了一个关节，它是在床头柜，肉类联合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但尽管如此，联合是值得欢迎的，不管它的起源。这将是她的新家的第一顿饭，所以设置以纪念她在扶手椅心满意足地微笑着坐到炉子六气。至于去除男人的时候，他们会完成了当之无愧的饮料迈克尔开车回家，帕特里克在他母亲的失控。

“你好妈妈，对不起，我迟到只有大卫ropped我帮戴维斯夫人搬家，马修是，他很喜欢自己有很大的帮助。”“你闻到的饮料，你变成一个喝醉了，哪来的联合

，它没有味道，如果我们做饭快，这是我们必须做的看到，因为你已经花了一整天与其他酒鬼酒吧一样好，“吟诵墨菲夫人都一口气，她的声音坠毁，机上只帕特里克如海的岩石上撞毁回她家克里头。也许这是她在那里通过听海得知她说话的方式，或者是没有她学会说话这么快，是因为克里头你不得不在说话海浪拍打在岩石之间的差距。“好了，我也有一个，”帕特里克说防守。

潮水退去了第二，但现在它再次帕特里克坠毁。“我看起来像一个egypt，我是你妈没有一些年轻的小狗与他的屁股挂出了他的裤子，更像是三品脱你已经过了，哪来的联合？”

“我似乎放错了地方的时刻，与移动和它似乎也消失了，说：”帕特里克耸了耸肩。“神爆你，你会失去你的屁股，如果它不依赖于你，肉价的今天，帕特里克我希望我幸免足够长的时间，看你长大了。”

退潮潮水所以帕特里克决定做一个祭海神但实际上帕特里克知道他母亲的话溺水之前只是另一个克努特，但他不得不尝试不是吗？

“我给你买了新的链为您奖牌，它真的很好，我得到了它在吉米的这个早晨，那是以前大卫领我的屠夫，以帮助戴维斯夫人与她的感动，”Patrick是不是很恳求，但他知道基督徒被扔在狮子面前的感觉，他的母亲的话对任何狮子的牙齿锋利。

以后有什么似乎是一个年龄，帕特里克，他寻遍了所有的口袋，他终于找到了，扔了金链给他的母亲，他从一个脏手帕解开了金链后。

“嗯，至少它很高兴知道你用手帕如今，它比你的袖子擦鼻子更好，”叹了口气他的母亲，因为她持有的黄金链到光。

潮似乎正在转变，但Patrcik应该知道，他们还是会成为最终的断路器，总会是不是呢？

“这本来是很好，如果你必须让我一个体面的链条，一个像老太Amjit了，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黄金，印度黄金，不是这个闪亮的东西，年轻漂亮的东西对他们的手腕。无肉，有光泽便宜金，我把你带到世界上的女人。”“我去给你拿点肉的话，有拐角店，如果我赶紧它仍然是开放的，说：“恼怒的帕特里克走向门口。

“别麻烦了，我已经没有肉做之前，它没有困难，”墨菲太太说，她开始线程她所有的奖牌在金链。“我会回来一分钟，”帕特里克说站在空旷的门口了，希望他的母亲真的会告诉他不要打扰。“嗯进来或走出来，但收于我的健康的门，不亡我，还是你我的保险金后，”墨菲太太说，她把链在脖子上。

砰门是帕特里克的答复。

“把我的伞，它看起来像下雨，为什么永远也不要戴帽子吗？”是最后的断路器，只有帕特里克岩石搬家了，所以虽然当时正下着雨，他留下干，他做毕竟抢伞。墨菲太太抬头看着圣心挂在墙上，她耸耸肩膀，并在说话前叹了口气。

“我知道我很难在他身上，它只是他需要一个父亲，他没有一个对这些过去的十六年里，如果只有他会找一个漂亮的女孩，那么我会很高兴，我很高兴他摆脱了特雷西的有一些关于她

我不喜欢，她不喜欢孩子，“我想保持我的身材”有什么事情要说。我只是希望帕特里克会安定下来，我真的很震惊，当我听到利兹，那都是一个意外，但我知道上帝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墨菲太太笑了，然后大声地笑，说看中并没有她说话的人自称“只有上帝知道。”墨菲太太担心帕特里克，如果只有他会安定下来，他是那么暴露，就像克里头，生活的海能洗他走，如果他有一个锚。帕特里克的脚步声撕破墨菲夫人从她沉思了，所以把她的手指放在唇边，几乎告诉了圣心持有它的舌头，她等着帕特里克开门。

“这里一个关节，我不得不让男人再次开的店，”帕特里克说，举行联合起来像一个奥运火炬手，希望它的光会打消他母亲的长相暗。

“它会做，在这里给它，我会把它放在烤箱中，我们将在一个小时内吃的话，我会让你成为一个咖啡，我觉得我有一些蛋糕太大的地方，”他的母亲说，她的大手抓住椅子的手臂，她痛苦地振作起来，她的关节炎在她再次那一夜。帕特里克看着她做了她的方式进入了厨房，他的母亲是短而粗壮，她的血管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即使她穿着最黑暗的丝袜，她已经精疲力竭了，虽然她喜欢假装有留下了很多生活在她的。词和祈祷是她的武器和她的快乐，她已经散落beeds无处不在，应急达到你beeds的情况下，他们是她的小马45S和每当需要出现，她会使用它们，总怜悯。

她已经离开爱尔兰，然后她祈祷落下就像水从泉眼的泪水，她祈求警界的家庭好像是她自己的。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奇迹，帕特里克知道这一点。帕特里克笑着对内存

因为在同一个抽屉里，最喜欢的beeds是一个简单的衣架，彩绘浅粉色几乎一样，如果它有它的引物，这也被她的母亲给他的母亲。帕特里克打破了一次，当他十岁的时候，墨菲太太也哭了，哭了，抓住帕特里克和用衣架殴打一半他赤裸的后面了。然后，他不得不去购买一些胶水，因此它可以被修补，挂钩几乎遗物。

“你在微笑，这是你的咖啡，当你打算让我奶奶，如果我不知道你更好，我会说你是那些奇怪的家伙之一，三十两还是单身，”他母亲的眼睛里充满了恶作剧的，即使她的脸呈直线。“请问这有什么区别你，如果我是一个”怪人“”帕特里克说，与好奇这一切的想法。

“没有位，则可能是约克郡开膛手和我还是爱你的，你忘了，我们的妇女抱着你九个月你来骂街和起球到世人面前，让我们不得不爱你。”“很高兴知道你会永远爱我，”帕特里克说，他在咖啡里蘸了蛋糕。

“所以，现在你已经摆脱了特雷西的，有没有其他人？”继续他的母亲倾斜她的头来替她目瞪口呆。

“其实，你是好已经是奶奶，你有三个孙子，一个西印度，一名印度，一个英语，顺便说一句，我有两个双胞胎女孩爱尔兰也怀孕了，她们的孩子由于十几天的时间，”帕特里克又悄悄抿了一口咖啡。

同时，他们都笑了，他们都喜欢拉着对方

腿，虽然都希望帕特里克搞掂。帕特里克知道他的母亲觉得内疚只具有单一的孩子，但经过三次流产更重要的是她能怎么做呢？帕特里克曾是战斗机和侥幸活下来出生过早。当他们的笑声平息帕特里克·墨菲太太继续他们的“社会”，帕特里克和他的母亲曾经坐在面包店仰望星空外楼梯，而帕特里克告诉在学校的每一天事件的他的母亲，这种情况持续了从帕特里克八岁的时候，他是十三五年。现在，它几乎是相同的，但预青春期，童真和兴奋仅仅是不存在，尽管记忆将永远是特殊的。“快点告诉我，今天发生的事情，”哄着他的母亲。“井Amjit”

“我不得不照看店铺的同时Amjit和他的父亲排序的扒手了，然后我去了Sid的”

“如果你失去了肉”，打断了他的母亲。

“是的，我失去了肉，”帕特里克不想再激怒他的母亲“和大卫拉拢我进入作为去除的人。”

“你在哪里决定进行的，而不是来见你可怜的母亲三品脱”

“你就总能知道多少熬不过你吗？”“我知道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形象。”

“哦，你听到了珀西的侄子正在建立一个对手承办？”“那罗布这样一个小鼻涕，我见过他在葬礼上，他显示了死也不场合不尊重。”

“珀西是有点担心，他的儿子安迪进入电脑

节目太多，所以他会人手不够。”“任何更多的消息吗？

“温斯顿去尝试古典音乐，我调整自己的随身听成无线电三为他。”

“哦，我喜欢温斯顿他有这样一个好听的声音，和个性，他真的应该在国家广播电台。”

“你已经成为一名无线电爱好者，不是吗？”笑帕特里克。“好了它的关于时间我有一些闲暇是不是，在我的年龄。”“社会”，同时继续联合熟，帕特里克只好放弃引经据典当天的所有事件。当他的妈妈很满意，他会不会留下什么东西了，她喂他快煮熟的联合，whick她又坚持不味道一样好，因为帕特里克迟到等等。

吃完后离开帕特里克，他的母亲给他提醒他掖他的衬衣插在裤子后喊，她不想让邻居觉得她的儿子是个补锅匠：她还告诉他不要再来，直到他上了他的女孩臂。帕特里克在阴影中走到公交车站，同比增长超过了他，他可以看到两名男子。一个人给了一些钱

，以换取金钱对方给一个小信封。谁收到信封的人钻进了汽车，这呼啸升空，路灯提前没有工作，所以帕特里克无法做出来的车，但发动机的声音很面熟。他是不是真的十分重视，他仍然在他母亲的话笑，她一直在试图和他结婚过，因为他是25，现在她已经代表他的某种七年之痒的。“汽车喇叭声，汽车喇叭声”

帕特里克看着后面看到大卫的自卸车停，让他坐进驾驶室。

“你见过一个联合？”帕特里克问。

“哦，你的肉，我把在一个床头柜，保管。”“好太太戴维斯可能会发现它和现在吃它。

”之前，他们可能会进一步讲，汽车对他们放大，大卫只好在人行道上，以避免碰撞。

“懒人，但我会更快了，他会被杀害，我们在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它像坦克。”

“这是一个黄金宝马，吉米珠宝商的车。”“必须再被盗，或丹尼试图打动

一个女孩。”“为什么我们放慢？”

“嗯，我想有一品脱的”

“不是我，我想睡觉，我在高达4.30，提供牛奶。”“好吧，我开车送你到街上，我可以随

时去操盘手。”大卫开车与帕特里克给他一天的所有新闻。“你听到珀西的灵车由Roger黄

牌警告，安迪汽油用完了，他留下一张字条，只有罗杰不会买它，说这是一个借口。我要

解决珀西了一个solitor，有一个在我的奶圆“。

“这是很好的你，但是所有这些新闻你告诉我，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一点。”大卫放缓

，制动，因为他们是附近的操盘手现在。

“那是什么？”问一个困惑帕特里克。“哦，你和L

iz，”大卫笑着。

“你看，这是一个错误，我喝醉了，我拿起一个女孩谁站在瓢泼大雨中，我们结束了在我的

地方，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三年后打开和关闭与麦蒂只是短暂的，打散了，什么都没发生！

”那是一个漫长的一天，帕特里克真的很恼火。“好吧，让你的衬衫上，我不是你的牧师。

”

“是谁一直在蔓延这一切话，岂不是Amjit老鼠！”“不，这是马克谁

告诉我，”大卫说防守。“马克，但当然。”

帕特里克走出驾驶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辛苦很辛苦，驾驶室大卫笑着里面，它只能发生在像帕特里克人。帕特里克穿过马路咒诅Amjit和马克在他的呼吸，至少他的妈妈不知道，这是一些安慰，他很高兴的日子已经结束，但他觉得明天将是那些日子之一，他只知道它。 ....

迈克尔·杰拉德·凯西10雷金纳德路，Bearwood，B67的Warley 5AQ 0121 429 8576 jan91

屠夫，面包师和承办©

通过

迈克尔·凯西

### 第三章神秘....

帕特里克翻身下床，熄灯在他的广播和已经在淋浴时，警报响起。警报响过给他，他的母亲时，他已经离开了学校，极力反对她的愿望，成为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刚过挣工资的人。重复是在拉响警报，因为他走出淋浴。帕特里克被晒自己在时间的音乐，毛巾在他肌肉发达的身体夸张拉，经过多年的手工工作，他很合适，但他确实有一个曾经如此轻微的大肚子全靠母亲在每一个机会喂他。他确实有一个其它物理“缺陷”是他母亲给它，一个纹身上面写着：“林恩”，早日早已被人遗忘的女朋友，由帕特里克总是挂着衬衫即使在最热的夏天躲在这个纹身，永远T恤。

他的两个烤面包和大杯咖啡后，是时候去上班。面包店上面的平有两个入口，一个沿建筑物的侧面的外部楼梯，其他内部楼梯而导致下面的面包店，这是其帕特里克总是在早晨使用的内部之一。他将与有关夜在他的绿色大众掀起烘烤前法国兄弟的话，法国兄弟俩对父亲的工作，所以帕特里克刚刚离开他们坚持下去，为什么不高兴，工作的系统？

帕特里克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早起的确有它的好处，比如能够看到黎明每天早晨。黎明是帕特里克喜欢的女孩，如果他有一个更艺术特质则“黎明”将是对他的手臂纹身。该红色，紫色的，在黄色和绿色被散射的太阳升起，使呼吸到图案漫天的画布云。像海边上面的镜子，对于一些图案看起来像一个大海冲海滩，沙子，偶尔足迹仍然潮湿的，而这一切在天上！然后不断升起的太阳来到场中的最后黑暗之外，阳光海打破更高，更快，其手指伸进和周围的漆黑的夜晚，在暗光戳孔手指。建筑物的轮廓暗黑出现，在屋顶上的阳光跳舞的齐射，刺耳的海鸥对自己的清晨突袭了早上的航班楼与楼之间的差距。红色那么黄那么旭日对抗地球引力的黄金，因为它上升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热气球腾空而起创建早上，每日自然分娩。

光的巴掌带来了生机称为一天，帕特里克来到了乳业的婴儿，他抬头看着天空，微笑着，他真的做到了爱情来临之际，他甚至希望自己是一个诗人，所以他可以唱黎明的赞美，虽然他从来没有承认这对任何人都不

特雷西，他只是很高兴，他是一个早起的人，送奶工，在一天的休息助产士。于是他停车  
VW帕特里克来到了他的浮动，断开电池充电器和装载了他的牛奶准备好了他一轮。这是5  
.20到现在，他一直清醒了将近一个小时，提供，那一天的休息四个小时左右是他的。帕特  
里克很喜欢这份工作给了他的自由，他是自己的老板，他在下午的糕点生意太花时间。他  
喜欢清新的空气，微风，是外出活动，会议和人们打招呼。他离开学校时，他的父亲已经  
死了，因为他认为他应该是房子的主人和工薪阶层。然而，他并没有进入糕饼事业，他声  
称这就像在船上的煤机，所以要证明他长大了，他已经成为一名送奶工，

帕特里克离开了乳制品和罐头圣这是对他的轮第一公路运输，这是bedsits的街道  
，地段之一品脱订单，帕特里克就像一个步兵躲避狙击手的射击，他沿着街道来回跑，  
偶尔他会忘了一个项目，所以他会倒着跑向前跳再次向目的地门口之前从浮抢夺它。坎  
宁街后，他开车到那里遇见佛路的拐角处，在这里，他等了一会儿，直到光出现在楼上  
的窗户，然后用帘子移动和窗口被拉开。这是老海伦，所以帕特里克抢走橙汁纸箱然后  
轻轻把它扔到她：海伦抓住它像一个小门老板，又将她把钱下来帕特里克，甚至十年后  
，他老是掉线了。

经常在他的一轮。现在，帕特里克友好的面孔是安慰海伦源。

这是谁是工作帕特里克的快乐的人，看到的東西和人，而不是煽動在麵包店的烤爐是帕特里克的喜悅。現在，所有這些年後，他可以做的工作在他的睡眠，他會晚出的前一天晚上在尋找一個女孩這是因為偶爾有用。晚出試圖成為一個“人”不管這是應該的意思。就像他十幾歲所有的人帕特里克·想“長大”，而事實上，它確實發生了，他希望自己沒有煩惱，它是這樣一個虎頭蛇尾。他遇到了一個甜美的女孩撲鼻的所有組成和渴望，渴望“長大”，兩人都是一無所知真正成熟，都認為這是身體的狀態，什麼都得心靈和情感得到了與它做什麼？数量和吹嘘它是國王該年齡組。

帕特里克會醒感十足的自己，甚至smugg，那是一個很大的樂趣，他身邊的女孩很依着他，他們大約有秒的時候有響聲。這是她的父母，他們從假期回來得早，父母打算給他們倆心痛。帕特里克不得不做出倉促退出，女孩說她是個女生，恐慌寫了帕特里克的臉，她補充說六年級大學生，但前一天晚上，她說她二十歲和她所有的戰爭漆她。所以帕特里克通過窗口左邊，然後在車庫頂板炒了他的衣服在他的手裡攥著，他在一個電話亭穿好衣服，這可能是正常的超人，但他帕特里克不再覺得一個“人”。他只是覺得一個白痴。他要趕回家和淋浴，當他這樣做電台播放的拳擊手，這首歌的線說：“我覺得很孤單我花了一些安慰那里”，帕特里克打開收音機关掉。他真的不喜歡這首歌，這讓他覺得他做了什麼，他不覺得自己長大了更多，他只是覺得

使用，谁使用了他呢？只有他自己。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解释她是什么意思关于寻找“合适的女孩”，但至少帕特里克一个想法是什么错了女孩，他总是从自己的错误，至少这是对他有利的教训。

所以，帕特里克可以做的工作在他的睡眠，如果他被淘汰的前一天晚上，至少在他的牛奶轮他从女孩的“错误排序”安全，就像从他十几岁的其中一项建议是有用的。还是他？

南希是乳品的谈话，有一些甚至吹嘘这种情况发生的“男子气概”的事情。当帕特里克接手轮他的第一手发现了南希。南希将磨砂玻璃门后面站立的裸体，只要碰了就在家门口的奶瓶，她会慢慢打开门，拿起她的奶。当帕特里克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感到非常震惊，至少可以说，南希得这么好一个女人的身影，虽然帕特里克也认为，如果他的母亲看到南希她会说，南希单独需要的挤奶室，以她自己，更何况她的产奶量的大小。所以帕特里克呆在外面的诱惑方式，他像旋风试点，只有在帕特里克节的速度快离开银行和关闭前垂下了牛奶。

一天早上，帕特里克是在自动驾驶，他会的前一天晚上碰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只是一如既往帕特里克是诚实的，当问他的意见。这是他所有的母亲的错真的，她总是说：“讲真话魔鬼感到羞愧”，所以帕特里克一样。乖乖女在这个场合问过他想到了自己的衣服，所以他告诉她，这让她看起来有点老土，虽然她的化妆是好，非常好，甚至，他确实喜欢自然的样子。女孩而不是让她钓结束了与真理的恭维，因为帕特里克 - 他得到了他扇耳光。于是，他花了晚上喝的休息，安慰

唯一的事实，至少他没有喝倒在他身上，这对多次发生。为什么不能女孩子直截了当，诚实的，是他和他的母亲对唯一诚实的人吗？在其他场合帕特里克将结束是哭泣的肩膀，他很乐意满足某人不错，他最终会安慰他们，如果他们刚刚从自己的男朋友分裂，在一个或两个场合，他会得到一啄上女孩之前脸类似地跑开，他们打电话男孩，留下帕特里克喃喃自语：“我会更好，作为一个牧师或婚姻指导”，然后他会去酒吧要淹没他的痛苦。他确实有一个或两个持久女朋友，平时护士或者从北上，其直率匹配他的诚实，诚实直率的女孩点。所以，最终它是从附近的面包店他店里的女孩，他爱上了，直到最后它是特雷西谁放了他。直到他们分手是。

那是多年前溺水后，他的痛苦，他是在他的牛奶轮，在自动飞行的一个晚上。他达到了南希的门离开了牛奶，并四处找地方采取了泄漏，他喝了很多的前一天晚上，当门开了。“我可以用你的浴室请，”帕特里克嘶哑，他从一条腿跳跃到另一个。

“别客气，”南希笑了，因为她是一个陷阱一块奶酪和帕特里克是鼠标。

帕特里克虚线楼上，跳闸，因为他去了，赤裸裸的南希关上了大门，陷阱已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多么大的老鼠，她抓住了。

“我会让你成为一个咖啡，”南希喊上楼之前，她缓步向她的厨房，她开始唱歌。

帕特里克来到下楼，直奔厨房，他被咖啡的香味和警笛的歌声所吸引。就像古代水手

他正驶向礁石，很软的岩石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岩石没有少，他们会下沉他。如果他有一个锚，然后他会渡过这场风暴潜在的欲望，如果他有一个锚，然后他wouldn'd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一place.Patrick叹了口气，无论是从有一个空膀胱和味道的救济好咖啡。“还有什么事我能为你做什么？”从早餐吧的另一边诱惑南希。

“我不会对两个祝酒一些果酱，”咕噜咕噜帕特里克作为温暖的咖啡慢慢的恢复了。

“你是这样的挑逗，”南希说，她挥动他的鼻子用她的手指把面包烤面包机前。

至于帕特里克，他闭上了眼睛，打了个哈欠，他在家有他清晨咖啡，几分钟后，他会在他的VW获得和驱动器的dairy.A赤手喂他敬酒从他的遐想醒来帕特里克的裸手被附接到裸臂，其连接到裸肩，其连接至裸一切。帕特里克的目光已经从土司去了，手，武装，承担，一切，然后再手臂，然后报警。帕特里克放弃了他的杯子跑了门，这是没有梦想，这是现实，鼠标就知道他在陷阱，无论多么漂亮的奶酪，这款鼠标想了，快。“难道你不希望有更多？”南希笑到撤退的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在他的匆忙和恐惧绊倒在大厅里，在几秒钟内南希俯身在他，她嘲笑他，它比一个耳光脸更好或饮料泼在他身上，再适合不过在那一刻帕特里克会者优先的饮料倒在他身上。帕特里克知道鼠标的方式感觉就像猫玩它，无奈，等待被杀害，对生活，你知道它结束。这是一个裸体的女士站在他的spreadeagled身体如何让他感觉。然后，还在笑，她跨过他

打开门，一秒钟帕特里克退缩。

“走吧小男孩，回到你的浮动，”南希笑了，因为她持有的门打开了。

帕特里克爬出，是半山腰花园路安全时，一阵风吹起，有一个爆炸。帕特里克回头看到滞留在门口一个裸体的南希。

“帮我送牛奶先生，我被锁，”她温柔地说。

帕特里克愣，什么是他做的，他应该跳到他的浮动和离开那里快？他的母亲教他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绅士，所以望着天空说：“为什么我的上帝，为什么是我？”他转过身来，帮助有困难的女子，帕特里克是个傻瓜自己。

“你有钥匙？”他问道。“我可不知道，”南希开

玩笑。

帕特里克是如此panicky，他做到了，打开她的手掌去寻找一个键，当你感到紧张和害怕的理由只是让你，没有人相信他们会表现得像无头鸡，但他们总是这样，好所以没有帕特里克。至于南希，她只是觉得这很有趣，她甚至通过搜索位置，靠在墙上，两腿摊开双手背。虽然这是发生一个早起的人在从南希的道路已经打开了窗帘，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当然是一个启示，就像从尼山的场景。该名男子看着敞口，一个裸体女人和一个穿衣服的送奶工寻找彼此，有更多的来为好。

“如果我给你一条腿，卫生间窗口打开，说：”帕特里克绝望

所以慢慢南希爬上帕特里克的身体，伸手卫生间的窗台：在男子现在送秋波之路，他的妻子加入了她

并给了他的肋骨一挖才去给警察打电话，她的丈夫进行了观看，只是让他可以给警察一个准确的报告，他在邻里守望毕竟。“我几乎可以达到，只要你高那么我能够得到的，只是另一个英寸，只是另一个英寸，还有就是它，”南希啾啾。她站在脚尖上帕特里克肩膀上，他又是踮起脚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马戏表演。虽然上送奶工的肩膀谁是脚尖太踮起脚一个裸体女人将永远不会在圣诞节比利智慧马戏团允许的。在从邻里守望的人在看，高兴的事件在路上，在他的嘴里衣架也不会产生更大的淫荡的笑容。他的眼睛像火箭使劲翘起，如果没有连接到他的头上，他们将围绕南希的尸体轨道。“就是它，就是它，是的，是的，现在跳起来，”南希宣布。所以帕特里克跳下，南希对窗台双手，很快她会在房子里面和帕特里克的问题将全部结束。但他太早计南希的鸡皮疙瘩，她摆动像钟摆一样，因为她的身体fleshier部分一样。过马路的男子也按捺不住不再，他昏了过去，就像他的妻子回来给他的肋骨另一个挖。她看着丈夫的身体下滑，然后看着玩的状态。南希已经落在了帕特里克，被身后把她推到了他的脸上，她会设法划伤自己。这是吃不消的妻子，她又昏了过去，降落在她的丈夫匍匐。落体的声音allerted夫妇的孩子谁响起了救护车，所以现在警察和救护车两人都在路上，真要是消防队已经敲响第一，然后将所有前面已经解决。

“你看，划痕，划痕，我已经打破了我最好的指甲，”尖叫

南希，谁是从字面上讲了她漂亮的，虽然划伤后面。帕特里克会笑，如果他看到这个偷拍的，但他并没有他想生病，他是绝望再次去厕所。他跳上关于像南希的房子，鸡窝，或者更重要的是锁定的房子前面一只鸡，只是他怎么会进去呢？警钟的声音，即将到来的警察和救护车一震帕特里克。他希望做一个快速逃走，在他的牛奶浮动。但他有一个想法，他跑到float和扭转它在花园里，直到它的浴室窗户下面。

“南希，只是快爬到屋顶上，然后你就可以在窗口中得到的，”他histed与放心的紧迫性。

“你在开玩笑，你对我的屁股什么后，摘下来了，”南希冷笑道。

帕特里克握紧了拳头，并保持他们在他的身边，他又开始跳花园周围，这样是他的慌乱，他很像谁试图从无形的链逃脱狂躁爱尔兰舞蹈家。警方和救护车赶到时，该镀锌帕特里克付诸行动，被扭曲他的脸像他嘲笑南希大教堂石像鬼。然后，像一只受惊的猫，他炒到他的浮动，滑倒在其曾在屋顶收集清晨的露水。前往他的脚再次，愤怒，他的裤子，现在是潮湿帕特里克急忙进入开放式浴室窗户， he被发现之前。“溅。”

“妈的，该死，该死。”

帕特里克在他去的匆匆了在南锡的洗澡水降落，她没有走光她洗澡，她想抓住她送牛奶的那天早上。现在，她不仅抓住了她送奶工，她也给了他一个冷水浴，也许这本来是更合适的，如果它是驴的奶，但南希

没有克娄巴特拉和帕特里克肯定没有马克·安东尼。扭来扭去像鱼降落滑行帕特里克下楼，让一个笑南希之前摸索门上的渔获物。

“这真的很有趣，我们应该做更多的时候，你要什么热？”咕咕南希。“砰。”

砰门是帕特里克的答复，因为他在他的浮跳起来了他的假期，但他更像是一个撤退蜗牛留下的水的痕迹在他身后。他只希望他没有被发现。一位年轻的警察尚未发生中士已经叫了他的名字穆赫兰，帕特里克曾到学校与穆赫兰，现在他很细心，所以当然他看到的一切。而所有南希的是非常好的，一旦有穆赫兰整理东西出来，他走过去的路跟她说话。这将是很好得到热茶一杯之前，他又回到了车站，除了他就又得到了一些与太逗帕特里克，这不可能是坏的可能呢？又是谁说警察的很多是不快乐呢？

帕特里克完成了一轮，让蜗牛一样在身后道，他觉得从海上救一个人，只有他真希望自己没被淹死，或者至少没有起身那天早上。当他结束后，他把他的脚在地板上，跑回了乳制品，这就是如果30英里每小时可以被归类为赛车。在奶牛场其他人都从他们的回合回过，他们给了一个看看帕特里克和一个男人说：“南希”，笑声大风比任何风暴帕特里克他短暂的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强大。低着头，避免他们的目光帕特里克率领他的大众，他止步不前，当然它。

“也许发动机的淹死！”笑的小伙子们。

挥手告别用两个手指帕特里克回家了，他需要一个热水澡

和换洗的衣服。在泡澡半小时帕特里克的精神已经完全恢复后，才出现了最后的尊严。

他一直在听收音机，新的一把手被打，这是尼山的“厄尼送奶工”，帕特里克发誓在无线电，他把它关掉，这是他讨厌另一个纪录。

这么多的帕特里克的过去，不是说他是乳制品的卡萨诺瓦，没有任何详细描述，他的浮动可能永远不会被称为他信赖的骏马，他的逃生途径，不，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帕特里克。一个小时左右到他的圆和帕特里克将满足肯邮递员，他们都有一个喘息。肯将带来他的茶的暖水瓶从他的邮袋的底部，然后与帕特里克提供的牛奶，他们将分享一杯茶，茶这一项每天一杯是帕特里克将永远喝的是，他不像一个“正确的爱尔兰人”，因为他不喝茶。“怎么样的东西今天上午，肯？”

“今天不算太坏，我没有垃圾邮件，提供这样的袋子不是太重了。有时候我觉得邮政局认为他们已经兰博提供这一切的废纸，更何况所有必须被杀死的树木，为了什么，垃圾邮件，”绝望肯弓起的眉毛喝着他的茶。

“你说得对，你要知道，必须有人读它，否则他们不会继续上送的东西：我个人扭转它和使用它来点燃煤气火”。

“嗯，我很高兴，孩子们都在半学期后回到了学校，我想我可能会扼杀他们。”“为什么？”

“邮递员帕特血性，这就是为什么，该程序已经得到了很多来回答。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一个喜剧演员打电话给我们的邮差‘邮差帕特’，以及它只是让我懊恼！”

“但他们只是孩子毕竟只是确保大希德不听你的，他崇拜邮差帕特，毕竟他的孙子做的，所以他做。”“孩子们都没有那么糟糕，它的青少年中，易出血，他们认为他们是如此有趣，仿佛他们是第一批曾经这样说，如果你听说过”邮差帕特，我们爱你”一百倍半学期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那么你会生气呢！”

“我想你是对的话，对于茶叶以及感谢，再见。”随着一波肯帕特里克被关闭，在他的后视镜，他可以看到肯嘟囔着严峻的威胁邮差帕特。肯只是希望他能亲自送一个包裹炸弹邮差帕特，现在这将使他的一天。帕特里克笑了，他把车开走，总有一天肯将不得不吃他的话，他就知道了。

在国王广场帕特里克想起自己得到律师的珀西，所以他敲响的钟声，在58号

。

“你好，它不是周五，不要去碰你的钱？”“它不是奶粉，我需要一个律师，或者说一个朋友呢。”“我没有做法律援助工作，”回答参孙小姐，她把她的耳环上，并在她看了看表。

“它不是法律援助工作，我的朋友可以支付，他是一个完善的商人，用他自己的业务超过一百年，”帕特里克说愤愤。

“他一定是很老，然后回答说，”参孙小姐有些厌烦了。几秒钟后，帕特里克意识到她是在开玩笑。

“没有，但不管怎么说，他有一个停车罚单，他留下的纸条说他是没油了，他会回来的有杰里可以，但他得到了窗台一票。”

“他可能会失去，这里是我的名片让他给我打电话，”她推她的卡插入帕特里克的，闭上了前门，然后走向她

车库。

“什么‘业务’是你的朋友吗？”

“他是在高圣，珀西弗罗斯特的承担者，他们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公司。”

“有了这样的名字，他会赶上他重感冒，”小姐回答说，她冷淡地参孙，她进了她的车开走了。“她应该叫”霜“她的账面上的方式，”帕特里克观察他拿起空瓶子，跳进他的浮动。

帕特里克方才几个交付，使当他承认参孙小姐的车，它打破了下来。他认为担任她的权利被如此断手给他。她引擎盖打开，并骂她的运气帕特里克停止了她的浮动并肩作战。有可能是一个笑她的费用可以了，所以把他最好的“有用”的脸帕特里克从他的驾驶室喊道。

“你不是没油了你？”

“没有，但你是低的牛奶运行，你确定你的那个东西会没有黄金顶部的移回？”在参孙小姐冰冷的回答：“你是一个智慧，不是吗？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帕特里克仍然戏弄“这是墨菲定律“风扇皮带的半身像。为什么总是当你在忙乱之中发生”不是吧，除了你可以随时使用紧身衣更换风扇皮带，它是在一个商业在电视的晚上”

“是的，我就拴住我的裙子，闪亮我的内裤，并把我的袜子了。你为什么不响门铃少，我们将有一个观众，”啪参孙小姐，她的脾气上升。

“机管局可以在这里几分钟，为什么不给他们打电话，你可以到车载音响的声音，你需要等待放松，”帕特里克说防守。

“我有急事，我有一个非常繁忙的日程。”“我总是可以给你一程，”面

无表情帕特里克说。

他很惊讶，当参孙小姐从车上抓住她的公文包，然后在浮动他旁边跳下。

“高浩银了，”她大喊一边朝前像约翰·韦恩在西部。

于是他们就出发了，在全速前进，送奶工充当律师专职司机。过了一会儿，他们都笑了起来，形势下沉作为自己的脾气古怪缓解。“你当然知道我的名字是墨菲的。”

“我早该猜到的。我很抱歉，我有点唐突它只是我一直如此努力工作最近，我要做出的律师事务所，我的伴侣，只有他们真正让我为它工作，”她叹了口气。“没关系，我都知道努力工作，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容易赚钱，也可能是流行音乐明星得到它，”帕特里克沉思。“而他们的代理，那么我们就必须理清法律的混乱。”当他们把车开到她的办公室，他们还在继续交谈，帕特里克看得出来，她毕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它只是工作抢走了她的女性特质，以圆形和柔和，将他们辛苦和方形。圈成为正方形，颜色变得晦暗阴影。“好了，我们在这里，你不想额外的平塔过你呢？”“没有，

然后，她跳出了浮动的，停下来往后靠在，给帕特里克啄的脸颊。接着，她被关闭，转换回一个合法的女士。帕特里克摸他的脸颊，微笑的一半，给她一个临别一眼，可他赶回他的回合，他确实有工作，毕竟完成。

一旦帕特里克已经完成了他的头球破门，停车时下车在彼得买一些鱼。

“这是很好的为你的大脑，你知道，”彼得平常的问候。“我不够聪明。”

“是啊，但你是爱尔兰人，所以你应该每天吃它。”“谁赢得了策

划一年？”“一个爱尔兰人。”

“因此，停止服用米克。”

“我敢打赌，他吃鱼，每天不过，”彼得的最后一枪。彼得总是谈到吃鱼的，好像有一些神奇的特性，一些古老的治愈。他要继续他的鱼政治宣传时Sgt.Mulholland到达。

“你好，MULS，并警情需要更多的鱼，然后，”帕特里克开玩笑说。

军士。穆赫兰忽略帕特里克，他一直在寻找事实上严重。“你是彼得的鳔鱼的彼得·哈里森？”他吟诵。彼得上述看着他的招牌才回答。“似乎如此。”

“我问你，你陪我到派出所？”彼得和帕特里克交换了一下眼神，Sgt.Mulholland不是在开玩笑。“为什么，难道我被逮捕了？”问mystified彼得。“不，让刚刚说你与咨询帮助。”“查询成什么样，我只是谋生卖鱼。”“你愿意跟我自己自由意志？”问Sgt.Mulholland支撑自己仿佛彼得很可能会跑掉。

“好，我就来，”转向帕特里克·彼得问：“你能不能看看店里后，我应该早在半小时内，它比可能只是一个停车票了。”

“好吧，我会继续开店，”帕特里克说。

帕特里克观看了Sgt.Mulholland带领彼得离开，他想了什么事，但它是简单的东西毫无疑问的。他还在琢磨彼得被捕时珀西到达。珀西如初完美无暇的，完美无暇的埋葬他的职业。尊严和风度，在医院的顾问，这是珀西的空气。在贸易一辈子那么在几秒钟内珀西可以告诉体重，身高和客户端或任何潜在客户的测量。他用定做自己的棺材，所以这是适当的，他的搭档，比尔，是前绅士的运动用品。在一个做衣服的生活，另造“衣服”来世而且都在猜测客户的尺寸非常准确。“你为什么在这里的话，你想鱼，以及面包和牛奶来杀我们？”开玩笑珀西。

“这会是更多的工作适合你，如果我是，”帕特里克replied。“哪里的彼得呢？”

“MULS抓获，其更可能只是一个停车位的进攻。”“他需要一个律师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这让我想起，”帕特里克搜索的名片，“这是参孙小姐的卡，她说她打电话下午。

”珀西接过卡，在它一眼，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口袋里waistcoat“她不是很乐观，但给她无论如何环。”“好吧，我可以有一些龙虾和熏鲑鱼吧。”“来了。生意怎么样呢？”

“罗布已经完成，现在，他已经找场地。”“那么，你是下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二，安迪已经在计算机课程，所以我下来两名男子，比尔可能必须做一些工作，他甚至没有工资单上的任一个”，珀西叹了口气，一个非常完整的钱包到达。

“我要在扒了，”帕特里克观察他拿着不菲的龙虾和鲑鱼。

“我们只把它当人们付出，我的意思是我上无法收回货物，尽管棺材是一个很好的一块木头，我上无法收回它像一个表，并设置椅子可以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说法。”

“我上无法挖出棺材备份和转储的尸体放回地面只是像可怜的老莫扎特罩可以吗？”

“这是找你，对不起珀西，”帕特里克说，他知道他打的痛处。

“这没关系帕特里克，我也很难过，它只是与安迪离开家族企业毕竟这些年来可能会死的。上帝知道什么罗布要起来了。”

珀西离开，他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医生谁是要告诉别人，他们最亲近刚刚去世。帕特里克一饮而尽，他会设法把他的脚在里面。乔治走过来，笑着看帕特里克作为一个鱼贩，他答应要告诉在街上大家。下午晚些时候，彼得响说，他需要一名律师。所以帕特里克响了珀西，让他通过手机阅读参孙小姐的号码了。然后帕特里克响了参孙小姐。“你好，其帕特里克·墨菲你送牛奶的。”“和司机。”

“是的，还有我的另一个朋友需要一个律师，看来他对一些药物处理费被逮捕。”

“我应该给你的所有新业务的百分比您携带您的朋友好像有点弯曲。”“请不要挑逗，你能帮忙吗？”

“当然可以，我是一名律师，现在你能告诉我，是你的朋友

有罪？”

“当然不是彼得是唯一的鱼，他卖的那些和热带的人，他保持，这与奇啤酒感兴趣。

”

“好吧，我会采取如此。我讨厌在客户端讲述的鬼话，然后改变了他的请求的情况下，如果我知道，从一开始的真相，然后我可以计划防守更好，我只是讨厌失败。这让我看起来不太好。”“我会在警察局见到你呢。”

“没有必要，我是完全合格的，哪怕我只是一个女人。”“我会在那里无论如何，除了这将是很好的作用看法。”“这不是刑事法庭你知道，”累了参孙小姐说。“好吧，我会在那里呢，看你，说：”帕特里克挂断接收器。

在站参孙小姐说话军士。穆赫兰帕特里克到来。

“嗯，在我看来的打开和关闭的情况下，所以如果他放弃了他的护照，并有人担保，保证，那么你就放他出来警察保释。我指的是药物均明显栽在他的鱼，他并没有参与，他刚刚在别人的计划赶上了。”没有暂停喘口气她转向帕特里克，并告诉他。“好吧，如果你想你可以去彼得的公寓，并收集了他的护照是有用的，然后回来一个百斤你自己的，然后你的朋友就可以回家了，所有你所要做的就是签署在虚线上。”帕特里克觉得好像他是个孩子被纠正不良行为，这样是她的语气，他站在仍然是第二，但不像一个孩子那不是眼泪和wailing前的平静。他只是看着她，舔了舔嘴唇，好像他正要说话，然后仔细想了想。她只是被高效，非常有效的，足够的，甚至沉默帕特里克。当帕特里克回来后，他在虚线上签名和彼得

释放。

“不要离开城镇或头为丘陵，你明白吗？”问参孙小姐，听起来像一个学校的老师。

“我就赶回家，亩热带鱼摄食需要，一个是期望太高，”彼得说，他冲出车站。

Sgt.Mulholland谈到帕特里克参孙小姐云集了她的事情了。“你从哪里得到她？”“你什么意思？”

“她是顶部法律大脑在这个小镇，由县级想起来了，”Sgt.Mulholland低声说。

“真？”帕特里克说他的眉毛惊讶地拱起。“我不是在开玩笑，当我这个桌子后面我从来不做这个字是她将要作出宝洁和蒂姆斯的合作伙伴。”军士穆赫兰conspiratorily拍了拍他的鼻子。

“哦，她今天早上告诉我，因为我开车送她去上班，”说帕特里克试图出现傲慢。

Sgt.Mulholland看起来很震惊，至少可以说，他把自己到他的全高和帕特里克难以置信地凝视着。帕特里克知道这是得到一个在他的老同学他最好的机会。因此，首先看Sgt.Mulholland然后参孙小姐谁正开始走出车站，她从来没有在浪费时间相信，所以他说话大声了。“哦，参孙小姐，我希望我的驾驶是够用了今天上午。”参孙小姐看着帕特里克，谁是匆匆赶她，就好像他是一个总的白痴。在第二，虽然她看见Sgt.Mulholland的表情，她知道帕特里克哗众取宠，所以暂停了片刻，然后舔她的嘴唇，她加入了这项法案。“在这里把我的胳膊，你可以随身携带公文包太，帕特里克。”她给了他一个小女孩失去了微笑呢，

爱笑，所以Sgt.Mulholland印象深刻的，至少可以说。高动力的律师是正常以及从帕特里克  
的联赛，或者他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当他做了检查，但帕特里克和律师，现在是什么  
。什么帕特里克看到的和军士穆赫兰没有被参孙小姐过路她的眼睛。她走的是米克出他们  
两个。帕特里克垂下眼睛悲伤，但参孙小姐没有任何道歉，因为他们走出大门，她停止和  
嘴唇上吻了帕特里克充分，转身挥手Sgt.Mulholland。“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做，它只是  
我和seargent是老朋友了，我们在学校在一起。”

“好了，只要你不尝试使用我永远，”严重期待参孙小姐说。

“好了，它只是我觉得很重要，只是在你的阴影之中，”帕特里克说耸了耸肩。

“没关系。”

参孙小姐又吻了帕特里克，这个时间比Sgt.Mulholland的假装吻更好

“虽然我给你一个东西，你吻好，你有一个好身体，”她同时要充分考虑说。“上帝，  
你知道如何使一个男人觉得一点。”

“好了没有更多的一周的每一天从当他们是十四到死亡时比女性得到的。再说你吻好，”与她  
仰起了头，笑了起来。

“我能请你喝一杯的话，或者你要问我吗？”帕特里克思考。

“嗯，我想这不会伤害我，现在你知道我不是愚蠢的金发女郎。”

“但是，你的头发是姜，所以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帕特里克笑了。

她又越过她的眼睛，做了个鬼脸，挤压了她的嘴唇说前倾斜她的头，她看着帕特里克

。

“是的，我给你买一杯饮料。不过，我得回家冲个澡先改变。”

“如果你喜欢我能满足你一个小时，”帕特里克说，他看了看表。

“好吧，来我家，我们可以抛硬币，看看我们去哪个酒吧。”

一个小时后，Patrick是参孙小姐的房子。她让他在随后跳过楼上，完成干燥她的头发。她把他留在她的书房：书房是整洁但像过酿火鸡，准备好到爆，对双方都墙到墙书柜，书籍整齐堆在她的办公桌前打好了。墙上是真的油画，农村的照片。下面的大窗口是个柔软的真皮沙发，角落里是一个破旧的玩具熊，谁似乎是阅读德克Bogarte的“Backcloth”。帕特里克微笑，当他看到熊，它证明了内心深处参孙小姐还是一个小女孩，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为孩子从来没有停止梦想。因此，从他开始读它，现在与栖息在他的腿上熊熊取书。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参孙小姐进屋。“你喜欢读故事，熊呢？”她取笑。

“好了书的好，太多的形容词，我虽然，也许它更给熊喜欢，”他回以微笑。

“个人而言，我喜欢德克博加德，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会看他的东西，他是非常好的。”

“嗯，我才刚刚prowsed，但太多的形容词对我来说，我的意思是他的一些句子是太长时间，”帕特里克说，他从沙发上离开泰迪熊完成“Backcloth”站了起来。“他是伟大的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后放松。”

“作为you've完成怎么样我们出去这种饮料呢。”“好的，我让你选择，但你必须支付的饮料，然后，”参孙小姐回答。

“你可以告诉你有一个良好的商业头脑你，说：”帕特里克摇头。

“这是一个女人的世界是不是，”她笑容满面。

帕特里克看着她。她真的很漂亮，长长的红头发不再起来，这是她的官方外观的一部分，丢弃接触眼镜后，直身裙swopped的花卉图案连衣裙。官方白天“我是一名律师”看，一个国家的女孩外观替换她几乎从她的墙帆布带一个走下来。“猫把你的舌头？”“没有，只是看看。”

“你喜欢你看到的吗？”“好了后喝上几杯，我会告诉你吗？”

参孙小姐笑了，因为她拍打他的手臂，他的脸颊。“你只能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孩，当你喝那么，老天保佑你和那个女孩为此事，”她摇摇头，故作惊恐。然后她笑了，她的胸部充足起伏她的衣服下面。帕特里克只是站在那里，并把它，也许是看到她上气不接下气是迷惑他，还是一样的眼睛微笑的猫头鹰。或者是因为它是如此高兴听到轻柔的挑逗笑声，麦蒂笑他，卡罗尔参孙正等着他和她的笑。于是，他做到了，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他们眨着，从她的眼神传递的火花给他，然后再返回。他们俩都觉得像孩子一样，自由世界的关心，天真的笑声，笑声unhurting，柔软的笑声，没有任何硬边，笑声发痒像羽毛的。

uncrossing他的眼睛前撞伤了头部的侧面。这让卡罗尔重新笑，她全身颤抖着，像果冻，他们的目光再次相遇和火花过去来回他们之间，他们事实上闪闪发亮。当他们不笑，他们意识到，他们一直在寻找彼此当成恋人那样，还不如谁愿意真的只是刚刚认识的人。他们wern't只具有一点乐趣，火花他们之间发生的，他们甚至眨着。所以，现在他们很难为情，他们都咳嗽了一声，然后紧张地笑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像现在的青少年儿童没有，神经十几岁的笑声代替无辜儿童的笑声。

“好你要带我，然后，” Carol在她最好的律师的声音说。

“我可以带你到美好的地方，有一个在镇上一间酒吧，一个新的，我听说它很漂亮，” 帕特里克冒险。

“你不喜欢看酒的人我，其实我说你有一个啤酒肚存在的开端，”她说，窃听他的胃。

“那不是啤酒，那是我的母亲，我每次去身边的时间去看望她，她坚持了喂我，它像五千人只为一个饲养，”他的防守说。

“为什么不带我去你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这只是将是一个一次性毕竟，为什么不告诉我真实的你，而不是假装你是不是什么，”她说，此事的实事求是。

帕特里克看起来受伤了，也许卡罗尔是防守，因为她已经意识到事情已经变得过于友好太快，或者她只是诚实。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帕特里克耸了耸肩，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夜晚，为什么他的脚就不可能所有的希望。“OK，如果你想向贫民窟的话，你可以来我的地方，但你会得到看着。在街上每个人都试图跟我结婚了，我是

唯有您的最佳利益，当我提到葡萄酒吧。”“所以你是一个绅士，然后，与浮动作为一个可靠的充电器闪亮的金色面板骑士，’她摸着他的胳膊，她说这话时，她不希望伤害他，他似乎有点敏感。

帕特里克笑了，他只希望酒吧是不是太满，他担心过会被他与律师被看作创建的八卦。“那就走吧，”她说，她抓住她的外套，向门口走去。

在操盘手帕特里克带领卡罗尔一个角落，而他去了酒吧。他回来了啤酒为自己的一半，酒为她一杯，卡罗尔在微笑，因为他回来了。律师是像他们进行培训，以发现最微小的细节的精神科医生，在人们通常在纸上，在行为和谈话对方：所以卡罗尔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她正坐在一个角落，很明显太帕特里克从来没有醉半。

“你去洗你的手吗？”她开玩笑说，她呷了口酒。

“你什么意思？”帕特里克说，他在被击落一大口半啤酒。“回去吧，并责令你平时品脱，只有律师的办事员喝半，posers了。因为你既不去，让自己一品脱，”她推下了角落的强调她的观点。帕特里克看着垂头丧气，卡罗尔的眼睛微笑，她不是苛刻，只是实用。所以，帕特里克又回到了酒吧，一盘回来，它是两品脱和一杯酒的卡罗尔，加上四袋薯片。那么他必须证明自己实用性的水平，他希望避免被人发现，所以，如果他一气呵成得到了饮料在所有他就不会再去酒吧。“德勤，你肯定知道如何对待一个女孩，薯片的四种不同口味的，我相信你”

眨了眨眼皮看着他。

“你是一个有趣的心情是不是你，那不是摆明了跟我呢，不是我什么特别的东西。”

“所以，你已经注意到了，OK，我会告诉你，但要保持你的帽子下，我现在正式在宝洁和蒂姆斯的合作伙伴。这将在当地新闻在本周结束。我只是太高兴了，所有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回报。他们告诉我，就在我离开彼得的困难进行排序。所以，现在我的合作伙伴，我会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这并不是说我会离开反正，我们是最好的公司毕竟，”她的眼睛照她说话，她似乎焕发，为孕妇做，内心的幸福。帕特里克让她说话，闸门现在是开放的，这些年来的向往已经到了开花结果。其背后她的学习和提炼和无尽的执业已膨胀水坝，现在已经被打破。法律的河水流淌，一切都沿着它的路径扫描。由于水对生命至关重要这样的法律学习的卡罗尔的河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带来的清晰度，它清除障碍物，它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很明显，它推动生活的脏水了。帕特里克感到敬畏她说话，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这样被她的热情。有在她的热情，它的信条是法律，善与恶，这里面她油然而生和涌出的她就像一个温暖的gyser，热烈奔放的液体法律的爆炸。

帕特里克曾卡罗尔已经完成的时间完成两品脱，她击落了她的酒杯的其余部分之一。

然后在眼睛直直的看着他，她的呼吸很沉重。

“对不起，我得到了忘乎所以呢。这只是人们水湿认为，法律的东西，可以爱。我的意思是男人爱他们的车和他们的足球队，但提法，人们会认为你是愚蠢的。这里面非常敏感，它只是需要正确处理

之前，它揭示了一切的秘密“。

“听起来像一个女人，”帕特里克说，他开始对薯片。“这就像评论这会激怒我们的妇女。”“这是事实，虽然，”帕特里克说，他试图另一个清脆。“你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你能给我一杯酒，然后我会原谅你，说：“卡罗尔给她最好的卑屈的笑容。

在酒吧彼得告诉韦恩税吏律师是如何帕特里克的朋友让他出狱时，帕特里克来到了他的身后。“哦，这是给你的感谢的方式，”彼得说拿着一个载体。

“什么在这里呢？”不知道帕特里克。

“牡蛎，你可以尝试出来你朋友的角落，回答说：“彼得给帕特里克会心的样子。

“你看，我只是有一个安静的饮料，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有另一个你很多已经踏着我的过道。”

“那么这里是您一品脱和她的葡萄酒，现在回到她身边，但不要你平时聊起来线打扰，她看起来对他们来说太复杂，”韦恩说，他倒饮料了。“非常感谢你，”帕特里克皱起了眉头。

韦恩和彼得的笑声跟着他回到了角落。“什么是玩笑，问：“卡罗尔示意请她的头吧。“哦，韦恩和彼得已经开始计划我们的婚礼，每次我看到有一个女孩整条街愿意嫁给我送行的时间。”“那是在运营商？”卡罗尔说，她开始将其打开。“牡蛎，你可以看到，”帕特里克说，到他品脱。

“我，我是被宠坏了，酒和牡蛎！”卡罗尔说，拉着一张脸。“好了，我们可以走在路上的中国，再回到我的公寓去尝试牡蛎，那是，如果你想。”

“你现在是你自己都没有你，没有在餐厅或类似的东西烛光晚餐的报价。”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处理你，你嘲笑，但其友好的，但我仍然感到不确定。”

“嗯，这是最好的办法，陪他们猜测，这使他们跃跃欲试，这就是我的母亲总是说，

”卡罗尔笑了起来。

所以，帕特里克和卡罗尔离开了交易，并前往康的外卖。在他们身后韦恩微笑，他想知道这个人会持续多久，律师是很好了帕特里克的联赛，那是一定的。帕特里克刚进外卖，虽然他把门打开了卡罗尔，他只是想在快速然后去的顺序。康从他的报纸抬起头来，微笑着他的邪邪的笑容，因为他的手指抽动在准备记下此订单。康在瞬间卡罗尔是与帕特里克注意到，他的笑容渐渐长大，他的倾斜的眼睛形成扩展他的笑容，一个巨大的笑脸smoothing他的脸。“这是你新来的女孩，她比特雷西漂亮多了，你会娶这一个，也可能是太快了，你现在的反弹，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你的一切很多女孩子最漂亮的。”宣判康给他的瞬间总结在他的面前，即证据。一个漂亮的女士。

帕特里克也笑了咬紧牙关，卡罗尔竖起她的头先看着帕特里克再回到康舔她的嘴唇前。

“所以，他是一个有点小伙子是他？我只是希望自己是个人太多，我不喜欢贱男。一

个很好的强大和富有的人是我喜欢的类型，”她眨了眨眼皮在康，吹一撅嘴亲吻前帕特里

克。帕特里克咳嗽了一声，差点脸红甚至，他恨谁反败为胜妇女为卡罗尔，她是一个专

家，帕特里克觉得vulnerable，仿佛他被逗乐，不能阻止它。康笑的越多，他的

张口，仿佛在说些什么，但他还是决定说什么，以及直到帕特里克走了，然后他会说很多在中国，他的妻子。

“快点告诉我更多关于帕特里克呢？”咕噜卡罗尔看着康的眼睛直，颤颤巍巍她的嘴唇她说话。

“他有钱，他不只是送牛奶的，他拥有的面包店，他的面包，不只是送牛奶的，”康说一个愿意被她的眼睛绑扎审讯。

“就是为了准备康？她只是在玩你，你一定要明白，不是吗？”表示不耐烦的帕特里克。

康看着从卡罗尔帕特里克，并再次回到卡罗尔。卡罗尔给了一个眼色缓慢康，接着吹吻。康慢慢笑了，他总结涨的局面，暂停他的眼睛看着帕特里克。“当她为你的宝宝？”

帕特里克翻了个白眼，卡罗尔从帕特里克看着康绽放出笑了。康加入进来，因为他在后面去收集的顺序。帕特里克不得不笑过，振荡下，卡罗尔拳头。

“她是很有趣的女人。你有很多宝宝也告诉我，当宝宝因和我的财富做，我认识一个人，他做免费的我。”帕特里克抓了食物和他带领她之外的臂服用卡罗尔。康有为离开，因为他试图记住Clairevoyant的电话号码划伤他的头。“你是一个有趣的心情今晚是不是？”

“对不起，如果我让你不高兴，它只是我太高兴了，现在我在公司的合伙人。你知道，律师总是值班，只是我们不携带warrent卡。它只是那么好，让我的头发下来。“嗯它适合你，你的头发的曲线恭维你的另一曲线。”

“你恭维奉承也无处不在，”笑了斗鸡眼的卡罗尔。“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利用你，你是友好的还是你走的是米克，虽然我知道这么多。你想证明你是比男人更好。”

“女人比男人更好，它只是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是男人恍然大悟了。”

“作为好男人是你吗？好的，我会比赛你的面包店。”的话勉强说出帕特里克拔腿就跑，载满中国似地晃动，面条留下的痕迹为卡罗尔跟随，而像东方纸业的追逐。卡罗尔用鼻孔张大像一匹赛马追赶帕特里克，她的长头发像一个马主，因为它落后她身后经过。她站在没有赶上帕特里克起来的机会，他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并经过多年的送牛奶和工作在面包店的他适合。面条在卡罗尔的疯狂移动脚开裂的紧缩伴随着她的呼吸沉重，因为她给了追逐，Patrick是狐狸，她是猎狗，就像在她的研究中的一个图片。帕特里克停止面包店外，帮助自己什么左他观看了面条，卡罗尔的弹跳胸部是一个可喜的景象帕特里克的眼睛，这是比任何莫奈油画好，这里是光线和运动，它正在对帕特里克的印象。当卡罗尔达到了面包店，她停下来，蹲在着她的膝盖上休息她的手。她抬头看着帕特里克，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他们甚至闪烁着。

“你想要一个饼干呢？”问帕特里克无心，听者有意饼干。“你够饼干，但我有一个，”她回答说，她清理整顿，并采取了饼干。

“如果我们走楼梯的侧面，那么我们就可以吃这个，”帕特里克说，他指了指外面的楼梯，朝弹载

他们。

不过嚼方便面卡罗尔看着帕特里克的眼睛，走近他，他们正要亲吻。不，他们不是，将他推到一边卡罗尔当时跳过了楼梯两项。在楼梯的顶部，除了她的腿和手叉腰站在她显得信心十足。帕特里克可能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但她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帕特里克抬头看着她笑了起来，她毕竟是一个典型的女人，现在他能理解她。当他爬上楼梯慢慢地他的目光相遇了她，他们甚至闪烁着。鳞片对他有利正在下降，卡罗尔已经打定主意在晚上将如何结束，帕特里克将是高兴的，他不知道它，但是当卡罗尔准备，他会找到肯定。

“你是非常有竞争力，不是吗？”帕特里克沉思，阻碍了他的头，低头望着她自己的鼻子。“是。”

与她亲吻他，他们仍然萦绕在彼此当迈克尔的出租车喝着过去在街上穿梭。

“我们最好进去对整个世界看到我们面前，我只是希望迈克尔没有抬头，他开车经过，”在迈克尔的出租车的方向叹了口气帕特里克点头。

在单位内发现帕特里克一瓶威士忌，他保持访港，找到一个干净的玻璃是一个困难的工作，因为他会不会费心去洗了几天。像所有的单身男人帕特里克处理洗涤像一个热带鱼，他只是每天更换水。然后，当所有的陶器是在水槽里，他实际上做洗碗。他只希望卡罗尔不会注意到，但她当然没有。“难道女仆死吗？”

“我很忙，我必须保持眼睛上的面包店，以及

早起提供牛奶。真的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帕特里克说爱惜真理，但不是洗涤液。‘我就相信你，但它从来没有在法庭上站起来，’卡罗尔笑了起来。

“有一个盒式事情在由沙发，放一些音乐在里面，而我做的洗起来，”帕特里克说，通过蒸汽，因为他改变了水为他的“热带鱼”。

“这听起来很有趣，R.Cajun和柴迪科兄弟，和这另一个鹰爵士乐团，”卡罗尔无论在机器粘之前观察到的。

“哦，他们都是很好的，我看到他们在我的老同学俱乐部，您可以通过水库知道贝尔和泵，”帕特里克在开裂板和音乐的声音喊道。

帕特里克从蒸汽离合板和两匙出现，大多数人用叉子与中国食品并没有越过他的头脑。卡罗尔谁是现在摇曳的音乐，所以她闲逛过来抢她的盘子和勺子。还拿着她吃了中国的板，攻出在板的边缘的曲调，而帕特里克倒入威士忌成半品脱眼镜。他没有显示克里也不是爱尔兰的热情好客，他只是找不到更小的，这是不是半品脱眼镜或蛋杯，蛋杯看起来可笑不呢。“这是热，在这里也一样，虽然新鲜面包的香味是别的东西，我很喜欢它，它让我想起了在鲁昂和Yvetot在诺曼底的假期，当我还是一个少年，上帝是这么多的乐趣，”卡罗尔闭上了眼睛和呼吸深，

它一直在Yvetot面包店生命的酵母在她被释放的上方，她已经开花。所以，现在庆祝她人生的另一个里程碑，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环境。帕特里克不知道

这一点，但是他在卡罗尔的个人历史上的一个点发现自己。卡罗尔带着帕特里克曾递给她，她甚至没有嘲笑它的大小威士忌的玻璃，她在另一个面包店，她再次十九岁，她在Yvetot，她要体验生命的粮为先时间。

“要我准备的牡蛎吗？”

“没有，只是与我跳舞，”卡罗尔的声音响起微弱的，如果它是在远处，它是，它从她十九岁在Yvetot帕特里克一直很高兴，当卡罗尔决定出去的晚上来了他，但现在好像她共度良宵他，他是不会抱怨，但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利用或像一个临时的玩具。但为什么？

“来吧，与我共舞，”卡罗尔的声音在这里，而不是现在遥远“好吧，我会跳舞，”帕特里克对她的移动前喝着他的威士忌。“你是不是很好，你，好工作我没有玉米。”帕特里克耸耸肩说，“我尽我所能。”“只要你做最好的自己。”

与卡罗尔停止移动和暂停能深入帕特里克的眼睛，她吻了他。一个朋友的不是吻，也不是女友的接吻，而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在Yvetot一家面包店上面的吻。鳞片了有利于帕特里克下来，他微微吃了一惊，从字面上看，她向后迫使他到沙发。他们开始笑，笑声成人，充满期待的前盯着对方，在英国这里卡罗尔预计，爱尔兰人做自己的职责，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最好的。帕特里克向前再次亲吻她。“你真的相信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们几乎不认识对方，除了我是你几年送牛奶？”

“我们正在庆祝我的推广，除了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不

会受到伤害。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结束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在蛋糕上的糖霜，”她拱她的眉毛暗示性。卡罗尔的姜黄色的头发下跌，证据的平衡是帕特里克的青睐，卡罗尔将不会等待陪审团确认宣判后，她是肯定的，规模已经回落在一边，等其他....

他们的舌头就像电鳗，因为他们探索这是他们的嘴潮湿的洞穴，他们的双手像风车抚摸对方身体的敏感部位缓缓转动帆，触摸依次在每个区域再回到“走出去”收集更多的乐趣。在他们继续在沙发前面站起来，卡罗尔珍贵帕特里克她。他们站在气喘吁吁卡罗尔开始脱衣服，她皮肤洁白细腻如瓷，或帕特里克的心目中，她之前在看颜色的面团一样去在烤箱。唯一的烤箱卡罗尔正要进入了爱情的烤箱。帕特里克笑了笑，嘴里gapeing，她的眼睛吸引了他，他们大笑起来，他们也眨着。“我会为你的衣服取一个衣架。”

卡罗尔跟着帕特里克进了卧室，让他当他转过身来，发现她的身后站着吃了一惊。所以实际上一震，他打翻了小床头柜，送避孕药帆船的海了一地。

“准备是童子军相信的座右铭，”卡罗尔笑了起来。“这不是你的想法，在过去的十年里每一个生日和圣诞节，我得到这个包裹带他们进来。我不知道是谁把他们来说，这可能是我的朋友Amjit过路面某种形式的玩笑，也可能即使是我的母亲，她总是说，我找人怀孕。只有我是街道的笑柄，如果我去大约问。”

卡罗尔看着帕特里克收集起来，并推回床头柜的抽屉内。这的确是一个景象，这是该类型

事情可能只会发生在帕特里克。正如帕特里克抱起了避孕药，他在心里记将在别的地方或扔东西拿走的。

“你真行，无论如何，我采取预防措施，它太重要的事情信任一个男人。至于那些东西，”她指了指她的手。“我知道，它就像你的袜子洗你的脚，”帕特里克中断。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笑了起来，笑声成人，开心的笑声。帕特里克开始采取他的裤子了，卡罗尔已经撕开他的背部衬衫半小时前，只有他的裤子现在就不会脱落。拉链卡住了，帕特里克拽拽和，扭腰像鳗鱼，一条裤子比在床头柜的一切远远更好的保护。卡罗尔坐在床上笑了起来，她的红头发取景她的脸，这是没有蒙娜丽莎，这是无忧无虑的卡罗尔。“你有什么sissors？我随时可以切断他们。”恐慌笼罩帕特里克，他们两人都有点喝，一个女人渴望用一对sissors可能会做的比他转换为犹太教。随着最后一搏，拖船他的裤子下降，只有卡罗尔只是笑，帕特里克跳来跳去卧室踢了他的衣服。

帕特里克遇到的法律精神，这封信的全部重量和威严，并且感到伸张正义。Yvetot是在中部地区，英格兰的心脏，它是在卡罗尔的灵魂，当晚在炎热的平以上墨菲的面包店，只有它是更好的，虽然她知道这不是好或最差。今晚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一次性的。爱的尺度走了一条路然后又卡罗尔证明，没有人得势与法律，法律是平衡的，公平的，

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卡罗尔的情况下姜：法律清除障碍，它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帕特里克和卡罗尔不会当晚争论点。他们都判断对方的证据，并没有发现它想，他们甚至跑到上级法院，他们防守和起诉每轮到自己，直到各种途径进行了探讨。最终判决来了，他们非常高兴it.Carol下滑下床，穿好衣服，帕特里克在睡梦中微笑，他喃喃自语名“翠翠”。“有一天，你会做一个好丈夫，可惜你是不是在法律上，我不认为我永远和我结婚之下，可惜真的，”她沉吟。她看着帕特里克的~~身体~~不知道什么纹身“琳”是的，但她没有浪费时间去思考它。寻找一个小镜子，在家里，她把她的头发了。鳞片现在都走另一条路了，她又回到了控制。这对双胞胎面包店记忆犹新，在她的心中仍像闪闪发光的绿洲，但现在又回到了现实。当她离开了公寓，走下了她少女般光芒被改变成一个合法淑女的样子楼梯，柔软性和美感的曲线，由法律，专业夫人的硬度的直线所取代。“出租车！”柔软性和美感的曲线，由法律，专业夫人的硬度的直线所取代。“出租车！”柔软性和美感的曲线，由法律，专业夫人的硬度的直线所取代。“出租车！”

一辆出租车停，把她回到她的现实，她的家。司机说什么，因为他能看到老太太不想说话。然而，司机将有大量在早上谈，他是迈克尔。

迈克尔·杰拉德·凯西10雷金纳德路，Bearwood，的Warley，B67 5AQ 0121 429 8576 jul99 Mar91

屠夫，面包师和承办©

通过

迈克尔·凯西

#### 第四章.....一个致命的业务

帕特里克醒了，打了个哈欠，抓他的身后，他翻身下床，并站在淋浴之前，他意识到他没有工作了一个星期，他是在度假。所以，打哈欠，他又赶紧回到他的大铜床，他的鸭绒寻找温暖的地方他的身体在夜间已根据蜷缩。他闭上了眼睛，笑了，他很喜欢他的大铜床，因为他用爬的羽绒之下，他的父母之间的兑现一个孩子。现在，羽绒及床上是他的，虽然它看起来好像他从未有他自己的孩子在和侵入他自己的任何结婚的幸福。虽然他躺在那里打瞌睡他认为卡罗尔参孙将成为一位伟大，还有很大的名堂，只是不适合他。

一个小时后，他醒来时他的眼睛像茶碟淘到卧室，那是没有用的，他可以睡没了，几年早起的他变成一个对手早起的鸟儿。所以，现在他在床上像蠕虫一样扭动着。他躺在那里望着天花板，它提醒他有下一次他得到了他的胡佛出来，但家务活是那么无聊，除了他住在自己何必真空蜘蛛网了。他当特雷西约为整洁，但是那是几个月前，现在他对自己的一次。他看着蜘蛛织其网站在他的房间的角落，这让他想起Tracy和她安静绘制的，如果她不满意他，他是那么她可能的方式，以及她可能。于是，她做了和帕特里克是独自一人，除了具有惊人的参孙小姐晚，但这是“运气”，这将不会再发生那种。蜘蛛开始absail垂壁，帕特里克确信那是特雷西来嘲笑他，他没有汲取灵感形式的蜘蛛，他没有罗伯特布鲁斯。所以，从床上滚快，默默地他到达

在它的真空吸尘器，很快他就把管起来，然后在一瞬间蜘蛛和它的网络没有更多的。帕特里克跳舞像左右罗尔·弗林，只是代替剑是从真空的管道。他是相当的景象，尤其是他仍然是赤裸裸的。在胜利帕特里克把他的武器下来，跳进床，很快他淹没自己的羽绒下，帕特里克肯定拿不出唇从任何人，也没有蜘蛛在任何速率。

还有什么比他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不尝试收音机，事实也的确如此，灯塔电台是他喜欢的大部分之一。因此，蜷缩他的羽绒他做白日梦下，音乐是轻松的，六七十年代的东西与其他几十年品质歌曲，事情可以哼唱或吹口哨，或许是一个送奶工有一些东西需要与他的音乐品味，毕竟送牛奶总是吹口哨歌曲。这个音乐遐想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灯塔决定打两首歌曲背靠背。“义和团”由西蒙和加芬克尔其次是“厄尼送奶工”，帕特里克呻吟着，他只是现在已经起床，但仍只有六在早上。

帕特里克离开他的单位通过外楼梯，他是在度假毕竟，如果他通过内部楼梯他只看到一些需要注意的走了出去，他会涉足那个话，那么他的假期很快就会蒸发。在马克的帕特里克决定有丰盛的早餐来庆祝他的自由的一周，它无论如何都会打发时间，他也没有做什么帕特里克一直觉得“有罪”。饮食中做一些事情，这样他就不会感到“内疚”，帕特里克需要感觉到忙，他的天主教母亲责怪，她灌输给他的新教工作道德。

“我们不明白你在这里这么早，”马克说，从他的柜台后面仰视，他开始了对鸡蛋裂到煎锅。

“假期，”帕特里克说，他从太阳的第三页抬头“好得下来，你您的视力完全去之前，”马克观察他把盘子放在第三页的顶部。在该板的中心是两个硬煎蛋，来自太阳的第三页更换的其他对象

“哦，这是不错的，它的年龄，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早餐炒起来。”“很高兴听到你已经参加了鉴赏会”。“我看到你在这里得到更多的大陆币的话，说：”帕特里克嘴里塞满了食物的喃喃自语，用他的叉子，香肠仍然在它的结束手势。

“好了，话不多得到解决，爱尔兰人喜欢在这里。”“哈哈，我不是那个意思，”帕特里克现在是在油炸面包。“哦，威尔士，它自从我学会了如何说，长字，我似乎被人们所溢出回答说，”面无表情标记为他摇了摇煎锅。

“是的，Supercalifragilisticexpalidoshus，那是在威尔士是不是，说：”帕特里克已经拿起板，现在舔它，鸡蛋的现场坚持自己的鼻子。

“你的小丑是不是你的，尤其是在你的鼻子到底该鸡蛋，”马克揉了揉帕特里克鼻子与他的围裙结束。“嗯，你知道我的意思，外面所有的外国卡车。”“那么，他们喜欢听到几句自己的语言，其漂亮的，当你远离家乡长达一个星期。”“你和阿娇说几句，不是吗？”

“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加一个或两个人的一知半解，你要知道，我们没有通过任何考试。”“下一步你会再做国外烹饪。”

“如果数字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不，我的意思是这些驱动程序会尝试

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为什么会不Midlanders尝试国外的东西，我不是指印度，中国或意大利，“洋”的东西几乎是香肠一样普遍和时下混搭。”“我想你是正确的，但要记住有些人认为HP沙司是舶来品。”

“我记得你是一个有点像，直到麦蒂开始改变你。”“嗯，这是她在我做出一个好的变化，我给你说，”帕特里克叹了口气，吸他的嘴唇，部分超出存储，但主要是因为有一些酱汁仍然坚持它，Patrick是运球。“这是怎么彼得上周被逮捕？”马克问他翻过来的腊肉和准备下一个顾客的平板到达。“事做药，他从批发市场附近的圣马丁小镇收集他的鱼，只有有人所藏的鱼里面的东西的袋子。”

“我听说你出手相救，”马克打断他连忙放下手中的非常热咖啡杯在帕特里克的面前，它溅了一些政治家开设儿童之家的虚假笑容。“好吧，我不喜欢他，无论如何，我们为什么水湿有球政治家，有人谁真正关心，说：”帕特里克低头看着湿漉漉的太阳。“他是一个混蛋虚情假意不是他，”马克指了指他玩弄板和热茶的杯子。

“反正有我的牛奶轮，卡罗尔参孙律师，她叫，所以我把她送到这一切梳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帕特里克是要健全所有知识渊博，因为如果他做了一个速成班在法律。他曾遇到的法律，你甚至可以说他已经研究过它，甚至知道它，但该法的实际知识是零。所有的人都喜欢表现得很棒，因此，虽然在巴士站等候，甚至两分钟会议的机会可以使人们的“专家”，尤其是电视

创造知识的“阿斗”，帕特里克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最重要的是，他只希望没有人知道他的“刷”法律的.....

帕特里克在他的咖啡第二杯，他就开始在今天的明星，当迈克尔在气喘吁吁，吐痰他的手帕。马克倒一杯茶，他就会把两块糖并在搅拌它作为老迈克尔达到了柜台。

“感谢马克，我的老胸口今天再次打了起来，”迈克尔再次吐痰手帕前喝着他的茶。

“那么这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黑人同胞炎在过去常见的工厂去之前，”马克刚刚完成了一本关于当地历史的前一天晚上，轮到他是一个专家。“在这里我把东西强于它，”马克举起威士忌半满酒瓶，“我发现我身后的盆栽植物之一，它是一个由弗林夫人的葬礼上遗留下来的。”

迈克尔喝他的茶设防，缓慢的笑容遍布他的嘴唇。“好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起来了？”问帕特里克。

“我睡不着，所以我决定进入和带动周边，采取一些票价支付的柴油，对与小伙子电台聊天。”“以后你自己你应该看看你的年龄，”马克添加为他增加了更多的威士忌迈克尔的茶。

“这没关系，况且我喜欢与人交往，并具有多聊。我遇到了帕特里克的一周，参孙小姐的一个朋友，律师帕特里克啪啪到他的咖啡杯，马克注意到这一次，有运动是曾与这启示。“说真的，什么时候？”笑了马克。

迈克尔喝完了茶在回答之前，帕特里克希望迈克尔的记忆会抛弃他，而是像以前迈克尔的记忆是好的。“我开车路过面包房，它必须是大约上午01点30分，她来到

，蹦蹦跳跳地走在面包店外面的台阶，她把她的头发，她面带微笑，摆出一副备份到面包房，灯全部熄灭了，”已经给出确凿的证据迈克尔站起身来，吐一次成手帕不见了。马克笑容满面。“上午01点30，”马克说，他的眉毛拱状的问号。“她解释彼得一案的法律细节。”

“上午01时半，”马克的笑容是越来越大，很快他的脸上就会消失“我们没有去喝酒第一，所以这晚才开始说话。”“上午01时半，”马克吟诵像时钟罢工午夜。“我们确实有从中国外卖太说，”帕特里克获得更多的防守。

“上午01时半，”叮当响马克像时钟给出最后的倒计时。“我确实有很多的谈话，我是爱尔兰人毕竟，”帕特里克说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因为他辩护，他的诚信。“更多的对话比利兹。”

帕特里克的眼睛挤了上来，这是因为如果他们要在马克将推出类似的导弹。

“也许这律师你都知道利兹，她甚至有可能捍卫她，”马克的笑容都变成笑到现在。“我讨厌有你这样的忏悔神父，”帕特里克发出嘘声。“我答应不告诉任何人在附近，”马克笑了起来。“你最好也不知道，”帕特里克以防万一看了大约有任何人听。

“你你不感到内疚，”问马克拉着脸。“我是一个成年人，她是一个成年女子，”帕特里克停止他想不出什么话要说。

“我答应不告诉任何人在附近。”“你说了。”

“嗯，我的意思是，你要知道这并不是说我不会告诉我的欧洲大陆毕竟他们喜欢有点多汁的八卦。”

“有了你这样的朋友，谁需要朋友，”起床去之前，他的咖啡渣与帕特里克·醉。

马克的笑声，随后帕特里克，这就像从枕头大战的打击，温和但仍使的印象。

帕特里克又回到他的公寓面包店上面收集他的脏衣服，他从中国外卖曾与康的安排，以换取面包康的哥哥做了帕特里克的洗涤，卢荡在服务洗业务之中。帕特里克在他的VW康拉起了洗他的窗户，有人已经在他们生病的前一天晚上，一个中国和苦十品脱切勿混用，或不长的窗口会说，如果他们说话即是。康走下梯子，拿起帕特里克脏包袱。

“她很漂亮的小姐，从前天晚上那小姐，你为什么不跟她结婚，她非常重要的女士，她是律师的女人，她在顶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中部，她很性感呢！”康得意地笑，因为他完成了他的片。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呢？”帕特里克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臀部。“她对中国的工作太，我们只有最好的，她做上层人士工作在城里，在中国的季度，”康明知点点头。“嗯康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结婚？”帕特里克四处张望，好像他要分享一个秘密。

“你告诉我，我们做赌注，我提前知道，然后我们分手的钱一半一半的时候我赢了赌注，”康的中国本能作为赌注出现。“我今天结婚猴子的叔叔”，与帕特里克在他上了车，开走了。

“你的意思是什么猴子的叔叔？”康大声说，帕特里克的

消失了。他的妻子走出店和一对持续了帕特里克在中国婚姻状况的争论，奇英文单词并在他们的谈话伸出，这是“猴子的叔叔”。

大希德和Amjit被开辟为帕特里克沿街开车，他早上好向他们挥手。希德stepped进路，并俯身窗口与帕特里克阴谋字。“你没有忘记它的小Jaswinder的第三个生日的今天。”“没有希德，”帕特里克撒谎。

“一个漂亮的大玩具应该只是工作，”希德笑了。

与希德大步回到他的肉店，帕特里克大众留给岩石上的弹簧，它总是这样做时，希德停止扶着它。所以帕特里克开车到镇上，在刘易斯的他买的玩具最大的他能找到的æ15希德有救离微笑保罗去一部分的方式对待它。帕特里克与玩具开车回家在后排乘客座位上，他已经达到了面包店，正要驶上面包店土地时，罗杰物化，浓缩将是一个更准确的词，罗杰也能像一个无形的蒸汽，只有冷凝给停车罚单。“你从城里与驱动？”罗杰的手指指着飞旋，好像他要在玩具施放一个邪恶的咒语，邪恶的咒语罗杰通常没有被称为写了一张票。

“好吧，我不飞，这不是飞天万能车”，说一个无聊的帕特里克。

“嗒嗒嗒，”罗杰说，现在听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哑剧。“当然，我从城里开车，”帕特里克拍了拍方向盘上。“有你的乘客没有系安全带，”罗杰高兴，他真的做到了享受驾驶者将在他们的地方，甚至他好车票自己的位置，下雨刷。

“哦，泰迪熊，你是个淘气的孩子，他们会为你没有粥

今晚将金凤花说，当她来到一个呼叫什么，我的你让我失望，“帕特里克骂的玩具，因为他把安全带就可以了，从事第一驱车20英尺到面包店地面。

“我希望你不是想让我嘲笑，我是政府官员毕竟，”罗杰气急败坏的说。

“我从来没有嘲笑政府官员，我会泰迪熊，”帕特里克举行的玩具给他的耳朵，专心地听着。“你现在在做什么呢？”冷笑罗杰。

“泰迪不知道你看到了两辆货车非法停泊只是在路上了一下，还是你太忙着做毛绒玩具佩戴安全带。”罗杰站定了一会儿，跑了道路之前，他的眼睛在火上烤，他舔他的笔在期待。

“你摆脱了他的快，不是吗？”亨利喊道roadsweeper，他停止了的车面包店外。

“我告诉他有两辆货车起来非法停在路上。”“只有当他到那里时，他们不会在那里，”亨利笑了。“这是正确的，但它是很好的锻炼对他来说，”帕特里克笑了起来。“我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也推这个车。我只是希望人们会更整洁，这一切混乱的街道上，you'de被震撼了我发现在街头。我整天在整理全世界的淤泥中，当东西的人离开。他们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凌乱当他们离开街头，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街道是大家的家，他们会很快改变他们的肮脏的方式，如果我放倒我的车在他们面前的房间。将人们学习，街道是大家的客厅，它的每个人的家，它不是一个提示，”亨利吟诵。

亨利拖着地拿起世界剩菜，他摇摇头，这一切的不公，花式弄脏您共同前室。帕特里克看着他走了，他以为他已经避免了有关此言

他和泰迪熊，只有他没有。

“顺便说一下的是，你的新女朋友吗？”亨利从街道的另一端喊道，他大肆掏空一个垃圾箱了他的车。“是的，我节省饮料钱，并提出与这一个，”帕特里克接吻泰迪熊前大声回答。

一波亨利走后在即，所以帕特里克走过去的路Amjit的商店。

“哪里是我的小女孩，我Jaswinder？”帕特里克假装没有看见她。

“在这里，在你的面前，”Jaswinder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玩具。“是它的你，从我和Big希德的，”帕特里克给了玩具给她。

“非常感谢帕特里克说，”Amjit用颤抖的手帕特里克。Jaswinder跑了拖拉玩具在她的身后，它在至少由5英寸比她高。

“我听说你整理出彼得的小问题，”微笑已经开始在Amjit的眼睛成长为他说话。

“嗯，这是不是我，那是律师，”帕特里克说，他看不出他说的圈套。

“你和参孙小姐，或者我应该说卡罗尔，”Amjit现在找帕特里克的眼睛直。

“我不会得到它，你呢？我是一个成年男子，说：”帕特里克抱着胳膊在防守他的胸前。“卡罗尔比一个成年女人更”Amjit傻笑。“谁告诉你，这是马克？”

“当然不是。迈克尔告诉我，当他在对一些通用性强。”帕特里克翻了个白眼，他会很高兴，当他结婚那么他就不会成为街头的谈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感情生活也不会。

Jaswinder来到跳舞回来，玩具弹跳在她的身后。“妈妈说我必须为玩具有名字吗？”

“你觉得帕特里克？”沉吟Amjit抓他的头。“我不知道。”

“帕特里克和我水湿想到一个名字。”“帕特里克”。

“是的，Jaswinder。”

“不傻Patrick是名字我的玩具。”

“帕特里克的玩具，这是伟大的真的很棒，运行，并告诉妈妈。”“你这耗子，你怎么能叫一个玩具帕特里克。”

“这不是我的Jaswinder，帕特里克的一个好名字，如果它够你那么好了足够的玩具好。”“我会在街上的笑柄。”

从里屋涌出笑声，Jaswinder告诉Balbinder老先生及夫人Amjit她的新玩具，帕特里克泰迪熊的名字。“嗯，它看起来就好像它是解决，你可以得到Fr.Shaw做洗礼，”Amjit笑了起来。

“我会得到，即使它的最后一件事我做的，”帕特里克摇摇拳头Amjit之前，他大笑起来为好。

“我认为帕特里克是一个玩具一个很好的名字，我还是拍一张照片这么大希德可以把它挂在他的墙。帕特里克·泰迪，最新到货的街道，”Amjit的笑声使他的吻卷曲倒下的他的眼前……

相传在珠宝商吉米曾在他的眼睛那一脸的道路，同一个他时，他发现贴的，而不是真实的东西。“这是在许多天的第三次贷款我已经给你，丹尼男孩”。“我只需要它，”丹尼的声音几乎是痛苦的，他看着地板避开父亲的目光。

“你就麻烦了不是，你没有得到任何人怀孕是吗？”的担忧，而这责备在吉米的声音。“

不，我只是帮朋友，”还是丹尼看着地板。吉米看着儿子，他只是希望他的妻子在这里，她会得到它的底部。他害怕被太辛苦他唯一的孩子，他只想做正确的事，只觉得一切都错了。但丹尼是他唯一的孩子，他死去的妻子的生活记忆，所以他别无他法，他无法拒绝他，他可能？

“诚实的爸爸，我只是帮朋友，”丹尼抬头看着他的父亲他的长像母牛的睫毛仿佛抚摸着他的父亲的良知，从他父亲的钱包按摩的钱。

“好了，在这里，但如果你想要更多，你得告诉我更多的，还是你朋友的钱，交换的东西”吉米固定儿子的眼睛直，希望能看到什么丹尼从他藏身。丹尼表示感谢，然后他爸爸挥手告别，他率领顺着马路，过去Amjit对一辆等候的汽车。他进入车内之前，通过窗口通过投币。帕特里克谁仍在试图说服Amjit改变玩具的名字已经发现丹尼的手过钱，但他的任务太斤斤计较给它太多心思。“但它是一个愚蠢的名字，说：”帕特里克扶着他的手了近乎乞求。“如果它足够好你，并为守护神爱尔兰那么它不是足够好的多为Jaswinder的玩具的名称。

“因此，它帕特里克泰迪熊那么，”帕特里克的手现在比下降了她的两侧，他知道Amjit不会让步。

Jaswinder跳过上下在店内拖着玩具帕特里克与她的过道上，她把他领到豌豆，罐子的罐

的咖啡，厕所辊，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手段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问好玩具帕特里克，” Jaswinder举行了玩具的爪子帕特里克撼动。然后，她走了咯咯地笑，她真的很高兴与玩具的整体思路名为帕特里克。“感谢这一群Amjit。”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取悦，” Amjit穿上自己最好的假印度口音。“嗯，我想我还不如去上微笑着保罗的，看看我能赢得几先令，充分利用我的假期。”

“那么有今天为什么它不赌在唐帕特里克比赛，有一个名为印度公主跑的马，” Amjit在撤退帕特里克投掷了他的建议。

在里屋Jaswinder告诉玩具帕特里克不要急于自己的食物，然后有一天他会为大而强的叔叔帕特里克。“哦帕特里克，抱歉打扰你，但你一定要帮我，”这是珀西的承办人，他听起来既焦虑和歉疚。帕特里克转身，一个问号在他的脸上，他半张开嘴说话，但珀西已经撤退到承办单位，所以帕特里克紧随其后。珀西关背后帕特里克前门。“对不起，打扰你了，走进办公室，”珀西有些犹豫，他讨厌把人就在现场，承办单位都像医生，有抚慰。帕特里克跟着珀西走进办公室，他四周看了看，并在一个大皮椅前坐下深吸了一口气。他看了看周围的房间，真正的油画，农村的墙上，而不是像小姐参孙的图片。珀西坐在休古董桌子后面，他静静地看着帕特里克参加了一切。“我知道小伙子，你有没有在这里，因为你的父亲去世了。”“是的，”帕特里克叹了口气，他低头看着面前的波斯地毯

在珀西再度抬头，出现在了帕特里克眼中的泪水。“这是你父亲的周年前几天也一样，我知道一周年多少意味着爱尔兰民谣”。

珀西笑了，他等着帕特里克吹他的鼻子，珀西病人，这是艺术事业的一部分，你永远拼劲。“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说谎帕特里克，他收起他的手帕。

“它每年为他们的时间，”珀西总是体贴，总是测量，除了他说话的时候罗杰的交通督导员。“好了，你要那么什么办法呢？”帕特里克已经恢复常态，树荫下有超过他过去，他又回到了阳光下一次。“你能不能帮帮忙，你可以为我的行动承担？”“如果你想演戏，为什么不问问罗杰？”开玩笑帕特里克。“没有，但认真你能帮帮我吗？”珀西看上去很着急，因为他说话。珀西起身去局里，他带出了威士忌的雕花玻璃酒瓶，他会让它为他做的说服。

“这是一个有点早，但你可以拧我的胳膊，”帕特里克说，他接过酒杯从珀西。

“所以，没有爱刘德华和Rob之间丢失，罗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反正喜欢，他是如此的充满了自己，以及罗布具有幽默感的病态感，他喜欢拿棺材里小睡。”

帕特里克又过了一口他的玻璃，他可以告诉什么是未来其次，还有在电视上一个古老的鲍勃霍普精英赛的前一天晚上，和邦德电影的一个是在再一次一周之前。珀西点头，他能看到帕特里克已经猜到了，”是安迪拧紧盖子上。罗布一定是撞走了好半天之前就听说他，他是红如由我拿到了盖关闭时的西红柿。他只是怒视着我猛冲off.So之前现在有没有抢，和Andy正忙于

计算机课程，”珀西低头看着桌上都垂头丧气。‘好了一瓶这个我所有的一周，’帕特里克敬酒的方式举起了酒杯。

“你真的能抽出时间，我的意思是我会付给你，当然。”“不要侮辱我的钱说话，只是这一瓶是支付足够了。这是特别储备是不是？”帕特里克舔了舔嘴唇，因为他使他失去了的玻璃。

“你还价，我只希望鲁尼得到了另一瓶。好吧，我更好地展现在你身边，”珀西站了起来，并举行开门帕特里克。

他们走下走廊，直到他们来到一个门上写着严格保密，珀西停顿了一下在帕特里克的眼光来看待。这是成败的时间。一旦通过门，他们在准备区。“嗯，我们最好把这个有点过用，如果你太多话，我会明白，如果你熬不过我，”珀西然后朝准备板坯移动，慢慢地，他发现了一个身体，直到所有被揭露。帕特里克一饮而尽，他收那么他的眼睛，然后打开。珀西了帕特里克的手，把它放在一个年轻女子死亡仍然相当的身体的肩。帕特里克必须引入到死的方式，冷，给寂静。依然看着身体珀西说着，“我第一次看到死者，当我九岁，我父亲说，不要担心，因为死者是一样的活，只有笑声留下他们，闪闪发光已经从他们的眼中消失了，忧的是从他们的肩膀抬起，他们的声音也消失了永恒。在天堂的火花将回到它是星星的闪烁，笑声将返回太为它的晨风和转向潮汐是他们捧腹大笑晃动。我对待与同样的礼遇死者我给予的生活，但我发现 笑声将返回太为它的晨风和转向潮汐是他们捧腹大笑晃动。我对待与同样的礼遇死者我给予的生活，但我发现 笑声将返回太为它的晨风和转向潮汐是他们捧腹大笑晃动。我对待与同样的礼遇死者我给予的生活，但我发现

死者总是更有礼貌比活“，只有到那时珀西看看帕特里克的眼睛。

“其确定珀西我想我可以管理，只要我没有真正准备死了，”帕特里克深呼吸他说话。“你会做就好了我的父亲还对生活的几句话：他说生活是唯一灵魂的照顾者，但他们认为他们所有脑干就是一切，他们知道的一切，因为他们经历很多事情他们所有的感官。他们不承认是他们的时间很短，当我躺在自己的身体休息，然后他们的灵魂仍然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强，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美丽或其丑恶临时形式，什么我不能说，只知道它是一个更好的地方。好了，这就是我的父亲告诉我，我跟刘德华一样当他九太，

“你爸爸是位诗人，珀西，”帕特里克沉思。“好了，因为他是我喜欢的诗人，是老演员，德克博加德，现在他写得像一个诗人，这将是一种荣誉，把他埋了，我愿意做他的自由。”

“我敢肯定，他很感激，但不能用于其他20年左右。”“嗯，你似乎已经通过了测试，如果你把你的手从她的肩膀，然后我们会去，并有一杯茶，他们会不会以后我们到底跑，”珀西说，他所涉及的女朋友。

“这是怎么一个死吗？”帕特里克问他的恐惧都没有了。“A服用过量的药物，其可惜孩子们天真的今天，是不是几品脱和自由”恋爱“足够好时下，”珀西皱起了眉头。随着他们离开课室，现在是时候了一杯茶.....“现在好了，我们已经有一杯茶，你最好回家，穿上西装，还有一些黑色的鞋，而不是那些荣耀泵，”珀西挥手在

帕特里克的培训师。

“我会回来，半小时以后，”与帕特里克离开。他希望他的西装是好的，他穿着它上一次醉酒的女孩已经倒了它的前生病了。他一直想拥有它洗净晾干，只有它滑倒了他的脑海。当他回到他的单位，他拿到了衣服出来，试了一下，它闻了一下。他用滴露的溶液擦拭下来即兴，那他喷上一些除臭剂。“那么它会做什么，我真的不喜欢西装反正他们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凯文’。”凯文“和特雷西，上帝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事情，”帕特里克看着天上仿佛感谢上帝的事实他会用特雷西分裂。发现他的黑皮鞋却是另一回事，帕特里克平时穿任何颜色，但黑色的，那当他没有穿他的鞋。最终，帕特里克发现他的鞋，他笑了，因为他发现了他们，他是呼叫在圣安东尼的母亲的一个朋友时，他发现他们的点。他的母亲常说的话，他会失去他的屁股，如果它不依赖于他，他并没有真正的东西放错地方，它是正义的记忆，一切只是那时不是优先考虑他。他用昨天的报纸擦拭污垢了他的黑皮鞋，擦亮他们，他用闪闪发光的多表面清洁剂，以及他没有任何润色做他再说他是急于要回珀西。他急忙绑鞋带，只有他们打破了，墨菲定律的一致好评，忠实地在一个帕特里克·墨菲的动作，所以他采取了一些深褐色的鞋带从他的浅棕色的鞋子和螺纹他们通过自己的黑皮鞋闪闪发光。

珀西看着帕特里克，舔了舔嘴唇，他说话之前，“我想你越早让自己一个漂亮的女孩就更好了。有一晚开在Inkfield街干洗店，你可以去那里，当你完成今晚，我会付钱，但现在你会做。刚刚你的头发，并给

你的鞋子擦“。

帕特里克看着downcase但他知道珀西是正确的，他必须变得聪明身子一点点，不只是为死的，但对于生活，或无论如何女孩。帕特里克梳理他的头发，站在等待珀西的批准，珀西只是点点头加入“挺起你配合一下，在后面你掖衬衫”。

“对不起，我只是匆匆，我想尽快回到这里，”帕特里克耸了耸肩膀，低头看着他泼闪闪发光的黑皮鞋，棕色的鞋带。

“如果你在水槽下的准备室去那里是在它的波兰和黑色鞋带老饼干罐，但down't让你的西装更大的混乱，不要忘记再次擦洗你的手，你是个承办现在不是矿工，“珀西听起来刺耳，但帕特里克了解，珀西的世界正在崩溃。

门铃响了，所以珀西去了，回答了这个问题，离开房间前整理着他完美的领带。帕特里克笑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被眼前的景象，足以让珀西的父亲旋在他的坟墓。当帕特里克曾smartened自己了珀西给了他一次了。“好吧，你会做，现在我要你休息时，一个或两个人的教堂看后会查看自己的亲人。”“我该怎么办？”帕特里克响起局促不安。

“只是同情，说尽量少，有爱心，和高于一切留出的方式，这不是一个旅游中心，在那里你通过尽可能快地牧养人，让死人和活人有尊严的时刻，“珀西闭上了眼睛，顿了顿，”对不起帕特里克我是苦了你，只是我承担，”珀西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当然，”说帕特里克的肩膀触碰珀西。

在休息的礼拜堂两个黑色蜡烛在一个开放的两侧烧毁

棺材。目前一个女人走了进来，要求见她的丈夫，所以帕特里克带领她的棺材。“这不是我的欧内斯特，爱人。”

“你的话，夫人，有时当人们都去，我的意思是，当人们已经越过他们看起来有些不同，”帕特里克是想说正确的话，这对他的斗争。“我仍然认为它不是我的欧内斯特。”

“你确定？”帕特里克试探着问道斜对着棺材。“我们结婚四十多年，我们确实有六个孩子，所以我应该知道我的丈夫，他总是有点晒黑的，但从来没有这么多”帕特里克看着棺材，有一个黑色的里面的人。“哦，不好意思做原谅我，那一定是这一个在这里，”帕特里克希望地球要吞了他，他觉得这样的沃利。“有你欧内斯特，你总是在玩捉迷藏和我在一起，我记得当我们战争刚结束，做了我们在维多利亚公园求爱，它是如此有趣。我们哈哈大笑，笑得我们哭了，只有你被抓短的一个时间我找到了你，就像你有一个狡猾撒尿。我从来没有脸红过了我的生活，以及在那样的日子你没有，没有，直到有在手指上戒指。”

女人微笑着低头在她的丈夫，所有的冲回自己像个怪物大潮中，很快他们将客场低潮，有会是没有更多的潮汐回忆，这是最后飞溅，她是欧内斯特的海边。现在这种认识她渐渐明白了当太阳在她的丈夫永远的设置，最终喷雾是从她的目光落到降落在她丈夫的现在还是永远体内的孤泪。帕特里克从暗处注视下，他只是希望他能与墙壁融合，他感觉自己像个入侵者，眼泪贼，如果他不在那里，也许她会哭得多，也许失去的爱会倒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帕特里克觉得好像是他的全部

错，他咬着嘴唇，至少他的鞋子都正常，现在抛光。“好情人，我会说再见的话，不要讨厌那些天使，他们可能不喜欢隐藏在天上所追求的。这很有趣，你是如何玩捉迷藏，并与孙子求时你有你的心脏发作死亡，“的字样客场落后加盟欧内斯特在永恒。该女子终于明白，她是她自己的，就没有更多的欧内斯特·不朽的这一边。她从棺材里了，然后采取在那个已经半她的生活，她急忙从静止教堂面对一个最终的样子。帕特里克独自留与死者。“嗯欧内斯特，她真的爱你，我只希望我可以找人来爱我了，说：“帕特里克叹了口气，他在心里记响太他妈，

“嗯它是怎么然后去？”珀西已经一声不响地身后帕特里克。“我很好，虽然它让你意识到，当最终来到它不来，你必须充分利用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得到了什么，说：“帕特里克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现在有太多的鞋带匹配他知道这是不是爱情这要紧最鞋带。“我刚刚从去年的葬礼尾款，我很惊讶，我从人任何东西。”

“珀西，你的意思是人，也有死亡的从来就不曾像石板？”问怀疑的帕特里克。

“有些人这样做，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一个葬礼是谁？我是说葬礼费用，还有汽车，祭司，情节更何况棺木本身。它很快就安装了，一个基本殡葬现在是€1000“。“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然后，我总是一年一个或两个谁水湿支付甚至不支付以后，我随身携带的费用。我上无法很好地挖掘尸体起来

回收棺材，就好像它是某种家具，回收的三件式套装。我在未付账单的那一刻

0在我的手上，只有一半将被收回，”珀西解释道，‘但是你做了很好的婚庆行业的？’

“ce100额外的彩旗上的劳斯莱斯，以及对葬礼进行的租赁本身，而是婚礼的帮助弥补损失。我甚至有一对夫妇的新婚人士不支付他们的账单。这可能是他们生活中最快乐的一天，它当然不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对我来说，”珀西叹了口气。“对不起，我似乎已经触及痛处，”帕特里克看着自己的鞋子再次，鞋子似乎是他的权利的唯一的事情。珀西笑了，“你要知道我们俩永远都不会饿死，棺材和面包总是需要的，毕竟没有玛丽Anntonette说”让他们吃棺材“当她被告知百姓没有面包。”

两个人都笑了，珀西的情绪已经解除，他们将克服他们之间的任何困难。

“嗯，我希望你为此感到适合我送过来的任何分钟，现在”“怎么样？”

“当然棺材，”珀西笑着回答。“当然棺材”遥相呼应帕特里克也在微笑。

半小时后，大货车，大如家具拆卸面包车到达，这是完全与棺材的边缘。珀西曾经有过这让棺材但对于过去的二十年，他购买了大量他的棺材上木工店。这是成本毕竟有效，这是人们想要的东西。珀西，帕特里克和两个男人交付卸下长，短，脂肪和薄棺材。在他的轨道作出帕特里克停止的事情是看见四个白色的小棺材，婴儿棺材，这发出了颤抖了他的脊椎，他闭上了眼睛和口型“亲爱的上帝不”，他只是希望他没有看到死婴

而他在帮珀西了一周。

“比尔称这些关闭的PEG棺材，而不是在做衡量在旧时代的人，”怒气冲冲珀西，因为他移动的最终棺材。“那么你认为你在做什么，挡住了公共道路？”这是罗杰，他兑现像蒸气凝结，他的书是开放的，他的笔是在准备好了。

“你是我受害你这个小狗屎，水湿你刚刚走开，我们差不多完成了，无论如何，”珀西说简洁。

“这是没有办法跟一个政府官员，”罗杰抢购。珀西对，现在抢购，这是艰苦的工作，繁重的工作卸载棺材。

“你看，只是因为我不支付了对票你给安迪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给我一个星期的每一天。此外，我有权从理事会，”嘶嘶珀西。

“干脆快点去，”碎罗杰。

“我认为有另一辆运输车在路上，”帕特里克暗示。罗杰的触角颤动，在动作敏捷笔和本子在他的口袋里，他就溜走了匆匆，给最后一眼回珀西只，这是他的毁灭，因为他撞向灯柱。“傻草皮，抵死，”大笑货车司机的队友....

珀西和Patrick刚刚结束清凉杯茶的时候，手机响了，珀西回答，安静的尊严是他的电话的方式的标志，帕特里克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只是想知道它像什么，从一所房子拿起一个身体，你知道它是如何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不知道帕特里克。“嗯，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可以去从拉蒂默路，在Quingleton公园的另一边收集死者，”珀西回答。“你是一个朋友珀西，”帕特里克笑了。

“记住善良，端庄，并伸直领带，卷起你的衬衫在你走之前，”珀西听起来越来越像墨菲太太。所以帕特里克开车到拉蒂摩尔路收集死者，它certainly感觉好多了由name.At调用尸体被证明帕特里克楼上的房子，呜咽的合唱呼应周围的房子，虽然安静，他们在帕特里克头的声音响起当你有一个宿醉做。他想快点，只有他可以不去想它了。一个家庭的帮助帕特里克放置在收集棺材的尸体时，他才刚刚想起扭转棺材，以使尸体离开了家脚先，如果离开了头第一的传统是精神会回过头来困扰房子，所以脚先它是。

“嗯，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扒手，我只好假装我在做一些普通的，只是它不是。我觉得如果家庭是店里唯一的侦探，他们没有干预，但看起来，眼睛，哽咽着，感觉如如果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那么最糟糕的是，他们向我表示感谢。”“这是正确的，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承办要是你放弃面包生意，你似乎已经学到了很多。”

“我会坚持面包和牛奶，但它是一个教育，这是肯定的，”帕特里克摇了摇头，确认了他的看法。“这是不是所有的悲伤，也有有趣的事情了。”

“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路上的墓地，”帕特里克断章取义。“嗯，是。就在上个月，我们在一个葬礼上，亲戚后面跟随的。发生了一场斗殴有地方的荣誉仅次于携带棺材，只有战斗是寡妇和情人之间。原来，这在他临终前的人改变了他的意志

赞成他的妻子，情妇被排除在外。寡妇脱口而出出来，证明丈夫超过了情人爱她。所以，他们两人展开激战，手袋被用作武器，女主人甚至把她的鞋子脱下来，并试图打寡妇的头用脚后跟。“我敢打赌，你笑你的头，说：’帕特里克笑了。

“没有，一个承办从来没有笑，也从来没有值班，除了我早就放弃了棺材，如果我笑了，虽然我没有笑了很多，看到我的背部是送葬。”

“那一定要把饼干的最奇怪的事情发生。”“没有，一点都没有。只是当我还年轻的战后漂亮的女人来敲门黄昏。她问我父亲有多少是最便宜的葬礼。当他告诉她，她递给他手提包现金然后她吹口哨，和她在她的嘴里的手指，最un ladylike的是，出租车从拐角处走过来，它的灯都出来，司机从车上下来，打开乘客门。一个身体跌出在人行道上，出租车司机它拖动到我们的门。死亡证明书是在上衣口袋里。她说这是她的父亲，他是一个可怜的私生子，这是可喜的摆脱坏的垃圾。她俯身伸直她的袜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是一个旁观者了。然后她和taximan亲吻，那种吻你甚至没有看到在那些日子里的电影。哦，她说再见，她的父亲，taximan挥手过，或者更确切地说，挥舞着两根手指的再见。“你在开玩笑吧！’帕特里克吃了一惊，至少可以说，”我是面带微笑，它的真格的，我站在这里。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处理最奇怪的死亡。我爸打电话报警，但死亡证明是为了，谁签署的医生证实，有没有犯规。因此，我们埋葬了他，没有人来为他哭，一个真正的埃尔纳·里格比多数民众赞成肯定的，“珀西叹了口气，摇了摇 我是面带微笑，它的真格的，我站在这里。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处理最奇怪的死亡。我爸打电话报警，但死亡证明是为了，谁签署的医生证实，有没有犯规。因此，我们埋葬了他，没有人来为他哭，一个真正的埃尔纳·里格比多数民众赞成肯定的，“珀西叹了口气，摇了摇

头，寿命结束，没有眼泪哀悼它的消逝，那是可悲的。“好吧，如果你不需要我了，我会去改，然后把我的衣服的清洁工。”

“谢谢，明天见。”

帕特里克采取了他的衣服的清洁工和梯级他的母亲时，他的电话响了。这是珀西。

“你有你的收音机？”珀西似乎边缘。“没有为什么？”问迷惑不解

帕特里克。“他只有通过电台商业广告！”

帕特里克不知道什么珀西上一下，他也从Percy的语气知道他适合杀死或扼杀别人，甚至没有罗杰曾经得到了珀西的山羊这么多。这是从Percy的扼杀和心慌的色调明显。

“罗布，小妈的，毕竟我已经为他做了。我教他，他知道一切，他怎么报答我呢？他有收音机听殡仪馆，他殡仪馆的广告，只有他用我的名字该广告称经过100多年的传统霜冻正在向新址。”

“但他水湿做到这一点，那推断其你，你不动。”“我知道帕特里克，但确实乔肥皂，听众知道这一点。我会起诉这就是我要做的。并认为他的离去背后毕竟我已经为他做了我的后面，教他embaling，铺，整场演出，作品。这时，小开溜有一个电台广告，在电台的广告一样神，它只是没有这样做，其不庄重的，真正的承担者绝不会做的。”

“好吧，珀西我明白了，让我们只是希望安迪来到他的感觉，并返回倍，”这是跛脚的舒适性，这是所有他能想到的。“对不起帕特里克，如果只有安迪没走，我只是祈祷他回来。”

电话不通，珀西震惊，他是独自一人，他别无他法。帕特里克只知道他想要一品脱，有几个会做珀西不会造成影响。

丹尼问父亲另一笔贷款。吉米知道什么是错的，但他不能否认他唯一的儿子，不管他怎么忐忑的感觉。

“但我今天早上给你钱，”吉米冲刷儿子的脸上。“我就有了保障，”丹尼抬头看着他的父亲是第一次。丹尼把手伸进他的皮夹克了很大的金戒指，上面有一个符文设计的口袋里面。吉米把它从他的儿子和研究它，他的儿子显得毛躁，他不想看父亲的眼睛。

“这是值得€300，但我还是要€100，”丹尼是近乎乞求。“这不是被盗了？”吉米觉得肯定它是，但他给儿子的疑点利益。

“我在太平间的朋友给我的，”丹尼的回答只是意味着他没有偷来的。

“所以他就是你一直把钱借给了一个，”吉米响起胜利。

“是的，但我不应该跟你说，”丹尼环顾店内，仿佛检查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吉米留下了他的儿子被打爆，他又恢复了环的检查。“这是非常不错的，独特的，甚至是值得€400有一点确实清洁很有缘的。”

“好了我会得到€100，”丹尼在他的脚下低头，他的父亲偷偷容貌。

“好了，只要它不是偷来的，”他埋头自己的儿子又看了看。“不，爸爸，说实话。

”

“好吧，我给你€100，但我只是希望这不会带来麻烦，我不喜欢你借钱。”

吉米递给丹尼之前算出来的钱。丹尼把它塞进他的口袋里就不见了。Jimmy正要贴在展示柜中环时，他仔细想了想，所以他把它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看着他喃喃地说他死去的妻子的照片“我只是有这种可怕的感觉，我们的儿子是没有好。”

珀西不得不做出后期皮卡当晚，有人在医院太平间。丹尼和他在那里的一些朋友，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珀西，但他看见他们。

第二天早上Sgt.Mulholland止跌回升意外在Percy的承担者，他很惊讶地看到帕特里在那里。“这没关系，我只是帮助了一个星期，现在我能为你做什么？”“你拿起一个身体，死者我从花园医院昨天晚上是什么意思？”

“没有，只有一个来自拉蒂摩尔路，珀西必须收集到它自己。”珀西走进办公室看到为什么Sgt.Mulholland在那里。“你有一个女人六十这里，你从花园医院昨天接她？”

“是的，我给她带来了我自己，”珀西回答。“我能看一下吗？”

“跟我来，然后，”珀西一马当先的准备方式。Sgt.Mulholland看着身体的手，结婚戒指手指有点擦伤。他与珀西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准备了身体，我也注意到了，我觉得洗涤液来得到戒指了。”

“它是一种贵重的戒指，家里想回去，只有它走了。”“嗯，你知道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愤怒的珀西说。

“只是在做我的职责，”说Sgt.Mulholland牢牢坐在围栏上。Sgt.Mulholland写下什么他看见在他的笔记本上，然后与他已经走了。珀西看着他离开，帕特里克来到了办公室拿着几张纸，还有是在帕特里克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将是你的广告攻势来对付罗布？”“嗯，是的，我所要做的事情，他只是水湿逃脱它。”“我要离开了广告专业人士，如果我是你，你最好的选择将是一个律师信给电台，告诉他们，广告是误导性的，并打破了广告代码，它的真实，因为它使出来，你有移动并不算年轻的罗布在竞争中建立一个新的公司给你”。

“听起来就像是正确的事情，它只是与安迪走了我上无法直想。”

“看着这些广告我会说这是明摆着的，”帕特里克把试卷珀西，珀西拧起来准备好仓。

。

现在Sgt.Mulholland已经达到了吉米的珠宝商，他停下来给窗口显示一个粗略地看一下，以防万一丢失的戒指在那里展出。吉米抬头看到军士站在那里，他不笑或者，他的笔记本电脑是出来。

“这看起来官方，我能为你做什么？”吉米神情平静，但他的心脏跳动得更快。“是丹尼？”“没有为什么？”

“环形已经从身体中缺少太平间，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以及作为情感价值，”警官是把他的笔记本离开了。

“你不觉得我的孩子将有什么用它做什么呢？”“好吧，我刚刚在Percy的戒指已经不在身体上，我已经说过

以一个或两个太平间工作人员，它只是你的小伙子和他的朋友，马丁的东西或其他，然后跟我谈过的每个人。”“嗯，他是不是在，我可以让他下井站时，他回来了，”吉米努力保持冷静。

“没关系，我会跟你联系，”警官走了。为什么警察总是说：“我会跟你联系”，就那么他们似乎占据了上风？或者是他们的训练，1001个东西与公众，警察的最喜欢的是“你是缺口”打交道时说的一部分。不，吉米想任何有关这一点，他只有一个担忧，如何处理这是在他的口袋里燃烧整个环。如果只有他的妻子还活着，她会知道该怎么做。

门开了，有人回答吉米的祈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谁才刚刚买了他的第一剃刀进入，在他之后是一个非常怀孕的女友。她穿着你可以很容易的方式已经把她误认为玛丽从诞生的发挥。基督徒图像作为答案的一个犹太人的祈祷，吉米会笑节省了一件事，他知道自己正要“篱笆”赃物。还有什么可以做他，他不能让儿子去坐牢可能他？

“我们能有一个结婚戒指，请，”男孩试图听起来快乐，不困，他的脸出卖了他。

吉米看着他们俩，他只是觉得可惜，什么开始了对十八岁。他们只买得起œ40，那就是如果他们的出现是什么去了。

“嗯，事实上先生，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优惠，œ40这个颇具特色的戒指，”吉米产生的符文金戒指，被盗之一。“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们会在伦敦喜欢这个，”女孩是从笑得合不拢嘴。

男孩，不情愿的男人和父亲交给œ40，女孩亲吻

他，他终于做了正确的事情。

“嗯，我希望你享受你的伦敦之行，”吉米是钓鱼，他是希望。

“我们将生活在那里，在我爸爸的房子，比利是要帮忙在考文特花园我爸爸的摊位，”横梁女孩。当他们离开，所有的笑容和笑声吉米低头看着手里的ce40。他觉得脏，他不能让钱。他决定，他就会把它在一个信封，并捐献给慈善事业。也许家里未婚母亲，只要他没有玷污他的手吧。在店门口按响了门铃，吉米抬头看到他的儿子丹尼。“爸爸你好，我刚下了我的磁带，然后我会关闭我的朋友几天下降了。”

“谁借钱的人，是他的车外？”“是的，但是这是怎么回事爸爸？”

吉米跃上从柜台后面，他希望与丹尼的所谓朋友一两句话。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刹车的sq  
ueel丹尼的朋友开走了，吉米回来进店，门上“封闭”转向迹象。

“你知道吗，戒指你给我被偷了？”“当然不是！”抗议丹尼。

“从死里偷戒指，你试图把我变成一个纳粹，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战争中的人。好了你，或者你认为它的古老历史，以及它不是，它的家族史。什么你做，你给我一环，从死里被偷了！”吉米发烟。

“但是爸爸，我不知道它是偷来的，说实话，”丹尼祈求的眼神看着自己的父亲，但在世界上所有的看起来无法改变父亲的心意。

“即使你说的是真话，你在做什么有一个人绕来绕去喜欢他。我不知道，他只用你喜欢他的样子，只是你太愚蠢看到它。”

“对不起爸爸，我真的不知道是被偷了。”

“我们将不谈论以后再，至于你，收拾行李。”“但是你水湿把我扔出去！”丹尼再次恳求。“你会看到你的叔叔亚伯拉罕，有一个艾拉飞行今晚！”

“但是爸爸，”丹尼的声音消失了，在他父亲的看我的眼神已经胜过任何言语更多的重量。

“它要么以色列和叔叔亚伯拉罕，或它的警察，”吉米没有做移动。

“好爸爸，我会收拾，”丹尼知道他在打。

Sgt.Mulholland已经回到医院采访马丁丹尼的朋友，最后一个可能的嫌疑人。由于军士进入了医院门口马丁通过后门离开。马丁诅咒他的运气，丹尼一直是赚钱的好来源，而且如果他可以用他的栅栏那么这将是更好的。现在，他不得不在医院离开他的工作，这意味着，东西往往“走”在大医院的所有好处，和护士可以处理得到青睐。马丁离开骂他的运气，他的朋友和医院一般。

第二天是为年轻的女孩与她的胳膊针痕的殡葬服务。帕特里克开车载着身体灵车，他不禁为他的乘客不好意思，她一直是个傻瓜，但临死获得了极高的代价是一个。Sgt.Mulholland是在墓中，一个或两个朋友也是如此，在所有的约十，没有多少表现出了life.In树下站在远处站着另一个吊唁的人，

这是Martin.He是骂他的运气再次，她是一个很好的客户，当她无法用金钱支付她总是能让事情变得有趣他。当最后的话是说Sgt.Mulholland开车停旁边的灵车在帕特里克笑。“嗯，我希望你喜欢你的新工作，从牛奶输送到交付死，都与慢速行驶介入，从浮到灵车，”他笑道长在他自己的笑话。

“我敢打赌，这灵车能打败你的罗孚，说：”帕特里克晃来晃去的诱饵。

“没办法，这件事从来没有做过超过四十了。”事不宜迟帕特里克急忙跑开，挥舞而出在Sgt.Mulholland窗口。当帕特里克抵达公墓的门口，他停了下来。“我要你订的那招，”啪Sgt.Mulholland。“但你不会，你永远活了下来八卦，由灵车被淘汰比赛，”帕特里克开始笑。

“你甚至在学校总是聪明的家伙。”

“我知道，除了这是一个私人的道路，所以你不能给我订无论如何，”帕特里克是胜利。

“特区政府，有木材路发生事故，我们更好的参加，”打断了PC

“我会得到即使是在这个，你等着，”Sgt.Mulholland试图板着脸，但失败了。

“你最好继续前进，做一些真正的警察工作，”帕特里克提示。Sgt.Mulholland挥手告别帕特里克刚用两个手指。帕特里克坐在灵车笑，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享受他的时间作为承办，但他很享受它毕竟。

帕特里克本周在承接业务，其余是普通的，那就是如果作业能否被称为普通。马丁

对于丢失的戒指主嫌，所以丹尼的突飞至伊斯雷尔被接纳为“青春的愚蠢”。只有吉米太多担心过的戒指，他给æ40到未婚母亲的家，他也祈求宽恕上周六。他只希望丹尼是变了一个人，当他从伊斯雷尔返回。屠夫，面包师和承办 ( C )

通过

迈克尔·凯西

#### 第五章... 韦恩的了Domaine - 酒吧

韦恩是操盘手，当地的酒吧街的房东，名字韦恩是不是很英国，它如果有什么非常美国化。他的母亲责怪，她只是喜欢约翰·韦恩，因为她的丈夫不在家，在战争中，她可以做她喜欢，所以她做到了。韦恩·埃罗尔·罗伯茨塞进父亲的手在他的回归，她也很喜欢罗尔·弗林太大，以及孩子必须有一个中间的名字不是吗？韦恩工作过漫长而艰难的Nettlefolds螺丝厂，他想也做了一些工作吧。一些自我反省后，他和妻子决定退出Nettlefolds去充分的时间到酒吧工作。他们做了一个强大的团队，经过多年的其他人，他们决定去为自己工作的工作。他们结束了与操盘手，它是在糟糕的酒吧坏堆的底部，这是一个开始，虽然，不是吗？到达并仍在咒骂自己的运气不好，一个星期后，灾难发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20吨货车撞击。现在，这会杀了大多数人的梦想，但对于韦恩和Maureen这只是开始。

现在，当一个啤酒厂在其手中的酒吧，它可以做

不，一辆卡车击中它是一大福音。所以啤酒厂想到会拿钱走人，留下的操盘像一个废弃的城堡，一个非常糟糕的版本达德利城堡的路面。韦恩摇摇摆摆地看着损坏，韦恩看起来像一个卡通房东，广泛秃不是很高，通过金丝边眼镜的一半封顶。莫琳看坏了，他们在啤酒厂的列表的底部，如果没有酒馆，再有就是没有工作。多尔队列招手。莫林就像一个垂柳树她的眼泪弄脏她化妆，她已经柳般的身体现在是一个完美的模仿，她长长的卷发都downcaste，她的四肢软弱无力，并在她身边无奈。“因为它看起来这并不坏，”韦恩撒谎。

“韦恩，你认为我们可能会得到我们的工作回到Nettlefolds，我们总是好工人，我知道它的年以来，我们离开了，”莫林停止，并开始哭了起来。

“一切都会好的，我相信我，”韦恩举行了他的胳膊和扼杀他的妻子在他的怀抱中，而他的眼睛被调查的损害。啤酒厂是惊讶，当一个星期后，韦恩写信问他是否可以买酒吧，而不是成为一个房客了。啤酒厂在卸载的地方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鲁尼接管了一个巨大的拼图，一度被称为操盘公府。莫林哭了，病了，她最近做了很多的是，鲁尼并没有注意到他是如此忙于酒馆去，或者说尝试。这是许多年前，前韦恩的运气改变。墨菲太太在它扮演她的角色... ..

脚手架仍然向上，墙壁和酒吧会掉下来，如果它已被删除。墨菲太太看见莫琳·罗伯茨在哭，所以她越过道路从面包店安慰她。

墨菲太太要健全乐观“不要哭了一切，我的老母亲常说，会好起来，上帝的帮助和两个警察”。

在这两个警察一policecar开车过去，仿佛在暗示，莫林笑了，她可以做更多。

“你知道，韦恩已经购买的地方，这是够糟糕的一声撞到，但现在，在”她的声音消失了。

“他是一个好勤奋的人，他会做的很好，”墨菲太太撒谎。“但我不会能够帮助很多，我没有告诉他呢，我期待并有一个机会，它的双胞胎，”莫林拍拍她的肚子。“如果你需要帮助，我是Patrick会比甘当吧台后面多了，他就是年仅十六，但他的大。”

“真的它的建设者，我们需要的，但我们只能买得起的材料，我们水湿aford建设者与他们合作，”莫林哭了起来。“停止你的眼泪的孩子，你希望你的双胞胎是快乐，不是吗？好吧停止你的哭泣，只是笑这些未来九个月内，那么你就会有快乐的双胞胎。在神的手中，其他设置保持”墨菲夫人顿了一下补充说：“和两个警察。”

同样在暗示载着两名警察的policecar开车经过，此时在另一个方向去。两个女人看见了，笑了，那是不是哭了是不是更好？墨菲太太带着她离开那里是在圣玛丽在Harbourn e一个四十小时，她要在那里才告结束。她想求代表母亲的一位母亲要和什么更好的地方要问比在四十小时。

圣玛丽在Harbourne明亮，通风，墨菲太太花了一个小时出现，再次掀起了回家。她觉得对于莫琳和韦恩非常可惜，没有她和她的丈夫斗争之前得到面包店去多年。墨菲太太认为长和激烈的与她的丈夫在是否要申请贷款，墨菲如此独立的，她获得了最后，她总是这样。所以œ1000的免息贷款，从一个人谁买得起它了，因为墨菲太太

叫他：它历时八年偿还，该名男子只是笑笑表示感谢，“也许有一天you'll做别人一样”，这是他说的。他是一个绅士，这就是先生和夫人墨菲打电话给他，没有更高的赞誉，他们可以给。现在，当墨菲太太前跪在那儿，虽然她听那个男人的话，她的丈夫现在死了，就没有arguments，所以她独自决定。她会重复的恩情，她会为别人做同样的。有她的丈夫和另外面包店做得很好了一些保险金，她知道，即使她的丈夫还活着，他会当场同意，所有她所要做的将被重复的话：“也许你们”会做同样的。”

当她离开了教堂，穿过繁忙的圣玛丽的路，让她可以赶上数量11巴士回家她脚后跟破门送她卷绕。一辆卡车走近，它几乎在她的上方，也许是因为她只是说她的祈祷，无论是什么原因，她没有加入她死去的丈夫，她的时间都还没来。卡车尖叫着停了下来，有一半她的身体下面，但由于货车具有高空隙下不被压扁。从卡车的男人走了出来扰乱。“耶稣，我们已经杀了她。”

“哦，上帝没有，我上无法忍受看到血。”

墨菲太太感动，她的眼睛睁开了，她抬头看着四个废船耸立在她的。

“感谢上帝，我没死，帕特里克将是一个孤儿呢。”“她还活着！”一说。

“是你墨菲夫人？”另一个人说。“当然如此！”第

三个人说。

“我们让她离开那么，”第四之实践一说。

与墨菲夫人又拉升了起来。

“好小伙子它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上次见到你，但它会更好，如果你不滚我过来，”她绽放出笑之前说。

马修，马克，路加和约翰·加文在笑声中加入，他们是双胞胎加文建设者，两套出生相隔一年，现在成年男子驾驶一辆货车双胞胎。

“我的鞋跟断了，解释说：“墨菲太太拿着有问题的鞋。“我们最好给你回家，它的我们至少可以做的，说：“马修听力后面的车开始起哄。“这将是一个挤压，”马克建议。“我总是坐在后面，”卢克说。

“不要手软，它开始下雨，他会赶上他的死亡，没有，我会坐在约翰的腿上，他是最强的，他可以站在我的体重。”他总是让漂亮女生坐在他的大腿上，“卢克开玩笑说，没有任何更多的讨论，他们都进去了，所以墨菲太太约翰的腿上他们开车到街上。

这是一个生病的风，吹拂没有好，在旅途中墨菲太太发现，小伙子们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就工作而言。所以男生有时间在他们的手，足够的时间做一些慈善工作也许，他们怎么能拒绝一个女人，他们已经差点丧命？这并不是说墨菲太太这样说的话，她只是告诉他们，莫林从操盘手期待双胞胎，这是艰难的，与韦恩不得不修复了一半拆除酒吧都在他自己的东西。当他们得到了携带购物的两袋正要进入酒吧街莫林，墨菲太太从卡车上跳下来，不给约翰一啄的脸颊。感谢来自Harbourne有她的膝盖上一路前。

“莫林，我有一个想法，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墨菲夫人小声说道。

莫林看起来很震惊，墨菲女士解释说，她把她的手放在莫林的肚子了。

“告诉韦恩，他会做它的双胞胎，除了它不是慈善机构，它只是一个免息贷款，还给我的时候就可以。我的意思是，我宁愿有一个活的丈夫比死钱，”墨菲太太哗众取宠的加文双胞胎坐在自己的卡车看着驾驶室。“双城她说，”马修说。“双城她说，”马克说。“双城她说，”卢克说。

“双城她说，”约翰赞同，他揉了揉发麻的膝盖。“好了再决定，我们就只能反正什么都不做，”约翰说。“让我们只是希望他们，”马修开始。“女孩！”他们都表示为一体。

有了这四个从出租车上下来，他们就像枪手下车舞台教练，他们有一个使命，这家酒馆需要固定。他们大步走向墨菲太太正在和莫琳，他们有他们脸上坚毅的表情，他们是男人的使命，他们没有Ansell's Bittermen，他们是真实的东西。“不好意思打断女士，我们来帮忙，”马修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个困惑莫琳说。“我想我明白了，”墨菲夫人看着小伙子的眼睛，她的心脏与骄傲打败，“小伙子们得到了他们手中的一些时间，让他们帮帮忙。”

“免费，”小伙子说，作为一个。

“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双胞胎，而且你要生双胞胎，所以，也仅仅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帮助这一切？”马修听起来像一个孩子问能

他捧场，只是他没有说“P租赁木乃伊P执法机关本身”。

于是韦恩得到了贷款，而加文双胞胎抛出的良好措施。正如墨菲太太会说“上帝在神秘的方式”，但她宁愿他如果不近告密者。莫林跑进酒吧尖叫韦恩，他在地窖下来，在他急于看到了什么事，他碰倒了一个古老的葡萄酒架。这已经无关紧要，但事实上什么韦恩之下才发现。韦恩曾听说后，仍有贷款，加文双胞胎的好消息，他也回到了地窖。酒架已经扰乱从地上一块砖头，韦恩是关于把砖回位置时，他注意到有它下面的一些金属。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拍了拍它，然后出于好奇韦恩拉到另一块砖了，更多的金属。韦恩拉砖截至他发现了一个金属活门进行，他的心脏开始跳动更快，这是令人兴奋的。使用撬棍韦恩设法解除陷阱门，有一个狭窄的开口下方，轴下降了十脚。韦恩虚线楼上火炬之前，他回到了调查，他发现了一个阿拉丁的山洞或地窖要准确。使用金属梯子韦恩陷入，进入天堂，因为他发现了一个blackmarketeer的地窖轴。在一天这样的运气是太过分了鲁尼，他只是哭，他呜咽漂流楼上，莫林最终来找他。她发现他在隐藏地窖里，成千上万的威士忌，五十开外的威士忌瓶的包围，难怪鲁尼哭了。“嗯，你说一切都会好的，”莫林开始哭了起来。该酒吧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在法律上，这是他们的太。他们发现一本日记和大量的照片，所提到的人是议员和太平绅士何况军人和牧师。这个地下室一定是整个黑乡的主力店，部队驻扎在

老虎伍兹的Warley必须取得了良好的客户，更不用说辛勤工作的钢铁工人各地。当您在一个钢的地狱工作做工不错一瓶酒是纯粹的天堂。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一切液体幸福了战后感动？或者是韦恩盗墓？韦恩和Maureen停顿了一会儿，他们喜悦的泪水停了下来，他们应该诚实和饿死，还是应该继续对事物的精神。韦恩打开一瓶和他们一起分享了一口，果然是完美的威士忌，从另一个时代的遗物。莫琳通过照片轻弹，有写上一些回来，同样的文字作为日记。在日记上一个单独的一张纸的背面全部折叠起来是一个褪了色的消息：“如果我在这个可怕的战争中死去，我只希望我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人们应该从战争中休息，希特勒和他的邪恶，人们需要的饮品，从停电休息。是的，我做了不少钱，但我带来欢乐，所以我说的欢呼声给工作的人，”票据不再说了，就好像作家不得不突然停止，空袭也许？莫林和韦恩视而笑另一方面，他们还保留了他们的发现一个秘密，我还有什么可他们这样做，看着从照片中微笑的眼睛，他们确信那些孤魂野鬼将至少批准。

重建上快速地去了，加文双胞胎没有无精打采的，他们工作了一天十几个小时，一小时吃午饭在中间，让一个十一小时一天所有。由于小伙子们都在贸易墨菲夫人的材料拉伸贷款很长的路要走。韦恩坚持固定了自己的酒窖，这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这是自然的重生税吏。韦恩真的获得了重生，他知道在他的地窖里，不只是在英镑和便士什么奠定了值，但在贸易，信誉。如果他能丈夫他的发现那么它会持续他的一生中，这将有助于使他的酒吧的声誉。在

此刻的地方已经跌至谷底，留下的唯一途径是起来……

现在工作的人需要喂养，所以墨菲太太带来了面包从面包房，大希德自然提供的肉把面包切成一个三明治。它是，当他们有一个夹层，四个不知道该怎么办抹灰，因为没有人真正喜欢抹灰，因为他们没有好它。此时，一个二十岁的年轻男子赶到说他善于抹灰，只要他们给了他一个机会。四看着他上下，他才知道有没有付钱，他们只是被睦邻。这位年轻的小伙子说，他不介意，他只是想休息，所以这四个告诉他在角落开始，这样他就不会做太多的伤害，如果他是没有好。参差不齐的面小伙子的名字是大卫和他的唯一一次抹灰经验是抹灰饼，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周围的基本蛋糕icing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大卫想从他的母亲蛋糕店离开，并进入建筑行业，所以当他看到加文双胞胎在工作中他的理由是，他们会需要一个泥水匠，而不是他一个？在肯定的，但原则分钟刻度是一样的，不是吗？想了一会儿加文双胞胎，它像比利小子问杰西·詹姆斯帮会他能加盟，一个孩子问他能参加男子的世界。他们在回答之前开始更多的三明治。“你再说下去的小伙子，在角落里开始，”马修说，他吃了他的三明治。δ需要一个泥水匠，而不是他一个？在肯定的，但原则分钟刻度是一样的，不是吗？想了一会儿加文双胞胎，它像比利小子问杰西·詹姆斯帮会他能加盟，一个孩子问他能参加男子的世界。他们在回答之前开始更多的三明治。“你再说下去的小伙子，在角落里开始，”马修说，他吃了他的三明治。δ需要一个泥水匠，而不是他一个？在肯定的，但原则分钟刻度是一样的，不是吗？想了一会儿加文双胞胎，它像比利小子问杰西·詹姆斯帮会他能加盟，一个孩子问他能参加男子的世界。他们在回答之前开始更多的三明治。“你再说下去的小伙子，在角落里开始，”马修说，他吃了他的三明治。

“是的，开始在那边，现在不要做它的混乱，或者他们会流泪，”马克说要健全严格偏。

“我还以为你只得到了泪水画？”开玩笑卢克。“关于孩子去，做你最适合我们，”通过他的三明治嘟囔约翰。因此，大卫就在他的生命“蛋糕装饰”的最重要的一点，开始慢慢地，小片，再大些，再大些，大卫是一个

自然，完美的泥水匠。“现在好，”约翰说。

“即使是非常好的，”卢克阐述。

“现在，如果我们有工作，我们不得不您与我们，”马克嚼。“试想想，它不抹灰有点像只规模较大iceing一个蛋糕，”马修沉思。“别傻了！”说其他三个。

至于大卫，他闭上了眼睛，感谢上帝，它的工作。大卫曾用学习的原理相同，当他得知很多年前做他的鞋带。他的母亲用来做了他的睡衣，他想，如果他只是转移了她做了他的肚子他的脚，然后他就可以做他的鞋带了。他是对的，那么它的工作，现在的工作。韦恩来看看小伙子们的工作，他比更高兴，他甚至倒特别储备金作为blackmarketeer的威士忌第一饮料来知道。加文双胞胎和大卫是由威士忌最深刻的印象，你不得不长途跋涉获得一个这样的饮料，约五十年前的时候，那是多远！

“我只是希望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变成了你的小伙子们，我永远无法感谢你，”韦恩说，他倒了杯酒他们。“两个健康的双胞胎女孩将感谢的是，双胞胎都粘在一起，”是从马修简单的答复。

在从酿酒厂的那一刻先生测量穿过大门，他印象深刻了。韦恩是要掩饰自己的特别储备，但决定与测量先生分享。

“现在我知道，我们没有卖掉你的！”测量先生闭上了眼睛，珍贵的液体游了他的喉咙。

“嗯，我是我自己的人，现在，只有最好是不够好，”韦恩拍了拍他的鼻子。

“好吧，我只是上来看看，如果我可以卖给你什么，你是想继续与你平常的订单？”

他希望。

“嗯，事实上我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做，因为我说的只是最好的就行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的苦是最好的，但温和的是另一回事，至于啤酒，以及只有一个好一个在院里，”韦恩是欲擒故纵。

“我看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测量先生举起了酒杯希望有一个补充。

韦恩知道测量先生是威士忌的不错滴吸盘，和特别储备金是苏格兰男人的喜悦，也需要日本的千年模仿。所以，韦恩笑了会心的微笑，现在他有这个啤酒厂，突破每桶任何啤酒厂，或通过无论如何一瓶威士忌。

“你喜欢的小伙子为我所做的工作，听说啤酒厂打算做了几个酒吧，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不如小伙子为你工作，”鲁尼伸出手臂导演测量先生的目光。测量先生环顾四周，小伙子们确实做的不错，但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做了哪些工作已经做得很好。韦恩假装没有看见那个小伙子，他们回去工作，而韦恩协商的一些工作为他们。与抹灰孩子半瓶专项储备后与加文·双城有一字排开一些真正有报酬的工作。墙壁是贴满不唯一，测量先生是太多，所以他们扶他起来，把他放在柜台上，这样他就能打个盹。

随着重建正在进行快速地管道和电气令人关注的下一个事业，金钱仍然偏紧等什么是他们做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约翰·艾伦比谁曾经是在Nettlefolds老板发生在交易者顺路去。这是偶然的的机会，他走过来，说实话，他只是想进来使用

厕所，于是他停他的车，在破灭了。当他宽慰自己，并仍然穿着他注意到韦恩吧台后面的空膀胱的笑容。

“你不认识我吗？”他的笑容变为一个问号。“是的，先生，我曾经在Nettlefolds工作，你是老板的一个。”“很高兴见到你，I的方式有啤酒的一半。”“嗯，我是老板，现在，虽然它只有我和妻子，而不是成千上万的Nettlefolds曾经是，”韦恩解释他倒一半。“是的，那些日子，我不在那里要么，我对管道公司现在的工作，”约翰说，他喝着他的一半。

“我们可以用一些管自己做，在这个地方的管道已经受够了和电气不太好，如果我在这里轻弹此开关则是一个比没有好，他们都应该关闭了所有的楼下灯，而是另外一个块，”韦恩叹了口气。“好吧，如果你想我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它的管道，我们放弃任何我们的哪些不是以最高的标准，他们有足够的管道，但不利于工程，”约翰说，他完成了他的一半。在韦恩的心脏希望膨胀，也许这是Blackmarketeer的影响，也许是他的精神依然在交易住，肯定有人站在身后韦恩催促他。

“嗯，也许我会接受你的是，”韦恩说悄悄地，他伸手特别储备，“刚刚试了一下这个。

”

约翰·艾伦比试过的诱饵，他就迷上了，他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商业午餐，但是从未有过他有过那样的饮料。“为什么不拿瓶，半英寸的管道的200脚应该够了，我相信我能找到另一瓶或两个，它的一个耻辱给废了毕竟，”韦恩笑了。

所以“废”铜200英尺发现在交易一个新的家，因为

对于此问题仍需要解决的电器.....

乔克乌鸦被解雇了吹电器到英国来，经过三十多年的维修钳工，他被告知“你的自行车得到”，他被解雇了。饮料是罪魁祸首，附近的公鸡酒店太靠近，他曾在那里，所以公鸡打鸣了为约克，他被解雇了，因为他无法在任何时间否认了这种饮料。

他一直靠政府救济生活了一年时，他正好是在短短的和更换水管工作正在完成交易。他饮酒较少的问题，现在，社会保障不买许多品脱。韦恩已经得到了他说话，让他知道他是一名电工，鲁尼知道他需要冒风险的，但它会省钱。“你不认为你可以重新布线的酒吧，在宿舍吗？”“当然，我可以，不是说有人会冒险一试上一醉我一样，”是约克的诚实的回答。

“我跟你讲，如果你能保持关闭豪饮了一个星期，然后我给你重新布线的工作。”

“怎么会，你知道我已经关闭豪饮，你会付多少钱吗？”问约克。

“我就知道，因为你可以这背后的酒吧一个星期的工作，并作为报酬，我就会给你多少，你可以喝了一个星期。”“因此，柜台后面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来重新连接，然后一个星期喝的。”“不喝酒的重新布线无论是一周。”

“乞丐水湿挑肥拣瘦，多好是你的威士忌，因为我会喝只，一旦我做我的两个干星期，”约克笑了。韦恩达到特别保护区，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会让它做谈了他。乔克乌鸦喝了他的第一次特别储备金，他感觉就像索尔对大马士革的路上做到了，他成为了保罗，他会心甘情愿地签署了承诺，因为他知道什么期待已久的幸福

他。喝酒的寿命，最好已经最后一次投放，他像处Canae婚礼的客人，他知道这一点，没有什么会永远比较什么，他现在喝。

对于乔克柜台后面的一周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比签署和等待，等待第一个直接转账的侮辱，甚至最坏的。韦恩是一双手，手那样颤动着，一张脸是大汗淋漓，在某种程度上乔克是地狱。接线的一周是这样炼狱，因为至少他被占领了。在看不到尽头。由约克提供过接线WS实际的线，他没有工作了三十年没有建立自己的供应！所以从地狱炼狱，最终为天人。韦恩给乔克特别储备的两瓶并送他回家。第二天晚上约克回来了，所以鲁尼给了他一瓶，送他回家。这样过了，直到那个星期了。然后韦恩告诉乔克说，他从来没有能够给他更像他喝了什么，公鸡打鸣的乔克乌鸦，但现在他否认自己，他否认了这种饮料。不五十年来未曾有人喝醉了这么好，有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谁喝过这么好，在这么短的空间如此之深时，他已经服用了过量的东西。所以，被告知他会永远永远永远有任何更多的一切都太多了。乔克发誓，他诅咒自己没有保存一些，他那么忙狼吞虎咽自己，他忘了节省一些，现在是到晚期。他要求普通一瓶酒，它的味道像水。至于啤酒，他也不会浪费他的时间，柜台后面的电台播放“威士忌在星期天”，约克哭得像个婴儿。他现在永远是关闭的饮料。但是，正如他们所说的恶风。问韦恩一个人谁做配线，韦恩说，这是乔克乌鸦，所以因为他有一份工作乔克乌鸦可以再次飞行。但现在他否认自己，他否认了这种饮料。不五十年来未曾有人喝醉了这么好，有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谁喝过这么好，在这么短的空间如此之深时，他已经服用了过量的东西。所以，被告知他会永远永远永远有任何更多的一切都太多了。乔克发誓，他诅咒自己没有保存一些，他那么忙狼吞虎咽自己，他忘了节省一些，现在是到晚期。他要求普通一瓶酒，它的味道像水。至于啤酒，他也不会浪费他的时间，柜台后面的电台播放“威士忌在星期天”，约克哭得像个婴儿。他现在永远是关闭的饮料。但是，正如他们所说的恶风。问韦恩一个人谁做配线，韦恩说，这是乔克乌鸦，所以因为他有一份工作乔克乌鸦可以再次飞行。但现在他否认自己，他否认了这种饮料。不五十年来未曾有人喝醉了这么好，有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谁喝过这么好，在这么短的空间如此之深时，他已经服用了过量的东西。所以，被告知他会永远永远永远有任何更多的一切都太多了。乔克发誓，他诅咒自己没有保存一些，他那么忙狼吞虎咽自己，他忘了节省一些，现在是到晚期。他要求普通一瓶酒，它的味道像水。至于啤酒，他也不会浪费他的时间，柜台后面的电台播放“威士忌在星期天”，约克哭得像个婴儿。他现在永远是关闭的饮料。但是，正如他们所说的恶风。问韦恩一个人谁做配线，韦恩说，这是乔克乌鸦，所以因为他有一份工作乔克乌鸦可以再次飞行。不五十年来未曾有人喝醉了这么好，有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谁喝过这么好，在这么短的空间如此之深时，他已经服用了过量的东西。所以，被告知他会永远永远永远有任何更多的一切都太多了。乔克发誓，他诅咒自己没有保存一些，他那么忙狼吞虎咽自己，他忘了节省一些，现在是到晚期。他要求普通一瓶酒，它的味道像水。至于啤酒，他也不

这对双胞胎出生，大家的喜悦，他们是女孩。现在，大自然总是笑到了最后，这是伟大的矫直机，

它的最后一个字。无论是鲁尼还是莫林可以说是好看，鲁尼一个人，莫琳一个女人的垂柳，但自然每桶决定照在他们身上。这对双胞胎就像从婴儿食品广告的婴儿，他们是完美的，从当他们一周老大家都知道，女孩是心脏断路器。即常说的关于男人的另一件事是，他们娶你这样的人他们的母亲，这可能会或可能不是真实的，但莫林也显示一些相似之处韦恩的母亲。这对双胞胎被命名为贝蒂和安妮，经过投注林奇和安妮·沃克从电视加冕街，似乎公平毕竟他们是一个税吏的女儿。

之后拍摄的洗礼照片显示条，韦恩和Maureen，双胞胎和“叔叔”的背后，有“叔叔”是加文双胞胎，帕特里克和抹灰孩子 - 大卫。它使一个非常大的图片。数月后弗兰克从家具店是在具有品脱的女孩爬到大约酒吧地板，既韦恩和Maureen不得不继续吧，所以女孩只好在那里。弗兰克是有点担心，因为地板是没有太干净。

“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好的地毯，”他说，他拿起女孩拥抱他们。

“我知道，但资金紧张，我们已经很幸运了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做了，这将是太大的奢望地毯，以及，”韦恩说。“但是，让地毯在世界上所有的差异，他们真正最糟糕的是，”弗兰克从心脏讲话。

“那么，如果你能得到我们一些便宜，真便宜那么也许我们会有一些，”莫林冒险。

“我会看到你，我会做一些调查，”弗兰克拍了拍他的鼻子。

大约在这个时候NEC正在建在索利赫尔，沿线一些地方一个明亮的蓝色地毯与NEC的想法织成

它dreampt起来。虽然没有人实际给予批准该计划，为了出去地毯的人Kiddminster，只有电话线被扰乱，所以不是NEC，NCP听到。织机被启动，明亮的蓝色与NCP编织进去。因此，而不是国家展览中心，国家停车场，稍有不慎，至少可以说。织机经理已经离开上一门课程，当他回到他感到震惊，至少可以说。

“你认为他们将地毯全部血腥的停车场！”他尖叫。几百平方码地毯，全部付诸东流。在神的名字谁愿意它。这一切都通过织机经理人的脑海中闪现，他扼杀了机器看守者。

弗兰克偶尔响起直接地毯制造商，这样他发现了奇怪的讨价还价或两个他的客户。织机经理刚刚结束绞杀机的监护者弗兰克响了起来。“如果你只是把血腥的东西消失，那么它的你的。”

现在这是一个报价，没有人会拒绝，所以弗兰克跳进他最大的货车，去了Kiddminster。两小时后，都带着刀和地毯夹持器的牙齿，他在交易他的脸上一个微笑休。

“我有地毯，我有地毯漂亮的蓝色，来看看在车上，我会告诉你，”激发弗兰克带路到他的车。“这是什么NCP就可以了？”问莫林。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弗兰克的意大利口音是越来越强。“嗯，这是一个干净的酒吧，”韦恩说。

无需要进行更多的讨论。Eveybody只是靠在手。弗兰克是像芭蕾舞演员，他又蹦又跳有关移动的家具，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在他的嘴里举行的刀。这是他的机会，为莫林和韦恩和美丽的孩子做一些事情，这也还是第一次

他不得不自己的地毯和地毯铺设技能的公开展示。他没在当时想到的是，它也为自己购物的好广告。

三个小时后，酒吧是完整的，弗兰克站在那里出汗，但满意度是他的眼睛。

“看到漂亮的，完美的宝宝玩，”他是一个快乐的人。“我能说什么，我很被大家这么一种感动，”莫林哭了起来。

“这是正常的，这条街都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弗兰克说。“有这样的饮料，”Wayned倒了一些专项储备。弗兰克坚持做楼上的直线距离，他对一个没有工作害羞意大利，因为神话说，他们是，对他来说没有退路。所以，现在酒吧已经完成，一切都很完美这是好得是真实的。

这是一个月后，约翰艾伦比冲了进去，他再次想要上厕所。公司午餐和关闭大不了的神经对他的影响。他几乎没有注意到的新地毯，和闪闪发光的装饰，他只是想上厕所。虽然他是在回答大自然的号召莫琳与双胞胎和购物的负载挣扎，试图推动该交易的门打开。在那里的一辆汽车一名男子从车上下来，帮助她，她微笑着感谢，并邀请他进来。这个人是日本人，当他进入酒吧其他男人下了车，跟着他进去。

“哦，韦恩，你可以给这个人喝，他还跟帮助我，这对双胞胎，”莫林说，她unstrapped从手推车的双胞胎。韦恩想知道哪一个，因为一个人改变了四成，因为entourage曾跟随。于是，他给所有的人喝，他们看起来像威士忌饮用者，所以他给了他们尊尼获加红方。最老的

人，谁曾帮助莫林的一个是由双胞胎着迷，他的同事笑着醉了威士忌。约翰·艾伦比就赶回充满apologies的。

“我很抱歉，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他说crawlingly。“没关系，我爱孩子，我很想念我的孙子，而我在欧洲我出差去了，”旧日本男人说。

“如果它管你要那么约翰是你的男人，你知道他们有如此高的规格，如果它没有档次对准管报废。事实上，一些不够好，所以我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我的厕所，伟大的管道，但不够好工程，”韦恩解释说，因为他倾注了更多的尊尼获加。

约翰·艾伦比闭上了眼睛，他能感觉到的合约走出去的窗口。在日本赋予的游客，旧看着韦恩。“你是约翰的朋友吗？”他的怀疑正在上升。

所以韦恩解释了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在Nettlefolds所有这些年的工作，约翰是如何的老板，以及如何通过运气约翰已经通过等发生。放宽了古老的日本男子，他没有被视为一个吸盘。“所以，你如果不够好废了？”

“嗯，是的，但说实话我们不把它在公共厕所的习惯，我helping韦恩出来，这家酒馆成了废墟，直到韦恩做了起来，”约翰艾伦比越过他的手指在背后，他只是希望诚实是最好的政策。“给我的厕所，”老人问。

随着约翰率领的日本代表团的厕所，一个陌生的地方再胜一多万英镑的订单，但生意就是生意。“我希望我没有让他陷入麻烦，”韦恩说，他为虚线的特别准备金的柜台后面，在紧急端起特别储备金的情况。

日本走出了厕所，他们在深入交谈，韦恩只是通过他们全部是玻璃，这时候它有特别储备在里面。一个接一个，他们喝着饮料，他们停止了谈话。“我只是希望我没有糟蹋东西约翰，”韦恩解释说，他的手指交叉在身后。

老人看了看约翰·韦恩，和Maureen，他把目光双胞胎。女孩开始笑，所以没有他。

“我们可以忘记一年的合同，让我们说十几年来，它的一个好数字，你不觉得吗？”

约翰Alenby真想亲了日本，而不是他烤他们特别储备。合同中没有一个项目是特别储备了四瓶，它有时necessary石油行业的轮毂，以及如果日本醉这一切在一个去，然后他们会上油，以确保万无一失。因此，在黑色的乡村酒吧第一的许多日本交易断定一个绅士厕所，中部地区的特殊温暖占了上风，并且仍然流行到今天。其他日本公司开始投资于中部地区，从一个公共厕所吧蔓延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字。

作为莫里斯士习惯说“感谢上帝的小女孩”的双胞胎增长较快。当他们到达十三岁的时候，他们blossomed一夜，自然是有其说，女孩长得很像的模型。韦恩自然是一个骄傲的人，莫琳是担心妈妈，所以她警告说，男人的女孩，她甚至让他们承诺不吻一个男人，直到他们二十来。贝蒂和安妮认为这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但无论如何同意，他们会成长起来身陷囹圄，使他们看到了全人类和他的狗，或狗喜欢的方式！两个金发碧眼的弹壳引起兴趣，至少可以说，但莫林一直在观察她的女孩。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三，五年前，真正的

强麦人们发现韦恩的酒馆。韦恩曾使用免费住房的自由只得到最好的，很久以前任何政府垄断董事会作出的酒馆贸易垄断的游戏，用什么样的酒吧所有的交换和“客人”啤酒。他的酒吧是他的家，所以他只有他在它喜欢，东西，他会很乐意与他的朋友和客户分享。作为在中部地区有丰富的本地啤酒可供选择，并选择他做，女孩子帮助了，如果包装看起来很不错，然后他们会尝试酿造，在课程的成本价：应该冲泡下去好那么更多的在任何折扣韦恩能从迫使他们受命。

一位路过的真正的啤酒爱好者问罗杰的方向，像往常一样罗杰困惑不是有助于多，所以男人停，走进酒吧问。这是一个大男人哭了，真正的浓啤酒爱好者在他看到的东感到惊讶的酒吧内。他以为他是看到双，他的女孩站在旁边给对方，但是是什么让他的下巴下降是看到这么多泵的还不如多在一个消防站或bicycle店，但绰绰有余一个酒吧。

该男子试图半一的另一半，第三的一半等等。姑娘们跳舞像芭蕾舞演员上下杆拉品脱对他来说，他被迷住了，而不是由他们的美丽这是无法比拟的，自然就加班加点的女孩，没有他被啤酒着迷！在他的又一酿造的男子在角落里哭了起来第八一半，柔软的眼泪，他看上去像一个帕丁顿熊在他的粗呢外套。其实女孩写了一个标签，并把它系在了他的手腕，男人并不介意，他只是笑，然后在哭成了他的啤酒进行。

“爸爸那个男人是愚蠢的，他哭成了他的啤酒，”安妮说，指着他。

“如果他哭多了，他会毁了好点，”贝蒂一本正经说。

“我有一种感觉，他很高兴，说：”韦恩拍打他的鼻子的侧面。“他是happy，”安妮说，触摸她的鼻子的侧面。“是的，他很高兴，”遥相呼应贝蒂摸她的鼻子的侧面。截至收盘时候的男人还在哭，他已经有17半届时，加上五袋猪肉临场的，最好的那种猪肉临场的是投标希德提供。韦恩有空余的房间，以便带领人了，他告诉陌生人借宿楼梯。该男子通过泪沾眼睛笑了感谢，然后他睡的死了，烂醉如泥就是睡眠。

这是一个月后的啤酒饮酒者每季度出版的读者一封短信。信中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想成为交易者 - 我哭了。”这是所有的信中说，但它是不够的，硬的人遍布全国，从他们的杂志其底部的嘴唇都颤抖，小男孩失去神采的抬头他们的眼睛。“妈妈，我可以去那里”是他们的眼睛说了什么，他们的妇女参加了该杂志从他们的男子握手，念出来，然后说笑着。事情女人对男人做的事：当然他们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其周围聚集了蜘蛛网已经被他们的“小男孩”之前做过的房子工作可以在他们的冒险熄灭。

像传教士与奇迹的人在粗呢外套返回返回时，有四个教练充满“小男孩”和他在一起，几个穿着大衣粗呢过的。他进入了交易，并在酒吧门口停了下来，他很犹豫，像处女新娘在婚礼上凝视着床上的主教练召开了党的气息。如果这一切是不是好，因为它应该是？贝蒂和安妮打破了沉默，他们从酒吧抓着面巾纸的男人，和行李后面冲了出去

标签。他们跳舞像左右维斯塔贞女，只有他们递给大家一个面巾纸和坚持一个标签附加到每个人，这毕竟是他们的酒馆。

“现在，如果你把你的标签，把你不会得到服务，并且把你的玻璃回吧，这是交易者不 Pilkingtons，”安妮吟诵。

“我是贝蒂，她是安妮，我们是双胞胎，如果你有没有注意到，让我猜猜你是所有啤酒饮用者，或者是朗姆酒和可乐吗？”贝蒂戏弄。

一个人在粗呢大衣的男子呻吟着，就好像被自己的母亲被戏弄，只有双胞胎只有一样古老的女儿。韦恩徘徊的背景下，从女孩一看把他在他的位置，因为他们九岁，他们已经服务于酒吧的后面，所以在13下再认为自己是vetrans。

“现在形成一个队列，要有礼貌，否则我们将无法为您提供服务，”安妮开始。“如果你已经有了变化给它，我们不知道银行，”贝蒂继续。

“你可以买我们喝太多，我喝可乐用冰块和柠檬，”安妮放言，拍着她的头发到位。

“我喝柠檬水红色，你知道爱尔兰的东西，”贝蒂说。“而且没有腮，否则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叔叔，”安妮指着加文双胞胎大卫的照片抹灰孩子，与帕特里克·韦恩和Maureen太挤压英寸

仿佛在暗示要强调的一点大希德乱堆与马修在拖他们只是微笑着看着女孩坐了下来。所以女孩拉到了大希德一品脱，红色柠檬水马修的一品脱。打不过教练党的女孩提供的饮料，大希德和马修的路径。吻进行了交流，马修脸色羞红，但两者的

他们是叔叔了。一个快速的聊天后，女孩又回到他们的驻地。

“他们太叔叔，你别指望我们不理会他们吗？”说责备的安妮。

“除了我们真的不应该服务Paddinton熊，我们是不是动物园毕竟，”贝蒂朗声大笑。

在角落里大希德和马修谁已经听了哄堂大笑。大希德一如既往听起来像圣诞老人，女孩拉着脸，一秒钟后所有人都在笑。现在的女生都在启动的命令，与大家端上来。女孩们喜欢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因为毕竟这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可以做他们喜欢什么。

紧张的欢笑和泪水陪同喝酒，可能是真，是真有这回事，当时的交易是真的吗？是的，它是，那么一个或两个哭了。女孩厌恶地看着对方，成年男子哭了，他们已经停止了，当他们七哭泣，他们工作时，他们九个，现在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成年男子哭泣。所以女孩溅到他们的脸上一点水，然后做了他们的许多行为之一。几年前，当他们曾经是敏感的，达到他们的情况十岁的时候，罗杰告诉他们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名演员，他通常是在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第三矛载体，这样的女孩已经成为模仿。现在，他们是完美的它，已经有八个年左右的实践。于是，他们先哭了，然后轻轻地在抽泣成长，直到他们的眼泪比在酒吧噪音大。安妮站在她的头发全部扔杆的一端，贝蒂在另一端，她的脸藏在她的手中。教练方缓和下来，姑娘们的眼泪是立体声，当一个人停下其他的开始，这几乎是Son等卢米埃尔显示，与一级方程式赛车的体积。

“但我水湿忍受下去了，”安妮叫道。“我的青春扔掉又为了什么，”从贝蒂呻吟。“这都是因为男人，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情，”安妮开始。“我们只是孩子，”贝蒂继续。

他们重申他们的呼声，并以新的活力呻吟。他们环顾四周众人在酒吧，他们颤抖的嘴唇底部，然后跑去安慰对方。他们拥抱彼此很安静了整整一分钟，酒馆是为关闭时间，然后女孩慢慢直立如沉默。

“我suppose我们不妨做一些清理然后，”安妮说慢。慢慢地行走，仿佛在女孩走到水槽，开始清理与洗涤眼镜绞刑。做玻璃后每次转身面对人群。

“我们只是讨厌清洗眼镜，”他们笑了，用他们的人群做了个鬼脸，笑着冲他们配镜前。大爆炸希德与笑声，他以前见过这样一个很多次，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被愚弄。一两秒钟的余震后，真正的啤酒男子加入了笑声。

那天晚上，是许多第一，每周一次真正的啤酒人的教练会在酒吧露面。该奖项开始进来过，女孩们说，在他们的尸体是自己的照片会被移到一些纸条。

“这是很好的事，我要炫耀，你在哪里要我坚持下去？”问一个失意的鲁尼。

“在男厕所沼泽，”来自甜美微笑的女孩礼貌的答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鲁尼开始挂他的奖项在厕所里，在一个墙上贴满了年，这是好事，因为它躲在潮湿的补丁。

时间继续前进，韦恩和家庭的繁荣，这对双胞胎

开花和Maureen他们的母亲越过她的手指。所以女孩被女孩决定捉弄他们的母亲。一天晚上，他们花了身着孕妇装罩衫与底下塞进枕头整个会话。当韦恩和Maureen看见克拉默与克拉默到达了，莫林尖叫着晕倒，韦恩好不容易才赶上她。至于女生，两人都自然生产。

“对不起妈妈，它的确定，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承诺没有男孩子又是4年来，”一个关心贝蒂说。

“只是，但一些适当的衣服，”莫林嘶哑。

女孩乖乖地做，因为他们被告知，而鲁尼接过吧台后面，莫林又躺下，她已经制定了头痛，只要她有她的男生若有所思地想。该学乖了返回的女孩穿着适当，穿得像伊朗妇女，在黑色从头到脚覆盖着拖鞋在他们的脚趾蜷缩。韦恩看着他们笑了，他有太多，他们是他的掌上明珠毕竟....

珀西棺材之中，将服务承诺，使它们大放异彩，虽然他们的光泽将永远被隐藏，除非它是由火焰在火葬场消耗。也许闪耀是一个光辉的一生，性格最后的记忆或微笑，作为地球上的孔棺材生命熄灭抛出，微笑熄灭，它覆盖的点点滴滴，直到它消失了，像星星在天空衰落天亮，只为身在棺材就不会有更多的黎明。

珀西陷入了沉思，他抛光棺材，帕特里克一直是很好的替身，但安迪是他真正需要的是谁。他无法在儿子的方式站立，男孩想在电脑未来，他们是未来的事情，但是珀西不能不帮助感到失望，不是所有的这些年的冰霜家人已经到了相当后出卖，现在结束

线。珀西抛光淡淡的反射出现在棺材之一，当珀西打磨多一些反射变得更大了。这是安迪，他是潜伏在暗处，一个活生生的死神，只有安迪没有什么可怕的。珀西转身对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安迪，安迪，你回来了！”

安迪向后退了几步，他举起他的手，他需要说话。“不要靠近我，我只想对对不起，我扔掉了100多年的家族传统和爱，”有痛苦安迪的声音。“你永远不能抛弃家庭，它在你的脉，它在你的血液，作为传统，它不是一切，我不能运行你的生活对你来说，”珀西伸出了双臂，他的爱是为他的双手，敞开。“可是父亲，我不喜欢电脑，有没有生命在里面，人们在球场上只有在他们能赚多少钱感兴趣，他们的节目是如何把人失去工作负载，是‘高效’和‘高性价比’，没有爱，他们成为他们的机器machines.Instead的一部分成为人类，他们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没有谁可以看到的東西和我一樣。她離開的過程中也是如此，她的名字是喬安妮，她又回到了媽媽的毛線店，”安迪停下來，他的眼睛懇求，他沒有的話，只是情感。珀西知道，他必須等待安迪說他的作品，如果他趕緊送他，他會失去他，直到永遠。

“天父，請原諒我，我想回來的公司，我想成為一個承擔者，”安迪舉行低著頭，他就像一個小男孩等待被告知要彎腰準備泵。

“原諒你？”珀西懷疑，那兒有什麼原諒？安迪準備離開時，他低著頭，他沒有責怪他的父親。“原諒你？有什麼原諒？你是我的兒子，永遠會

是，无论你在哪里，无论您正在做我的爱永远是你的，我和你在一起过，我在你非常静脉。我是你爸爸，你是我的儿子，“珀西从心脏谈到，从诗意承办的心脏。

安迪转过身，珀西扑了上去，他们拥抱。有棺木之中，浪子回来了，没有肥牛犊宰，只用棺材质押的光芒。他们哭了，他们大笑起来，他们为一体，他们一起有他们的生路，为招了招手，为珀西和安迪在棺材永恒的人重新凡人的爱情和生活在那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走它。

“我听说Rob的收音机广告，有人认为这让我看看我是怎么自私了，我们必须阻止他，”安迪通过他流着泪说。“我同意，他是在静脉取姓，毕竟我已经从他身上完成的，但对我来说，他将成为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珀西吐出来的话。

“嗯，我们不能获取在电台做广告，但我们可以做代表他的一些假广告，”安迪不紧不慢地说他不想得罪他的父亲。

“你说得对电台广告，你必须提前预订，所以你在想关于”假“的广告，”珀西看着儿子的眼睛。

“好了，有时你不得不以火攻火，我们有他埋在我们面前火化了他，你不同意，”安迪仍然响起缺乏自信。

“去吧孩子，让我们听听吧，”珀西鼓励安迪一样，他不得不当安迪防腐处理，第一次有人当他是十二。“嗯，”安迪停下来舔他的嘴唇，“我们可以送出去假传单

遍布该地区，给开放提供了罗布的葬礼，只有单张会让人震撼，以至于抢会破灭，他甚至在开始之前，“安迪看着父亲的脸目不转睛的不悦的迹象。

“告诉我更多，”珀西轻声说。

“嗯单张会说：”你听说过无线广告现在，这里的细节：- 在提出本小册子，你可以享受15%的折扣，所以提前预定，以免错失良机，更折扣，如果你把自己的铲子，所以急着赶路急着享受开盘销售，“这将会是沿着这些线路，”安迪的声音消失了，他的父亲看起来很震惊。“这不是任何葬礼导演会做的事情的类型，但前者的地产代理会做这样的事情，”珀西看着安迪的笑容他的嘴唇增长。

他们握了手，他们笑了，笑了，他们会抢挖的坟墓，有人曾经说过复仇是甜蜜的，最好的冷食，商业严重的感冒等待罗布。

“你还有我的雅达利？”安迪很兴奋，现在终于他的计算机技术将被投入到一些实际的使用。

“当然，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的账户，所有的旧记录，”珀西是conciliatory。

“嗯单张将是对有光纸，用棺材的微笑尸体的照片，”安迪突然停了，他意识到他要带走。

“它很讨厌，但如果它缝制罗布的嘴唇了，然后我吧，”珀西拍着背他的儿子，他是为他感到骄傲.....

到了晚上，在黑暗中被关闭的，店主是在具有当之无愧的饮料的交易。帕特里克坐在酒吧聊天贝蒂和安妮，他告诉他们，他所有的烦恼，他

看到他们长大后，他babysitted他们太多，现在他们临时保姆他，这是完美的角色转换。

麦蒂排在她胳膊上的新男友，她做了展示他去帕特里克点，有人至少赞赏她的魅力，帕特里克是输家，只要她担心。

“你对你自己呢？”笑着特雷西。

“当然，这对双胞胎都没有什么关系我，直到他们是20，则我们将加倍日期，或者我应该说的三日，”帕特里克与他的背部还是特雷西说。

“滑稽的。好了，只要你是好的，”为她增添了一种事后“这是詹姆斯，他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的。”

“你一定是在说谎，然后非常好，”笑帕特里克转向握手詹姆斯。

麦蒂拖着走詹姆斯之前，他也不能动摇帕特里克的手，麦迪已经告诉他关在帕特里克的评论微笑。“她不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真是的，我知道你出去跟她好一点，但我仍然说她不是一个好人，”安妮观察。“感谢上帝，你没有结婚，否则它会以离婚而告终，她只是想成为什么，是不是自己不够好，”贝蒂补充。

“嗯，你可能会在那里，她也想改变我，我也只能是我自己毕竟，我不是一个魔方被扭曲和转动，直到我有不同的漂亮的脸蛋，”帕特里克说，他抿了一口啤酒，仿佛摆脱不好的味道，仿佛摆脱麦蒂的。

“很高兴没有与人打扰，直到我们有二十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本来面目，是好是坏，”贝蒂谁了准备咸薯片的弱点嚼。

“有时候，最好的有脂肪和秃顶的人，也许他们是

更好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对女人的吸引力，让他们用自己的思考更加努力，还是蛮人骄傲，在恋爱？“安妮不知道，因为她偷了一个清晰的从她的妹妹。”谈到男人改变虽然，一些确实需要得到他们的共同行动，我的意思是一个女人变搞怪的表情，如果她看起来很糟糕装扮成男人，”贝蒂嚼。

“帕特里克可以用一个新的衬衫或两个做，领子就要分开放在一个他的穿着，”安妮说，帕特里克的衣领采摘。“和一个新的跳线，补充说：”贝蒂，她拿起它。

“一个合适的发型将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了，”安妮说，她偷了另一脆从她的妹妹。

“你知道这对你的声音就像\_”开始帕特里克。“咕，咕，咕，咕，咕，说：

”这对双胞胎，因为他们游街示众来回像咯咯叫的鸡柜台后面。“没有麦蒂，”他们恳求。

帕特里克点点头，双胞胎笑得后仰，他加入了笑声。特雷西轻蔑地看着帕特里克，因为她直詹姆斯已经直领带。她相信帕特里克只是在他的脑子里想的邪恶意图尽可能的双胞胎而言，如果她看着双胞胎看着她不会在商店合作在这条街上，这是肯定的方式。温迪大步的，一看就是说在她的脸上“呸”，这对双胞胎立即采取行动，贝蒂倒马尔文水的半品脱，安妮由一个雪球。温迪抓起马尔文水和周围它晃荡，做了个鬼脸吞咽它，就好像吞咽药。然后，当她慢慢地喝着雪球笑容遍布她的脸，如同第一个清晨阳光其中舞蹈的田野。温迪完成了雪球一脸解脱更换的笑容，相同的外观，当宝宝出生后的所有努力母亲。为什么呢，因为她

花了一天中邮Office。

“今天我舔邮票的量unbelievable，有节省邮票，电视邮票，邮政汇票邮票，它只是不停去，我认为当它被卖掉了，我应该买在水股份，为什么不牛逼他们口味的邮票，而不是可怕的胶水，呸，”温迪喝着这贝蒂已经准备好她的第二个雪球。“好了，你去过去跟特雷西，她有一个全新的人与她，”贝蒂暗示。

温迪去了规模达特雷西生活中的新男友，或许他有个哥哥，现在这将有助于把她忘掉了邮票。“她是一个烈士那些邮票，一个真正的专业，她坚持舔一切，”贝蒂说。“听起来好像她是一只狗，”安妮补充道。

“唯一的狗是翠翠，她是一个婊子，”贝蒂说冷淡。帕特里克哽咽他的啤酒前窃笑。这对双胞胎娇声笑着分手了以服务更多的客户前行鞠躬礼。同时麦蒂和Wendy分别swopping一天什么可怕的每个有过说明。“好了听这个，我们在今天的人寻找一些鞋，当他把他的鞋脱下我差点晕倒，”麦迪做了个鬼脸。“不要，那样糟糕的是，”温迪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的脚实在发臭，他坚持试穿半打对，他比我们曾经在店内任何一个女人，上帝他的脚是可怕的，我的意思是帕特里克用于臭坏偶然，但这个男人更挑剔，以及他拿着饼干，”麦迪嘎吱嘎吱了她的脸厌恶的记忆。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温迪现在上瘾了。

“我冲过来的道路Amjit对一些曲调，我在我的嘴stook五个希望它们的味道会克服的气味

男人的脚。但他一个劲地问了不同的一双鞋子试穿，所以请速回店的回来，我会靠近窗口之前，我想给他们给他，”麦蒂闭上了眼睛，握着她的鼻子“那样糟糕呢？”温迪现在真的很感动。

“更糟的是，彼得从鱼店走了进来，打开他的脚后跟又走了出去，”麦迪摇摇头，以证明她说的是真话。“这一定是坏呢。但詹姆斯在这里，他有一个弟弟上获得严肃的事情，”温迪撅着嘴詹姆斯。“没有，不过.....”麦迪开始。

Amjit进来，打了帕特里克的背让他洒了啤酒在他的裤子。贝蒂扔抹布帕特里  
克。

“你下周要过来吃饭，从加尔各答我的表哥是访问，他将让加尔各答的惊喜。我知道你喜欢一个非常热的咖喱，” Amjit扬起了眉毛，但实际上他被扔下战书。

“好吧，我应该用干燥我的牛仔裤，所以为什么不呢，”帕特里克斯递抹布Amjit。

“加尔各答惊喜的是非常特殊的，你一定要尝试一下，你能来过，但我不得不提醒你，加尔各答惊喜的是真的只有印度的” Amjit在他最好的假印度的声音说。“我会在那里，怎么样给我买一杯酒，说：”帕特里克斯交到他玻璃Amjit。

就在这时，Sgt.Mulholland排在了前值班去一个快速，所以Amjit让他一品脱为好。“怎么样的东西，然后MULS，”帕特里克斯问。

“哦，不是太糟糕了，虽然我们一直在警告，要当心在补丁药品经销商，回答说：“军士。他喝着一品脱是Amjit递给他。

“这不是一个好品脱足够时下，” Amjit说，他吸吮着他的嘴唇泡沫。

“好吧，我得去找我的练习警察暴力和非法逮捕技术何况伪证，”军士说。穆赫兰看向天上的一半笑着为他擦亮了他的品脱。

他不是谁已经完成了抛光过的事情只有一个，珀西和安迪抛光所有的棺材，后来他们提出了将埋葬罗布的觊觎王位事业的传单。这些传单将在漆黑的夜晚交付，因为这是承办的时刻，但首先庆典是为了使父亲和儿子大步流星地并排的交易。

“所以你看这个医生拦住他的车，因为他忘了得到一些火腿晚餐，只有事实证明，他不是医生毕竟而是一个老总，”大希德明知点头。

“那么，什么是那么的回报？” Amjit问他轻弹吻卷曲从他的眼睛了。

“只有老总要我讲课他的手术的学生。他说，很高兴看到工作的研究员专家的想法是，我切了肉的一面，解释的事情，因为我这样做。然后他会谈医学生告诉他们要知道身体就像屠夫做的重要性，”大希德停下来拆他品脱的其余部分。“只有他的开始是下刀生命的物体，他希望他们保持下去，”中指出帕特里克。

“我当时非常可疑，但希克曼表示，他很喜欢，每年至少一次给予了特别演讲，它停留在学生心目中，它是由他的一位老教授向他推荐了。所以我在帮忙，我一个医学院，”大希德的胸部膨胀与骄傲。正是在这一点上，珀西和安迪走了进来，武器联系在一起。

“韦恩，吹断蜘蛛网的champagne马格南，其庆祝的时候，安迪又回到了倍，”喊得很幸福珀西。“女孩，取一些适当的眼镜请，”韦恩说，他伸手特别储备敬酒Percy和安迪的身体健康。与豪华的眼镜返回的双胞胎，珀西打开膨大浇，周围的女孩通过了香槟。罗杰走了进来，就像过去的玻璃不得不面对filled.His皱起成一个问号为什么是他总是最后在现场，他一政府官员和所有。罗杰总是穿着他的球衣，这是他有生以来得到的最好的部分，远远高于第三矛载体，在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左侧更好。他没有医疗警察部队年前，他只好勉强退而求其次，作为一个交通督导员，但在他心中，他是一名警察。他已经掌握了警察的步行路程，出众的外观，在一个只有新秀都有，直到像MULS seargents告诉他们成长起来的，这是现实生活中不是“比尔”。罗杰仍然被他的鼻子，好像它是第三只眼，寻找线索。“有什么庆祝活动，”他问他的头伸出像鹌鹑寻找种子，其实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备用玻璃。“罗杰，我爱你，”珀西因为他抓住罗杰的胳膊，拖着他到酒吧哭了。罗杰仍然被他的鼻子，好像它是第三只眼，寻找线索。“有什么庆祝活动，”他问他的头伸出像鹌鹑寻找种子，其实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备用玻璃。“罗杰，我爱你，”珀西因为他抓住罗杰的胳膊，拖着他到酒吧哭了。罗杰仍然被他的鼻子，好像它是第三只眼，寻找线索。“有什么庆祝活动，”他问他的头伸出像鹌鹑寻找种子，其实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备用玻璃。“罗杰，我爱你，”珀西因为他抓住罗杰的胳膊，拖着他到酒吧哭了。

达到了珀西脱钩一品脱杯，香槟填充它，然后把它压在罗杰的嘴唇。罗杰被迫喝了不少。“安迪回来了，所以我必须爱你，你美丽的政府官员，即使你是一个讨厌的家伙，”珀西笑了。“我感到头晕，想当初我就当我八岁的环岛去了，为什么房间里转身，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腿，你为什么向后移动和向前，我感到好笑，就像当玛丽·克兰西吻了我身后在bicycle棚当我十一，发生了什么

我？”罗杰喃喃自语，他摔在地上。

大希德和帕特里克抓住罗杰和躺在他的长凳上，酒和罗杰只是没有走在一起，双黄线和罗杰是，酒和罗杰没有。

“珀西太高兴了，他甚至会投票给斯通先生，我是在他们在想有他作为Parliamentary候选人的报纸上，他们必须真正刮桶有他，”大希德说，他定居罗杰下。

“哦，我明白了他的感受，有一个在他的公司传统的几代，它几乎所有的过期，”帕特里克说，他看着喜气洋洋的珀西。

“我有一些更多的好消息也一样，它总是三五成群，我在医学院，安迪讲学回来，和最好的我的女孩都是一个已经得到了那些新的编织机之一，她说她会帮我一个邮差帕特跳投。我要穿上它，当我讲课的学生，“横梁大希德，现在他会像他的孙子，他是在月球上。帕特里克笑了笑，新西兰羊毛商人将庆祝，大Sid的胸部必须测量至少56英寸计：医学生将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他，也不是演讲，这是必然的。一直持续到收盘时的庆祝活动，罗格通过这一切打鼾。“好了回家了，回家你的妻子，你的女朋友和你的恋人，如果他们是不同的只是确保他们没有了解对方！

“这没关系，他只活在拐角处，我会带他回家，”大希德喷出。

与他解除了还在睡觉罗杰带他像一个婴儿在街上和周围的角落，在那里他发掘了在贝里街

曾经如此温柔大希德降低罗杰和坐在他倒在门口。罗杰还在睡觉，他喃喃自语什么“我们真的应该这样bycycle棚后面”，玛丽·克兰西去拜访他的梦想，她再次亲吻他。大希德门铃，然后走开了，女房东出来找罗杰睡在她家门口，让她皱着眉头拿来毯子覆盖了他，然后走了进去.....

“现在饥饿的狮子怒吼，和狼howls月亮，而重农夫打呼噜，都拖着疲惫的任务筋疲力尽。现在浪费品牌做亮，while的尖叫猫头鹰screeching响，把那个位于伊在记忆的可怜虫。寿衣的现在是晚上的坟墓，都张开宽阔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精灵在churchway路径下滑：我们仙子那些由三重赫卡特的团队来自太阳的存在跑，下面的黑暗像一个梦，现在我们正在嬉闹，“珀西抢购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关闭，眼睛里发出火光。

“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喜欢诗歌，神爸那个爽啊，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走下车，并尽坏事之前，”安迪笑了起来。“总有一些莎士比亚，如果只有那些pratish演员会让它唱歌，它不是一个血腥的安魂曲，”珀西精心放置的书一边。

安迪收集在雅达利的前堆着鲜艳的传单，他们决不会比较莎士比亚，但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沟通，触动人们的灵魂。在那一刻，当珀西啪把书一合的火花在他们之间过去，火炬已经过去，他们的灵魂已经团结起来，再次是创造，裂痕超过痊愈，他们是一个。

珀西走出灵车，他们将遍布开车，小叶将被递送到底护住房和养老院中

特定。他们就像静静掠过房屋的魔咒，但不是失踪，其中羊羔满身是血的门楣，它说的那些“休养”他们停止提供单张。珀西仍然有一个或两个疑虑，但奇怪的是有国外精神那天晚上，不伯克和野兔，但承办的五个世代的精神。他们已经开始为卑微的掘墓，但霜冻融化成为承办单位，但都好姻缘。正如莎士比亚说：“为了最好的新娘床将我们，这由我们应当称颂的，有创造过这个问题应是幸运的。”他们是幸运的霜冻已经从坟墓中挖事业的温暖寒冷进来了。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珀西和安迪交付传单商店和自己，只是为了避免任何怀疑落在他们。他们发现罗杰睡在门口，Percy的脚步声惊醒了他。“你没有中有我，我才42，我太年轻了，死了，我还活着，玛丽·克兰西帮帮忙！”罗杰的想法都搞混了。珀西笑了，他的笑声回荡下来的空贝里街，罗杰摸索他的钥匙，绊倒门垫和敲自己出。所以珀西他盖在他的毯子，他在他的口袋里留下了一个小册子也是第一个人罗杰早上预订也将获得一张传单。他们的使命结束了，安迪和珀西钻进了灵车，默默地消失了，阳光的第一点在地平线上要来，早上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节会破坏等会罗布如果一切计划....

屠夫，面包师和承办 ( C )

通过

迈克尔·凯西

## 第六章...绯闻嘉豪

\*\*\*\*\*

第二天是晴天，但罗布霜冻天在下雨，电台被愤怒的听众围攻，都抱怨说，已通过自己的信箱来了令人讨厌的单张。珀西响了起来，抱怨过，也不会任何自我尊重承办这样做。至于安迪，他已经采取了所有的旧记录，已经计划数据库，霜冻曾经知道一切将被记录下来，并存储在计算机上，当然是有十份。安迪已经学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有关计算机，永远不要相信他们，总是让副本，他听说公司的恐怖故事，没有任何安全，或异地，冰霜archive将是使用计算机人的榜样。

罗布冰霜很快就被警方采访，创建一个公害，他否认一切，但即使他否认在Sgt.M ulholland形式民警们强烈地怀疑。警察总是要公正，所以Sgt.Mulholland就去找Percy和安迪。安迪在雅达利打字奋力走的时候Sgt.Mulholland到达。

“你知不知道这些传单什么吗？”警官举行了一次在他的手，说明他的观点。

“我们有一个送到这里还有，”珀西回答说，这是真理，他就会把它通过信箱本人。

“现在非常仔细地回答这个问题，这可能会在法庭上使用，你珀西霜写，在写，这本小册子，”警官仔细选择他的话。

“不，我没有写出来，”珀西选择他的话了。

中士关闭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微笑着离开，他做他的职责，

他可以发誓，在宣誓。他知道安迪是其背后的事实却是另一回事，但军士是所有法律的精神。精神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他是精神的，在整个爱尔兰最大的制造商的儿子，对非法的，你不要在公共场所酒吧买就是。

大希德雕刻一些火腿脱骨的布朗夫人寡妇当乔治来到急急忙忙，上气不接下气的肩膀起伏。希德放下刀，布朗夫人做乔治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乔治屏住了呼吸之前，他就开始涌出。“猜猜发生了什么事？”“什么？”

“韦恩的只是抛出两人走出酒吧的，”乔治擦了擦额头与他的手帕。

布朗夫人走近她略聋，不想错过任何东西，八卦是现在走投无路没有放弃其所有的秘密就不会离开。

“请下去”，敦促布朗夫人。

发射进入一个气喘吁吁的解释乔治开始之前舔着嘴唇。

“我走过去的交易时，突然酒吧的门开了，进来韦恩雷鸣般的。他一个人在哑致，另外他拖着头发，有人来了韦恩的手！”“一段时间，因为他有任何麻烦，听起来很讨厌。它水湿是任何人肯定地方，它的一个。他保持良好的秩序，”大希德中断。“我知道鲁尼接下来的事情丢一进阴沟里，头发一大把仍然在韦恩的手。至于另外一个，他踢了他的屁股，对不起，我的语言布朗夫人的一个在另一个之上降落”乔治穿着它表示一种表达‘你能相信它。’

“哦，我，哦，我，”布朗夫人叫道。“但为什么？”

沉吟大希德。“药品，”乔治解释。

“从来没有，”布朗夫人她的眉毛难以置信拱说。“是的，”乔治摇了摇头

。“走吧，”敦促大希德。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像撞柱，韦恩用两人的球，他们几乎把我撞倒了。然后韦恩告诉他们”  
不要，再也回不来了”，他说的话从来没有两次。他说，他将不负责为自己的行为，否则，  
”乔治是睁大眼睛，他点了点头。“韦恩肯定是生气了，”大希德说。“韦恩肯定是生气了，”  
布朗夫人呼应。“嗯韦恩给了他们这么一看，他双手互相摩擦摆脱男人的头发，然后他里面  
就回去了。我还没有看到韦恩那么生气了很久，不是因为他在与人打赌失去œ100微笑的  
保罗，他几乎禁止微笑保罗的话，”继续乔治。“那么做的男人呢？”问布朗夫人。

“他们错了路一辆等候的汽车，然后匆匆开车走了，我能看到他们争论，因为他们开车走了，”乔治回答。“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沉吟布朗夫人倾斜她的头变成了问号。

“好吧，我走进了鲁尼之后，操盘手，但决定不找他，因为他是这样的心情，我看到珀西  
说话马修，马修看起来都糊涂了。原来，该男子被做在男厕所沼泽交易当马修走了进来，  
他认为他们有糖果，于是问了一个，只有它是毒品，他们告诉马修走开！”开始乔治。“我  
会敲他们到下周中期，如果他们说我，”大希德，代表马修的愤怒的说。

“所以马修出来都得罪了绅士的，韦恩问过烦恼是什么，所以当马修解释韦恩冲进仿佛他的膀胱破裂的沼泽，这样他就可以找到了什么事。韦恩意识到男人了没有好，他要求看“糖果”，只有他们骂他。鲁尼抓住其中一人，所以他的犯罪伙伴扔在韦恩一拳，只有马修腹背受敌来代替。”“童子好吗？”问了一个非常关注大希德。

“哦，他的罚款，以及韦恩告诉马修打他回来很难，因为他可以。所以他做到了，马修发送的男子飞，他敲了敲门关闭一个柜的较链。”

“如果他的大脑，他会很危险，马修是力大如牛，”打断大希德。

“那么韦恩冲洗药物下来上厕所，他花了一些钱，从这个男人的钱包支付损害，再加上€20为儿童之家的收集箱内。然后他草皮出来走上街头，他真的应该叫警察，但他非常生气，他只是没想到的是，”乔治完成了他的清晨闲话。

“这是应该做的方式。采取所有的钱，并捐献给慈善事业，那么犯罪真的不会支付，”大希德说，他回到了自己的雕刻。

“那么，如果你给我的火腿，希德，然后我就去买乔治一杯茶的标志，说：”布朗夫人移交一英镑的钞票。

与乔治和布朗夫人走了，大希德目送他们离开，他有一种感觉，布朗夫人不会持续太久寡妇。当乔治的六个月鳏夫一过，由他死去的妻子为他订购会带一个新的新娘，由长相布朗夫人给了乔治，他们将很快成为一对夫妻判断。

在城市的另一边帕特里克整理过自己的奶

圆，他对他长相的最肮脏。他曾在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它被称为报复。帕特里克开车回家，停了大众，并期待所有关于捂着收集袋与冲了外面的楼梯到他的公寓前。一旦进入他跳进淋浴没有考虑他的衣服脱了，就扔他的收集袋到一边，他跳进淋浴。他没有必要把他的衣服脱掉所有他穿着是他的教练，帕特里克并没有成为一个裸体主义者故意，Amjit帮助他。

半小时后，看上去就像一个修剪帕特里克走出淋浴，他闻起来像一个馅饼，已经使用的每个药水和洗剂，这是在浴室里。帕特里克的只是一个味儿会清除迈克尔的一个月catarrh，但它是一个必要的改进。小心翼翼帕特里克把他的内衣，然后推他还是湿的头发向一边帕特里克stode出平坦的，下楼，过马路到Amjit的商店，他也感激地记得把他的衣服，其余的也一样，他WASN“T真正的裸体主义者毕竟。

“Amjit，出来你这个小草皮，”帕特里克站在像联邦马歇尔门口约拍摄的坏人。Amjit从Andrex的塔背后站了起来，他面带微笑，他的吻卷曲经来回摇摆在他的眼前，Amjit一直期待这一点。

“你好，我的老朋友，我能为你今天做，你想其他咖喱？”Amjit的眼睛微笑着。“你这个小草皮，”帕特里克厉声说。

Amjit闯进了笑容，他的牙齿令人眼花缭乱每似乎必须另外微笑，所有的人都幸灾乐祸帕特里克的不适。“小伙子怎么了？”Amjit试图声音无辜的，失败的。“你知道你的小草皮，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帕特里克说

咬牙切齿。

“我怎么能帮助你，我的朋友，” Amjit试图现在听起来像一个和事佬，他太失败了这一点。

“你不是我的朋友，”帕特里克说，他扭动了一下，他还在轻微的不适。

“但是，什么事？” Amjit至今为止能勉强遮住了他的笑容。“加尔各答惊喜，这是怎么了！”帕特里克摇了摇头，强调了他的观点。

Amjit不能维持笑声不再，他erupted，眼泪流了下来他的脸，其实他见过帕特里克连胜从他的车到平。

“我还以为你喜欢奇咖喱或两个，” Amjit管理之前闯入笑声再次说。

“你滚蛋，你骗我，我的所有的人的，你骗我，你绝对草皮，称自己是印度你像一个牛仔，”那都是帕特里克能想出。

“这个镇是不够大FO我们两个，”笑Amjit尽自己最大的约翰·韦恩口音。

“嗯它肯定是不适合你足够大！”说易怒帕特里克。“我是谁？”说Amjit指着自己的。“是的，你，你SOD，”帕特里克厉声说。

“来吧，只是解释的东西给我，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印度男孩，”他最好的假印度口音Amjit回答。

“好吧，聪明的家伙，昨天晚上你的表妹准备的加尔各答Surprize，我把它吃了，它是最热的咖喱已经在我的生活。”

“你有三个水和品脱啤酒四品脱也一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Amjit补充。

“那我就回家了，你刚才很多笑着我去了，甚至你的老妈妈和

爸。”

“但是你说你可以吃咖喱，我们没提醒你，”说Amjit中断帕特里克的事件版本。

“所以，我可以，我可以吃任何咖喱，以及任何除了加尔各答惊喜，但你应该已经警告过我。”帕特里克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三次，我们警告过你，说：” Amjit举起三根手指。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不是吗？”帕特里克举起指手画脚。

“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警告过你三遍，” Amjit的声音有“我告诉过你”音吧。

“那么它确实发生了。我在我的奶圆，我只用了十周多的交付做，然后嗖的一声。我有一个终端的洗衣问题，我试图让一个灌木丛后面，只是我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可怕的，如果我让他洗一洗很多关于我康会杀了我。所以，我不得不离开我的衣服后面。然后我用我的白大衣的尿布和收集袋帮助拯救了我的谦虚，”帕特里克是说在地板上，因为他是如此尴尬，Amjit看着天花板，他以新的笑声震撼。

“那样糟糕哎，还有我们没提醒你，” Amjit笑了起来。“然后，穿得像一个杂草丛生的宝贝，我不得不干掉我的奶轮，在奶牛场的小伙子们几乎打湿自己，当他们看到我回来。”“你很幸运，有时有第二次，甚至第三个惊喜，” Amjit说，他的笑声平息。

“嗯有，我开车回家在我的尿布时，我不得不在红绿灯突然停止，嗖的一声，我有一个完整的尿布，我不得不把窗口拖放它变成一个垃圾箱。亨利一度逼近过，如果他发现这是我是谁在它留下了“尿布”他，还有我会镇的笑柄，”帕特里克闭上了眼睛，他虽然有关

早晨的事件。

“好了，你现在好像没事，你闻到有点像一个馅饼，这让我想起，”开始Amjit。

帕特里克一看让他快速完成，Amjit已经被从轻发落了。“最后，我不得不连胜从汽车到我的公寓，我只希望没有人看到，无论是”帕特里克叹了口气，它已是一个漫长的早晨。“你要的这些吗？”Amjit撒了一些Andrex帕特里克。在秒Andrex抛打发达，纸打破了包装纸，柔软，结实，而且非常非常长的彩纸彩带随处可见。这是因为如果圣诞装饰品早已倒了。乔治和布朗夫人是什么时候，他们看到的斗争进入商店，所以他们退出了。花式成年男子，表现得像个孩子。Amjit和帕特里克只能停像个孩子当老Amjit先生进来问Amjit为什么他像个孩子。帕特里克笑了，因为Amjit已经被他的爸爸告诉了。

“嗯，你能不能帮我整理一下，”一个垂头丧气Amjit说。帕特里克正要助阵，但有意外的在他的脸上，加尔各答惊喜的样子，所以抓住了四包Andrex的加大型强生婴儿爽身粉帕特里克消失。Amjit的笑声引导他到他的目的地。

在超市乔治和布朗夫人刚刚发现了一个小车和即将开始他们的巡演时提出的声音在漂移酱菜和豆类的堆栈。这家商店是在一个正确的泡菜和相当臭味是由客户提出，原因很简单，店里的电脑坏了。为什么不直接读取价格标签，而忘记了条形码？那么，在共同与大多数超市的价格标签已不复存在。条形码对它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浪费

店里的钱和时间用条形码。事实上，价格标签帮助人们加起来他们花了多少钱，因为他们走不要紧，隐蔽性和suddened提价可以在按下按钮做，告诉的故事贴在不存在贴，和更少的工人需要太多，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利润。输送带购物，没有布鲁斯·科西的笑声，你一起去。

“电脑坏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激发布朗夫人说。

“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没有的东西的价格，怎么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养老金领取者。

供应店的权利，这会教他们，”乔治，谁是由于缺乏价格贴纸倒是很多超支时说：

。“试想一下，在人，它真的很可怕，让我们去看，”布朗夫人说，她放弃了小车。

乔治其次，渴望看到的乐趣。队列均在收银台，收银台它越来越像入闸建立，只有你付出得到了，你当然货物。

“你看，有蒂娜她看起来心烦意乱，她扭动她的头发用她的手指，她总是这样说，当她心烦，她会去秃头，如果她不打破习惯中，说：”布朗夫人与她的手指指向。“看，计算机似乎可以正常工作了，”乔治说。计算机再次工作时，只与自己的心灵，仿佛扫描所有的啤酒四组所取得的东西醉。所以价格都是扭曲的，豌豆成本OE5，一瓶尊尼获加成本49P的一罐。跳线被归类为肉制品，也许是因为羊毛从羊和羊来的，都是肉，无论计算机的推理，电脑是很好，真正，以及确切的术语是原油，但正确的，电脑是累垮。问任何一个电脑工程师，

电脑工程师会感叹，shrugg他的肩膀，说出不朽的话，每一个工程师在世界各地使用，“其鸡奸”。只有没有存在的工程师，超市忘了付服务合约，其PC是咎由自取，以及它才得以在这个现代世界的预期。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越来越愤怒，经理拿起电话给总行。总公司只是说，他们付给他来管理，所以他不得不过来管理。蒂娜主管已经开始由现在哭，经理去了她，他抱住她，然后吻了她。不是那种吻你在超市里通常看到的，在电影院的后排的更多的吻。乔治和布朗夫人感到震惊。那么管理者和Tina笑了，他们跑到商店的后面，两分钟后他们冲进，打翻了豌豆的堆栈。他们抓着价格的书籍，当一切都无法回到久经考验的方式。但在他们的腿是旱冰鞋，就好像从马克思兄弟大商店的场景，因为他们滑冰来回。“这是怎么回事？”想知道乔治。

“我知道了，他们会回到价格书籍，”乔治说。“他们会滑冰上下告诉结账女孩”，不断激发布朗夫人。

所以这是他们做了什么，蒂娜和经理滑冰来回喊出来的价格结账的女孩。这不像Torville和迪安从米德兰另一个伟大的花样滑冰队，但在收银台是纯粹的爱情。该火花四溅，他们滑冰来回，他们打开了六便士停下来，喊了另一个价，他们看着对方的爱，他们之间传递的火花，他们甚至闪烁着。到收银台的铃声，到硬币落入冰碛物，以筐的声音被清空，蒂娜和经理

做爱，而在他们的旱冰鞋滑行依旧。他们的眼睛闪闪发亮，他们的脉冲加快，汗水从他们身上浇。乔治和布朗夫人被迷住了，他们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像晾衣绳麻雀，看不是它的一部分，只是看着，没有等待的，直到支付。乔治和布朗夫人看着如醉如痴，他们像俄罗斯评委，冰从他们融化了，他们也被越来越兴奋，队列增长少，少，Tina和管理者是由现在淋漓。最后客户是通过结账，蒂娜看着经理的眼里，她比赛的时候，他抱起她和周围飞旋着她，他们拥抱，他们闪着他们erupted成超新星。乔治和布朗夫人俄罗斯评委们沉不住气了不动了。他们尖叫着自己鼓掌，拍手举过头顶他们的手。乔治吻了布朗夫人的脸颊，他无法阻止自己，布朗夫人看着他的眼睛，她知道他的6个月哀悼现在是结束了，求爱可以开始，所以她给了他一个啄的脸颊。目前在年轻做完爱结账，老抓好年轻人的爱情的火花，它已经干老火种，如今火焰已开始增长，当晚婴儿会被Tina和经理可以设想，作为乔治和布朗夫人，火花也被敲这将成为一个森林火灾。为什么不它的那个门兹一个心脏，因为每个电脑工程师在世界各地都会告诉你一个破电脑。布朗夫人看着他的眼睛，她知道他的6个月哀悼现在都结束了，求爱可以开始，所以她给了他一个啄的脸颊。目前在年轻做完爱结账，老抓好年轻人的爱情的火花，它已经干老火种，如今火焰已开始增长，当晚婴儿会被Tina和经理可以设想，作为乔治和布朗夫人，火花也被敲这将成为一个森林火灾。为什么不它的那个门兹一个心脏，因为每个电脑工程师在世界各地都会告诉你一个破电脑。它已经干涸的旧火种，如今火焰已开始增长，当晚婴儿会被Tina和经理可以设想，为乔治和布朗夫人，火花也被敲这将成为一个森林火灾。为什么不它的那个门兹一个心脏，因为每个电脑工程师在世界各地都会告诉你一个破电脑。它已经干涸的旧火种，如今火焰已开始增长，当晚婴儿会被Tina和经理可以设想，为乔治和布朗夫人，火花也被敲这将成为一个森林火灾。为什么不它的那个门兹一个心脏，因为每个电脑工程师在世界各地都会告诉你一个破电脑。

乔治和布朗夫人离开了年轻的恋人，他们也破了，他们没有理会买东西，他们需要坐下来，喝杯茶，其工作劳累是一个麻雀或Russina法官对这一问题。

马克放下手中的报纸，拉比戈登蓝色的柱总是很有趣，烹饪有点太。仰望马克的眉毛形成的问号，等待着他的命令。

“我们能有一杯茶，和一点蛋糕太大，我们是什么我们刚刚目睹累坏了，”布朗太太问。

“人们开始谈论你们两个，”马克说，他倒。乔治看着内疚，但马克怎么会知道他和布朗夫人交换了亲吻，而不是乔治关心他再次感到年轻，即使他的身体告诉他，否则。乔治看着自己的脚，布朗夫人换上了假的微笑马克。

“有什么消息吗？”问马克，他抹了柜台。“嗯韦恩扔两人出交易进行毒品交易的，”乔治开始兴奋。

“我听说之一，车夫一咬牙停止时关闭，他们会在马克的完成，使他们告诉我，”马克说，他试图从自己的柜台去除顽固污渍。“哦，”一个垂头丧气乔治说。

布朗夫人感动乔治的手来安慰方式，马克发现半张开嘴想说些什么，但决定保留他的和平，然后他做了他的和平。

“但我敢肯定，你对我有别的事情，你总是这样，来吧，我必须要有我的每天的新闻量，”马克说，令人鼓舞。布朗夫人感动乔治的手，她开始之前，她依然兴奋不已。“嗯，我们是在超市和电脑坏了，你永远也猜不到是什么经理和Tina一样，以及他们把轮滑鞋上，并用自己手中的价格书籍向后和向前冲去。这是一个有点像宾果游戏，只有呼唤价格而非数量。他们很喜欢自己，他们是在你知道，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爱情，”布朗夫人停下来故意点头。“我不知道，”乔治说印象深刻，布朗夫人的知识。“嗯，你不知道的一切，”她停顿了一下，再次用手摸

恢复，“反正这是伟大的，就像Torville和院长之前，他们真的很享受自己。似乎没有人虽然欣赏它，只有我和乔治，我们privileged，那么当他们清除积压蒂娜跃入他的手臂和他们亲吻，这将让你抛出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之吻的那种。“她停了下来，她是闪耀着从蒂娜余辉和经理的显示。“所以，他们在你面前的收银台前做爱，所有溜冰鞋，”马克说，物质实事求是地，采用法国的态度去爱。

“嗯，是的，”乔治结结巴巴。“嗯，是的

，”布朗夫人呼应。

“嗯毫无疑问，我们将在九个月内看到一个婴儿，”马克添加为想后。

乔治和布朗夫人的脸红了，看起来就像犯学童陷入bicycle棚后面的行为。他们可以不看对方的眼睛，也没有看到标记为这一问题。

“哦，我不是说你们俩有一个孩子，我的意思是Tina和经理，以及你知道我的意思，说：”马克意识到他不好意思起来。他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这两个退休人员感觉就像少年告诉他们的父母，他们已经陷入“麻烦”，杯子击中飞碟的剪辑好像猎枪的斗鸡，对于逼婚乔治和布朗夫人。在这之后似乎无穷无尽的暂停，布朗夫人笑了，她打了乔治的手撒娇，他放声大笑了。喜悦的泪水顺着乔治的脸，他就没有这么高兴，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他看着布朗夫人笑了，那里，然后在他的心脏，他知道他已经找到了他的新妻子，布朗夫人知道这太虽然无法用语言交流，他们只是眨。现在，马克感到尴尬，

做爱，因为他们坐在那里喝的茶叶在他的咖啡馆。马克搬到了柜台的另一端，他觉得有点像一个偷窥狂。

在承办安迪和珀西庆祝，抢响了，说他会毛巾扔，他很痛苦的，至少可以说。一名顾问已经看到了罗布的公司的传单，愤怒的议员已经表示，这是在他的尸体罗布将获得规划许可，他的承办公司。罗布被剔除尸体防腐者和承担者登记，他不可能练习本领域的英格兰有史以来，没有150年曾发生这种情况。其实上一次是当承办的黑马被对手whitewashed。马匹似乎有白霜都过去了，没有人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但它打破了公司，只有一家公司被留下，它是由一个叫杰克·弗罗斯特，珀西的祖先的人跑，所以历史已经重演。珀西取得了他的进步。

在屠夫大希德翻阅免费报纸，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是在已被训练成肉偷狗的项目。狗，有人说是在挨饿但它遵循其培训和偷肉的业主，大希德简直不敢相信。他说：“哼哼”自己，当他看到外面罗嗦，它看起来像一只狗，大希德冲到外面。

“抓小偷，”喊大希德，虽然它并没有奥利弗，他追，更像是一个饥饿的狼。

乔治和太太布朗尼走路了道路，他们都吓了一跳，看向他们冲来的肉在嘴里关节中的狗，已经从大Sid的外显示屏偷肉。一时冲动乔治推布朗夫人到门口，然后闭上了眼睛乔治大喊了一句，“坐”。

狗坐在那里，丢下肉，等待汽车飞驰而过，为什么呢，因为

大Sid的巨大的框架是在现场。至于狗，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爪子动摇。布朗夫人是在月球上，乔治据她担心救了她一命，她不在乎任何更多的，人们可以自己公鸡猎枪，如果他们喜欢，乔治是她的英雄，她吻了他嫌的嘴。

“我看到它芭巴拉伍德豪斯的晚上，”乔治解释说，他知道他必须现在就和她的结婚，他们会在街上亲吻毕竟。“你是勇敢的，”大希德说。“什么狗？”想知道乔治。

“嗯，他可以保持肉的，他可以用它做什么，”大希德说，他剥去包装纸，好让狗吃了。

狗摇着尾巴高兴，他爱上了大希德，真正的肉全给他，而不是罐头的东西要么，狗以为它已经死了上了天堂。

“嗯，你能带我回家，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令人兴奋的一天，我的英雄，”布朗夫人说，像一个爱生病的少年，再次啄乔治的面颊。大希德看着高兴的狗狼吞虎咽下来的肉，因为这就是狗的样子，这是一个长发的阿尔萨斯，虽然它的皮毛是一个可怕的状态，那种大衣，即使不是慈善商店可以接受的。帕特里克走过来，他只用了四包之一，但他觉得那就更好了它和另一热水淋浴。“你买了一只狗呢？”问帕特里克。

“不，我是在免费报纸上关于此犬训练偷肉然后突然的血腥的东西变成了，只是看这可怜的东西，它的犯罪对待狗这样的，我的猫吃的比这更好的，”大席德低头看着狗，谁刚刚完成了他一顿。“所以其关闭以英镑为狗，然后，你知道他们会放他下来，业主都不会要求他，如果他们是专业的贼肉

毕竟，”帕特里克说，低头看着狗。

“那么，如果你照顾他，我会去和环英镑，我有客户看到还有”大希德说，他走下自己的肉店。

所以帕特里克留下抱着宝宝，或者说狗。Amjit从他的店里走了过来嘲笑，这是好得错过机会。“嗨，哥们，那是你新来的女孩，她看起来真狗给我，”Amjit笑他的吻卷曲向后摇摆并在他脸上转发。“正如他们所说的人类最好的朋友，”帕特里克说。

“她的头发需要一点关注，但至少她不咬她的指甲，”Amjit笑了起来。

“是的，但我她有什么大的棕色眼睛，”帕特里克说。“所有的更好看你，”Amjit笑了起来。“我的她有什么大嘴巴，”帕特里克说。“所有的好吻你，”Amjit笑了起来。

“嗯，至少她不会回答我回来了，反正它的一个，他因此表示，”帕特里克开始微笑。

“嗯英镑将她从你的手，我会看到你，我们将有一个咖喱也许不久，”Amjit说他过马路回了店里。“咖喱我的屁股，更像是炸药，”帕特里克喊道。“嗯，你应该知道，”在回答嘲笑Amjit。

帕特里克等待三十分钟之前，英镑的人来了，在那个时候，他决定继续狗，他知道狗的感觉，孤独和拒绝。他一直想要一个狗只有他的母亲说，他们如何能保持一个，有什么面粉和所有的，除了狗就得走楼梯到平面。所以，帕特里克从来没有一只狗，但他站在那里，他打定主意，他保持这种狗，他甚至想到了它的名称。

从英镑的人来了，在肮脏的工作服和一项棒球帽穿着，狗的男子敲开了棒球帽掉跳了起来。在揭示了人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用脏脸，但即使是在工作服帕特里克看得出她有一个好身材，一点就全尺寸，甚至挣扎作为爱尔兰人的说法。帕特里克看着她的眼睛，是由雷声螺栓击中，它就像加尔各答惊喜，但在他的心脏。他的心脏爆炸像一个超级新星，如果你这辈子是幸运的，你都可以体验这种为自己。就好像拼图中缺失的部分突然出现，帕特里克盯着，所以男的女的，盯着我，然后她笑了。帕特里克的灵魂lept并做了三个筋斗落后，他的膝盖发软，他觉得以同样的方式与加尔各答惊喜仅这就是爱，方式与迈克尔在教父一样发现爱在西西里岛。这是因为如果他在找什么，他所有的生活突然出现了，就像有人知道他的一生，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突然意外发现，文字的礼物，突然发现你是一个作家。走出黑暗的最后来临光，但将它，可最后的馈赠，是帕特里克无愧。他不知道，他不在乎，他只知道，不管这应该意味着这种是希望的混乱：飞走了彼得，飞走了保罗，回来彼得，回来保罗，是他们心中像小鸟在童谣，是他们再次在一起吗？就像有人知道他的一生，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突然发现，文字的意外礼物，突然发现你是一个作家。走出黑暗的最后来临光，但将它，可最后的馈赠，是帕特里克无愧。他不知道，他不在乎，他只知道，不管这应该意味着这种是希望的混乱：飞走了彼得，飞走了保罗，回来彼得，回来保罗，是他们心中像小鸟在童谣，是他们再次在一起吗？

“闭上你的嘴或苍蝇就会得到它，”大笑的女孩。“但你是一个男人！”喃喃自语帕特里克，笑容在他的嘴唇增长。“上次我反正看，”她说，她把狗在面包车的后面。

“我和你一起去，我想给狗狗一个好家，说：”帕特里克冲动，他不想失去视力的女孩

“请你自己，”她回答说事的，实事求是地，当她坐进驾驶座。

帕特里克急忙在乘客座位拿到，她就已经开始了面包车。当她摇下她的窗口，给帕特里克一眼他们只是驱动几码。他不能，那么他不能，他看起来很dishy，虎背熊腰，脚蹬差不多，如果他梳理他的头发，smartened自己了一下。但他不可能，他能？他对她微笑了的样子，他就不会，如果他是，他会？他可能是一个，你永远无法知道时下，这是如果他是一个耻辱，她也不介意被聊了起来由他，但如果他是，那么，如果他。她在驾驶镜偷看着他，没有他不能，她更是她的窗户摇下。帕特里克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所以他决定要解释的事情。

“很抱歉，但我知道我还是闻起来像一个馅饼，其朋友Amjit的错，”帕特里克

开始，舔着嘴唇。

女孩闭上了眼睛的一瞬间，他会告诉她他的男朋友，她不存偏见，一个人可以有一个男朋友，如果他喜欢，一个印度的男朋友了。但上帝，这是一个有点震惊，当所有她想要的是狗找回来了，以英镑然后她会结束的一天。他正要这么开放，几乎炫耀，不是说他应该感到羞耻，这只是他是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这个男朋友印度如此开放，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嗯，你看，Amjit那种欺骗了我，它被称为加尔各答惊喜你看，”帕特里克开始。

她咽下，他现在在和她说话对他的性行为，这真的是太多了，她紧急刹车。

“听着，你在你的业余时间做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但请饶了我的细节，”她说，眼睛看着帕特里克，她之前

接合第一齿轮和再次掀起。

帕特里克不知道她是在有关，所以他保持沉默了几分钟，女孩摇下窗，直到它可以开不动了。帕特里克打开他的窗口太多，只是为了取悦她，她给了他在镜子里肮脏的样子。最后一分钱下降，帕特里克感到震惊，如果不是甚至伤害。

“我知道了，你觉得Amjit是我的男朋友和加尔各答惊喜的是某种形式的”东西“大家一起做，”帕特里克惊呼。女孩突然制动时，狗叫了在后面，她怒视着帕特里克，所以他瞪回去。

“你可以走出车，如果你不关闭它！”有一团火在她的眼前。

“但Amjit是朋友，他有一个女儿嫁给叫Jaswinder和加尔各答惊喜的是咖喱，一个真正的咖喱，而且出人意料的是，有时候你有一个突然的洗衣问题，所以你必须花一个小时在淋浴事后，这是今天上午发生了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闻起来像一个馅饼，我不是噗如果这就是你觉得我！”抢购帕特里克，把他对她一会儿回来。女孩看着他的眼睛，他是认真的，地球上的什么他必须想着她。她把她的头向后仰，笑了起来，在后面的狗齐声怒吼，帕特里克腻了，至少可以说。过了一会儿，他也参加。什么开始，帕特里克噗，但它是一个伟大的破冰船。

“我真的很抱歉，你永远也不会原谅我，”她眼中的火已经成为一个闪闪发光，这使得帕特里克的灵魂做另外三个筋斗落后，和五个侧手翻闪耀。

“哦，我会，如果你让我请你喝一杯，今晚，”帕特里克亮出自己最好的微笑，石头已经被扔进了女孩的子宫，纹波

上空回荡生活的池塘。他是所有的人毕竟，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而且更佳是他对她有一定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她是如此宽慰的是，他没有男朋友毕竟，他的笑容的效果是如此之深，造成的涟漪在她的池塘。“好吧，但我不是一个花哨的酒吧，他们太塑料，那如果没有人敲响了我，而我一直在工作，”像所有的女人，她欲擒故纵，虽然她在打定主意他已经青睐，除了她不得不跟他出去，以弥补她的无知，这就是她对自己说，虽然她能感觉到涟漪了。“我帕特里克顺便说一下，我是一个送奶工，但我自己的面包店，”帕特里克笑着说。

“声音的非常爱尔兰人，我是六月我是一个狗窝的侍女，我开车开得巴恩斯山的奇数位，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最好的衣服就是，”六月笑着说。

“我已经决定把狗Amjit，”帕特里克顿了顿，“我的男朋友后，”他笑着结束了。

“这是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做，你闻起来像一个馅饼，为什么Amjit关系吗？”问六月。

“我买了他的女儿一个大玩具熊作为生日礼物，她坚持在我叫它帕特里克，所以看到的Amjit让我的傻瓜这个咖喱业务有什么能比Amjit狗更好吗？”“你总是可以把它叫做加尔各答惊喜的狗”，今年6月表示，一个傻笑和一嗅。

“我今天晚上，你在哪里要我遇见你之前，有几个多阵雨？”问帕特里克。

“我会满足你在哪里我拿起这狗，除了大家可以去当地的街道，这样，我会找到你的一切，”六一说，她拉进巴恩斯山，她下定决心留在控制。

“听起来不错，那毛茸茸的Amjit，当他会是我呢？”帕特里克。

“那么，如果你进来，并填写在一个星期几的形式，他会是你以后开车回你的街道，然后我会看到你八点，或采取了几分钟，说：“六月，她下了车。

八帕特里克站在马路上时，从六月指日可待出现了，他的下巴掉了，她穿着夏季的连衣裙，男人的夹克哈里斯在其上。六月进行了充分的身影，刻薄的人会叫她胖，她不是，虽然她是三个步骤远离胖，她是纯粹的，简单地“打捆”作为爱尔兰人的说法。血便出来是另一种说法，所以帕特里克爱尔兰血统终于脱颖而出，当他拿起月，或者更确切地说，当雷电把她抱他。卡罗尔参孙更漂亮，更引人注目的与她的红头发，六月的黑色长发似乎低估了她的美丽，虽然圆润的脸和眼睛这似乎帕特里克一跃超过弥补了缺少课本的美。眼睛有它，缓慢的笑容以其黎明分手的品质，

“闭上你的嘴或苍蝇将获得”六五说，她以前说。

“对不起，它只是，那么你似乎使我的下巴下降，其很难解释。不好意思，说：“帕特里克在看路面。

六月知道她有他，勾线和坠子，但他值得缣丝是他一个鲱鱼或鳟鱼或鲑鱼诺贝尔奖。她是一个很好的渔民所以它不会需要很长时间来了解一下。

“好了我们要站在人行道上所有的夜晚或者你要请我喝一杯？”她种姓看看他，是不需要诱饵。“好了，没事，只是跟着我的话，说：“帕特里克忍不住凝视。

他刚走进路上，他就已经撞了骑自行车的人，但对六月抓住他的胳膊。

“我想你一定已经废除了所有那些淋浴冲洗你的脑袋，但至少我不会把你当作一个噗，”六一

一笑道。帕特里克笑着像个小学生一样，第一年在爱与第六前，他是很好，真正的爱。

一旦他们过马路安全，他们走进了交易：正常帕特里克会发现一个安静的角落，也许今

晚因为他洗了脑子了，他只是坐在酒吧。安妮打扮成尼姑，但穿超短裙是收集眼镜，于

是她想出了后面帕特里克吻了他的脸颊。贝蒂谁被打扮成带有甜味香烟在她的嘴里一个

char小姐从柜台后走过来，吻了帕特里克的左脸。现在，在过去，这造成了奇怪的女孩

或两个帕特里克的搥他的脸，走出去，与帕特里克有比赛出来解释说，他是“叔叔”之一。

所有的双胞胎后，都非常非常漂亮。“我可以解释，”帕特里克开始。

“这没关系，我只要我们走在看了照片在酒吧，说：”六月指着照片。

“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是不是？”问帕特里克指挥他的目光转向了照片。

“嗯，我很高兴你从你的嘴唇摆脱bumfluff的，胡须使男人看起来slimey！”说的实事求是

六月问题。

“你是很直接的，不是吗？”说微微一愣帕特里克。“我从来没有真正信任一个男人有胡子

，我竟被辜负了一个一次，”她用眼睛看远方说。

帕特里克抚摸着他的嘴唇，并感谢他的运气，这对双胞胎已经告诉他年前使他不得

不把它刮了。帕特里克可以告诉她不想谈论这件事，所以他离开它留下不好的记忆

。

“你想要什么喝呢？”帕特里克说笑着。“好一个柠檬和酸橙将是很好，”她说，看着他的眼睛。帕特里克的肚子大声隆隆，加尔各答惊喜的最后回音。“我们听到的所有关于你和加尔各答惊讶的是，你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屁股了，”贝蒂眨了一下眼睛说，她所服务的饮料。“上帝啊，你没看我是不是？”问了一个尴尬帕特里克。“没有，但没有Amjit当你跑上楼梯！”笑贝蒂。“原来你是某种形式的裸奔呢？”问六月喝着她喝。“好吧，我不妨告诉你，”帕特里克叹了口气。

所以，帕特里克告诉六月事件的全序列，她微笑着越来越多直到最后泪水充满了她的眼睛，笑的烈风回荡酒吧。

“我很抱歉，但它即使所有的细节更有趣，”她摸着帕特里克的手臂给她的慰问。

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麦蒂会嘲笑他，六月与他笑，没有看的“是你自己的错”，只是笑的眼睛。他们之间传递的火花，他们甚至眨着，她也许能再次从他隐瞒她的光芒，但在那一刻，他们都做了什么，共享的笑声也许分享的最好的事情。他们看着彼此，略显尴尬了，希望没有人看到他们眼神。安妮和贝蒂看到的样子，几乎是无辜的样子。这对双胞胎假装没有看见对方，他们“叔叔”已经遇到了漂亮，不够好，是“阿姨”的材料。

帕特里克感到舒服六月，她让他感到轻松，她有一个现成的笑就像他的母亲。他本人，他没有假装或吹嘘，如果有的话，他自嘲。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女孩。帕特里克发现自己告诉她自己的人生故事，六月坐在那里听着，偶尔抚摸他的胳膊，当她

笑太多。说她的眼睛难过，当她知道他还是有些伤心了，他曾告诉her.Betty和安妮故事看管人对了，他们在做自己的努力帮助爱好者学习飞行，除了他们的既是dreampt伴娘和尽可能他们担心六月是完美的。他们看到了很多从吧台后面的看台，六月是完美的，只要她没有变成被卡住了，其中一些女孩可能是，这对双胞胎有一种感觉，尽管这一切都将是完美的，然后他们会伴娘。

马修排在与他的妈妈，所以他们帕特里克买了饮料，六月对待马修作为一个平等的，她对待他一样帕特里克一样。这对双胞胎注意到这一点，并为黄页到达，六月是好的，她适合在大街上，所以这对双胞胎抬头婚纱制造商。麦蒂走了进来，给了帕特里克的的方向瞪了一眼，她的房地产经纪人找到了更合适的属性，所以麦蒂是为再次出售。帕特里克已经得到了一笔为他自己，穿着一件男人的夹克也一样，她一定是太大了女性的大小，是麦蒂的无情的想法。

“这是我的前女友，我们几乎订了婚，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她就是这样的唠叨说：”一个诚实的帕特里克。

“她看起来有点单薄，当时她得了厌食症一次，”六月天真地问。谁徘徊像女仆双胞胎，笑的时候他们听见这话，帕特里克的加盟。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给我惹麻烦，”防御六月说。

这对双胞胎互相看了看，笑了一次，六月脸红，帕特里克看着地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特雷西起身离开酒吧，她就回家了良好的闷气。这一次，帕特里克感动六月的手臂，他们互相看了看，又六月脸一红，然后笑了起来。

这对双胞胎给了对方知道长相，他们会拿到裁缝明天开始，在时间防微杜渐。“你介意我们的阿姨打电话给你，”贝蒂说。“是的，它适合你，阿姨。”安妮说。

“他们已经在我们结婚了，来吧让我们离开这里，说：”帕特里克服用六月的手。

他们穿过马路都上了楼梯，并在帕特里克的平台门，才发现帕特里克月的小幅震惊的表情。“对不起，他们会不好意思你，如果我没有得到你离开这里，你是很害羞真的，不是吗？”他说，看着她的眼睛。“是的，”她说，看着她的脚。

帕特里克放开她的手，并开始寻找他的钥匙。“我们可以谈论更多的，那么当你已经足够了，我会打电话给你打车，如果这是由你还好吗？”说一个体贴的帕特里克。

“是的，那会没事的，你是一个绅士不是你或者我应该说个温柔的人，”她闪过了他一个微笑，然后低下头。帕特里克的灵魂还没有更多的体操，它几乎是在汉城奥运会的训练，只有他们在地面上，他觉得在天上，这一切都在她的笑容，那是像驯狮的鞭子和他的狮子。

在单位内帕特里克把壶上的一些咖啡，他意识到，他所有的杯子在他们的坦克，即水槽swiming。六月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她看到他端起了洗涤剂，帕特里克停下来，看着她耸了耸肩，好像在说：“我不完美”。六月开始笑，甚至更多。“现在在干什么？”不知道帕特里克。

“我在车上想今天下午，当我以为你是，那么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在你的手，”她指出。

帕特里克看着他的手，他抱着天仙液，所以他把自己的

手放在他的臀部和剥碎她。他可以嘲笑自己，打动月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他们一起做洗碗。拿着自己的咖啡杯，他们走进了客厅。这是六月份的震动。

“哪里的真空？”她要求知道。

事不宜迟，她把房间的过一遍，然后坐了下来，她喝她的咖啡，她没有抱怨，她只是喝了她的咖啡。特雷西会呻吟了晚上休息，或者纳闷甚至，或假装什么也没有的问题，而是要确保帕特里克知道某事。帕特里克只是笑了笑，半小时，他笑了，她也笑了，他们在边缘，但他希望让她决定为自己，她不得不用她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都笑了起来，然后他们再说话了。或者说帕特里克交谈，听取月，实际上她是看到什么样的男人，他的，疼在过去曾告诉她，这是最好是等待像不是急于在像fool.His诚实，甚至直率呼吁她的天使，她被平淡畅聊之前被骗，好看的男人谁已经变得不是君子。帕特里克是很好，字女人用来形容男人，他们尊重和敬佩，但不总是希望，但6月的情况下，她想帕特里克，但她要隐瞒事实了一段时间，这是游戏叫求爱的一部分另一个老土的词，但一个丰富的含义。

他们知道这之前已经是半夜了。六月抬头看钟，跳起来，像灰姑娘，她离开她的白马王子，她并暂停在门口，也许是希望帕特里克吻她，但他没有，他从来没有接过吻在第一次约会。她笑了，缓缓走下楼梯，在它们的底部，她回头一看，她做了一个飞吻帕特里克，她的眼睛说的一切。迈克尔传入他的出租车等等

她跳下，迈克尔比任何pumpkin.Patrick看着出租车消失，六月在他回头看时，她感到惊讶和高兴。她会放弃的，走了过来边缘，而是她刚刚吹一个吻给他。这是扑克游戏，双虚张声势还是他真的像你一样，他似乎，她坐在一个梦想迈克尔开车送她回家。

“他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是我们的帕特里克，我见过他长大了，因为他是一个小伙子，你不能满足一个更好的章，如果你尝试过。他是值得的几个先令太与面包店做得很好，什么”迈克尔狠狠地瞪他的六便士的价值。“这是在左边的房子，”六笑了。

“我，你一定很有钱住在这里，”一个惊讶迈克尔说。“我能请你帮个忙？”六月突然严重。

“当然，”迈克尔说转身在座位上看着她。“你可以把我的地址帕特里克一个秘密，我知道他喜欢我，它只是一些我已经出与水湿接受我，当他们发现我住在这里的孩子们，”她微笑着看着迈克尔。

“我不会告诉他。试想想它的一些小伙子会后，你为你的钱，说：”迈克尔击中了要害。六月摇摇头，笑了，这是所有的太真，以满足真正的人象帕特里克是一个天赐良机，她只是不想把他吓跑。“我会在外面帕特里克在午夜明天送你回家then.Its很高兴在我的驾驶室漂亮的女孩，”迈克尔说。

“那太好了，我觉得我好像变成了街道家庭的一部分已经”六月回答，因为她在她的钱包找了钱。“有没有需要支付给我，我earnt我已柴油，”迈克尔严厉地说。

“哦，你太客气了，”今年6月表示。于是，她吻了他的面前，而不是她下了出租车的脸颊。

与她有她的房子里消失了。迈克尔注意到墙上的牌匾，它说：“坎普公寓”。迈克尔掏出去的途中，他确信这是一个对帕特里克。他只为驱动孚分钟的时候，他发现墨菲夫人圣玛丽教堂外Harbourne，所以他自然停止。

“你在干什么这么晚？”他问墨菲太太得到了在。“有一个守夜让我去说几句祈祷，你永远不知道帕特里克可能会得到自己一个漂亮体面的女孩克里回答说，”墨菲夫人，她自爆她的鼻子。

“嗯，你的祷告工作非常快，我刚下车一个漂亮的女孩，她是一个大的女孩，你会打电话给她打包带她与帕特里克是走出去，我接她在午夜，她就来到了他的公寓中。她是一个宝石，她问我要不要告诉他，她住的地方，”迈克尔说。“为什么？”问一个好奇墨菲夫人。

“它必须是Harbourne最大的房子，她怕他会不喜欢她，如果她有钱，她知道他不是后，她的对她的钱，”迈克尔回答。

“在斯梅西克有一个守夜St.Michael的明天我会在那里流行过，”墨菲太太说打了一个呵欠。

“房子有一个牌匾外，它说：“肯普公寓“就可以了，”继续迈克尔。

“耶稣，玛利亚和约瑟夫，”尖叫墨菲太太，她中奖的希望，她祝福自己，眼泪开始下降。

“你没事吧。墨菲夫人，”问了一个有关迈克尔。“好吧，我飞，只是飞行，有一些遗留下来的熏肉和卷心菜在我家，当我们到达那里，我给你一进，那么你能告诉我你知道，”她停顿了一下，看着天上“我的未来儿媳，”她低声说。

迈克尔有他的熏肉和卷心菜的进料，它是在早上1.30他从墨菲夫人的询问触角免费之前。第二天墨菲夫人去St.Michael的，是天使和圣人玩她的游戏或可能是真的话，难道是真的，有事件翻了一圈？她无法干涉，但她只是要了解更多有关六月，所以她的祈祷之后，她又等了公交车带她到街上。这是一个大风天，改变的也许是风或只是一个大风天在黑乡。弗兰克发现墨菲夫人在停止让他停下了车，给了她一个电梯到街上。“感谢弗兰克，在这里的公交车是不是他们曾经是，”她说，她吹了她的手，温暖他们。

“你在另一个守夜，”弗兰克笑了，因为他拉出并开走了。“嗯，我有点像足球支持者，我出差到我的”客场比赛“不是吗？”回答墨菲太太。

一旦他们到了街上墨菲太太走进操盘手，她知道，在下午三点就不会有内部的许多人。

“你好墨菲夫人，我能为你做什么？”笑着韦恩。“我们能走在后面？”低声墨菲夫人。

在后面墨菲太太解释韦恩六月是谁，韦恩的下巴下降，圆已变成。韦恩达到特别保护区，这是一个有点震惊，至少可以说。

“所以你看，这对真的喜欢对方，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墨菲说太太叹了一口气。

。

“我们会做什么，如果它发生它发生，你要知道这对双胞胎已经选择了一个裁缝做伴娘礼服，而且Amjit在今日说法帕特里克买质押和去污粉之类，似乎她拿起真空和清理，她才坐下来，

她不唠叨这件事，”韦恩摇摇头以示强调。‘迈克尔说，不告诉帕特里克她住的地方，她是一个狗的家庭工人，’墨菲太太叹了口气。

所以，韦恩和墨菲夫人分手，他们都跨越自己的手指和希望，因为他们说你可以把马带到河边，但你水湿让他喝下去。

在狗磅六月温柔洗净毛的Amjit，她不得不削减一些他的外套，因为它是缠结在一起。当她清洗他，她叫他“Amjit”一遍又一遍，作为他躺在他与空气中的爪子背狗，他给在完全给她。Amjit很高兴，他知道他的喜爱。帕特里克打开了五两个麻袋黑色全骨头，英镑erupted与呼啸而过的合唱。帕特里克和六月喂他们，留下Amjit到最后。“坐Amjit，握手，”六月下令。

“你教他已经是他的名字，”激发帕特里克说，他就像一个schoolkid。“当然，”六月笑着。

“Wuff，” Amjit说，提醒他们，他没有他的骨头呢。帕特里克显示Amjit他藏在背后的骨头，Amjit会伤心地哭泣，如果他能一切他能做的就是像Yelp的激发小狗，他已经死了上了天堂，他需要一个挑埋骨头，因为它是如此之大。帕特里克给Amjit骨，他眼睁睁地看着狗喜欢它。

“你真的是像schoolkid至于这狗而言，你看八大岁我们这里得到快乐，”观察到六月。

“嗯，你知道它像什么，说：”帕特里克耸了耸肩。“我现在要回家，洗我的头发，我会看到你在八中操盘手，说：”走月回到办公室。

“我可以给你一程？”提供帕特里克。

“你真行，我有一个bicycle，其锻炼我，”月答道。“好吧，我会看到你八点钟呢。”

八帕特里克在他的操盘品脱在他之前，六月下旬，她的父亲曾问她谁是新的男孩。当她告诉他，他看起来好像他看见鬼了，所以他让她坐下来给她讲故事。

这是九六月到来之前，她很安静，她在思考什么。帕特里克命令她一个柠檬和酸橙，六月喝着它心不在焉。

“怎么了？你掉下来的自行车什么的？”他问。“不，这只是一些我父亲说，”她答道。“好了，你要告诉我？”问帕特里克。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双胞胎穿着物化带翅膀和光环的天使，罗杰肯定有很多来回答，他夺取了他们的想象力年之前，现在这个是结果。“让你的良心做你的向导说，”贝蒂听起来像Jimmini板球。

“每一个铃响天使时间变它的翅膀，”安妮说响起一个小铃铛。

六月和Patrick笑了，韦恩谁曾听到什么六月曾表示，决定在天使不敢涉足着急。“你父亲有没有告诉你谁帕特里克？”他静静地问。“嗯，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问一个困惑六月。“我真的不应该，但，但如果我不说什么话，我会破灭，我只是说我的作品，”韦恩叹了口气。

“你有什么关于韦恩？”问帕特里克拧他的脸成一个问号。

“我的父亲告诉我，你是墨菲先生的儿子，你的母亲来到年前找贷款，以保持面包店漂浮，现在我跟你出去了，”实事求是地六月说。“所以，你爸知道我妈妈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六月的姓吗？”问韦恩。“还没有，为什么很重要？”帕特里克·韦恩看着六月。

“我是六月肯普，肯普的面包店供应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帕特里克还看不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所有约。

“那么，祝你好运，如果我们喜欢对方什么是过去的事情，它的现在和未来，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是谁涉及到没关系该死的，”帕特里克是越来越恼火。韦恩再次冲了进来，“你看六月，他的母亲从你的爸爸得到了贷款，然后她付给他这么多年来，现在你爸说，也许有一天她会做同样的。好了，她做到了，墨菲太太靠在我钱解决了这个酒吧，多亏了她和“叔叔”我坐在一个金矿，”韦恩指着照片。

“妈妈倚钱坎普先生，把它偿还然后就靠在你的钱反过来，我从来不知道，”帕特里克已经赶上了事件。“昨晚迈克尔拿起你的母亲，今天早上，她对我说，我们不会干涉，虽然这是一个有点对我们冲击太大，已经被转变圆和所有爱有权采取其当然，毕竟它只是看着六月困扰，”韦恩的声音消失了。这对双胞胎又到了，他们的口头禅了漂流，“让你的良心做你的向导”和“每一个铃响天使获得翅膀的时间”。

“还有一个原因，你看我是搞了一个男孩谁只是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了一家面包店我爸无意中听到他说，有一次他让我怀孕了，然后他会做什么，他很喜欢，他只在我为我的父亲是钱。

。

坎普的面包店供应毕竟是最大的在中部，”六月的声音消失了。

“这个混蛋，我已经踢了狗屎了他，”帕特里克说。“如果有人问，这样的事情对我的女儿我会做更多的事，”韦恩的骄傲压倒他的理由。

“我的父亲一样，就在党的中间，当我母亲发现了什么的男孩说，好，她抓伤自己的脸。”“所以，现在你是谨慎的，”韦恩用慈父般的忧虑地说。“这是一个有点像受到雷击两次，”六月叹了口气。“你认为我会是一样的吗？”帕特里克现在是所有防守。“当然不是，它只是我被它伤害坏，我不也不会受到伤害一样，以后再，这一切，”有疼痛在六月的眼睛。“对不起，”帕特里克说。

他apologising，这是他谁是犯罪嫌疑人，但六月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一刻，它可能是岔路，自尊心受损害爱。马修一直坐在络筒机吹在他的柠檬水泡沫，他已经看到了长期的样子，他就过来了。

“亲吻和弥补，”马修建议用lopsided笑容。“亲吻和弥补，”重复韦恩。“亲吻和弥补，”安妮呼应。

“亲吻和弥补，”喊贝蒂跳上桌子。

为了不被淘汰安妮爬上了吧，两个天使鼓励众人在酒吧，一个他们大叫“吻和弥补”。Patrick和六月别无选择，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七十人在观赛。

“亲吻和弥补，”每个人都尖叫起来。

因此，他们亲吻。一个吻，其实他们的第一个吻，一个无辜的

吻。六月的心脏跳起来和做了三个筋斗落后。他们又吻，另一个无辜的吻，他们闪着他们之间传递的火花。天使欢呼雀跃，欢呼韦恩，整个酒吧欢呼。火山曾erupted，六月一跃向前，这是第三次幸运的吻，这是没有一个陌生人的吻。这是宽恕的一吻，希望，爱，情欲的。整个酒吧可以看看，如果他们想要的，他们也没在意，冲击波横渡酒馆如此激烈的是吻发送。麦蒂排在酒馆和看了一眼眼镜，这是令人厌恶的，帕特里克从来没有吻了她这样的，他们已经走了很多年。特雷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是音爆到帕特里克和六月的声屏障打破吻。这对双胞胎笑了，饮酒者欢呼，为他韦恩脸红，而马修吹在他的柠檬水还更多的泡沫。信仰，希望和爱的飞跃已经完成，只有在帕特里克和六月，封缄寄托都用一个吻酒吧门口。天使已经从他们的栖息爬下来，人群已经回到他们的饮酒，仍帕特里克和六月亲吻。无论祈祷墨菲太太在St.Michael在斯梅西克他们已经确定了工作说，这是St.Michael的黑色国家的自己的情人节？在未来的墨菲太太会这么说，谁要说。无论祈祷墨菲太太在St.Michael在斯梅西克他们已经确定了工作说，这是St.Michael的黑色国家的自己的情人节？在未来的墨菲太太会这么说，谁要说。无论祈祷墨菲太太在St.Michael在斯梅西克他们已经确定了工作说，这是St.Michael的黑色国家的自己的情人节？在未来的墨菲太太会这么说，谁要说。

十几分钟后，当volanic eruption结束了，一会儿反正帕特里克下令两个饮料。“我不知道我喜欢你这么多，”说6月份几乎害羞的。“我不知道我喜欢你那么多任，”帕特里克笑着说。六月脸红了，她从来没有在公开亲吻任何人之前，更不用说在一个公共酒吧，而她从来没有吻过任何人她吻了帕特里克的方式。手套如今已经关闭，力场下降，光环是一个，不是两个。他们完成了他们的饮料，走到路上帕特里克持平，口哨声，接着他们，六月脸红了。

在平帕特里克穿上了水壶，而六月走进浴室，她要时间来撰写自己，她感到震惊和所有的口哨声激动，她感到兴奋又尴尬，首先她感到高兴。当她出来，她又恢复了平静，把她从咖啡帕特里克她坐在长沙发上他旁边。“我通常不吻男生喜欢的是，在一间酒吧和所有，它只是我必须向你证明我信任你，”她看着她的杯子。“这没关系，上帝保佑马修这就是我说的，”帕特里克说，他喝着咖啡。

“他救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吗？”六月寻找到帕特里克现在的视力。

“他做到了，他和这对双胞胎，和韦恩，大家在酒吧里，”帕特里克说，一个微笑着在他的脸上像打破黎明。“我们只去过两次为好，”六月的眼睛是南帕特里克北部，他们的眼睛被锁定。

“但有一点，不是吗？”帕特里克说得很慢。“有，但其所有的很突然，我不想受到伤害，”六月帕特里克扭过头去，呷了一口咖啡。“我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而且我肯定不会伤害你。”六月慢慢举起她的目光，直到它遇到了帕特里克，他的眼睛看起来像狗从英镑，不确定的一个，没有爱，希望。“我知道你不会，我觉得你的安全，你让我想起我的爸爸，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东西，你会接受它，”六月的眼睛搜索帕特里克的双重检查，寻找任何怀疑最后。

帕特里克给了她一个无辜的吻在嘴唇上，然后站起身来，做了一些更多的咖啡，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让更多的咖啡似乎做正确的事。至于六月她的心脏lept，做三个筋斗，他真的是个温柔的人，她已经打定了主意

他。他是一个对他有利的任何更多的证据是奖金，她现在是一定的。帕特里克带回来的咖啡。“嗯，我想我还是告诉你关于我的过去，”帕特里克开始。“这没关系，它不是neccessary，”六月中断。

“无论如何，我会告诉你，说：”帕特里克采取了一口从他的咖啡。

所以，帕特里克告诉她，他扮演超人，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告诉她南希和Liz和有关卡罗尔参孙。人们往往会去忏悔去睡觉了新的爱情面前，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实或者是间接地夸耀自己的权力。帕特里克没有这样做对于任何一个原因，他只是觉得，如果六月觉得她可以信任他，然后它是更好的，如果她知道的一切。除了知道街上六月会发现，无论如何，所以他会告诉她直接从马的嘴。帕特里克是帕特里克告诉她这一点。“所以，现在你知道所有有知道的，这是很重要的，”帕特里克起身把水壶上一次。

“我也知道，你把房子打扫过，你过分了就承诺了一点，但你错过了在浴缸中环，”六笑道。“嗯，你没羞辱我一点点，吸尘，但我最喜欢的事情是，你没有唠叨，或假装一切正常，但要确保我知道那不是特雷西会那样做，”帕特里克递给她的六月第三个咖啡。

“我想你想听听我的过去吗？”六月稍有脸红了。“这不算什么，但如果你坚持，那么你可以告诉我，明天我会回来的，以英镑明天更多的肉，我想Amjit习惯了我，我要建立一个小棚子为他未来到面包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六月稍有脸红了。“嗯，我凯利的英雄一个民间乐队的磁带，我以为我们会听那个，”帕特里克从沙发起身穿上磁带。

帕特里克知道六月是一个太多，所以他不会急于她，因为他会得到他扇耳光，他会在腹股沟用膝盖顶了一个少年，通过冲一个女孩。通常情况下，女孩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的女孩，所以尽管他的痛苦，它已经证明，从长远来看没有问题。所以晚上休息都花在听凯利的英雄，帕特里克在诺丁汉听说过他们。

午夜时分，月涨再涨，他们能听到外面迈克尔的出租车的隆隆。在他们有一个临别的吻楼梯的顶端，迈克尔从下面他的出租车的注视下，在他的一天，人们将不得不抛出了他们接吻就像一桶水。

六月亲吻迈克尔的脸颊，她下了出租车，从她的眼神迈克尔知道她是完全爱上。六月的父亲离开了他的研究，当他一听说女儿进来。“你看起来很高兴，六月。”

“很高兴爸爸，我会带帕特里克周围很快见到你，我想你会喜欢他，”六月闲逛了楼梯。

坎普先生能感觉到他的小女孩变成一个女人，他希望她知道她在做什么。

第二天下午帕特里克建而导致面包店楼梯下一个棚子，这将是毛茸茸Amjit的家，然后他去了狗看他的女孩。

“那么这里是为所有的狗骨头，我有一个很大的骨头Amjit。”“我认为Amjit会过食死的，大希德会杀了他的好意，”六月笑着。

“骨头只会否则报废，”帕特里克说。“嗯，你可以帮我洗别的狗，说：”六月递画笔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花了一下午的休息清洗狗，他很快乐，

第二，有人花时间与6月份让他作为一个sandboy一样快乐。Amjit被允许漫游各地的自由，他闻到他们两个，他们的气味已开始已经合并，狗知道这些东西。Amjit坐在他们身后，他的头转向的一种方式，然后另一个，就好像他在看温网。他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即使人类不能。

清洗30个狗帕特里克又回到了街道，而六月回到Harbourne后，他们会在交易再次相遇。在操盘手弗兰克非常兴奋，他愿意为鲁尼的报价。“所以你看，同样的事情也再次发生，只不过这一次，而不是ICC，为INTERNATION会展中心，傻瓜把ICI，这意味着我们得到另一个免费的地毯，”弗兰克喜气洋洋。“天啊，这是奇怪的，历史正在重演，帕特里克和六月现在的地毯，”韦恩达到特别保护区，他把瓶塞离开，就像俄罗斯人。

“银行苦请十五品脱，”马修说，他在柜台前颓然倒下。

马可，路加和约翰和大卫抹灰孩子跟着马修进来。“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是为黑色国家钢铁工人为口渴，所以设置它们，我们将敲下来，”马修叹了口气。韦恩和女孩迅速成立起来，两个ninutes平十五品脱共醉，所以五个被订购。

“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工作搞掂，但不用担心上帝是好的，”卢克观察。

“弗兰克是会得到我的另一个地毯，这时候就会有ICI就可以了，”韦恩解释。

“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明天清理出他之类的，我们就只能否则什么都不做酒吧，”约翰说。

帕特里克进来说他打着招呼到加文双胞胎和抹灰

孩子，他笑的时候，他听到了新的地毯。

“帕特里克给自己买了一个女孩，我们都将是伴娘，”贝蒂说。

“看起来好像特雷西了自己是一个新人了，”安妮说，指指点点。特雷西进来一个大胡子男人在她身边，麦蒂坐了下来，而她的新男友订购。当他再次旁边坐了下来特雷西，贝蒂做了obsevation。

“他爱的是自己，看他如何看着他在酒吧后面的镜子云南财贸，这让我感到恶心，为什么有些人这么白白？”“我们不知道，”他们都回答道假装梳理自己的头发。六月进来，男人在酒吧是照片的反映。“它看起来像一个聚会，”她指着照片。

“历史正在重演，弗兰克已经得到了一些新的地毯，小伙子们没有工作，”韦恩说，他得到了帕特里克和六月饮品。“你是建设者，不是吗？”六月听起来几乎紧张。“当然有！”说马修。

“我爸爸在说一些关于他需要一些建筑在他wharehouses之一了，”六月的声音消失了。

韦恩达到特别储备的另一瓶和扔掉从顶部，无论祈祷墨菲太太说，他们肯定比特别储备更有效。

“嗯，我们都会在这里明天，所以如果你的爸爸走来，他可以看到新的地毯，并给小伙子们一些工作，”弗兰克说。“我上无法承诺什么，但如果我问他，他会在这里，说：”六月听起来有点不确定。

大胡子难怪走到酒吧再次为自己和麦蒂更多的饮料，当她看到是谁六月的下巴掉了，她转过身去，这样他就看不到她了。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我会在你的单位解释，”六月听起来几乎吓坏了。

“但是，你不想说话的人呢？”帕特里克有点惊讶。

“请，”六月从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开始离开酒吧。帕特里克后她匆匆，他们赶紧过来的路上，六月喘着粗气，她被吓坏了。帕特里克关上了门。“对不起，它只是男人蓄胡须，麦蒂的新来的男孩，他是谁试图利用我的人，”六月听起来像一个小女孩。“现在我就杀了这个小狗屎，”帕特里克有他的手在门上。“不，帕特里克离开他是，只是给我一个拥抱，我感到害怕，”六月的眼睛乞求。

所以帕特里克抱住她，他能感觉到她的心脏狂跳，她柔软的身体与飘飘心脏。

“答应我你不会伤害他，”六月问道，她的心脏沉淀下来。“如果那是你想要的？”帕特里克扫描她的眼睛对任何不确定性。“这就是我想要的，而你，”六月吻了他。

她吻了他辛苦，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受失去希望的，在他身上，她找到了希望和安  
全，她回家了。

“我只是想，他一定是长出了胡子，以掩饰我的母亲给他的划痕，”六月沉思。

“特雷西说，她不喜欢胡须，”帕特里克沉思。他们又吻，只有一件事值得一说。“他们应该得到对方，”他们同时说。

他们都笑了，他们又吻，帕特里克放点音乐，蒙蒂阳光爵士乐队。他们坐在长沙发上，并再次笑了起来，它是完美的，Tracy和胡子奇迹。六月曾面临她最担心的，她在它笑了，她没有更多的恐惧，她现在有了希望。

一切都是阳光，阳光蒙蒂爵士乐队演奏，他们笑了，墙轰然倒下。六月带着爱与欲望的希望信仰的飞跃。她想帕特里克，他想她，没有更多的乒乓球，没有更多的栅栏，没有更多的发球和接发球。她怕没了，她想好好地爱与被爱，她信任他，他信任她。所以这是自然的，她把他的手，把它放在她的乳房，没有更多的话不必说，眼睛有它。

有使用和付出之间的爱情和欲望之间的差异，有可能是永远的爱情欲望的元素，但从来没有爱的欲望。对于帕特里克和六月傍晚和夜间爱，希望和荣耀中占主导地位。六月已经被压抑了太多的情感所有她的生活，只有在巴恩斯山动物感到一些爱。那天晚上，在他们两人的动物出来，但它是赞美他们的人性，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情精力充沛的动物。他们闪闪发亮，他们之间传递的火花，在火山erupted的冰盖融化，大地震动，浪潮炸开了锅，和两个变成一个，在身体和灵魂。

那天晚上，坎普先生失去了他的小女孩，她成为一个女人，她证明了她是帕特里克的的女人，他证明了他是她的男人，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在下面的法国兄弟面包店欢呼鼓掌，因为他们听到帕特里克床破的肿块。蒙蒂有他的最伟大的胜利，蒙蒂阳光就是对所有为爵士！在外面迈克尔等到两人随后回家的街道，灰姑娘已经成为一个公主，她就不需要她的南瓜了。

天亮时帕特里克和六月醒来发现床上弄坏了，于是他们大笑起来，并大笑起来，然后他们又做了爱。直到床上再次爆发，在巴恩斯山狗说：“小狗大笑起来，看到这样的乐趣和菜逃跑用勺子”。再次鼓掌法国兄弟，连法国人纷纷叫好。帕特里克和六月

又笑了起来，然后共享洗澡前都必须去工作了。

六月她在父母的前门跳舞，一看她的父亲告诉他，他在家里一个女人，什么帕特里克不知道的是，六月给了他一切。六月的脸告诉她的父亲，一切都很好，比细得多，这是破床太棒了，尽管这不是那种事情的女儿告诉她的父亲，所以她没有告诉他。她只是吻了他的脸颊，尽管他可能会受到她没有救了她所有的吻了他吻告诉。六月还告诉她关于加文建设者的父亲，他可以与他们交谈，她给了他自己的小女儿失去的样子，所以他答应，一个好建设者是一个好建设者毕竟。

在酒吧帕特里克获得了掌声当天晚上，月得到了相同的待遇也一样，她看着困惑。

“法国兄弟都在，迈克尔说，你不再是灰姑娘，”贝蒂笑着解释。“哦，上帝，我很尴尬，”六月脸红了。

“我只是希望去我二十，我的家伙的像帕特里克，”安妮说，她咀嚼脆。

帕特里克语无伦次了他的啤酒，六月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脸红被遗忘了。她还在笑，当麦蒂来到与大胡子奇迹，一秒钟，她停了下来，然后看了一眼帕特里克她低声说：“他们应该得到对方，”重新笑了。特雷西抓住她的男人的胳膊，把他拖了出来，她会在未来的另一酒馆喝酒。

“难道我的父亲看到加文双胞胎呢？”询问六月。“他做到了，弗兰克让他伸出援助之手与新地毯，我会想念老NCP但ICI是好的，它为法国”这里“是不是，”安妮说大嚼另一个清脆。

“难道我们再次谈论法国的兄弟，”贝蒂傻笑。“来吧，让我们去平，我们不必忍受这smutt不是吗？”说帕特里克。

在平坦的他们又聊，直到六月放置帕特里克的手放在她的胸部，眼睛才有了它。再次打破了床，帕特里克以为他会开槽的东西一起正常，但不知何故，它似乎打破....

在周日帕特里克了六月，看他的母亲，曾六月帕特里克解释说，他是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她。此外，还有一个机会，她怀孕了，使他们必须现在谈婚礼，不是吗？墨菲太太听到所有关于帕特里克。“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处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钱柜，好为止，”六月的声音消失了，她脸红了。

“你不是天主教徒，我想？”问墨菲太太。

“没有，但我去了圣保罗，我妈妈要我去私立学校，但爸爸说没有，所以我结束了在St.Pauls，”六月回答。“我想它总比没有好，帕特里克摆桌子，我和6月份将在厨房里谈话，”命令墨菲夫人。

墨菲太太知道六月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她只是确保。当六月证实了墨菲太太听说过法国兄弟鼓掌，因为床破了，她笑了，哭了。“没有一样发生了我和帕特里克的父亲，有其父必有其子，它必须是上帝的旨意。此外，我很自豪，我是奶奶，我可以看看夫人奥谢在脸上，她有十四孙子！”笑墨菲太太。

“我和帕特里克都谈论它，我可能会成为天主教徒，”六月冒险。

墨菲夫人的心脏跃上，一个异教徒的灵魂转换，两个灵魂确切

包括宝宝。

“我可能不会怀孕，”六月诚实。

“床破没了，那么你怀孕了，”墨菲太太是一定的。他们从厨房里出来满脸笑容，帕特里克走投无路的，六月是在他母亲的角落，现在，这是肯定的。

“你最好六月吉尼斯在未来，除非你喜欢一个弱小的孩子，”墨菲夫人是奶奶模式现在。

“不错，但大约Fr.Shaw什么，我敢肯定他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帕特里克是不安。

“别管他，对我来说，他是落伍了，你只是早期的首发多数民众赞成，”墨菲太太说物质实事求是地。

吃饭的其余部分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墨菲太太闪着骄傲，她的儿子并没有变成南希的孩子，他会被枪击特雷西太太。一切都很完美，以错误的顺序可能是，但美中不足。如何将先生和夫人肯普反应，那是另一回事。迈克尔·杰拉德·凯西10雷金纳德路Bearwood的Warley B67 5AQ 0121 429 8576

屠夫，面包师和承办 ( C )

通过

迈克尔·凯西

第七章.....对你的忏悔.....

\*\*\*\*\*

两个星期过去了，在此期间，帕特里克和六月度过分分秒秒在一起，结合是它的技术术语。帕特里克买了一些强力胶的床，它应该以秒为纽带，持续一生，或许像帕特里克和六月的爱。一件事是现在可以肯定的，六月怀孕了，是时候帕特里克满足她

父母。

六月骑着她的自行车到面包房，然后她开始做帕特里克

VW，他们一起将推动以满足她的父母在Harbourne。正是出于这个灰姑娘正午，但希望没有血会溅到，她告诉她的父亲了。她的父亲曾要求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幸福吗？”，她眼中的微笑，她坚定地说“是”证明他，她是。他是在她的身边，但她的母亲是什么？

帕特里克舔了舔嘴唇，用他的领带打，因为他开车去Harbourne，他恨的关系，但是说6月份她的母亲者优先男人穿的联系。

“别这么闷闷不乐，她是不是龙，棍棒和石头可以打断你的骨头，但我的妈妈只会用她的舌头，”六一说。“你要对孩子有什么订婚到，她抓伤自己的脸和你的爸爸踢了他的屁股，”一个担心帕特里克说。“我跟你爸爸的就在我们身边，它只是妈妈，我们必须说服，除了它的我们不要他们，如果说到它，说：”六月的脸颊亲吻帕特里克。

珀西谁是开车前往他们在灵车笑了，因为他经过的时候，他很高兴的帕特里克，即使他在错误的顺序得到的东西。“看看珀西可以微笑，为什么你熬不过，”六月斥责。

“他不是自己开车到他自己的葬礼是他，”帕特里克说。“如果你不振作起来，我会胳肢你，”六一说，她就开始发痒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笑了，车上乱改了一下，有蓝色光的闪光灯和警笛响起，帕特里克放缓和停止。幸运的是，这是Sgt.Mulholland。

“什么是你在想帕特里克，你可能造成事故。”

“对不起MULS，我要去见见我未来的岳母，只是她不知道还没有，她将是一个祖母，”帕特里克开始。“他一直在寻找这么伤心，所以我胳膊他，它是我的错，说：“六月中断和耸肩她的肩膀。

“这没关系，我不会逮捕你这个时候，我们有水湿宝宝出生在永顺青监狱毕竟，但是看着它，不要忘记我的婚礼邀请，”与Sgt.Mulholland了回他的警车。

从他的警车在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在他的喇叭，“好吧，我希望强力胶的作品，如果母亲在法律给你添麻烦了我的电话本，999我，那就是我，”笑他自己的笑话Sgt.Mulholland加快了。

六月脸一红，喃喃帕特里克“混蛋”他的呼吸。“嗯，至少胶水没有工作，”六一笑道。

帕特里克也笑了，母亲在法会是现在涂鸦，如果没有的话，他们知道Sgt.Mulholland的电话号码。

六月敲响了前门的门铃，她的父亲打开了房门。他站在那里，看着帕特里克，他们相互打量。六月觉得太紧张，只是因为她有当她等待她的妊娠试验结果。这就像等待降落伞上的第一跳开，这个理论是都很好，但证据是在布丁，或开滑道相当。足足有一分钟过去了，之前坎普先生伸出了手，他被移交他的女儿，他放弃控制权。“在，欢迎来吧，我得和你一样，不六月所以我做的，”他捏捏生活了帕特里克的手，放在另一只手放在上面。

这是值得欢迎的握手，虽然他的眼睛被看判断也出现了一个警告，伤害了我的女儿，我会伤害你。这不是说

但帕特里克知道它在那里。六月抱住了她的父亲，他一直公平，现在这只是她的母亲，谁知道需要有说服力。帕特里克沿着走廊毛绒向回客厅的带领下，他感觉就像最后步行到绞刑架，而不是只出现了六月的母亲等待，人电椅绞刑。

帕特里克进入房间，并一饮而尽，他们决定把它完结了与很快，她的妈妈会感觉到什么是只要一个人来到来，所以他们会平淡尽快把事情。“那是谁在门口？”微笑肯普太太。

她注意到帕特里克，他抱着六月的手，将电流接通，肯普太太的眼睛注册电源。

“噢，它的六月，她给我们带来了她的年轻人，”坎普先生说，希望地球上他的妻子。

肯普太太straightened，电流上升，猫从她的膝上跳下，猫表现出它的爪子，所有肯普太太需要的是一个女巫的帽子。“他牵着你的手，他必须知道你相当好，”她的笑容变得象目前，在帕特里克的头上的头发开始上升。“是妈妈，他很了解我，”六一说，就更难挤帕特里克手。

坎普先生能感觉到电源浪涌，所以他搬进来抑制它，他不得不做出大的牺牲，但六月是值得的。他去饮料柜和倒他的妻子从瓶子韦恩的特别储备很大程度的，他一直在给它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帮助奠定韦恩的新地毯。肯普太太接过酒杯品着它，然后随着火花从她的眼睛里闪过她脱完威士忌，这是一个非常不错滴，但没有打算转移了她。

“我猜他知道你非常好，但我希望他不是像过去的孩子，”肯普太太弯曲她的手指，他们都像弹簧刀，她

只是刚刚完成画他们，他们是血红色。

目前的消退和她的流入，她就像一个四处徘徊的老虎，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猛扑。

“帕特里克是不是像上次的小伙子，他很特别，其实很特别，他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他喜欢狗了，”今年6月表示，虽然她觉得像克努特国王试图阻止她的母亲的激增。

“不，他有一个舌头在他的头上，或者是他的哑巴样？”问肯普太太笑容甜美，但她甜美的笑容的意思相反。“他当然不，在这里让我给你一个补充说，”坎普先生试图再次放电的电流。

这一次，坎普先生充满了酒杯斟满，这是很好的威士忌的浪费，但六月是值得的。

“当然，我有一个舌头和牙齿也表示，”帕特里克目前已经刺痛了他。

“那么，为什么你和你的存在尊重我们，”肯普太太问，她的话感觉像牛督促。

六月和帕特里克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一饮而尽，坎普先生闭上了眼睛。“嗯，我来这里询问您是否要结婚的6月，”帕特里克说，坎普女士哽咽着她的威士忌，然后她击落它于一身，坎普先生急忙补充她的玻璃，如果她喝醉了，然后她的收费是出院。

“是的，我们要结婚了，我们恋爱了！”惊呼六月。“不要傻孩子，你必须只知道他的几个星期内，”骂肯普太太，作为负责在她长大。“不要叫我一个孩子，我是28，我是一个女人！”反驳六月。坎普先生徘徊与瓶，这是一个犯罪的浪费，但他不得不地球妻子一些如何。

“女人，你，你是什么意思？”坎普女士的眼中闪过像

闪电，她的眼睛试图炒帕特里克。

六月脸红了，然后她吻了帕特里克，她吻了他的路，她曾在交易当天晚上一样。她证明了一个点。肯普太太喝掉了韦恩的特别储备了一杯，这太可怕了她的孩子表现得像一个共同的荡妇。

“所以他不知道你很好，只是有多好，”肯普太太离开了她的椅子上，她站在猫的尾巴，她这样做，猫口角，但坎普太太随地吐痰，甚至更多。

坎普先生花了一大口填满他的妻子的前玻璃酒瓶，他倒，直到溢出玻璃，猫舔光了威士忌，并开始微笑，威士忌是任何一天，而不是威威更好。

“我们知道对方不够好，想结婚，”帕特里克说。“但是，你只是一个孩子，看看我们从去年第四章救了你，他只想你的钱，”肯普太太现在忽略帕特里克。“我们要结婚了，我要成为太太琼·墨菲！”肯普太太退缩，仿佛current改变了方向，刺痛了她，是墨菲，她听说过。坎普先生又过了痛饮从瓶子里，再像他妻子的玻璃前。

“墨菲太太，这名字听起来很耳熟，这是爱尔兰人，无论如何，你水湿成为爱尔兰的妻子。爱尔兰是唯一用于挖掘道路和生儿育女囤积好，”肯普太太停下来，她看起来很震惊。“他没有了他，”她的眼睛恳求。

“他有，我有，它有两个母亲，”目中无人6月表示。“怀孕了！但是你水湿是你是处女，”肯普太太很困惑，在她被兜兜转转，并围绕当前，威士忌终于到达了现场。

“他们彼此相爱，熬不过你看到的是，六月是个懂事的女孩，你认为她会等到她28只怀孕与错

男孩呢？”坎普先生，他把从瓶痛饮另一个。”墨菲，我记住这个名字，我们几年前倚他们钱。哦，上帝，不，我们借给他们钱，现在儿子回来了不少，嗯，这是爱尔兰为你，“肯普太太抓住丈夫的手瓶子，并采取了良好的痛饮从它。

“你看我是不是你那该死的钱后，你可以把它，我要的是六月，你可以有血性领带回来过，是你丈夫的六月的一个让我穿上它！”帕特里克撕下领带，把它扔在坎普太太的脸。

“但你要嫁给他，水湿你宝宝通过，或者没有它还是什么？”恳求夫人坎普威士忌说话。

“你婊子，永远也不要到六月话！”抢购帕特里克。“是的，闭嘴你这个老娘们！”坎普先生，谁曾想说，多年来，现在多亏了韦恩的特别储备，他说，厉声说。六月的心脏lept，她的父亲是在她的身边，他真的做到了像帕特里克，她知道吧！坎普女士瘫坐在椅子上，她倒掉瓶子到最后一滴血。猫喝过全部酒威士忌，所以他现在肯普太太的大腿上跳下来后，两个贱人睡着了。“别理她，她是一个专业的处女，她只是不懂得爱情，我希望大家给我很多的孙子，”坎普先生喷出后跌过意识丧失，帕特里克只是勉强追上他。6月举行了帕特里克的手“A淘汰赛，胜者是爱！”他们又吻，没有任何禁忌的，这是很好的6月份的父母都是意识丧失，如果他们看到了一对亲吻如何他们会是昏过去了。

一个星期后，帕特里克了六月初主日弥撒，他想和Fr.Shaw一个字。所有通过大众Fr.Shaw看着他们像鹰，他不得不让他的头脑在他们周围，如果他

不肯定，那么他就不会嫁给他们。六月和帕特里克是最后一个离开那个星期天早上，帕特里克想有Fr.Shaw的全部注意力教堂。

“我能有一个字的父亲？”帕特里克感觉，听起来像一个少年。“好了我的工作，是不是？”Fr.Shaw从下他的大眉毛抬头看着帕特里克，Fr.Shaw他有着mischievious样子，学校在三十年代他Castleisland教师曾经说过，有一天他”ø挂起。

“好父亲，你能嫁给我吗？”开始帕特里克。

“你问我，你知道牧师不嫁，再说我不是那种quare家伙之一，所以我不嫁给你，你不能获取一个漂亮的女孩像这样一个在这里拿一个闪耀吗？”说Fr.Shaw他开始在他自己的笑话欢笑。

六月笑了，帕特里克一脸疑惑之前一分钱在他的研究他在破旧的扶手椅上坐下下降，他加入了他们从门廊跟着Fr.Shaw成的presbetry，一次，等他们坐下。

“嗯帕特里克很高兴见到你更经常来到群众，它不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停止了周日牛奶交付是它，当然它不是，你是一个不错的好男孩天主教毕竟”。“你看爸爸，我想在这里结婚的6月，”帕特里克瞥了一眼六月。“现在好了，婚姻是神圣的事不被输入到轻，它不是你知照片喜欢晚上出去，”Fr.Shaw响起严重。“我妈妈说了，”帕特里克说，看着地上。“如果你的意思是要维持婚姻，直到死亡将我们的一部分，所有每个人都应该只有结婚，教堂不只是相册要么，这让我很伤心地听到有人说教会是如何漂亮，当他们只看到一个内部时，他们结婚了，”Fr.Shaw叹了口气。

“我想和帕特里克永远，”六月笑着。

“所以，你做我的孩子，让你做，” Fr.Shaw说，从下他的眉毛：“我有同样的感觉也一样，”帕特里克的眼睛看着Fr.Shaw。“现在你已经在错误的顺序做的事情，不是吗？” Fr.Shaw听起来像是一个医生，而不是地狱之火牧师。“嗯，这是我的错，但我不以为耻，我喜欢帕特里克，它只是那个，那个，”六月挣扎的话。

“火山爆炸了，说：” Fr.Shaw吸吮他的嘴唇。“是的，”六月表示。“是的，”帕特里克说。

“月，你是不是天主教徒，你会愿意让孩子成长为一个？” Fr.Shaw她定睛一看。

“嗯，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去圣保罗，我的朋友有没有Catholics.Why，也许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可能会成为天主教徒了，”六月回答。

“我们不希望presurise你，宗教裁判所的日子早已过去，” Fr.Shaw轻声说。

“嗯，我越有共同与帕特里克的更好，”六月笑着。“好了帕特里克，六月，我曾经结婚大家一直保持结婚，直到死亡将我们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同意嫁给你，我希望你不要去破坏我的纪录，” Fr.Shaw冲刷他们的脸。“我们不会！”

“好吧，我会在月底嫁给你，行吗？”“太好了，”今年六月表示。

“现在是启动初期的小事情，我真的应该给你一个忏悔帕特里克。六月已是异教徒，但你一个很好的天主教男孩应该知道不如偷少女的童贞。”六月脸红，帕特里克在他的椅子上扭动。

“嗯，你看我是一个古老而纯朴的耶稣会回来从任务，我的健康是不是它曾经是，所以帕特里克你忏悔。”六月和帕特里克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看着Fr.Shaw抚摸着他的眉毛，他在宣判前的忏悔。

“偷少女的贞操，组织为儿童之家游艺会，这个星期六的苦修，你必须提高尽可能多地为孩子，那么也许你会发现，虽然让孩子们开心，也有责任，所以提高一些钱，在家里所有的孩子，而且由我希望六月花更多的时间与她的家人，直到结婚，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除了它会给胶水一个工作的机会！”与方式的老耶稣会开始笑。

六月脸一红，帕特里克想骂脏话，但不能，所以不是他们都笑了起来。

第二天，帕特里克绕到街上与他乞讨的碗，他知道大希德崇拜的孩子，所以他开始与他。大希德嫩牛排帕特里克排在了店里。“混蛋，”希德喊道。

顾客跳下，希德更敲定了牛排，希德抬头看到帕特里克站在柜台。

“这是在电台只是，谁殴打他的孩子死一个人只拿到了5年监禁。我知道我会怎么做，”希德给了一个最后的冲击力的肉他的服务客户之前。

“我希望我不是来在不方便的时候，它只是Fr.Shaw给了我作为一个早期首发忏悔，说：”帕特里克看了看铺的地板木屑。

“哦，你的意思是你在家中方式获得6月，我听到有关它的一切，珀西今天早上有一个早期的葬礼，他和Fr.Shaw有权利

老笑在你的费用。这是一个好主意，让忏悔与罪行相称，”希德笑了。

“所以，你可以提供一些东西呢？”帕特里克看着有希望的。“好一个鹅抽奖和一些鸡。”

“从我和孩子的家庭感谢，”帕特里克说，他转身离开了屠夫。

“挂在秒，儿童之家，珀西只说，这是一个家，他没有提到任何孩子的东西的鸡，我给你拿一头猪烤牛肉的一边，孩子们应该得到最好的，他们毕竟是未来，”大Sid的胸部肿胀。

“谢谢希德，”帕特里克点头赞赏，并离开了商店。希德完成了他的服务客户，然后在他的围裙，他在后面去了打了个电话擦他的手。

“你好，其大希德这里给我莱恩告诉他，其最重要的。”“莱恩这里怎么了，有人来过一直在尝试快吗？”莱恩的声音响起紧急，他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得到一个超过他。“不，你真行，怎么是妻子？”问希德。“好吧，男生也一样，”莱恩现在是放松的。

“怎么是你的所有的孙子，”希德响起真假了。“伟大的好了，我要为下周的第十一次爷爷，它会是一个女孩，他们的那些扫描的事情之一，”莱恩是所有现在放松，他又点燃雪茄大。

“你听说过关于这个人谁殴打他的孩子收音机吗？”锡德询问他抓抓耳朵。

“是的，我做到了，我会坚持泄放我的冰柜里，直到他knackers下车，”愤怒的莱恩说。

“它总是遭受的孩子，”希德叹了口气。

“是穷人的孩子，就像在罗马尼亚，这是在电视上，”叹了口气

莱恩。

“这是不错的聊天给你，”希德正要挂断电话。“是的，我总是很喜欢我们的聊天记录，”莱恩正要挂断了。“哦，我差点忘了，街道上的朋友得到了他的女孩怀孕了，所以他的牧师说，他的忏悔，他不得不组织一个祭祀的儿童的家，”希德开始。

“上帝，这很有趣，他的女朋友在烤箱髻，他要安排孩子们的家中祭祀，”莱恩笑了，他吹烟圈。

“它更有趣，当你认为他是一个面包师，她有在烤箱发髻，”希德笑了起来。这两个开怀大笑。

“所以我知道你可以让我有一个猪烤牛肉的方太，没有这个外来渣土的，好老的英国牛肉，并以折扣也一样，因为它是为孩子着想，”问大希德。“我当然可以，来把它你可以把它免费，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不喜欢孩子，我很快成为第十一次爷爷，”莱恩膨胀与骄傲如果他携带宝宝自己。

“我很愿意付出，以”真诚希德说。

“你看，如果我说我做的事情，你知道我，况且我还要帮助别人与他的苦修不会我，”莱恩尽情地说，并把电话放下。

莱恩感觉很好，他把他的雪茄吞云吐雾另一头他抓前，刚刚他是怎么设法说服自己放弃几百斤肉了。他叹了口气，又过了粉扑从他的雪茄，什么是地狱，他将成为第十一次爷爷。至于希德他放下电话，不知道他会如何设法让莱恩做

的是，从来没有人拉着莱恩一快一。希德看上去有些困惑，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电话，也许他应该打电话回莱恩，他没有给他的细节或任何东西。什么是地狱，它是为孩子着想毕竟。

帕特里克去看珀西未来，正是他要问他有没有线索怎么可能一个承办帮助儿童游艺会呢？珀西让帕特里克，领着他到办公室。

“嗯，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你可以在帮助呢？”问帕特里克。“我敢肯定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珀西说。安迪在写在办公室的日记什么的，因为他写珀西沉吟念Wo。

“我们能为祭祀做什么，哼，让我想想，”珀西挠了挠头。

“好吧，我可以打印了一些传单上我的雅达利，现在我们已经投资了一台激光打印机，他们会脱落真正的快速，”安迪说，他写完的日记条目。“像以前那样，”帕特里克眨了一下眼睛说。

安迪脸红了，他还年轻，天真地认为，在街上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

“好了，我们可以在汽车行驶转起来，让乘坐在其中，OE1为一百码的车程，人们喜欢劳斯莱斯，一看灵车会感兴趣的人，”珀西说。

“听起来不错，它开始于中午并继续直到七，以后如果我能得到一些娱乐，”帕特里克说。

“好了与我们离开它，你最好与你的忏悔，”珀西增加，之前暂停“它有点像一个现代童话真的。”帕特里克翻了翻眼睛，离开他们在承办办公室的永久和平。

外帕特里克很惊讶地看到六月毛毛Amjit拉着她在人行道上。

“我只是想我会来看看你是如何做的。Amjit已经决定，他希望看到他的新家也表示，”六月低头看着Amjit。“汪，”大闸蟹Amjit，谁想要证明他没有愚蠢的动物，毛茸茸的是，哑没有说。

在他的商店Amjit，在无毛的一个是，他听到巨大的纬线，所以他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Jaswinder跟随外她的父亲。

“我看到这两个你的女朋友和你一起” Amjit笑了起来。“到这里来，我会适当地把他们介绍给你，”帕特里克喊道。

Amjit和Jaswinder过来的路上说，他们打着招呼。Jaswinder躲在她的爸爸的腿，不久六月劝她，虽然毛茸茸的阿尔萨斯是大他有金子般的心脏。

“什么是他当时称为”问Jaswinder准备在她身后的父亲在任何时候腿鸭子。

“好你个玩具叫帕特里克，所以帕特里克有一个叫做Amjit相同的名称，你爸狗，”六月回味她的话。

Amjit的吻卷曲visibly拉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过，该表已被打开，他知道这一点。

“但人不要去碰做到这一点，我将有一个迷茫的孩子，男人你只是水湿做到这一点，” Amjit伸出了双手乞讨。“Amjit！”喊Jaswinder。“汪！”回答毛茸茸Amjit。

“Amjit！”笑Jaswinder因为她偷了他的毛茸茸的背部的行程。“汪！”回答毛茸茸Amjit为他舔她的脸。

“见爸爸，他有相同的名字如你，” Jaswinder满脸笑容，这

是伟大的，据她担心。

“走吧，我们去大Sid的也许他有他一些猪肉临场，”6月举行了她的手Jaswinder。

所以Jaswinder跳过了道路，每跳，她喊出了狗的名字，在街上四处回荡的树皮。“你是个混蛋帕特里克，”Amjit说。

“这需要一个知道的一个，除了我欠你一个惊喜加尔各答后，”帕特里克笑了起来。

Amjit笑了笑，帕特里克是正确的，事实上Amjit已经下车很容易。“现在好了，我已经得到了你的注意力，你能与孩子的祭祀这个星期六帮助吗？”帕特里克仍然感到不安，要求别人帮忙。“当然，我们会做一些馅饼，我可以捐土豆的几麻袋，人们总喜欢烤土豆，”Amjit边说边抬头街上看到他的女儿教狗印度的“坐”和“给我们爪子”。

“你有一个非常混乱的狗，”Amjit示意他的头。“没有，只是一个多语种之一，”帕特里克笑了起来。

毛Amjit很快掌握了印度，也足以让自己一些猪肉临场无论如何。帕特里克笑了，他开始了下山的路，他会尝试马克的未来。

马克有他在柜台上的蛋糕书的时候帕特里克进来，亨利的道路清扫车已经在和他已经告诉马克·帕特里克的忏悔，他从迈克尔谁从珀西听到听到。该grapevine是工作，其实马文盖伊的“听到它的葡萄树”被打马克的无线电帕特里克来到网吧。因此，所有帕特里克要做的就是提供面粉的麻袋一些，烘烤会在马克和帕特里克的面包店做，马克会先起来。帕特里克离开马克琢磨什么乐事，他会想办法让，他就跳进微笑保罗

下一个。

加热的argument打算在保罗的，有人失去了一个滑和几百斤，保罗是不会交出来，即使他们称他为“吝啬鬼”。帕特里克徘徊在门口，一时冲动，他决定利用事件。“他并不坏，”他说。

“他是不是收税员更紧，”有人喊道。

“不，他不是，他会为慈善事业要赚钱，这个星期六，他将不得不在儿童之家摊位，所有的利润为孩子，他应该做一个万英镑为他们！”帕特里克已经让他的舌头运行除掉他。

“是的，我会在那里，我会为慈善事业来赚钱，所以让我们有没有这有关我是一个弯曲的赌本。任何人都知道，不滑，没有支付！”喊微笑保罗。

“看你都在儿童之家，这个星期六，”帕特里克大声说，他离开了保罗的微笑。

他化解了事情有点和管理精读微笑保罗到来得，帕特里克显得困惑，究竟有多他做了，他耸了耸肩膀，忘了。

帕特里克抬起头街道，然后在六月笑了，他们的笑容就像一缕阳光，它温暖，让他们既感到高兴，他们知道他们为对方作了，如果他们有啥早启动。帕特里克进入交易毛蟹Amjit卖他的灵魂猪肉临场退出，只是觉得权力称为Jaswinder一个小印度女孩在她的手。

“所以，你去表白，然后，”安妮傻笑。“这可难倒了我们的父亲和荣耀是没有它，”笑贝蒂。“看少女，”帕特里克开始。

“男孩就是男孩，”安妮说。“而女孩将女孩，

”贝蒂说。

“他们最终不得不宝宝”说完帕特里克，他能看到它的到来。

“好吧，我想你想我跑酒吧？”韦恩说，得到的地步。

“我所希望的一些捐款，我是不是要问了吧，我的意思是，这将是过分的要求，”帕特里克轻轻地说。“好了，不要再询问，但这是你得到了什么，除了这将是有一个一天的家人，我会在门口贴一张纸条，告诉我的客户去儿童之家，如果他们想要一个饮料，”韦恩说，如果他说的时间，一切都解决了。

“从我和儿童之家感谢，”帕特里克点头感谢，他简直不敢相信人有多好了。

当他离开酒吧双胞胎转向他们的父亲与他亲嘴。“嗯，他是你的一个”叔叔“毕竟，”韦恩感到尴尬。“我们哦，爸爸可以建立沙堡，”安妮开玩笑说。

“我能有一搭驴请”问贝蒂飘飘她的睫毛。

“停止做你父亲的傻瓜给我拿我的日记，我敢肯定，我们可以得到啤酒厂帮忙了，”眨眨眼睛韦恩，他有了一个主意。

外帕特里克bumped到吉米，帕特里克说他很抱歉，正要与他的苦修进行吉米他叫了回来。“嘿，不是忘了什么东西，我可能是个犹太人，但我想帮助一个不错的天主教男孩做他的忏悔，”吉米伸出了双手像一个魔术师证明他们是空的。

“哦，我是不是要问你，我的意思是这条街的其余部分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天主教儿童的家，和，”帕特里克

气急败坏的说停了下来，吉米脸上的表情是震惊。“你看，我知道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做一个估价服务，OE1项目，这笔钱去家里，或者是你的肚子克里只是想到食物？”吉米响起严厉。

“对不起，我只是没想到，”帕特里克看着地面。“没关系，毕竟耶稣是犹太人，它只是你天主教徒犹太人是谁出了问题，你水湿被指责，”吉米开始笑。“这是伟大的吉米，真是太好了。我几乎问完所有人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些现场音乐太多，但对我的生活中，我怀疑我是否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任何这将是很好，”帕特里克叹了口气。“好了我们犹太人也有一定的联系。我会给你一个爵士乐队，最有犹太人为他们打球，如果不是领导他们。我希望爵士会好吗？”问吉米用他的手的蓬勃发展，一个新的把戏结束。“那简直太好了！”一个微笑照亮了帕特里克的脸。

“好下去的话，完成你的忏悔，我怕你的鼻子滑稽我们犹太人将不会带你回折，”吉米开玩笑说。

帕特里克走上街头拥抱六月，一切都会像做梦一样。亨利推他的车过去了，他觉得被忽略，因为他没有被要求帮助，所以帕特里克请他过来做什么，他做得最好，拾垃圾。只要还有人在那里是垃圾。音乐的浪潮吞没帕特里克，他吻了六月，从温斯顿的卡普里来了，它是如此响亮，他的蓬松骰子几乎掉了下来。“嘿，你的恋人，我可以在我的站上做广告，”温斯顿说。“好吧，宣传您的站上，让男人得到他的工作，”帕特里克说，他吻了六月。

“是的，让一个女人得到她的工作，说：“六月拱她的眉毛，然后再次亲吻帕特里克。

在席卷音乐消失了，帕特里克也懒得问怎么温斯顿

知道祭祀，也许是一只小鸟告诉他，也不会在最惊喜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被窃听的肩膀，这是肯。“关于此祭祀，我能吗？”他用信件捆坐立不安，他的邮递员的包就快空了。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出于好玩，或也许是出于幽默的变态的感觉，帕特里克带领肯大Sid的屠夫。

里面肯看着第一帕特里克，然后在希德，帕特里克笑了，大笑着希德，肯看着困惑。帕特里克知道什么是希德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希德与他的孙子看着它。因此，所有帕特里克要做的就是微笑，希德可以工作休息了为自己。“他想帮助的儿童回家祭祀，”帕特里克说。“是的，我愿意做任何事，”肯说，像羊说，这将会是挑起大梁。“什么？”问希德。“什么？”呼应帕特里克。“是什么，”肯甚至笑了。

“什么什么那么？”问希德，靠拢。“什么呢？”呼应帕特里克靠拢。“任何事情，但是，”肯开始。“邮差帕特，”打断大希德。

“什么？”肯结结巴巴地说，希望他的耳朵就不能正常工作。“邮差帕特，”希德笑了。

“我们希望你邮差帕特，”帕特里克的眉毛几乎碰一碰肯。Ken的左眼开发的抽搐，他脸色苍白，想来应该是生病了，但你怎么能说没有一个十八石头屠夫手里拿着切肉刀，穿着他的围裙下一个邮差帕特跳线。“赦免？”肯希望，就足以把它们混淆。“我希望你邮差帕特，”希德移近，像相扑选手来痛下杀手。

“呃，”肯喃喃自语，希望能摆脱这种踪迹。“我们，我们两个人要你做邮差帕特，”帕特里克说。“呃，”肯，那简直狐他们肯定反复。“你说什么？”问帕特里克明明白白。“我能有一杯水，”肯嘶哑。

希德走进自己的后水，肯原本以为潇洒的走出店门，但多毛Amjit的鼻子被补防的门，肯几乎能听到他的呼吸透过玻璃。“你猪，帕特里克，”肯发出嘘声。

“你会做吗？”希德要求他递给肯水。“呃，”肯嘶哑。

“好了，你会做吗？”问帕特里克。

肯咬了咬牙，他看着希德，帕特里克，在毛毛Amjit，只有一个可能的答复。肯喝了一口水，慢慢地点头，像一个死刑犯艇员选拔怎么死的。“好极了，就等着我告诉我的孙子，”希德喊道，他是如此高兴，他拍着肯的背。只有这样做对他的水呛肯。希德跳进行动和打嗝肯，这使得肯更糟的是，让希德抓住他，把他扔在他的肩膀风他，希德结束了坐在他肯了柜台上。“你现在好了吗？”问一个慈父大希德。“他看起来有点色差，”帕特里克说。“我很好，”肯嘶哑。

“要不要我再打嗝他吗？”问希德对肯边。“我觉得他很好，他让他的色彩返现，”观察帕特里克“我没事，就好了，”肯说，他爬上过柜台，虽然现在他已经双眼抽搐。

外有毛Amjit扑了上去，仿佛本能地知道肯是

邮递员，肯跳出了他的皮肤。

“这是好肯，他只是说你好”，建议全知道Jaswinder。

肯闭上了眼睛，匆匆离去，或许有一块大石头附近，他可以在爬行。

祭祀Fr.Shaw前的晚上问Sgt.Mulholland警方是否会伸出援助之手，给显示器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们在一个艰难的饼干新的检查。他多年前曾经居住在该地区，现在他回来了，只是他现在的老板，” Sgt.Mulholland解释。

“我已经离开的任务很长一段时间，我回来了也只有那个男的是老板，” Fr.Shaw指着墙上的十字架。“我可以问你，但他会更可能咬我的头，”警官没有津津乐道要求检查员帮忙的想法。“嗯，我会做我自己。这是什么龙的名字，那么，虽然我肯定没有乔治，”问累Fr.Shaw。“他的名字是督察T.Howard，” Sgt.Mulholland说。Fr.Shaw的脸上裂开，黎明的第一光线通过它打破了。“他的教名。”问老牧师。

“托马斯，他坚持托马斯，不汤姆，当他是友好的，这是在罕见的情况下，他是友好的，解释说：“军士。旧的余烬在牧师的目光又重新生出了，他知道这个名字，只是他这是小汤米·霍华德。中士留下牧师纠缠于过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托米·霍华德的过去，以及他如何三十年前成为bicycle的拥有者...

帕特里克发表了他以极快的速度奶祭祀的日子，很多的牛奶已变成黄油这样被摇晃它得到了帕特里克痛失围绕他的一轮。乳制品捐赠了一浮满

牛奶也与银行假期什么无论如何都会变味。

在儿童之家马克和大希德已经到来早去烤下去。大希德很惊讶地看到，莱恩自己开着面包车制冷的向家庭提供的肉。

“好吧，我必须确保只有最好的得到了传递，所以我改用我们要送交该局为他们的一些做了第三速率一块洋玩意儿肉，现在我给你的东西是唯一的选择肉，你和我每天都在家里的那种，”莱恩解释说，‘不会理事会知道你欺骗了他们？’想知道大希德。“他们伯克斯不知道从我的屁股英国最好的牛肉，除了它的孩子谁应该拥有最好的不是议员，”莱恩激情发言，他就曾经尝试和失败，都被选择在安理会拥有席位。“谢谢莱恩，”大希德的胸部膨胀与骄傲，莱恩可能已经达到了肉类贸易的高度，但他仍然在心脏家庭屠夫。

两人握了握手，两只强有力的手发生了冲突，就好像拍击沙滩大海，椰子会被压扁，这样是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肉类，友谊，儿童和公牛的爱给安理会，这一切都在一个握手。

“现在你已经得到了一些火腿后来就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后来人会变得有些饿，”莱恩真正关心。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想我可以冲回我的店，并得到一些，”大希德开始把他的围裙了。

“希德，希德，这是我的呼喊，除了我庆祝。我的孙女出生昨晚，在光的大小为我的家人10磅12个ounces，一下，但她是一个美丽的小凯瑟琳”莱恩从耳朵到微笑耳。“

那真是太好了，和她的母亲吃了很多肝的同时，她期待？”问大希德。

“当然，无论如何，我会得到一些火腿下令，”眨眨眼莱恩，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手机。“你好其莱恩在这里，给我添子。您好，蒂姆可切换的火腿。你知道，我们节省了足球队的东西做的，你知道安理会赞扬我们的英雄，因为，如果他们想打一场战争或什么的。反正发送很多到这里为四点，如果你看数14冷冻室，我们有一些其他火腿的回首，那会尽我们的珍贵的英雄。是的，这一切，感谢蒂姆，”莱恩笑了，他把手机放回口袋。“你一个真正的宝石莱恩，一个真正的宝石，”大希德拥抱莱恩。“我只是在做我的位，此外，如果你没有小费我关闭所有这许多年前我仍然只有一个店，”

帕特里克赶到现场一看就知道他有车的显示，他们都发生在一排停车。所以，现在他的屠夫，面包师，承办，大卫的自卸车，弗兰克的家具面包车，彼得蝶面包车加上浮动，他已抵达。吉米有一个毯子铺在他的黄金宝马的前面，已经valueing事情。弗兰克来到涌去解释他的存在。

“你看两年我一直试图出售这三件一套的，但没有人想知道，我甚至在提供涵盖家具扔，但没有人想知道，这让我每次看东西时我生病了，我水湿相信我下令。虽然我没有为了它我店的福米卡结束，不为质量的最终你看到的。因此，所有我问的是让我抽奖吧，OE1票的œ350套房便宜。我只是想摆脱的东西，只要它亿韩元我会亲自送它，只是为了确保我从来没有再见到血腥的东西！”弗兰克几乎是乞求，他听起来像一个狂躁抑郁阿瑟

尼格斯，扒渣，而不是家具赞美它。“当然弗兰克，当然，”

一个吃惊的帕特里克说。

弗兰克亲吻他的手，并跳过远为sandboy一样快乐。

毛Amjit跑过来向他的主人，其实Amjit扁平帕特里克，他坐在他的胸部和舔他的脸。六月打扮成一个面包师站在帕特里克头笑道。

“这就是我想看到更多的时候，我未来的丈夫在我的脚下，崇拜我！”她抛回她的头，笑了起来。

毛Amjit怒吼，他的吐滴水遍布帕特里克的脸。大希德注意到帕特里克的位置，所以他吹罚Amjit来找他。现在，当一个屠夫吹口哨狗来跑，Amjit也不例外，没有傻瓜。帕特里克的脸不够干净，现在，Amjit有更好的事情要考虑，主要是他的胃。因此向后跳跃和第一对帕特里克的淘气位踩Amjit走了，肚子这么说。帕特里克他的脸从Amjit湿，慢慢地站了起来，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月又笑了起来，所以帕特里克来到斗鸡眼。

“我希望没有造成永久性损坏，”她傻笑。“我会在课间游戏给你，”帕特里克说，他开始痒痒了。

温斯顿和卷毛来到他们身后是一个五旬节合唱团其领导人是Wiston的妈妈。

“妈妈对未来的坚持，他们关闭了伦敦的比赛了几天，但妈妈说，这将打开他们的喉咙，”温斯顿解释说，因为他耸了耸肩。

“我也说过，我会踢他，卷毛和他们的诅咒海盗电台离开我的家，如果他们没有让我们唱耶和华的赞美，”从下周日她最好的大帽横梁他的母亲。“好唱的话，说：”帕特里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大卫和帕特里克冲进儿童之家的几个长椅合唱团坐和站立。在几分钟时间内黑色国家五旬合唱团冠军开始唱歌。温斯顿提出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耶稣点唱机”，他的母亲打算带他，周日最好或根本没有星期天最好的。六月巧妙地说，这是真实，他们不知道“与我同住”。所以这是他们成为什么，那么“耶稣点唱机”，抛出英镑水桶和喊出你的要求。现在的说法是魔鬼所有最好的曲调，今天他没有。在五旬节合唱团的女孩总是看起来好像他们可能是魔鬼的玩具，这样做是自己的美丽，但这些美女都是主的。他们唱像天使虽然有些过路的陌生人可能希望他们没有！

韦恩一直没一懈怠，他就最近看到鲍勃·格尔多夫的纪录片，所以韦恩抄袭了他的战术。他告诉记者，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几桶为儿童的家宴请几个啤酒厂，他可以有时间来支付，如酒吧正在经历一个糟糕的补丁，他甚至在想卖了。现在从啤酒厂男子开始抽搐，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至于他们提供啤酒免费，这是很好的公关毕竟，那种啤酒厂帮助一个儿童之家。当然，思想没有越过他们的头脑韦恩可能好心看他们，他应该决定出售。所有韦恩说的是，他在思考的卖点。

韦恩安排了帐篷或两个或三个贷款从啤酒厂此事。他还安排了啤酒将在同一时间被传递。所以，当啤酒厂卸载他们看到另一啤酒厂帮助过，现在他们不希望将他们不甘示弱？那么，什么开始作为一个桶每个成为各两桶等等，直到一结束韦恩每五桶掉所有的啤酒厂，鲍勃·格尔多夫会一直为他感到骄傲。韦恩所取得的

啤酒厂玩游戏扑克对方，只是有一个赢家，这是不是啤酒厂！贝蒂和安妮还以为他们的父亲是愚蠢的将所有的啤酒马上就来，当他们意识到什么旧的父亲是高达他们感到骄傲，非常自豪，老狗当然知道一些技巧。现在，很多啤酒是绰绰有余的，其实太多了，只有真正的啤酒饮用者可能会喝这么多。所以，韦恩曾拨打的淡啤酒杂志的菊花链线，他的一个电话导致了仅在黑色国家hundereds，所有被称为但只有少数的答案，但是当他们的回答，你知道这件事。真正的男人已经哭得像个小男孩作为自己的妻子说的没错，但附加了通常的字符串，一个巨大的咕噜上升在黑色国家如遗忘任务是完成：这些人都是不苦，

一切似乎很顺利，人们已经漂流和二百一大群左右在那里。然后帕特里克开始跳约和咯咯叫像鸡，他会意识到他们没有PA“怎么了，你看，如果你发现你怀孕了，问：“焦虑的六月。

“我们有没有PA这是怎么了，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它的通告和事物，”回答心慌帕特里克。

“我们做的不错，到目前为止，何必呢？”问了一个实用的六月。“我们只是需要这一切，说：“帕特里克，紧肤在他的脸上，他对她摇摇头回答。

在那一刻Georgio的，直率的朋友来了，他驾驶一个冰淇淋车和他的两个十个孩子开车两个面包车。弗兰克忘了告诉帕特里克说Georgio的会来，人们总喜欢在祝宴冰淇淋，所以Georgio的会在那里做他的位，当天去儿童之家的利润。

“快点给我买一个冰淇淋，它会平静我下来，说：“六月服用帕特里克的手，带领他的第一个冰淇淋车。帕特里克为自己买了一个99和三99月。Georgio的夫人笑了，她就像一个女神，轴承十个孩子都对自己的身材没有影响。

“当是由于宝宝？”问Georgio的夫人。

“你怎么知道的？”问月，她吞进了肚子冰淇淋。“我怎么知道我和十一位母亲，它在你的眼睛，它在你的乳房，这就是我知道的。而且我用的时候我也怀孕了吃三重99 S！”笑Georgio的夫人。

“五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不过十，甚至更好，”Georgio的蓬勃发展，他挽起袖子露出了他坚强如钢的武器。

六月拱她的眉毛看着帕特里克，他脸红了，他开始讨厌这个忏悔业务，大家似乎提出建议。帕特里克看了看天空，叹了口气，就在那时，他发现在冰淇淋车的扬声器。他吻了六月，因为他是那么的开心，只有六月仍然有冰淇淋她的脸，他们两人看起来就像肮脏的孩子。

帕特里克跑开找温斯顿和卷毛，六月有另一个三联99，他们都非常好。如果她知道Georgio的的99秒有一个壮阳效果，她也不会，那是Georgio的太太如何十岁的母亲毕竟！帕特里克回来，指着冰淇淋车顶部的loudspeakersa。

“我想我们可以钻机的东西了，从我的面包车到这些，它不会是很不错的。而且你不得不出来的冰淇淋车，但其可能的，”Wiston说，他玩他的巴比伦贴牌。所以有人居住，扩声系统，由三台冰淇淋车和温斯顿的面包车设计。卷毛比赛来回，接线的一切

从温斯顿的面包车立体声扬声器取出并放在面包车的顶部，他们一样大旅行箱。温斯顿喜欢他的音乐响亮，以大写L.随着在四十五分钟PA系统设置结束多一点jiggery pokery。Georgio的太太给了六月第三三倍

99，她也思索自己六月。

“许多兄弟姐妹你怎么和你的男人有吗？”Georgio的太太问，她双手叉腰站着。“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咕噜咕噜月。

“然后有看了你的乳房我认为五个孩子将是对你有好处，”她严肃地说。

“没有六是更好的数字，”先生Georgio的观察。

Georgio的太太从冰淇淋车靠在并挤压六月的左乳房，它必须是左一个，一个是心脏。

“是的，你说得对，六个孩子会为你的权利，”Georgio的夫人点了点头，判决已经作出。

扩声系统准备好了，温斯顿来到了他手中的麦克风。帕特里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六月解决了他的问题。“Georgio的夫人在看我的乳房和她说的六个孩子将是对他们有好处，或者说我们，所以它得是6，这一次，第一个是天生的，你觉得帕特里克？”六月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儿童之家的竞争环境。“呃，呃，呃，”是帕特里克呼应吃惊的答复。

人群都看着他们的方向，在每个人的脸上笑容休。

“嗯是，是吗？”问她六月回响着声音各地。“呃，呃，是吗？”说糊涂

帕特里克。

一阵欢呼声上升，温斯顿喂磁带通过系统的意外，这是“不能获取足够您的爱”。笑雨在他们身上，帕特里克·

希望地球就会吞下他。

“来吧，振作起来，你爱我不要你，为什么会感到羞愧？”六月看着帕特里克的眼睛。

“我不以为耻，它只是我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这一切的任何隐私，”帕特里克看着地面，为什么在那里从来没有对他有任何正常，一切似乎都被通告，他只是想与6月份独处。

“来吧，然后给我们一个吻，”六月戏弄。

所以他们亲吻，帕特里克不在乎月尝到了冰淇淋和吉百利巧克力片，其实它做的更好！Georgio的夫人和她的丈夫在一旁看着，这让他们想起自己的，他们的第一个曾在冰淇淋车被设想。

“我认为，随着一点点的努力，他们可以有十个，”夫人Georgio的观察。

她的丈夫亲吻了她，或许他们将使它的十一自己。

墨菲太太穿过人群让她的方式，当她听到PA宣布，它已向她的心脏跳的喜悦。那个意大利女人当然知道她在说什么，而不会是很大的。先生和夫人坎普还曾听到宣布，他们通过从另一个方向的人群使他们的方式。这两个由冰淇淋车赶到，看六月和帕特里克接吻，Georgio的和他的妻子这样做。墨菲太太闪着，这是伟大的，她想要更多的这一点。肯普太太很反感，她需要的饮品，所以坎普先生就跟着她到饮料的帐篷。

饮料帐篷被韦恩和家人跑了。他的女孩们穿着的一部分，就像圣Trinians校女生，搭配短裙和长袜和吊带。他们所提供的送秋波看起来自己，韦恩曾试图说服他们，不要穿成这样，但

女孩将女孩和双胞胎肯定是双胞胎。所以韦恩做了任何父亲会怎么做，他提出了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是的，他们是我的女儿，是的，我确实有一个柜台后面的猎枪”，其实他与连接到它压缩气体罐上的喇叭。任何废话，他会起哄，然后他会击败生活一大跳他们！

人群已建立了在祭祀和酒吧，为什么？那么Fr.Shaw曾对督察T.霍华德。他曾提醒他，当他是小汤米·霍华德，他是如何被盗的一个牧师的bicycle，Fr.Shaw的bicycle，现在他不是一个小搬弄是非，一个牧师听到认罪和不走漏消息。然而，他也动心，作为检查员是不是天主教徒，犯罪是犯罪毕竟，并没有法令限制在英国毕竟。所以用小胳膊扭督察决定帮助。

现在，警察必须尽自己的职责，并显示没有什么好感，所以托米·霍华德这样做。如何？那么有应急预案，并得到撒偶尔停下，而不是像老绿Godesses民防计划。所以这周六发生在被选择为天民防实践中，这意味着获得所有的信息流量脱离主要道路和转移下来小路。现在在孩子们的家被关的小路上，所以如果谁被挪用的人偶然路过它，一次或两次，甚至三次，这要归功于精心民防计划的话，那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进入儿童之家和享受一个有趣的一天。这将是比向后和向前推动了一小时左右，警方必须尽自己的责任毕竟，对我们所有的好更好，应该在儿童家里的好处那么没有警察的错是什么呢？这可能是一个警务督察的错，而是警方的故障，无关他们，什么都没有。小汤米·霍华德是不是没有一名检查员是他？

因此，它是Fr.Shaw是在酒吧里告诉韦恩这一切，军士。穆赫兰是在具有咖啡提神他的身边，他无法值班可能，他喝。这是50%的证明咖啡的事实，现在这是一个自然灾害，可惜毁了良好的雀巢咖啡，但是当一名警察被邀请到有一个咖啡这是他的公民义务接受，它应该变成是50%防爆然后他就已经遭受，良好的社会关系的缘故。作为Sgt.Mulholland是他遭受了他的职责，他遭遇了三分四次了很好的社区警察，但他并没有抱怨，因为这是铜的，他是那种。完美的笑警察，当他听到关于他的检查。

韦恩从柜台后走出站不稳，当他看到墨菲太太进入帐篷，向她冲他摇摇手，毕竟在讲做对孩子们的家被帕特里克和六月的订婚派对的方式。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瓶吉尼斯，他递给她，并开始寻找玻璃。“哦，这样很好，不需要一个玻璃，”墨菲太太把瓶子放到她的嘴唇和喝。

肯普太太环顾四周，看看墨菲夫人，她绝不会从一瓶饮料，她都忘了她是如何有一天，当她听说她是一个奶奶。

“在吉尼斯的每一瓶婴儿出生，毫无疑问，是她的儿子怎样把我们的女儿的优势，”她说看不起她的鼻子。“这应该是为孩子的家庭庆祝会，不是仇杀，”坎普说。

“怪客有时听起来这么好听话，说：”肯普太太看着她的指甲，仿佛他们准备好划伤别人的眼睛挖出来。“来吧，让我们去喝点水，”敦促坎普先生，他通过他的方式

众人在酒吧。

贝蒂爬上一个桌子上，让她可以喊。“我们可以有那些眼镜请，没有眼镜意味着没有喝！”“有没有眼镜意味着没有喝！”呼应安妮谁曾获得马修搀扶以上人群。

一个喊了起来，男人在粗呢大衣缓慢游行正朝帐篷携带的啤酒8万桶，所有他们缺的只是一个吹小号的先声。安妮和贝蒂跑去迎接他们。

“叔叔，叔叔，叔叔，”是的，它是从叔叔的男人好了，在粗呢大衣给他们了，它是真正的啤酒男子。唐导的叔叔交到标签的大把双胞胎，女孩笑了，他没有忘记。所以女孩赶紧跑大约追平了标签的人。有150点标记的皇家啤酒的人，都穿着他们的粗呢大衣在韦恩的女孩荣誉，花了相当一段时间都被贴上标签，但他们必须。在人群中其他人开始在视线笑，但真正的啤酒人把这些东西当回事，传统毕竟是传统。所有应有的仪式他们的礼物被带进酒吧，鲁尼笑着感谢，并擦干了眼泪。他的一个电话带来了，这一切为孩子着想。

“嗯，我们想帮助，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些在其他地区的啤酒制造商的帮助了，”唐手一挥，在两个“四包”他们携带。

“我想我们可能会用完的眼镜，说：”韦恩吸吮他的下唇。

“没问题，”唐说，他处理涂军粗呢前咳嗽了一声。

“男人，现在怀里！”他命令。

作为一个在一个巨大的蓬勃发展的他们各自挥舞两个塑料眼镜。在粗呢大衣的上衣口袋里也毕竟有其用途。掌声鼓励迎接眼前的自己的眼镜，贝蒂和安妮做侧手翻，显示其海军蓝色短裤。这带来了又一轮的掌声，莫林他们的母亲晕倒和韦恩按响了喇叭，并告诉他的女儿停止闪烁的短裤。女孩则有一个想法，因为他们讨厌洗眼镜，为什么不使人们做到这一点，几个英镑的家庭也会被提出。他们都读过的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儿童，还有帕丁顿熊。不久，从帕丁顿熊和队列已经形成了正常人的集结队伍，支付的清洗眼镜的特权！

微笑的保罗已经调得，他想摆个牌子起来说：“诚实的微笑保罗你赌”，只有Sgt.Mulholland曾警告他的商品说明的行为，所以他的招牌只是说：“我打赌这里”。让人没有赌过，微笑保罗带着投注什么。旁边的人的颜色下注的衬衫，第三人的年龄走过去他的音高。他甚至蜘蛛在一个罐子里，他有蜘蛛的比赛，他甚至有一个差点系统比赛的蜘蛛。他弱能他们通过采取断了腿之一，所有他的香烟做最人道更轻，只有几次整个蜘蛛点燃，蜘蛛炒走像一个垂死的彗星。于是微笑保罗发生在一个蜘蛛需要多长时间燃烧，当然，它与这样的是谁失去了最赚钱的孩子赌注投注，但他们喜欢它的大部分。微笑的保罗甚至有猜测他的公文包竞争的重量，答案将在这一天结束时透露，当货币的权重将采取。猜猜醉鬼的数量啤酒帐篷十码范围内的摔倒是特别喜欢，谁没有没有下降过醉鬼。他甚至对告知的时间投注。如何这个工作是有人会看

在他们的手表，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微笑保罗会问他们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没有看他们的手表，然后再次保罗交出来给男人做赌注。随着人们总是看自己的手表，当你问他们的时候，哪怕是秒自上次看了一下保罗微笑。人们总是看自己的手表，所以保罗赢得了所有的时间在那一个，父亲的军队的私人沃克本来是为他感到骄傲。

五旬节合唱团开始累了，的当圣徒进入游行飘到场的最后一个音符，只是他们没有为调，就由一个带消失。

在第一，但在力量和力量成长晕，声音是明白无误的。它越做越大，直到它是大胆黄铜，它成为了一个质量sleeze声音。而谁是使这个恶魔般的声音，无非是吉米的犹太爵士乐队中，从中部最佳爵士男25集等。每个穿了就可以了吉米的犹太爵士乐队一个T恤，乔纳森其中一人的儿子在丝网印刷业务，所以他就做了T恤衫。爵士男人滑行穿过人群，爵士乐手从来不是他们只是渗出，他们一样容易发挥他们的气息。这是乐队怎样的方式作出了总部，爵士手下无傻瓜以便他们打他们直奔啤酒帐篷里。所有，但其中四个是四朝主楼，当一个调整已经完成了4名由主楼开始玩的陌生人在岸上去，老阿克·比克打响起了巨大，因为它回荡在儿童的墙家中。当他们扮演的其他21个喝了一杯酒或两个或三个，然后看似毫不费力，他们加入进来，爵士的人可以在楼梯上跌倒，如在水厂俱乐部仍然在调整，因为他打的底部，然后他倒是喝一杯，招呼他的朋友们无论是播放前加入费力。如果五旬节合唱团 当一个调整已经完成了4名由主楼开始玩的陌生人在岸上，老阿克·比克打响起了巨大，因为它回荡在儿童之家的墙壁。当他们扮演的其他21个喝了一杯酒或两个或三个，然后看似毫不费力，他们加入进来，爵士的人可以在楼梯上跌倒，如在水厂俱乐部仍然在调整，因为他打的底部，然后他倒是喝一杯，招呼他的朋友们无论是播放前加入费力。如果五旬节合唱团 当一个调整已经完成了4名由主楼开始玩的陌生人在岸上，老阿克·比克打响起了巨大，因为它回荡在儿童之家的墙壁。当他们扮演的其他21个喝了一杯酒或两个或三个，然后看似毫不费力，他们加入进来，爵士的人可以在楼梯上跌倒，如在水厂俱乐部仍然在调整，因为他打的底部，然后他倒是喝一杯，招呼他的朋友们无论是播放前加入费力。如果五旬节合唱团 爵士人可以在楼梯上跌倒，如在水厂俱乐部仍然在调整，因为他打的底部，然后他就喝一杯，在无论是玩轻松加入之前打个招呼给他的朋友。如果五旬节合唱团 爵士人可以在楼梯上跌倒，如在水厂俱乐部仍然在调整，因为他打的底部，然后他就喝一杯，在无论是玩轻松加入之前打个招呼给他的朋友。如果五旬节合唱团

耶稣的点唱机，那么爵士是魔鬼的自己的音乐，因为它达到了部分其他音乐不能达到，因为爵士和酒水齐头并进这是合适的，为什么不呢？

吉米从耳朵笑到耳朵，因为他看到了，听声音，他一个电话带来了这一切，带1000年的IT经验，甚至Methousella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罗尼·斯科特终于到达了米德兰，他也将留下深刻印象，只有他是不存在。坎普先生，他当场决定让吉米的犹太爵士乐队在即将到来的共济功能的发挥。“亚伯拉罕，艾萨克，大卫，Jossua，摩西，扎克，索尔，”吉米开始，他四处在后面拍打着乐队，惊异地摇摇头。

“这没关系，它就像你说的，天主教徒只是犹太人出了问题，它的旁边为孩子着想，” Moshae笑着说，暂停在调下各尽其职，然后掰再有之前饮料，然后笑了起来。

Fr.Shaw来了，祝福乐队，他甚至在依地语有一两句话对他们来说，他笑了最就去告诉天主教徒只是犹太人谁愿意出了错。从他听到的供述，他知道多远错误的天主教徒可以去！其中的许多汽车被意外误导上对儿童之家的目的是劳斯莱斯。在劳斯莱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日本男人，谁愿意被之前，十六岁或以上才这样的人。在他身边生长赘肉的辛勤工作，血性拼搏的利润的人，他的名字叫约翰·艾伦比。当汽车来到过去的日本男子看了看，虽然老他的视力还是不错的，并不是说韦恩税吏。于是约翰·艾伦比和日本男子进来打个招呼。

旧日本男人看着韦恩，他看见两个女孩打扮

最奇怪的是，他发现一个女人的垂柳。他舔了舔嘴唇，他想起了特别储备，尽管他已经完成了他一瓶年前，他还有空瓶子。在标签上的粗呢大衣的男人似乎最怪的，他的英语水平得到了改善，但英国的习俗似乎总是狐狸他。虽然历史的日本男人在想过去，本触动了他的胳膊。这是Fr.Shaw，在完美的日本，他受到欢迎，在粗呢大衣的男人神秘解释。他们谈到在日本。“但你怎么一个牧师知道日本人吗？”他问。

“我是多年在非洲传教，我唯一公司是收音机。于是我开始收听短波，我发现电台，日本，并从中学到的语言。我甚至写了说这是一个遗憾，我没有磁带啄否则我可以记录语文课，所以他们给我发了一个奇特的收录机啄再加上一些太阳能电池的东西，这是非常好的人，” Fr.Shaw解释。

“但是，日本是一个很难的语言为英语学习。”“对于英语也许，但我是爱尔兰人，爱尔兰克里从Castleisland。再说我是耶稣，教会的Samuri，” Fr.Shaw从他的眉毛下面说。

约翰·艾伦比从一瓶特别储备的酒吧回来，鲁尼总是有一些准备特别的朋友。这位日本男子眼睛一亮像圣诞树一样，他在他眼中的泪水，还有在那一天，他就知道它的风系魔法。Fr.Shaw知道，也许他能说服日本男子以投资于未来，在孩子们。Fr.Shaw环顾四周，他的目光落在了墨菲太太，她的手立即进入她的口袋里。她会帮助他，没有她没有枪在她的口袋里，但他很高兴看到她这样做。她的口袋里吸了一口气，跃升，这是因为如果有里面一只青蛙。唯一的青蛙内，

是一对青蛙念珠，一个朋友将他们带回从卢尔德墨菲太太。在她的口袋里墨菲夫人一只手已经开始祈祷，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它的是什么，她祈祷任何地方。在Fr.Shaw脸上的表情告诉她祈祷，祈求所以她做，即使它看起来好像她在她的口袋里的青蛙。

在场地的一个角落里播放的爵士乐队，刷新的五旬节合唱团演唱的另一个，人打赌喝。肯邮递员帕特赶到，孩子们对他的神经了。虽然这一切都继续围绕着儿童的家，在风暴眼是墨菲夫人，以及日本Fr.Shaw摔跤。

被称为邮差帕特第七hundredth时间后，肯已经再次制定了抽搐，于是他决定在人群中隐藏。孩子们以为这只是一场伟大的比赛，所以就跟着他，但肯很轻脚。首先，他在啤酒棚躲，他击落吉尼斯的两品脱和苦一个，那么他借了真正的啤酒男子粗呢大衣之一。所以他无法检测，或者说他是这么想，马修给他带来了从大希德赞美一个巨大的三明治。“这是有趣的是邮差帕特，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说马修。“所有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是肯的圣人答复。

“是的，你是对的，有时它的吉百利巧克力，”马修观察他就走了。

肯挠了挠头，想知道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他认为马修是不是简单，只是太深的理解，肯现在已经过了他的第四品脱。他打了个嗝，一个幸福的人的知足嗝。

一个进取的孩子站在门口或皮瓣而的啤酒棚，她拍了拍她的脚和厌恶地抱着胳膊，看中的邮差帕特喝酒就算他不是真正的邮递员帕特。她又拍了拍她的脚，她拍了拍越来越多的孩子聚集，他们

像印第安人周围定居。她的脚攻就像鼓跳动，她身后大希德和马克的烤猪提供的狼烟。一个接一个的粗呢涂军转身看到为什么在高考的孩子的人群。

“我会数到十，然后我们就来为你”喊小肯小姐报警环顾四周，他狂奔像一个受惊的小鹿，他从一个粗呢大衣的伪装打破。他福尔戈把他的帽子和解雇掉，所以它不是摆在首位非常好。由于肯跑出后门儿童通过紧追不舍帐篷猛攻，他们拍着自己的嘴巴让他们可以在最好的印第安人的噪音。

从他的食品看台现在的位置是大Sid的胸部膨胀与骄傲，好肯是如何成为只为孩子着想。“他是一个很好的联合国是我们肯，”希德说。“他是个不错的人那是肯定的，”马克补充说。

环玫瑰口袋里装满了posees的，骨灰一环，在海中的水灰，大家都落了下来。首先肯跑了周围的人群的一种方式，那么他的脚后跟转向像他那样，当他看到他的狗一轮，他跑的其他方式。团团圆圆像一个玩具熊园，一步两步，跑肯像罗斯福逃跑的熊。鹅鹅鹅我应该在哪儿游荡，unstairs楼下和我的夫人的房间。这是因为如果幼儿园Rhymnes的所有糟糕的部分，都来过，和肯是受害者。你上了阁楼，下到地窖里，你可以做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灰姑娘。当超过150的孩子追你，你会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肯抖落它们由潜入女士洗手间。

他去哪个方向，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公主？我没有看到公主只是一个仆人，她衣衫褴褛，她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公主，在其高帽子和蓝色袜子回答看守。

一声尖叫了起来，一个被虐待的肯出现了从女士洗手间，肯普太太领先殴打，她对她的左钩拳，亨利·库珀本来毫无成功机会。“别管他”喊孩子们，一分钟，他们为他感到难过，他们闭上了眼睛，计数，并大喊到十，然后他们会在他之后。恐惧在他眼中肯飞过，直入Wiston的怀抱。

“帮我隐藏快，”求肯，他的眼神狂野像针球机球，只有他失去点没有获得它们。温斯顿把他扔进自己的面包车，并给他盖上大衣，肯被震聋的面包车是PA和音乐的源泉。他觉得像巴黎圣母院，只有他是Postie从该死的儿童中，PA，PA的藏身。

马修带着从大希德食品和饮料韦恩，他们都知道在哪里肯，其实所有的大人知道了，但幸运的是肯的孩子没有。成人和儿童之间的鸿沟被证明是保护那天LFE。毛Amjit甚至前来打招呼，肯贿赂他用一块牛肉。一旦牛肉被吃掉毛茸茸Amjit让出一嚎跑到离车远，仿佛他是继肯。这给了肯有机会从音乐声中逃脱，没有山丘的音乐只是声音。

所以，当孩子跑了毛茸茸Amjit后一种方式，肯跑了，另外，他在公开他不得不寻找掩护。于是，他去收藏跻身耶稣点唱机。同时微笑保罗已经采取了这种随机野兔赛跑的优势，他正在采取的投注到哪里肯会发现旁边多久它会带着孩子。如果是进行再微笑保罗会使它，把它变成一个先令六便士一个。微笑的保罗很兴奋，一旦他做了一下投注的，这一直是一个刺激，但在这里它是开放的季节人潮之中。

他甚至对有多少人会占用他们的鞋带在给定的5分钟内，自然所有的中国人在人群已经对他所吸引的赌注。有没有搞错他们，微笑保罗可能看起来像一个苍白的阿斯特里克斯的高卢，但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之间便形成了人类的任天堂游戏，微笑保罗射击球，它反弹所有的人，他们的眼睛登记分数和有惊无险。赌肯是最终的选择，它几乎是一个血的运动。

肯发现他的声音合唱团之中，他开始享受自己，他唱他的心脏。只有他犯了一个小错误，他是唯一的白人，在西印度合唱团，孩子们有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木，但他WS推自己的运气了一点。小姐来了，在唱诗班的前面放着小，她抓伤她的头，因为他们其余的人跑了然后又毛茸茸Amjit后一种方式。令人吃惊的是什么狗会因为贿赂做，除了Amjit喜欢被人追。小小小姐环顾一下，然后她又划伤她的头，直到她慢慢转过身来，她让她在她的目光。她抱着胳膊，摇了摇头，他已经被抓作弊一次，她给他她最好的女警的凝视像WPC Martella关闭该法案。肯一饮而尽，他知道比赛了，虽然他蠕动就行了，他改变了唱诗班他的位置。小小小姐摇摇头，仍然由冲到其他小孩，一个或两个停止。肯改变了唱诗班他的位置，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合唱团停止儿童，阳光小美女又摇了摇头。毛Amjit怒吼，他试图再次引开孩子，但它是没有用的，一点一点他们都停止了旁边的小小姐。

微笑的保变投注与中国，他曾在尾部哪怕肯haddn't一招。在中国采取了新的选择，因为一个

他们大声鼓励，因为只有中国人。肯改变了他的位置在唱诗班了好几次，他是想在别人的光环掩盖。小小姐再，再而三地摇摇头。耶稣点唱机唱奇异恩典，和小小姐谁有一天会成为警务督察微笑，甚至嘲笑，格雷是她的名字毕竟，小女孩大笑起来，看到这样的乐趣和菜用勺子跑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肯捂着包狂奔。

这一切虽然继续Fr.Shaw和日本男子按倒，其环是墨菲夫人的珠子，交易是可以了，需要一点点的劝说。Balbinder，Amjit的妻子，拿着一个纱丽敷料竞争，肯来朝她跑。作为快速快闪肯吞没在红花纱丽，虽然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木乃伊比印度小姐。孩子们冲回和前锋，他们已经失去了他。肯容易呼吸了一会儿，马修带着一品脱和他的吸管，而马修举行的饮料喝着肯。肯与什么有关的所有正在运行的很渴，所以马修带来了另一个品脱和吸管，当你用吸管喝你喝醉快，因为没有空气与饮料混合。也许同样的事情发生与婴儿和母亲的奶，没有空气只是纯牛奶，所以像醉鬼婴儿有宽打量着幸福的表情。不管它肯现在是运球像婴儿一样的道理。

小美女格蕾丝停下来，让她的眼睛做散步，也许她会卖黄页在未来，如果她不是一个督察，谁知道？不久她发现他，他的帽子和袋子藏红花被吞没，但邮差帕特外观不能被隐藏，他看上去好像是在藏红花保鲜膜覆盖，以保持新鲜他。Balbinder看到小美女格蕾丝，她低声说在肯的耳朵，就数到三。用大能升沉，像鞭子，肯的裂纹

波及了他的回补和纺像陀螺一样，他滑翔像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直通的粗呢涂淡啤酒饮用者的队伍集结差距。这只是一个小的差距，但肯纺通过它，Balbinder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自旋她拉，她最近一直在Stirchley保龄球，现在该技术已被善加利用。肯是安全的。

“之后他！”格雷斯大叫，就像西方的邪恶的巫婆。孩子的囤积居奇通过间隙现在猛攻，Ken的非常生活受到威胁，Balbinder越过她的手指给他。肯走，走。中国的尖叫过，他们刚刚失去了一个赌注，以微笑的保罗，但它的所有的兴奋，这是太多。肯有更多的生命比猫的幸福儿。弗兰克显示，就像肯来通过粗呢大衣飞驰而来，肯降临，孩子们会铍酸锂撕他从肢体地毯。哦，不，他们不会，哦，是他们会，你想赌，让我看看你的钱，微笑保罗花了一百元。弗兰克迅速包裹起来肯在地毯上，就如同用糖果包装在一个纸盆，现在是肯的地毯。然后用升降肯被扔进弗兰克斯家具面包车后面。

肯失踪了离地球表面，alliens一定要捉拿他，所以虽然孩子。在那一刻，劳斯莱斯出现，安迪驾驶，他停在旁边的日本男人的劳斯莱斯。有新婚夫妇内，新娘已经提出了在家里，所以她在回来打招呼坚持。六月让帕特里克去，这是幸运地赶上了花束，她要抓住它，不择手段这花束是她的。微笑的保罗看到在六月的看我的眼神，她看起来就像她的母亲一秒钟。

微笑的保罗承担了谁也捉花束赌注，中国几乎与兴奋湿自己，他真的必须是中国

他们肯定！六月低声毛茸茸Amjit的耳朵什么的，她答应了他罗洛的全管，Amjit的灵魂是她的。于是狼behowled月亮和大海的人分手，花束被抛至六月抓住它，她的奖金，和毛茸茸的小狗笑了看到这样的乐趣，并跑开了罗洛的管。

每个人都在有一个有趣的一天，大家都认为是除了马丁，他被转移到公平了。他看到所有的乐趣，他看到吉米和爵士乐队也一样，这是吉米的儿子的错，他是缺乏现金。因此，一些poxy儿童之家是做这一切的面团，而他几乎没有足够的对他的习惯中。马丁注意到了微笑保罗的鼓鼓的公文包，必须有它几千元。马丁看着周围的人都被簇拥着与新娘和新郎马丁罗尔斯有一个想法，他的粗呢大衣是一个伟大的伪装，他所要做的就是抢的钱，他可以隐藏跻身真正的集结队伍啤酒的男人。

所以这是马丁赢得力排众议。只有Jaswinder看到他，她跟着他炒。他看见她，绊倒他的鞋带，鞋掉了。保罗微笑抹去脸上带着手帕，那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在他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他可能也开始计算他的钱。马丁已经在数他的鸡，他们已经孵出之前，他失去了一只鞋子，但获得了数千人。“哪里去了手提箱！”问灾区微笑保罗恐慌。“那人接过来，”Jaswinder说。“哪一个爱情，”保罗急切的问道。“在粗呢外套的一个，”Jaswinder说。

“有很多的粗呢大衣Jaswinder的，”保罗说，试图保持冷静。

“他叫我的WOG当我看到他，说：”Jawinder开始哭了起来。

“不要哭Jaswinder，”保罗叹了口气。

中国人很伤心的样子，他们有这么多的乐趣，这应该发生，这是不公平的。其中一人发现在自己的鞋。“谁的鞋是这样的，”问了困惑中国人。

“在粗呢大衣的人失去了它，他对我发誓过，解释说：”Jaswinder开始哭了起来。

“我们现在没有赶上他的机会，而不是在所有人群中，”悲伤的微笑保罗说。

孩子们的集结队伍跑了由肯，Fr.Shaw和日本男人还是以日语发言，在黑色国家领域仍在寻找。六月和帕特里克再次亲吻，大希德喂养五千人，虽然不能与五个饼二鱼。大家很开心，马丁很高兴，但在一个相当角落里有一个悲伤的赌，他喝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现在它被宠坏了。至于毛毛Amjit他已经卖了他的灵魂罗洛的管，但如果罪人悔改，确实有总是希望，希望超越的原因，希望超越的希望。

毛Amjit来到舔Jaswinders撕掉，究竟是谁伤害了他的小印度公主，让她心烦意乱，你使他心烦意乱。他坐在她的前面，他的耳朵了。一位中国的建议一半全心全意，也许动物能找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鞋，虽然他并没有灰姑娘，他是个贼，最坏的一种小偷，谁从孩子偷的，和赌。

Jaswinder给毛毛Amjit鞋闻，然后对她说了一个字，所有的狗在世界各地都爱听。“取Amjit，取”之称Jaswinder抹一把泪水。Amjit看着她，他舔撕开，然后他的耳朵竖了起来。兔子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把这种猎犬的线索。作为一个中国跃居为快乐，有是由另一种赌注，如何

小偷之前多少秒被抓住了。他们撵资金投入微笑保罗的手，他不明白这一点，他们高喊和尖叫中国，它像黑色星期一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Amjit让出血液凝结的嚎叫，从树木和散落的婴儿鸟哭了起来，人转身，马丁开始出汗。狼是小红帽后，到我这里来我的珍贵宝石，Amjit舔了舔嘴唇，他停下来闻闻空气。嚎，嚎，嚎他去，有味道在空气中，有过快乐，有爱和欢笑的亲吻。有希望，有恐惧，Amjit能闻到恐惧，那是他在后的气味。中国人跃居每Amjit怒吼的时候，他们是他的回音，他们是他的欢呼领导人的身后，他们的包，而他的狗。每只狗都有自己的一天，今天是Amjit的，嚎，嚎，嚎他去。

粗呢大衣的分手海，五旬节合唱团演唱的舞王。这句话大作，它很难与魔鬼在你的背上跳舞，马丁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真的不知道，他已是汗流浹背桶了。Amjit闻数的粗呢涂男人，没有粗呢大衣是不是主要的气味，这是窃取灰姑娘的鞋，他之后。爸爸黑羊你有羊毛，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三袋全，上空回荡领域。爵士男性扮演魔鬼的得到了我的灵魂，Amjit卖掉自己的灵魂罗洛的管，但现在他想回来，并为儿童家里的钱了。嚎，嚎嚎他去。马丁开始跑，他的心脏开始一斤，怕他身上。他给了他自己了，Amjit怒吼的喜悦，在距离其他狗附和他的嚎叫，有恐惧在空气中，并Amjit是要吃掉它。Amjit跃上，马丁转身，Amjit咬过他的粗呢外套一个peice的。下一口会会他，所以马丁猛的公文包下来Amjit的喉咙。

“鞋跟，Amjit，鞋跟，坐！”喊帕特里克，谁想到他的狗去了野外。

马丁逃脱，Amjit坐在他的爪子之间的钱。帕特里克跑过来，微笑的保罗和激发中国人跑过来。秒表显示的最终赌注的赢家。

“好孩子，好孩子，”喊保罗微笑拥抱他的所有中国朋友。

“这是怎么回事？”问帕特里克。

“Amjit，化险为夷，那个人偷了钱！”微笑的解释保罗。

“哦，”帕特里克他令人讶异的说。

帕特里克说对不起Amjit，并把手伸进他的口袋里，他给了Amjit他最后罗洛，Amjit已经恢复了他的灵魂了。“感谢您的帮助今天，小伙子说：”微笑保罗。

“我们伟大的一天，你来跟我们餐厅和赌场在赫斯特街伯明翰，我们将不胜荣幸，”热情的中国人。“但为什么？”问一个幸福微笑的保罗。“我们喜欢你，”大家说。

微笑保罗哭了起来，他以为他失去了所有的monmey，包括他给过一边下注，而现在他不仅得到了他所有的钱回来了，他就也做了朋友。这一切都是他太多。但那天晚上他会庆祝就像他以前从来没有庆祝。

神父。肖吐唾沫在他的手，递了过去，最重要的日本男子看了他一秒钟，然后就吐唾沫在他的手和他们握手。协约已经做了，就像他们在Fr.Shaw心爱的克里做交易，在帕克博览会。墨菲太太跃上的喜悦，她带来了她的手从她的口袋里鼓掌，这样做，她送了她飞珠，他们降落在握手。

“上帝在神秘的方式，” Fr.Shaw说。

“我还以为她在她的口袋里一炮”的日本男子说。他们三人都笑了，但它是谁笑到了最后，因为日本是要投资于儿童之家，随着计算机和电子材料的儿童。Fr.Shaw曾乞求二手的东西，而不是他得到了最好。

所以，儿童的家祭祀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大家都很高兴，所有除马丁。至于他肯出来躲在拴住搭车回家在灵车后面，他是所有的跑来跑去后累得要死。孩子们欢呼雀跃，挥手与他道别，这是一辆灵车已经欢呼有史以来第一次，但也许永远云确实有一线希望。

迈克尔·杰拉德·凯西10雷金纳德路，Bearwood，B67的Warley 5AQ 0121 429 8576 jul99 Jun91

屠夫，面包师和承办（C）

通过

迈克尔·凯西

第八章...他们敲我们的街

\*\*\*\*\*

大希德感到非常高兴，对儿童的家中宴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还是觉得在他的心脏温暖的光芒。因此，当洛·史都华的“你觉得我很性感”来了，他做了一个楼层显示在他的屠夫他的“女孩”的广播。一方面希德他跳舞柜台后面抓着全猪，他定睛一看他的眼睛，他在leered猪，当歌曲结束希德拱形眉毛上吻了一下上它的大鼻子。

“他有没有一直如此愚蠢？”一个小女孩问她的母亲。

“因为我是你的年龄，玛丽，”那位母亲在大Sid的滑稽动作笑了。

小玛丽冲刷Sid的肉店的墙上找她母亲的照片，她发现，她笑了。小玛丽很享受看着照片，她喜欢的照片匹配到长大的人，她的爱是瞬间完成，这是同样的事情，但卡。希德现在已经完成接吻的小猪，于是就把自己的斧子吧，猪并不需要它的猪蹄更多的，它的行走时代已经过去，也需要客户服务毕竟。

屠夫的门被踹开，乔治排在所有气喘吁吁，他紧随其后的是布朗夫人。他slumped在角落里的椅子上。

“怎么了？”问焦急的大希德，只留下了猪。“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可怕的消息，非常糟糕的是，”乔治开始。“继续告诉我们，我们都在等着，说：”希德与他的切肉刀示意。

“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将其真的很可怕，它只是那么糟糕，”乔治说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

布朗夫人放了安慰的手放在乔治的胳膊，在店内女士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布朗夫人很快就会嫁给他，这是一定的。布朗夫人清了清嗓子，环顾四周，她仿佛觉得她正要解决的评委。

“好吧，我还是告诉你吧，”她开始说，“这条街下来。”“我知道，”大希德说丝毫不动声色。乔治和布朗夫人看着对方，他怎么会知道呢？“是的，它的倒下，我们可以有一个或两个修理做的。走邮局例如，如果屋顶是不固定的快那么接下来的强风将它关闭，”大希德解释。

“是的石板刚刚错过了我一天，”老礼说。“不，街道下来，”乔治说慢

。“它被拆除！”加入布朗夫人。

“什么？”问大希德，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已经说了，如果他听错了，他必须有，他希望他有，他一定有。震撼的杂音波及周围的店，难道是真的，是他们听到的东西。布朗夫人看着乔治，他对她点点头，她不得不告诉遗憾的故事，这是太多了乔治。

“是的，整个街道被撞倒。我侄女简工程理事会，在规划部门，她已经看到了计划！”

布朗夫人明知点头。

“但是，但是，但是他们水湿做，我在这里已经超过35年，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水湿做到这一点，可以吗？”咻咻大希德，他穿的孩子在迷茫的样子成年人的世界

。

“整个街道被灌进了救援道路，我有我的手提包的计划，我的内测做了复印件，”布朗夫人打开了她的手提包，并透露计划。

用香肠半磅，一块肝和羊腿，复印件已于Sid的柜台摆出来，他的切肉刀压住的计划最后一个弯道。他们搜遍计划，它是真实的，整条街下来的时候。有在计划，红，白，蓝三种颜色。红色为街道的一侧，蓝色为街道的另一侧，然后纯白色的像TIPEX其包围的红色和蓝色。红色，白色和蓝色也形成了民族的旗帜，怎么可能在理事会形式的国家是如此残忍的街道。“安理会未能下定决心，一种颜色一个侧面，其他颜色的另一边，白色意味着一大堆下来，我的侄女告诉我这一切。他们会在远端启动在

荒地，在旧仓库被烧毁年前，那么它们是我们的休息后到来，”吟诵布朗夫人。

“混蛋，只是让他们试着敲我的店来，我就砍他们的球了，”希德喊道。

有一个致命的沉默，在婴儿车婴儿哭了起来，希德总是笑他从来不发誓。

“对不起，女士们，它只是它这样的冲击，”希德看上去就像一个即将被校长被鞭打男生。

“这没关系希德，你是对的，他们都是混蛋，说：“莉莉摇晃她的拳头，她可能是79，但她会为争取希德。

希德笑了，他的“女孩”是在他的身边。他们来到了他的印章和香肠，在黑色国家如果不是整个国家最好英里，他们也来见希德。在他的屠夫墙上有一个公共相册，35岁的儿童是在他的墙，婴儿和年后自己的婴儿在他的墙。在这附近你有一个婴儿，婴儿被命名然后将其照片就挂在墙上，这是事物的黑色国家的这部分订单，如果它在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持续了35年。是该委员会的成员BASTARDS，并尽可能希德和他的“女孩”而言，安理会对他们的手一拼！

“我们将制止这一点，”与希德大步走出他的店。

他径直进路，直入谁才刚刚设法阻止没有击中希德学习驾驶的路径。紧急停止始终是一个棘手的，尤其是当一个六个足三十八石屠夫手里拿着一个血淋淋的切肉刀走直在你面前对你第一次驾驶课！幸运的是，学习者停止时间，所以他的车没有受损。至于大希德他大步走进Amjit的，几乎敲了门脱离较链，因为他这样做

这样是他的着急。

“嘿，怎么回事希德，我不会拿着Vegitarian公约在这里你知道，” Amjit说。

“很抱歉，但它的重要，街道的下来，”希德一饮而尽。“我们知道，一个或两个修理邮政局屋顶还是不错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帕特里克谁是站在旁边Amjit说。“我没有时间为您的喜剧节目，听的街道下来，我们的精彩理事会往下压，布朗夫人的计划复印件！” Sid的眼睛鼓鼓的。

“你为什么不摆在首位这么说，” Amjit说。“但他们水湿做到这一点，”帕特里克开始。

“你看我有客户，你是伟大的组织者，让你更好地组织一个会议，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说：”希德与他的菜刀这是像他手臂的延伸手势。“是的，我们将在马克的今晚见面，然后，”帕特里克说，灵感来了一样快，排汗，希德几乎有他的头，他的那菜刀。

“这是固定的，那么，虽然我们会在我们的手中一拼，你都知道什么混蛋理事会的是，解释说：”希德，再次敲开了近帕特里克的头。

希德大步走出Amjit的商店的，直入小的路径，学习者才刚刚从在第一时间恢复。这一次希德微笑着对精简并挥动菜刀。无论精简和教练决定学习公园是为今天不够好，所以他们停了，便去在交易平静的饮料。

这eveninmg所有的店主马克的咖啡厅见面，需要清醒的头脑，使他们避免了在操盘会议。他们都进行了长时间的面孔就好像他们是在葬礼上，而这会是什么

发生，除非他们能想出某种形式的行动。

马克宣布开会通过轻敲茶杯勺子订购，一个死一般的寂静下跌了会议。

“嗯，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所以任何想法，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说，我们一起去整个事情，”帕特里克冒险。“瞎胡闹，你后，补偿，其确定。对你你有一个富家女的依傍，”喊麦蒂去为颈。一声惊呼从那些围着桌子上去，麦蒂已经走了太多太远。六月把她的手放在帕特里克的手臂，她也给麦蒂看看这会已经把罗得的妻子石。的“傻瓜”合唱了起来，他们都转身背对帕特里克厌恶。

“如果我可能会得到一个解释的机会，当我说整个事情走，我不是指整个事情一起去，我的意思是，我们”开始帕特里克仿佛在说三个岁。“你说话都没有行动你，帕特里克，刚刚克里布拉尼，”特雷西啪的一声，她的眼睛眯缝像即将罢工毒蛇。只有那天是6月谁击中，她踢麦蒂在桌子底下，没有人会跟她说话的男人样，如果没有了它们之间的桌子，她会在嘴里狠狠地有她。麦蒂怒吼痛苦。“什么帕特里克想说麦蒂是我们假装合作，为利息布拉尼城堡的问题是在科克，美国克里民间不需要任何教训说话，但你需要一些在听，”六月笑她的母亲笑了，而她

“所以特雷西，我们都做的是假装合作，并为感兴趣的事情，我会尽快我们结婚搬到街上，帕特里克会不会对我的回落，我会在回落他往往过于”与六月拱她的眉毛和暗示性帕特里克吻

漫长而艰难的，他是她现在的男人，麦蒂只是一个糟糕的记忆。掌声鼓励了起来，大希德吹了声口哨，特雷西冷笑她揉了揉撞伤腿。

“因此，我们假装合作只是我们不这样做，”马克沉思。

“这是正确的，当工人在星期一，我们假装合作，其实我们会减缓下来的每一个机会，”帕特里克说。“所以，如果他们来这里茶我要确保他们有两个和我去威尔士亲自为水，”马克说。

“如果他们需要的袜子和衬衫，然后我让他们试戴，”安妮冒险。

“如果他们来到这个交易我会滑倒他们米奇鳍，”鲁尼补充道。

“是的，这是正确的，我们都做的是有点慢下来，并利用我们不得不提高上做文章，理事会down't喜欢做文章的任何连接，它们就像票和无知，”帕特里克说。

“安迪说，他敲了petition在他的Atari 1040，让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有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帮助，”马克说。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他们试图振作主要自己了，一个理事会硬物移动，但他们不得不尝试，他们不能只是躺下死去。一线希望的排在不太可能的形式或罗杰。多哄骗后，他透露，当地派出所所长告诉他的书属于工人的任何汽车，如果他们是在黄线那么一英寸，他们将被黄牌警告，是工人没有给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们高兴。帕特里克笑了笑，检查员在心脏一个老式的铜，他可能要维护法律，但他会做他的方式，一种学说西纳特拉为Policeing的。

当会议结束时，一个或两个去了交易，它

可能不会有更长的时间。韦恩看着他的酒吧，他的家，他的女儿的未来，它已历经十六年或更长时间它正面临demolition上升如凤凰浴火重生，从感谢的叔叔，现在。一辆卡车未能敲它，但安理会可以。韦恩拿起电话，按响了真正的啤酒菊花链，这将是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他们是他最大的希望。他哭了，他离开了消息接听电话时，他失去了他的家，他的生活，他的酒馆。

唐从淡啤酒菊花链挂了他的粗呢大衣，坐下来他的晚餐，他的妻子笑了，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但是当他走出这给了她一个机会，她的开放大学科学学士学位学习。她的丈夫支持她的每寸，因为他爱她，因为她的自酿啤酒现在比他感谢精彩，伟大的酒醉开放大学科学学士学位，甚至更好。他的晚餐后不要播放他的回答手机上的胶带。他泪流满面，他抽泣着撒娇，就像当西布朗走下三等分。所有唐能做的就是点到接听电话，让诺拉他的妻子打回来，她slumpt到她的椅子。真正的啤酒男子已在祭祀的儿童有过这样的乐趣 家里，现在韦恩和操盘手都争取他们的生命。诺拉立即采取行动，她按响了开放大学科学与社会组，她死了，他们会关闭交易，没人让她的丈夫哭了，掠走了它。然后，她按响在皇家啤酒菊花链名单上的下一个，事实上，她一按铃十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然后她旁边，她的丈夫坐下来，安慰他。

在西班牙信天集团英国时间本身在伟大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辩护，他必须从他在酒馆碗比赛拖进，让他的散装鲜啤酒品脱后面。这就是为什么西班牙

有这样一个踢。尼尔森是另一个伟大的英国水手，它是谁，他谁击败了法国，他不知道作为一个饮酒，更多的是女装的男人作为汉密尔顿夫人会作证，但他没有满足她在空余的房间在当地的旅馆。所以，酒吧是国家重要英格兰的善良和伟大，更何况一般的黑色国家钢铁工人。诺拉的电话已经点燃爱国主义和饮料的大火灾，信标是沿海岸线点燃，在丘陵和山谷，在城市和城镇，号角已经走了出来，它呼应了黑色国家的长度和呼气时，米德兰，英国和整个英伦三岛。

成年男子开始哭泣，开放大学的苦命的男人们也哭了，役使了开放大学后，需要良好的固体饮料，这是不容易的选择，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一件非常难的饮酒者，当书被人提走。而这仅仅是讲师！希望的灯塔是由诺拉点亮，整个他们传播像萤火虫夜晚，通过土地给予若隐若现的光，由死亡和昏昏欲睡火，每一个精灵和童话精灵跳轻如从荆棘鸟，跟着我这个调用唱歌跳舞多次，节省了交易，因为这是我们的希望，安理会，我们说没了！

从天堂鸟可以看到灯的踪迹遍及土地，黎明破灯在黑暗中响起的手机并回答。更多的电话都是让更多的灯光在爱尔兰出场，在圣诞节用的蜡烛留在窗口中显示的方式，现在从黑色国家灯荡漾出来到和蔓延，它是一个单向大潮，但清晨潮水会变成。会有一个波，一个巨浪，一个巨大的波浪，它会冲向议会，这将洗理事会路程。

老伪造市政厅吹嘘着科技的最新款，它有一台传真机，可以打印出十页每分

钟

它可以存储超过一千收到的消息，因此，如果纸，因为它是补充则消息将尽快恢复跑了出去。那么该文件没有用完。其在向安理会旧福尔做什么用的道路传真邮件和图纸也从传真机出现了，终于到输入传真两千张被用尽。所以缓冲区充满太多，以抗议朴实，在诗歌和韵文，在拉丁美洲和盖尔语，英语和普通的盎格鲁 - 撒克逊。在上午的店员吃惊地看到传真的大海，他换过传真机纸和传真恢复恳求，停止在路上，停在路上，停在路上。

规划委员会何俊仁普拉特OBE的领导人感到震惊和激怒了他所看到的，尤其是图纸，即使他不明白，他们来到了拉丁字。A369庞贝和图纸是为第三级文明学生颇受欢迎的课程，虽然课程是最关键的词通过在规划委员会的办公桌上什么奠定判断。

“该死的小流氓！就因为他们留意了一下电视中的在白天和晚上，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告诉我怎么做的所有时间。我们需要一条新路，这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亚厘毕道将是一个巨大道路正是在黑色国家需要，“喃喃自语的委员，他通过传真涉水。

亚厘毕道，后亲自命名，以纪念他四十多年的上会，他没有得到爵位，他曾预计，所以他给自己的道路。女王Victoria有她的伟业，在黑色国家为它的罪有议员阿尔伯特血腥普拉特OBE然而，传真是一个单纯的使者，因为是电话，其开始在九个行程，现代手机的奇迹是，在淡淡的一个按钮就可以重拨。随着稍贵的手机现在可以绑

某人的总机，如果你愿意的话。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啤酒的开放大学的朋友们，一个顽皮的事情真的，但诺拉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家人差不多，而且喝起来粘在一起的家庭。

在十点半的行李包被人教练负荷抵达并开始旧福尔市政厅的围攻。韦恩是由唐打电话，所以留下莫林举行韦恩堡和他的女孩冲向市政厅。安妮和贝蒂跳舞大约绑标签的男人，传统是传统毕竟，韦恩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他的一个电话带来了这一点，真正的啤酒叔叔。

“我们是先头部队，该消息已经出来，诺拉的确在管理技能，M246的课程，所以她留在这里安排的事情，这条路废话已经把备份开放大学的皇家啤酒俱乐部也知道所以你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啤酒男子英格兰加上开放大学就在你身边。”唐说，贝蒂绑一个标签，他的手。

“谢谢唐，我能说什么，”韦恩看着自己的脚，泪水开始下跌，这样的帮助，有需要的朋友真的是在行动上的朋友。

一车拉，三人下了车，他们都穿着T恤，衬衫上的标语写着“啤酒和书籍，开放大学Pisshead”。这是开放大学科学与社会队的先遣队。“很抱歉，但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粗呢大衣，说：“他们中的一个。“让女孩标签你，那你会没事的，”韦恩说。“没问题，我通过应该介绍自己的方式，我Dr.Fred港，他是彼得·麦医生和丑的是唐纳德·比尔教授，是的，他们是我们的真实姓名。”

在工人已经到了大街上，他们建立营地的

在旁边的老烧毁仓库垃圾场街道的尽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所有的店主看着他们，他们准备好了，张开双臂，他们将欢迎工人。但它是所有前为工人们会发现他们的成本。

安妮和玛丽都在店里的衣服看着工人到达时，被压向玻璃门掩鼻。希德走在街上，走在路中间，他有他的最大的切肉刀在他的手，这是他的家，他的领地。希德嗅了嗅空气像狗，然后打开他的脚后跟，并要回他的屠夫前吐口水。他会响莱恩，也许他能帮上忙，这是值得一试。“不，他一脸愁容，”安叹了口气。“他只是一个大孩子真的，”玛丽说。

他们看着大希德大步走到街上他的屠夫，是他没有看起来那么悲伤，他们看得出来，她们是女性，不要去碰从一个女人掩饰悲伤，从子宫。

“我从来没有见过希德看起来很伤心，说：”安又叹气。“我也没有，他看起来那么的无助，你只想抱抱他，他的母亲，”玛丽回答希德她的眼睛还在。

“你是怎么看的母爱？或者是有什么，你还没有告诉我？”问安她的嘴唇蜷缩成一个傻笑。

“你！你有没有羞耻，我不喜欢这样，”玛丽说要去所有处女。

“这不是什么布赖恩告诉我，说：”安拱她的眉毛。玛丽脸红并移动到店的后面，以防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她从街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除了这只是一个拥抱，这毕竟是一个党！”玛丽说，防守把她的舌头好措施。

“这不是我所听到的，”安说，用她的眉毛与玛丽过不去。

“谁告诉你呢？”问玛丽搞砸了她的眼睛。“当然布赖恩，”安说，如果她与已经谈话无聊。

“什么时候？”玛丽说，她的叫声的声音背叛她的关心。“其他的一周，他试了一下我，他说你是更‘友好’，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解释说：”安倾斜她的头。“他的脸颊，我很高兴我包装他，欢迎您给他，说：”玛丽把她的鼻子在空气中。

“我告诉他，我不喜欢你，‘我是一个好女孩，’我说，”一个虔诚的安说。

“你顽皮猴子！”骂了眼睛广玛丽，她的手在她的臀部。“所以，当他得到了忘乎所以，我倒了一品脱了他的裤子。”“不要！”玛丽惊呼睁大眼睛，因为她前移至角落的八卦。

“当然是我，然后我得到了另一个男孩带我回家。我的意思是，他让他的手指做行走，我没有黄页！”愤怒的安说。

“好样的，但是告诉我你告诉他我是，还有你告诉他我是容易吗？”问有关她的名誉玛丽。“借我5英镑，那么我会告诉你，”安说试图利用玛丽的后顾之忧。

“先告诉我，说：”玛丽指着她的手指。

“你借给我五元美钞？”安说，现在指着她的手指。“过我的心脏，”玛丽说，穿越她的心脏。

“并解除和独立”，继续安安整理过的Platex广告。他们都咯咯地笑了，也做了提升和独立运动有位莱斯的

道森作为抛出的良好措施的女人。

“不是，当然我没有说你，你是无渣，你就像一个姐姐对我来说，”安眨了眨眼皮。

“我就知道你不敢，”宽慰玛丽说。

“我能有现在五元美钞然后，我想买些化妆，”安问伸出手。

玛丽·安了的手，放在她身后。

“你可以从我的背后，夏洛克把你的五英镑，”玛丽笑了起来。“哦，你，我确实需要化妆，”安折叠她的胳膊。“试试Polyfiller！”玛丽笑了起来。

“但你答应！”安说展开她的胳膊。

“是的，但我有我的手指穿过，”玛丽说，把她的舌头。“你这个小贱人，”安说蹙起了她的脸。

“你能打开，现在店内Denkin小姐回答说，”玛丽指着像裁判订购球员关上了门。

这家商店已经开放一个小时，他们还在讨论这条街的命运。

“你觉得在街上会被保存？”问焦急安。“我希望如此，”玛丽答道吸吮她的双唇英寸

“但并不是那么帕特里克高超，他变成这样的人，现在，我只希望我是6月，”安叹了口气。

“你的意思是怀了你的手指上没有戒指，”玛丽说，推出她的肚子，并握着她的背部。

安了个鬼脸，玛丽紧握着她的手，看着天花板，仿佛她是个尼姑。

“他们打算结婚不久，他们刚刚运走，我会像Patrick.Its人他看在你眼里，当他说话的方式，因为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女人。真可笑，我怎么

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他似乎已经活了过来，感谢六月。他看起来很不错，当他刮胡子，他现在不刮胡子更多的时候，他几乎就像积曼现在他smartened自己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他是一个真正的菜。无论六月的对他做了，她肯定点燃了火，”玛丽叹了口气。

“他做了什么事她呀，这就是肯定的，”这是安转推她的肚子出来，抱她回来。

他们都笑了，有一点毫无疑问，帕特里克已经活了过来，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现在。这是几乎一样，如果青蛙都在夜间变成了梅尔·吉布森，据他们担心的。

“他不爱自己，”安说。

他们都叹了口气，也许有人会调高他们。“都哪里去了真正的男人了吗？有太多的男人照镜子的今天，只是在哪里都是真正的男人？”想知道玛丽。不早于话说得出来她的嘴比工人的一个进入店内。这两位女孩愣住了，他肯定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们可以通过凸起告诉。他看上去像村子里的人之一，只是他从黑色国家和所有的人，没有镜子。安抓起玛丽的胳膊，把她的一边，她第一次见到他，他是她的目光。安会的大小46多毛的胸部做任何事情。

“我可以帮你的先生？”安，谁曾在一见钟情的童话中倒下，就像公主嘶哑。

“哦，”那人说笑着，“我能有一双袜子吗？”“是的，是的，是的，”安安低沉，好像

她已被要求嫁给他。她的眼睛是着火了，玛丽安的耳边低声说。

“还记得是在会议上决定，推迟他不惜一切代价。”“哦，是啊，”点点头安，她只长了眼睛的工人，便飘出

她的眼皮看着他，她的嘴张得大大的。

“袜子吗？”微笑着工人看他的手表。“你想要什么尺寸的袜子，”安问。“什么尺寸？”重复不信的工人。“是的，你想要什么尺寸的袜子？”问玛丽。

“袜子都是一样的大小，只是给我一些袜子”的工人说。

“谁告诉你这样的谎言，袜子是不同的，是不是玛丽，你可以与病人配件袜子扼杀你的脚，”安说。“他们全力以赴红色和臭，然后他们所渴望的，那么，”玛丽开始。“不要去，你会担心他，说：”安把手放在玛丽的胳膊。“好了，十只袜子，说：”一个混乱的工人。

女孩们留下的工人神色茫然，而他们到他那里去获取一些袜子。隐藏他们的笑声，他们回来了。“在这里，人们对十只袜子，”安说。“好吧，有多少是什么人？”问工人。

“等一下，等一下，Denkin小姐你忘了你的训练。至于你，”玛丽把她的手对工人的胸部，把他推到椅子，“坐下，”玛丽现在正在高超。“我要为他们支付，”就像一个小学生骂的工人说。

“Denkin小姐脱掉他的靴子！”玛丽打了个响指，她听起来像伊利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工人很幸运，这不是他的头被脱落。

在几秒钟内安有他脱靴，玛丽看着她所看到的惊呆了，脚趾的袜子撕破伸出。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新的袜子，说：”工人防守。“哦，不，只是看安他得到了它，”玛丽所有关心说。

“得到了什么？”问安无法跟上夏利。“得到它了！”喊玛丽。

“不是？”问安现在的游戏迎头赶上。“是的，它！”玛丽说捂住脸的手。“什么？”问糊涂了的工人。“没有什么，”玛丽说。“但是，”安补充道。

“它？”问工人脸上拧成一个问号。该工人看着安得到安慰。

“我敢肯定，但它是它，说：”安假装擦拭泪水。该工人看着玛丽，他的眼睛说：“去告诉我最糟糕的”。“IT！只要它！”说一个愤怒的玛丽。

“但是，但是我不明白，”寻找安安从玛丽和回来的工人说。

“砍掉他的袜子，”玛丽尖叫着跑，好像吓得店里的后面。

安有工人的袜子速度比她吐。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他们安跑到外面和废纸箱扔。亨利以后会品味他的收集垃圾一轮他们的美食。玛丽从店里喷空气FRESHNER背面虚线，安微笑着对工人，她最好的“你好”的笑容。然后匆匆仿佛她是一团火招标玛丽带来了热气腾腾的锅。“走吧，洗洗脚，”玛丽下令。小心翼翼的把工人他的脚趾在水中。“这是太热了，说：”工人开始厌倦了。这句话已经几乎没有离开他的嘴唇时，玛丽在他的腿上跳下探入水中，安推另一条腿在水中加入。“哎呀，SH，SH，SH，糖，”尖叫的工人。

“我希望你不会发誓，”玛丽骂像少女的阿姨。该工人看着她，他会现在已经停飞了她的下巴，如果她是一个男人。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他只是瞪着她，他的脚仍然在水中。安带来了一瓶香水，开始浇在工人的脚。

“嘿等一下，你中有我嗅到像噗下！”啪的工人跳了起来。

在所有的骚动香水洒了他的衬衫，为玛丽，她结束了坐在热水锅。蹦起来吐痰像一只猫，她跑到店抓着她身后的背面。安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工人没有过，他喜欢安安笑起来的样子，这使他觉得尽管他的不幸高兴。同时玛丽抓住了从冰箱里一些冰块，放在了她的内裤的后面。“供应她的右Bossyboots小姐，但我的衬衫我上无法反悔了现场闻像噗什么”的工人在他的衬衫捡说。

“我总是可以冲洗出来给你，”安安耳语她的眼睛照亮了。在几秒钟内她的衬衣脱下他的背部，以及视线是惊人的，梅尔·吉布森是旧帽子就安的关心，她在情欲。

“我不会是一个时刻，”安嘶哑，她的眼睛像飞碟，她偶然到显示器。

该工人笑了笑，安脸红了，那是一见钟情，她的欲望。在店的后面安浇透工人的衬衫，直到它几乎变成水本身。玛丽现在有她的屁股在冰箱里，她是在巨大的痛苦，她不得不在照镜子后，她可能永远无法再穿比基尼。安冲回的工人端着淋漓的衬衫。

“我上无法穿，我会感冒，我有一个瘦弱的胸脯就感冒而言，”匠人说。

安再也无法抗拒的诱惑，她只是要感觉自己的胸口。“感觉没事给我，”她leered，她通过他的胸口头发跑了她的手指，在纯粹的欢乐和愉悦咬着嘴唇。该工人笑了，安安是愚蠢的，但有一些关于她的，这是他喜欢的，她很漂亮了。工人们很喜欢逗女孩子，漂亮的人知道他们是漂亮，有时看不起凡人。玛丽回来，一脸缓解了她的脸，她走奇怪的是，她唠唠。或者更确切地说，冰块在她的短裤后面的袋子唠唠，但玛丽的和平，就像一个母亲她长长的劳动过。

“好了有你卖给他的袜子，Denkin小姐”玛丽问字之间暂停，她还在燃烧着，虽然不着火了。“什么尺寸的袜子，然后，先生？”安妮问她的眼睛像茶碟，一休毛的胸部总是对她的影响。“十只袜子，”微笑的工人。

安挑的袜子从他们在所有的混乱已经降到了地板，然后在她把它们放在他的洁净脚工人面前跪了下来，它可能是从老法师的写生场景。

“这颜色不适合他，取一可依使用对，试了一双蓝色的匹配他的眼睛，”有序玛丽现在慢慢气喘吁吁。

该工人笑了，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他，除了有一个女人把你的袜子上是不同的，如果不是几乎sensous。最后一个女人把他的袜子是他母亲的时候，他是七，八，他都长大了，他把自己的袜子上。所以，安而蓝色一双袜子在他干净脚。

“是蓝不适合你，”安说，她斜靠在工人的膝盖从蹲伏的姿势推自己了。

他有强烈的膝盖也一样，他很强壮各地，安假装跌倒，她站了起来。该工人伸手稳住她，他们的目光相遇，他知道她是假装的，她知道，他也知道了。在她的眼神说：“怎么样？”他笑了，笑安太，他们就像一对十几岁的孩子，像13年孩子。玛丽走到柜台补账单，她走慢慢地走了冰块逃脱，滑落她的腿的背面，在地板上滑动。“妇女的问题，其帮助的唯一的事情，”安与她最好着脸解释。

该工人不舒服的笑了。

“谈谈你自己吧，你结婚了吗？”安试图听起来不感兴趣，但她脸上的表情让她走，这和事实，她没有放过工人的回稳手，虽然她现在是安全的她的脚。“不，”微笑的工人。

“婚吗？”问安试图将忸怩和失败。

“不，”微笑的工人，看着安的副就像在他的手臂抓地力。“你出去多少呢？”安想知道，如果她在做一些市场调查。

那么她在做市场调研，她发现如果该工人是在市场上一个新的女孩。

“不时，”微笑的工人。他决定，他喜欢她足够的，现在出去了晚上，它不会伤害他，除了有她的眼睛一看，更多的欲望，他无法描述它，但它是值得调查。

“你去任何地方今晚？”安把目光从他走了一会儿，

她提醒他三岁侄女卡伦的工人，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他开始喜欢安。

“不，我就回家看我想在电视，不除非我见到有人在漂亮的同时，”匠人与安玩。“嗯，我也完成六，说：“安铸造线，她是在它的结束诱饵。

“好吧，我想你会做，现在你已经把我卖了一些袜子”的工人说。

安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他的多毛的胸部，触摸送快乐的哆嗦了她的脊椎。该工人看着她笑了，尽管他牙齿参差不齐的笑容使安COO高兴，其携带的笑容，没有牙齿的眼睛。这似乎安，他只过眼她，她饥肠辘辘，她看着工人。他们都笑了，笑的共享，将它们之间的火花，他们甚至闪烁着。爱袜子之中，什么一个开始，可以把它持续超过一个日期，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

“这是该法案，两双袜子，你必须购买另一对，即使他们不是你的颜色，”玛丽说，交给该法案的工人。

“那我的衬衫吗？”问工人。

“我们不是一个洗衣房，但我们可以卖给你一个工人的衬衫，”玛丽说，另一冰块滑落她的裙子后面，落在地板上。

“好吧，我将有一个衬衫太，大小18领”的工人说。“什么大小的胸部是什么？”问安害羞。“46ish，”用微笑工人说。

玛丽走，并从抽屉取出一件衬衫。安从她抓住它。“让我把它给你，说：“安假装没受影响

视线46英寸毛的胸部的。

慢慢地，恋恋不舍安穿上工人的衬衫，虽然她把衬衫在他的背上给它觉得好像他正在脱衣服  
的工人。安的手开始颤抖，因为她做了按钮，她只能停在腰，脸红的工人塞进了他的牛仔裤  
。安笑了，她从来没有有什么好玩的穿衣男人可以知道，穿衣娃娃了，没有任何乐趣比这个。  
安放颤抖的工人笑着嘴唇上轻轻地吻了她。安进入轨道，作为工人搬走了，她一把抓住他  
，并开始吻他回来。她回吻他感兴趣，警钟在她的脑海里响了起来，她中奖了在拉斯维加斯  
，只有她是不是在拉斯维加斯，她在一个黑色国家服装店。

“休息，给男人一些氧气，”喊玛丽硬逼他们分开。

“这是你的变化，三江源，再见，”玛丽说，她推工人走出店门。

“六点见你那么，”工人在他的肩膀说。

安看着工人走了，玛丽很反感，冰块制成另一大逃亡。

“你是位在宁静的荡妇的，不是吗？”玛丽说，她的折叠双臂厌恶。

“你才吃醋因为我有个约会，”安冷笑道。

“好了，只要确保你告诉我吧，看看他有一个朋友，”玛丽叹了口气。

两人笑了起来，延缓工人被证明是相当有趣。

第二天，老伪造市政厅现在正面临更大的围困，散装啤酒男性的质量的行列，目前  
已达到200

和四十：这包括分数或两个以上开放大学科技与社会组。莱恩开车路过这里，他的兴趣是由开放大学T恤衫提出，他的儿子蒂姆得到了与他们的程度，所以当莱恩看到T恤衫，他停下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仅是安理会要敲一个真正的啤酒酒吧，但他们也将要敲一肉店，大Sid的商店，更何况街道的休息过。莱恩的血开始沸腾，签署请愿书后，他跳进冷冻货车，伸手去拿手机。莱恩还做了所有的平凡岗位上，他并没有办公桌束缚的老板，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已经看到了旧福尔市政厅的围攻。

“蒂姆，蒂姆，混蛋试图伤害我们，安理会试图敲Sid的店了，”有疼痛莱恩的声音。

“我听到一些关于灯塔电台只是，爸爸说，”一个震惊添摸自己的开放大学的学习和生活T恤，仿佛它是一些遗物。

在警戒线“趴下直线距离，我们要制止这种无稽之谈。但老实点，记住您所代表的肉类贸易。留下你的屠夫围裙上，我已经后我会凝聚部队看到希德：告诉大家，没有肉进入市政厅从本次的发货团队，我们会饿死的家伙去“莱恩的声音充满激情，没有人敲了屠夫。

蒂姆微笑着放下电话，他的父亲是万中无一，这是肯定的。至于莱恩，他把他的脚在地上，肉双方在冷冻货车的后面晃动，莱恩不得不去Sid的尽可能快。

在大Sid的店他的“女孩”，62平均年龄，都咯咯咕咕和他们的支持。希德笑了，他知道有些时候

他们可以使一个人的头转，他知道他们，他们有了孩子之前，现在他们的女儿和grandchildren'照片是他的墙壁上。他们的家人，他们是他的“女孩”。

“我们将帮助您希德，我们知道这个店多少对你意味着什么，并且对我们说，”紫充当发言人。

“我们如何能打败一局虽然，”投标希德斜靠在他的菜刀，他的眼睛downcast，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悲伤的牛，没有长长的睫毛。Voilet斜靠在柜台上，亲吻他的脸颊，然后她转向解决“女孩”的其余部分。

“好了，我们晚上留在这儿，让他们工人为所欲为？一旦他们压平旧仓库，他们很快就会在大街上。我们已经知道大希德三十五年休息开始，大家都知道怎么他无意中翻两磅为十二时时间已坏”。紫让希德脸红，他就溜了一些额外磅肉时，他的“女孩”的人打算通过在金钱面前一个坏补丁：肉类是生命的食物毕竟，他不能让他的“女孩”挨饿只是因为他们是短一两个先令的。

“好了，我们晚上躺下像Sid的砧板上的羔羊？或者，我们要下车了我们的下垂的屁股，做一些事情！”紫色的眼睛鞭打的面孔。

“当然，我们会想办法的！”在“女孩说：“作为一个。希德看着他们的脸，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要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对墙为我的新孙子，”紫说，她带领外面的女孩。

在“女孩”不知道什么是蓝紫色了太多，所以她身边挤在一起像一个橄榄球争球，紫解释。他们打算去野餐，就在工人们正在策划敲街道。在“女孩”打算去开荒。当他们大步流星的道路，

走在马路中间，莱恩之外Sid的拉升。希德解释，所以一起对他们的关注。

就在荒地前的“女孩”停下来赋予最后一次。

“还记得我们在陆军，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破坏坦克？”解释紫。“依稀，”莉莉说。

“交给我吧，但你必须引起分心，”紫说傲慢。

“那么，你会做卑鄙，”礼来眨了一下眼睛说。“是的，但脏的少，”紫通过苦笑着说。“我可以，我的孩子病了，”珍妮谁是推婴儿车冒险。

“这可能会做，但如果出现最坏最坏的打算，然后我就晕了，说：”莉莉试着听起来像一个女主角。

“你在战争期间这样做的把戏，你一直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你的背部，你似乎很喜欢的Warley伍兹也一样，”处女紫说。

“这解释了她的大的话，我相信他有美国口音，你可以在战争中学习一个在老虎伍兹的Warley，”不得明知点点头。“如果你继续这样谈论我，我不会做它，说：”莉莉试图证明她是莉莉白。

“这只是一个玩笑，节约Sid的店是最主要的事情，说：”紫试图在她的队伍灌输秩序。

除了不早于她说，比她嘟囔“这都是真正的”珍妮谁是站在她旁边的。珍妮开始笑了，然后咳嗽覆盖笑。

由于“女孩”赶到现场的工头闻讯赶来驱赶

他们离开。

“我们正在野餐，说：”莉莉驳运过去的工头。至于珍妮她拿起她的孩子，并开始解开她身上，她要母乳喂养他。

“好了，你要去看一个女人养活她的孩子吗？”问紫仿佛工头是个变态。

工头让他退缩，他可以处理的乳房如果他们在三版太阳，但如果正被用于其设计目的，比如哺乳他们的话，那是肮脏的。

紫把手伸进她的购物袋些饼干，她走过他们身边，然后她发现了一个旧箱子。它有该网站的计划，它将使一个完美的表。所以充电前，她把网站计划到ground，她意外地故意站在他们旁边一挥手，她脱下她的围巾和传播它像一块桌布。所有的人都开始把各种零零碎碎的“表”，准备为他们的野餐。工头边再往前，所以珍妮转身面对他，她吃奶的孩子，这比她手里有枪更好。

“他有没有以前从未见过的正常使用的奶？”想知道紫。珍妮很快就完成了给宝宝喂奶，让她再次穿上衣服。工头走上前又很快，以前珍妮能够再次让她枪杆子里面出。

“你看你水湿留在这儿！”领班说的肩膀轻拍莉莉。

莉莉转身，她没有枪，但她在她的手一个巨大的刀。

“你想有你陪我那邪恶的方式？”莉莉问了，希望他可以偷一个吻。

“不！”说受惊的工头支持从刀了。莉莉把刀了，所以工头走上前，这次他感动莉莉的肘部。利利掉转过来，晕了，直入工头的怀抱，工头突然重压下崩溃了，莉莉穿上了，因为她的舞蹈天好几块石头，因为她的笑天，她的仲夏夜的梦天，的Warley伍兹夜。这引起了重大的分心，至少可以说，所有的女孩围拢过来，工人们聚集在太在自己的“枪”笑担心工头。因此，尽管没有人在寻找紫浇糖和一罐果酱到JCB的两个包，所有的甜度会腐烂的牙齿，或者更确切地说，使用它的牙齿停止。

Len和希德笑了视线，他们大声笑了，紫倒她的糖，果酱，女孩将女孩毕竟。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紫推着她挤过人群。莉莉还躺在了年轻的领班，她闭着眼睛公司，如果只有她10岁以下，其余的：只要她在的Warley伍兹扎营与洋基从纳粹隐藏的，如果只有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再次，而不是祖母。很高兴再次有她的下一个年轻人，哦战争是什么好玩的，最好的年华她的生活，多数人的生活那一代。紫色的声音把莉莉回到现实中来。

“起来sleping美女，我可以看到你的内裤，”紫罗兰她的声音不够快，切割玻璃说。

不为Voilet王子说话的睡美人，没有温柔的话语，毫不客气的言语，只是实际的话里话。

“来吧，起床利利，老鼠跑起来你的内裤之前，你知道老鼠有多大在这里，你可以告诉老鼠有多大只要看一眼猫的大小，”紫津津有味地说。

莉莉被打她的一部分，所有它的价值，她慢慢地，非常缓慢地睁开了眼睛，然后她再次关闭它们，这是它是如何在电影完成的，所以她会做同样的。

“我在哪里，我是如此afraid，我认为格里会放弃对我们自己的炸弹，说：”莉莉想起一个真实的事件。

“不，他去了普山，他再次被拍摄了市场，回答说：”紫伸出手。

以极大的努力紫设法让莉莉到她的脚，只为Lillie的向后倒下，并有软着陆的工头一个。都鼓起掌来工人们，这是纯粹的戏剧，最大为莉莉达到了一堆，站了起来，亲吻她的手，他这样做。莉莉看着他的眼睛，她要去掴他的脸，然后她差点晕倒真实的，他是猛拉她有这自由所有这些多年前的Warley伍兹的形象。从过去的A面是来吻她的手，莉莉脸红了，她觉得她的心脏跳动加快。一个糊涂莉莉是由紫和女孩领走。“难道你真的看到我的内裤？”一切都是莉莉可以咕哝。“不是，当然不是，你有没有因为陆军天戴任何”，是紫的面无表情的回答。

莱恩决定调动主肉店在大席德的支持下，他所需要的是一台传真机。

“嗯珀西已经在他的殓葬的事情之一，”希德说。因此贿赂猪肉临场一袋毛茸茸Amjit，Len和大希德缓步了道路，Amjit看了一会儿店内。

一旦进入Percy的办公室莱恩着手在写一封信，并把它发送到黑色国家主肉店行会在猎物银行，它要求他们安装旧福尔市政厅的纠察。由于希德和珀西看着莱恩送他的纸条给法师的屠夫在公会

克里科伍德过，他问他们宣传。

“你知道，你可以建立一个烧烤理事会的步骤，这将提请人们的注意，然后他们会签署请愿书，”珀西冒险。

“一个人的心脏的方式是通过他的胃，”莱恩笑了笑伸手到衣袋里为他的手机。

莱恩想起他的儿子约翰尼这一次，在一小时内烧烤将全面展开。

“你不要让草长在你的脚下你，”珀西说。“这是我能为大希德做至少，说：”莱恩耸了耸肩。“你觉得我应该来参加警戒线？”问希德。“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你应该都留在原地，公正的情况下会在你的商店捣拆除令，而你转背。除此之外，您还都够朋友封锁理事会对您来说，”莱恩说，冠冕堂皇越来越像一个克伦威尔军中的佼佼者，他们在附近的达德利城堡多年前已通过，他们的鬼魂就会醒来一次烤肉的香味飘了向城堡。

莱恩发现安迪的计算机，这使他的笑容，他的孙子詹姆斯有一个喜欢它，他想成为实际上是一个程序员。安迪刚从拿起死者回来了，让他给莱恩一些书上的编程詹姆斯。安迪的未来是用死了，所以詹姆斯欢迎有图书，其实安迪提供给莱恩的孙子几个指针关于编程的他是否喜欢。莱恩留下的殡仪一个幸福的人，对承办他们四个握手的步骤。

一名年轻男子一边咳嗽一边走近两个承办和两个屠夫，他看上去有些紧张。

“我想你的店只狼，以及他看起来像狼，以及他所领导

我在这。我米奇狮子博士，我错过了你的演讲，但是当我开车过去的旧福尔市政厅我知道我一定要来看看你。我正在和一个叫蒂姆屠夫，他解释了一切，“开始的年轻医生。

“那是我的孩子，”莱恩蓬勃发展。

“如何才能让医生帮助我们吗？”问大希德。

“那么我的父亲是一个屠夫，他上个月去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错过了你的演讲，”医生说，他父亲去世他的声音痛苦依然。

希德和Len把慈父般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们分别为一，三个屠夫。

“好爸爸去世后，他非常高兴我是一个医生，他说他很抱歉，他会看不到我做老总一次。我的训练是你看到一个外科医生，”医生响起腼腆。

“这是伟大的小伙子，真是太好了，看中了一个屠夫的小伙子是一个先生，祝你好运，我希望你把它，”大希德蓬勃发展。“他当然会的，或者我不是大师屠夫，”莱恩遥相呼应。“这对你让我想起我的爸爸，”医生擦了擦眼睛，“但重要的是，你可以给你的一次演讲今晚？”“我想我可以，但为什么呢？”问大希德。

“好吧，我可以在我们请人演讲结束围捕外科医生，我们可以做一个视频，我们可以从伯明翰医学院通过我们的卫星连接起来，伦敦和爱丁堡等。然后，以节省您的店铺和您的街道，我们就给了旧福尔市政厅的传真号码等，解释说：“医生。“权利的交易的话，儿子，”大希德说。

“我会捐肉的operation，我一直想看到一个医学讲座，”莱恩说。

所以这本书全部解决。在路上看着两个承办，两名屠夫和医生用听诊器晃来晃去了珀西的客户端。周先生曾恨他的弟弟，所以当他死了，他讨厌不必支付葬礼。所以他没为它付出，他只是为它付出的表带。然而，当他来到支付弟弟的棺材另一分期付款什么景象应该跟他打招呼。只有Len和大希德握手与Percy和安迪，和医生用他们的双手，Len和希德在他们的血液中smattered围裙。先生周的想象力加班加点，他之前曾是这个新的伯克和野兔，这里的黑色国家。突然，他爱他的哥哥，他写出来的全额到期，支付现金的支票。他从车上跑了珀西，扔检查他就跑开了。

那天晚上，伯明翰医学院讲堂一号满到了临界点。大希德介绍了肉和如何削减它，米奇狮子年轻博士还谈到，与人体中进行了比较的最好方法的讲座。有许多笑声，但笑声中记住的，所以作了认真手术点。在一个半小时后，一切都结束了。或者说，他们认为，一个人曾在之前大席德已经开始悄悄地，他是名誉教授，英国伯明翰医学院。所以，当希德掌声讲完后，他做了他的方式向前方。

“好小伙子，我希望它是好的。给你打电话的小伙子们，好小伙子时，我得到了这个，我决定前来观看风，我们有很多的乐趣，当我在三十年代训练，但我们从来没有过的视频这一点，其他的，所以我希望如果我说了几句话，你不介意的话，”教授停顿了一下，就好像只要所有的医生们关注等待登山宝训。

所以，教授说话，然后单击他的手指一个活链接起来

到爱丁堡手术室，心脏移植手术正在进行中。虽然是两个cadavres，医生不得不毕竟练。Len和大希德知道他们是从他们的联赛中，他们荣幸地存在。当链路可达爱丁堡是在教授去了，握了握大希德和Len的手，他的叔叔当过屠夫了。至于米奇狮子博士，他被邀请下，名誉教授的研究，争取为教授说：“我们应该屠夫粘在一起。”

于是第二天旧福尔市政厅的围攻被医生嘉豪增强，它几乎就是一个早期德克博加德电影，只有这是真实的，因为米奇狮子博士和他的同事屠夫的名誉教授，他们两人接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纠察。珀西的朋友也加入了战团，十二灵车停放在周围的旧福尔市政厅间隔。

现在旧福尔理事会围攻就像某种形式的离奇狂欢节，有什么用几百粗呢涂男人，开放大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学习和生活”T恤衫导师的分数，从屠夫商店休男子戴着他们的血液smattered围裙，在他们的干净白色外套与听诊器的医生晃来晃去。然后穿着微笑承办的育维存在，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灵车坐着。莱恩的烧烤如火如荼喂养示威，当地的啤酒制造商之一扔谨慎的风和支持韦恩的操盘手就出来了。当一个啤酒借给他的支持别人肯定会跟随，所以他们做到了。帕特里克已经赶到面包现场，对他母亲说：“吃饭是不是一顿饭没有肉和面包”，他们不得不将肉和饮料已经，

回到街上玛丽与工人的一个询问安约她晚上出去。

“继续告诉我关于你的夜晚与工人，”玛丽催促她的眼睛几乎戳安。

“什么工人？”问安要健全的问题不感兴趣。“你给人造呼吸到，就在这里的一个，”玛丽说，指着地板上，仿佛“X”标记的地方。“哦，你的意思是托尼，”安说要健全冷淡。“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昨天，当你舔他的扁桃腺切除后，”卑鄙玛丽说。

“哦，我和音，说：”安品尝她的话说，她曾希望品尝托尼。

“来吧停止戏弄，只是得到它，”玛丽说，她把“封闭员工培训”，或商店八卦店门口的标志。“嗯，他外面遇见我。他总是把对他的车干净的裤子，”安开始。

“好了，所以他得到了长裤，得到的好位，”玛丽催促。“嗯，他问我在哪里，我很想去，说：”安舔她的嘴唇。“你到哪里了呢？”问不耐烦的玛丽。“在邓普顿路的经典，”安慢慢地说。“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求爱座位是不是，你狡猾的婊子，有一个Jewlers只是除了它了，”玛丽说她的嘴安狡猾的思想目瞪口呆。

“哦，真的，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安说，就好像奶油不会在她的嘴里融化。

“你在电影太感兴趣毫无疑问，”面无表情玛丽说。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在一阵笑声中倒塌了。“继续干，‘员工培训’水湿永远持续下去，你知道的，”玛丽说，拉着脸。

“嗯反正我们看到了鳄鱼邓迪II。保罗霍根是如此之小

比起我的语气，”安停在她的语气的想法。玛丽是所有现在清盘，她几乎要吐了，她抱着胳膊，而不是和挖掘她的脚。

“哦，在那里有一哦，在我调的笔触，那么你永远也猜不到他做了什么，”安妮被所有睁大眼睛。

“不，我永远不会猜到，我会用时间奶奶你对这种多汁位，或者至少是我能有一个孩子，”玛丽展现她的胳膊，然后又折了，她要受够了。

安决定加快速度，张力渐渐玛丽，她会打湿了她的内裤，如果她不快点。

“好了，灯光亮了电影院。淡化把他搂住我，这部电影原本只五分钟的时候，他的手滑落到我的乳房，”安开始。

“从来没有，面露猴子，他一定以为你很容易你会在店里来吧如此强大后，”玛丽打断。

“好东西，比我应得的不多，”安低头在地上，然后她就开始傻笑。

“但是你喜欢它，你狡猾婊子，你给我们黑色国家女孩的名声，”玛丽开始傻笑前说。

“反正他的手在那里呆了所有通过电影，他有真正的大手，但他是如此轻柔，”安叹了口气，在内存。“你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撞伤！”玛丽所有的眼睛宽，她的眉毛做了微调微调，没有她不必眼色。

“你这么粗，有时 - 但你是对的，没有伤口，我几乎看电影，”安叹了口气。“但是你喜欢它，”玛丽窃笑。

“等影片！”笑像阴沟前安说。

“发生了什么事时，电影竣事？”问玛丽展开双臂

和靠拢。

“嗯，他挤掉了我的话，我只好咬着嘴唇或者我会尖叫，”安开始。

“我很乐意，”玛丽器中断。

安脸红，只是点点头，然后咯咯地笑，因为只有店女孩可以。“然后，他醒了！”安

说把她的故事戛然而止。“什么？”玛丽被搞糊涂了。

“他已经睡着了所有通过电影，音是你知道的绅士。韦恩滑倒了他和他们的休息米奇鳍，

”安安解释。“所以，你都是通过Crocodile邓迪湿润你的内裤白白？”玛丽宽惊讶地看着。

“好了，你会做同样的，”防守安说，这是她现在轮到倍她的胳膊。

“我听说紫已经固定了JCB，我知道什么是计划在食品方面，但它发生得这么快，你是前

下订单首发甚至，”玛丽笑了起来。

安接过标志从门，然后低头在她的鼻子玛丽，她随便把她的围巾围在脖子上，露出一个爱

咬。玛丽惊呆了，至少可以说。

回到旧福尔市政厅援军的围攻已抵达Balbinder和她寺庙的女儿的形状。她告诉她的朋友她的家是如何被拆除，该女子已决定提出抗议，男人会所有的噪音和愤怒，所以他们都不准抗议。没有，只是在他们最好的sariis寺的女儿，彩虹的所有颜色，他们会显得好像要结婚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葬礼，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醒。他们高贵的姿态会在旧福尔的counil种姓耻辱，在委员阿尔伯特普拉特OBE

不知所措的沉默跌落到了示威者的Balbinder导致的最漂亮的妇女和女童的四十来自通过粗呢大衣和医生的质量等级的女儿的庙。女儿们组成的三角形，开始唱忧伤歌曲，丧歌，背叛的歌曲。高了人群窗帘扯扯以上，委员阿尔伯特普拉特在他的窗口，他不知道在地球上，他做了什么值得这样。女儿唱到天黑，然后公交车到达把他们带走，他们说不是一个单词，它们的美丽理事会政策的丑恶或者说与艾伟业普惠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天，女儿的庙会回来，他们的歌声和泪水会在市议员的头上打如雨，如鼓，直到正义得到实现。

微笑的保罗已经看到所有发生的事情上，这让中央新闻，约翰燕子被送往报告。微笑保罗感到高兴的街道，但对自己，他感到难过，他意识到，他没有朋友，没有人会抗议在博彩公司被迫关闭。他不能责怪任何人，但它本来不错，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在他打抱不平。有敲他的门，带着沉重的心脏和大量的自怜微笑保罗的去开门。

他的心脏在眼前升腾，在色调一个中国青年和外壳的西装是他的门。他如愿以偿，一个人来了，说他有多难过了。但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信使，以保罗的手的小伙子劝他跟他走。出于某种原因，微笑保罗没有犹豫，他只是锁定在他的门十大锁，然后跑了过来。红色奔驰从黑色国家呼啸而至，中国季度伯明翰赫斯特街，刚刚超过七分钟微笑的保罗，看到年轻人没有任何交通灯停止了。在一个漆黑的仓库年轻的停止，电弧光显

接通揭示两百人群。“我可能会出现微笑的保罗，”不要泉说。

掌声的浪潮前后呼应的仓库。见，微笑的保罗有后所有的朋友，当你的背部是对当你发现你的朋友是谁，那是在墙上。微笑保罗哭了起来，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是值得流泪，值得多的眼泪，让微笑的保罗流下了眼泪。

“我们将帮助你。今晚的伯明翰中国，明天我们在黑乡的家庭将帮助了。我们将一起游行的旧福尔市政厅！”解释待办事项泉。

“我太感动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开始微笑保罗，看起来更像是阿斯特里克斯的高卢比阿斯特里克斯的高卢。“今晚我们赌博，我们玩得开心，就像在儿童之家。明天我们走！”

通过微笑保罗风靡欢乐的浪潮，他不知道是该笑还是哭，这是疯狂，这是纯粹的中国人的疯狂。他们都在微笑的保罗大喊他们的鼓励。所以拭泪，但不是他的朋友，微笑保罗谈到这会爆裂希望的银行的话。

“谁愿意跟我打赌吗？”

微笑的保罗是在边缘，现在，他不得不采取即使投注过了多久，他有一个心脏发作等是他的喜悦，他的happines的培训就业处，只是当事情看起来如此惨淡，现在在这里，他是，野兔采取赌注从猎犬。那叫一个欢快的舞蹈野兔率领的猎犬，他们爱的每一分钟。人们从赌场漂流附近，忘了轮盘赌的顺序，在这里附近的一个仓库是纯粹的中国赌博。微笑的保罗是中国人，有没有怀疑，他把赌注押在任何事情。他甚至对重赌注克

笔记，他被人捧在他的左手。现在比什么都证明了中国是微笑的保罗就是其中之一，是的，他没有像阿斯特里克斯的高卢，是的，他有一个黑色的乡下口音，是的，他们也有送一些银行苦了他。但他是中国人，这是在他的精神，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赌夜间消失，钱募打算多买几个孵化器的儿童之家。微笑的保罗笑过，哭过，笑和哭了起来，他是在边缘，但他享受生命的每一分钟，他与魔鬼跳舞，赢了！

第二天，在传统服装敲锣打鼓打扮，与龙出席了从中国从赫斯特街游行到旧福尔会内务，遍布黑色县采取跳投关闭，使他们能够表现出与微笑保罗团结。微笑的保罗在椅子上进行，就好像他是皇帝。这是他一天，他喝了他的夜晚，现在这已经是他一天。看看大家，微笑保罗的朋友。又在议会房子高了帷幕闪烁。

珀西就一直在想，还有什么他可以做，他的朋友们安装一个微笑纠察，面带微笑，因为他们自己的灵车坐着，但还有什么可以做的。现在有工人意识到，他们被下药，并通过街道上的店主中毒，排除面积与周围的荒地铁丝网力。工人们已清理旧仓库，并已开始铺设硬核那里曾经stood.So更多的东西需要。安迪攻疯狂掉在他的Atari，霜系列数据库将很快就会完成，安迪正进入从旧分类帐旧信息，但所有的窃听渐渐对珀西的神经。于是，他就在路上的商人。

吉米里面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他的打招呼的方式点头珀西。

“这是很好的啤酒酿造商，以帮助与示威者喝了几杯酒，”珀西说，他拿起他的品脱。

。

“他们是很好的，这是肯定的。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啤酒之一，是在我的酒吧它必须是一个好联合国，我广告在喝最好的，我想的一种形式，”韦恩说。

“我从我的朋友爵士的电话，他们说，他们将在抗议加入，”吉米说，他放下品脱。

“啤酒酿造甚至表示，他们已经给老马大车一起过，只是给他们的一句话，”韦恩笑了，这是有朋友真好。珀西停止喝酒，他有了一个主意。他们三人confered，它决定了。他们急忙他们的饮料，再设置一下自己的任务。

外帕特里克有面粉的交付，Jaswinder呼喝毛茸茸Amjit猪肉临场当她观看了活动。“把它留给法国的兄弟，只是跟我来，”珀西有序。半小时后，珀西穿着一百年前的承办老GARBE。他穿着他的祖父工作服。他戴着一顶帽子和尾巴在他的手中拿着一条鞭子，作为帕特里克他穿着差不多的衣服，无论是在最黑的黑色。“它有点怪异的是，这些衣服完全适合，说：“帕特里克感觉他的衣领。

“这不算什么，”珀西说，如果这是完全正常的。

安迪刚刚在一个古老的杂志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是当他看到他的父亲和帕特里克打扮成他们自己决定它可以保持一会儿，安迪需要喝一杯。帕特里克和他父亲看着从照片安迪以前见过他的曾祖父和他的助手的形象。

该啤酒厂提供了一套四个黑马加上两辆大车和四个马匹。珀西导致帕特里克殡仪院子的背后，掩盖了一个角落里的老教练葬礼。

帕特里克一饮而尽，他能感觉到鬼从死里复活，以帮助Percy的原因。至于毛毛Amjit他徘徊在路上看到什么Patrick是太多。Amjit welped逃跑了，动物们可以感觉到的东西比人多。Amjit跑下公路和bumped到交货男人爆裂一袋面粉。所以现在Amjit类似于一个雪狼。

不久，一切准备就绪，Jaswinder决定她想来也形成了一个想法经过很多讨论。Jaswinder会导致关闭，毛茸茸Amjit会跟在别人后面，然后会来珀西和帕特里克在殡仪馆的教练，最后将这两个车皮与吉米的犹太爵士乐队演奏的哀乐将弥补后方。所有的一切在相当怪异，一个孩子接着一个休幽灵狼，随后殡仪馆的教练，其次是爵士哀叹两个车皮。

刚走出视线的旧福尔市政厅帕特里克从教练跳了下来，并在Jaswinder的耳边低声说。“你相信你的叔叔帕特里克？”帕特里克问。“当然傻了，说：”Jaswinder亲吻他的脸颊。“那就给我你的鞋子和袜子，你必须走赤脚到市政厅，”帕特里克解释说。“妈妈不会高兴，”Jaswinder斥责。

“她只是眨眼当你看到她，说：”帕特里克给Jaswinder了一个眼色。

“这是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奇怪，是不是叔叔帕特里克？”沉吟Jaswinder，她与她的辫子播放。

毛Amjit舔脚趾Jaswinder运气，然后慢慢地他们再次掀起。首先穿过广场朝旧福尔市政厅呼应的音乐，然后众人看见的赤脚印度女孩。中央新闻队跃升至关注，他们开始拍摄，其

从中部地区今天的对手开始拍摄了。这个女孩是多么漂亮。她多么可悲的看着，有一个喘息。是她身后狼，不得不从达德利动物园逃出狼，有人在人群中尖叫。

Jaswinder爬上台阶慢慢地，她停了下来，她扫视众人，她眨了眨眼Balbinder她的母亲。Balbinder眨了眨眼帕特里克和帕特里克眨了眨眼珀西，多毛Amjit怒吼，他吼叫着长，他大吼着努力。该pidgeons分散，在达德利动物园真正的狼吼过的距离，狮子咆哮着大象大肆宣扬。一阵战栗走下人群的集体脊椎。Jaswinder唱起了她最喜欢的nursey r hymn，一对白色的狼谁从山上下来吃起来坏男人谁是伤害小印度女孩。她在印度的演唱使观众不知道她在唱，寺庙的女儿笑了，他们唱这首歌时，他们的小女孩。珀西映入眼帘骑着高在他的葬礼的教练，他的一声挥动鞭子，毛茸茸Amjit嚎叫着，仿佛在痛苦中，远处的动物达德利动物园发狂。如果他们可以，他们会打破和保存他们的朋友，Amjit白狼。

中央新闻有没有线索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只是看起来很棒，伯明翰的ICC会通过鼻子这样的节目付费。从中部地区今天机组人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么，只是电影，只是电影，法国将不得不配合，如果他们看到它，这让他们的儿子和卢米埃尔表演看起来很俗气。在这里，在黑色国家真正的戏剧和诗歌运动中完成。东方文学的开放大学谁也加入了纠察教授开始微笑，他有一个小线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不会告诉，如果人们想知道，他们应该研究东方文学。

Jaswinder穿过人群她的方式，直到她达到了旧福尔市政厅门口，一旦有她撞倒，并要求

应让一个缩影黑杖。但是，像黑杖她的门在她的脸上猛烈抨击。珀西一声挥动鞭子，Jaswinder撞的市政厅一次门，然后用毛茸茸Amjit嚎叫所有他值得Jaswinder跑到殡仪馆教练。帕特里克挖出她，珀西一声挥动鞭子，然后像一个恶魔珀西乘坐了尖叫。Jaswinder蒙住脸，她的手，仿佛隐藏的泪水。毛Amjit跑到这是建设速度教练，爵士队后留下身后打悲哀的音乐。

中央新闻团队强烈要求发货的骑手，“去像风”，得到这个空气。中部地区今天新闻团队从他们到酒馆位置缓行，因为那是他们离开自己的卫星天线。三十分钟Jaswinder，白狼，黑色葬礼教练是中部地区的热门话题，英国广播公司联网它在全国各地。中央毆打抽签决定响了起来伯明翰大学，有人必须理解象征意义的小女孩演唱的歌曲。

果然有人没有明白，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歌，孩子已经超过500年传唱。但所有的事情简单的学者让他们复杂的，那里只是不得不说是个潜台词，潜台词和为困难的事情，他们必须，因为他们比学者面包，黄油工作。委员阿尔伯特普拉特OBE看了所有的新闻节目，当晚，他感觉病情越来越重。一个小地方的困难，他可以处理，但现在每汤姆迪克和哈利试图解释血腥幼儿园rhymn的潜台词。他的秘书已经就向他解释，但现在在国家电视台已经有学问的人争论的血腥潜台词的折腾，他也跑出了他的反indegestion片。这是唯一有他的伟业路，保持了穷人委员会的想法。

当珀西和帕特里克回来给他们嘲笑他们的头在街头，那是一个很大的乐趣，电视覆盖率是一个额外的好处。当珀西已经变回了正常的衣服安迪展现了他的最古老的期刊的旧条目。

“所以你看，爸爸，滚石乐队有一个儿子时，母亲五十五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不可能的，但是茶水间女佣在分娩时死亡，我们被告知给她最好的葬礼的。我们把她的身体在你今天所乘坐的教练坟墓！”安迪解释。

“于是石头是从杂种的后代，他希望被选为议员候选人，”珀西笑了，他们现在已经在建设者的边缘。

那天晚上珀西响斯通先生的建设者，也许有点劝说将减缓路下来了一点。

“喂，是斯通先生，这是珀西弗罗斯特在这里，你的地方，或者我应该说你的家人承担，”珀西开始。

“你看我是个大忙人，我有那该死的阿尔伯特·普拉特在我的背上所有的夜晚。所以，你想要什么？”抢购斯通先生。

“嗯，我一直在寻找通过我的旧杂志，它认为你欠美国十年先令六便士半便士，”说珀西享受每一秒。“我不知道你的游戏是什么，但我们付出的石头我们的方式，”累了斯通先生说。

“这很有趣，你的家人应该支付的厨房女佣的葬礼或者是，”珀西抛出诱饵，等待响应。

“你看，我知道我是从一个私生子的后代，但算得了什么呢？至少有家里人的体面的事，每年在她去世的纪念日鲜花被放在储藏室女佣的坟墓，还有什么可我们的石头呢？”气相法斯通先生。

珀西的计划已经事与愿违，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做或说。“嗯我能为您提供我当你被选择站在作为我们的MP，支持”西亚德珀西了他的头顶。

“一个自由的脂肪的机会在这个领域得到当选，并与议员让我做他的肮脏的工作，我很想摆脱这种合同只有我走投无路，”斯通先生叹了口气。

有一线希望，只是一线希望，但有希望，珀西知道这是喜欢尝试推出六两次，但他会试试看。“你看你有没有听说过卡罗尔参孙的，她最好的法律大脑左右，如果你能在我明天11点那么我敢肯定，她可以帮你执行本合同。我们需要的是多一点压力那么舆论会令council背下来，”珀西几乎乞讨。

“只要回答我一两件事，我听到的消息是，小印度女孩唱的苗圃rhymn，是真的吗？”斯通先生现在在了潮流。

“是的，我们不得不凑合，只是为了让球滚动，其家庭和企业被威胁，”珀西解释。“我花了很多该做，好吧，我会看到你十一点球。此外，我在家庭日记的霜冻，你可以希望遇到的最好的人读过，那就11点见吧，”他说石之前，他挂断了电话。

珀西抬头看着墙上的祖父的图片，然后自己倒了，他烤的过去，希望对未来的饮料。

花了说服的很多，但卡罗尔参孙看到珀西十一第二天。她检查了合同，似乎有效。“嗯除了糟糕的拼写我想说的一点是合法的，但是这是什么

AP路营业？”她显得有点困惑。

“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斯通说。珀西的触角上涨，

它不可能是可能呢？

“阿尔伯特·普拉特路，愚蠢开溜之后他自己命名的道路，我们都知道他想要一个骑士，

而不是OBE，所以他做什么他退休之前，他建立在他自己的荣誉之路！”珀西发烟。

“我要下去理事会马上他就可以推他道，”愤怒的斯通先生说。

“我可以尝试并获得抛出一个技术性的合同，与拼写错误的东西，”卡罗尔参孙冒险。

因此决定，斯通先生会去告诉委员阿尔伯特血腥普拉特OBE做什么用自己的路，  
和卡罗尔参孙会告诉他，该合同是无效的呢。至于所谓的珀西责任，他不得不履行他的职  
责最后一个死者。

委员阿尔伯特普拉特OBE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整个旧福尔似乎在对他的双臂路待涨，他  
的墓志铭应该是道路，而不是一个来意这伯明翰嫉妒。为什么不能人去，支持他们来意伯明  
翰，独自离开他。他甚至伯明翰的是谁，他们可以联系得到这样的来意他们的新方试探性的  
询问，一个变质后会傻塑雕像这已经是伯明翰的笑柄：一些游客导游describing它为“英国感幽  
默”，但来自东欧集团国家的游客说，这让他们想起Lenisist佛像回家。

当将它全部结束，当将屠夫，殡仪人员，将女儿的庙，医生和乌合之众开放大学回  
家？至少有电视台的人都走了，现在，议员阿尔伯特·普拉特很高兴的是，他的一些祈祷

至少得到了答复。

街道和旧福尔其余的祈祷即将被过回答。斯通先生已经建立了为他开车卡罗尔参孙到旧福尔市政厅蒸汽的头，他想血，无血性议员打算让他出丑。这将会使他损失惨重已经什么用残缺的JCB得益于大Sid的女朋友，但他要修路，艾伯特普拉特路，这是一个有点很难接受。

珀西对他结束了其职责，死者，他梳理的老太太，谁曾独自一人死于没人爱的女人的头发无线电三。曾无线电三刚刚完成莫扎特音乐的音乐会珀西拿起棺材盖，并在旧女子面带微笑，他把盖子的位置。

“那么，他们会为你一个简单的葬礼，尽管放心，他们会不会把你扔进像可怜的老Amedeus一个坑。我会在那里告别了几句，墨菲夫人将在那里过，安迪会太多，如果我们不是很忙，我的朋友比尔会在那里了。所以你不会独自一人真的。你没有埃尔纳·里格比，你会发现爱，张开双臂在等待着你另一边，你甚至会遇到莫扎特，”珀西说，他开始拧第一螺杆进棺材。无线电三开始打了一下巴托克，珀西畏缩，并切换至信标电台的AM手臂WABC。

“有那最好不过，巴托克是不是我的那杯茶，就避开他像躲瘟疫一样，当你到了天堂。莫扎特坚持，你就会有这样的乐趣，”珀西叹了口气，它总是悲伤的时候，他被人埋谁个月前已经死亡。

老太太没有亲人要求她的，现在经过这么多月，理事会已发布了她的身体为埋葬冷库。她的灵魂已经

在黑暗中等待她的身体周围等待着被掩埋，然后才把她会不会是她通往天堂的路。

在旧福尔市政厅斯通先生怒吼着他过去的委员阿尔伯特·普拉特的秘书方式，卡罗尔·萨姆森随后用歉意的微笑。斯通先生拍着他对着议员的大办公桌拳头，重要的人认为他们的办公桌大小是很重要的。他们有点像共享一个苹果时，谁的孩子坚持“大半壁江山”，当两半是相同的。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琐事最重要的。这些重要的人往往是懦夫也被汗水从委员浇好判断，他有点害怕，他会纷纷躲到他的秘书落后但她的印度女孩只是有点滑。

“你有预约吗？”咆哮的委员。“没有，但我有你的合同，”斯通先生吐出来的话，就好像他们是毒药。

卡罗尔·参孙决定进行干预，这是她在那里的毕竟是什么。

“说起石头先生的律师，我有义务通知您，您的合同是无效的，”参孙小姐开始。

“因此，在简单的英语没有更多的血腥之路，说：”斯通先生敲打议员的桌子上用拳头再次，造成设为落在地板上议员笔和铅笔。

“那么，如果没有道路那么我们不会付给你？”回答卑鄙委员。

“在那种情况下，我会inform我的律师告诉你，”斯通先生笑了。外秘书欢呼，她的妹妹是女儿的庙demonstarting外的一个。

“来，来，让我们说话像绅士”的委员说

回溯。

“看看你的合同的无效，就是这样，”斯通先生笑了，他有他的下一个齐射准备这将打击委员阿尔伯特普拉特出来的水的一个。

外秘书的男朋友Uddam，安全的脑袋顺道看看他的女孩。她把手指放在唇边，让他们一起能听到仍然肆虐argument。

“看你水湿扔出去的，只是因为几个拼写错误一份合同吗？”之称的议员试图渗出的魅力，但只是渗出来代替。

“你看，如果它是一个英语考试你会失败，因为它是一个合同是even更重要，所以保持它，说：“斯通先生与他的手指轻弹的合同，合同滚过台和登陆该委员的腿上。

“但是，但是你熬不过，”结结巴巴的委员。

外面的秘书和她的男人欢呼雀跃，他们痛恨委员，整个市政厅工作人员的恨他，他，他在众人的面膨化大雪茄。

里面的议员办公室阿尔伯特·普拉特为他的雪茄达到了，他提供了一个到斯通先生，他是在拖延时间。大雪茄，大男人的想法，虽然那抢救无效而死亡的癌症数字上升，但有人忘了告诉阿尔伯特·普拉特，只有吉米·萨维尔熏大的，但吉米又是谁，因为阿尔贝普拉特，他只是一个普拉特。“你看我亲爱的伙计，你不想危及未来的合同是吗？”说，委员采用卓越的基调，尽管他随后不得不毁了这个策略咳嗽适合。

“你能戒烟，那件事情，这是令人厌恶的，”参孙小姐问，扇着烟了。

该委员膨化甚至更多，没有人告诉他，在他的办公室做什么，在他的市政厅。参孙小姐现在越来越恼火。“看合同的无效，告我，如果你喜欢，但有一个在中部地区比参孙小姐没有更好的律师。所以这是它，所以我们会爱你，离开你是我的老妈妈常说，”与斯通先生打开门，正要离开。

该委员是适合胸围，没有人会走出他的！“你反正落马，我们会得到别人打造的路！”他斯通先生后喊道。

斯通先生感动参孙小姐的胳膊，他看着她，仿佛告诉她认真听他只说一次。

“你不会是阿尔伯特普惠路你，”斯通先生悄悄说的话。

秘书和保安的头凝视着过去斯通先生和小姐参孙，究竟是什么汨汨声。阿尔伯特·普拉特是休克状态，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低头看着合同，并与它的计划。AP路写依稀就可以了。“但你怎么会知道的，”他低声说。“你这老家伙，”秘书说。

“是你这老家伙，”遥相呼应安全的头部谁总是跟着他的最好的女孩明智的话。

参孙小姐笑了笑，证人阿尔伯特·普拉特的自我，她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如果上了法庭。她咳嗽，她真的很讨厌雪茄阿尔伯特普拉特在吸烟，他们做了这么多烟。“我认为它的时候你有一个消防演习，”参孙小姐说，她不小心故意打火警警铃。

珀西在最后拧进棺材拧紧，他把铭牌上最后琼德比是女人的名字。WABC新闻是

旁边，有记者已经驻扎在那里的日子里，灯塔和WABC知道社区广播的含义。阿尔伯特·普拉特正要费尽最后钉在自己的棺材。钟声，钟声，为谁做的钟声，敲响它为议员阿尔伯特·普拉特OBE珀西听了这个消息随着事件的发展，他的一只手触摸铭牌。

“在这里的老伪造市政厅的钟，火铃在响”，开始了记者。

“还有人正在鼓掌，人们都在笑过，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能陪我吗？”反问记者。

“我们不会错过这个什么，”新闻的后脑勺在演播室说。

“看样子负责修路安理会的脸上泛起了合同背面的承包商。现在看来，这是无效的。挂在那里的安全负责人在这里，他想的说些什么。”“我和我的女孩是阿尔伯特·普拉特的门外时，斯通先生和他的律师就出来了。斯通先生说了一些关于道路被称为阿尔伯特·普拉特的道路。而委员说：“你怎么知道的。”“安全的最好的女孩的头抢过话筒和翻译的消息分为五个印度languages.She英语结束了。“因此，我们有什么，我们一直都知道的证明，Albert普拉特是一个混蛋没事！”

该电台记者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未来这只是他的第一个星期在得到他的通讯学士学位后工作。委员阿尔伯特普拉特出现在市政厅的门口，他有足够的说。

“你想毁掉我，我们知道你想进入政坛自由派。您的石头都是一样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道

你是一个混蛋。在一个厨房女仆的坟墓花，并为你的律师，她很漂亮不是她，你只是如何做到认识她，还有一个厨房女仆我敢打赌！”肆虐的委员。

有一个从人群中一声惊呼，那个男人已经走了他的头，这是肯定的。斯通先生在他的轨道拦死，他看着参孙小姐亲吻她的手了。阿尔伯特·普拉特OBE仍然肆虐的建设者和律师的道德，众人都被他的语言生病。他仍然肆虐。

“是的，我从一个私生子的后裔，是的，我想进入政治，不是我站在被选中又独自当选的机会。但有一两件事，我是一个很快乐的已婚男人，是萨姆森小姐很漂亮，但没有人会说她的事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和你，你是唯一的混蛋在这里！”气相法斯通先生。与斯通击中下巴委员阿尔伯特普拉特广场，击倒他寒冷。人群欢呼和听众遍布黑色国家欢呼，这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更好的男人！

珀西欢呼过，他是在月球上，没有人可以站在舆论的重量吧！

“你有没有听到琼，它看起来像我们卢克斯了！”珀西拍拍棺材，他是一个快乐的人

.....

至于议员阿尔伯特·普拉特，他因健康原因辞职，他无法忍受的人嘲笑他在他的脸上。他可以起诉斯通先生为assault，但参孙小姐说，她会告他诽谤如果他起诉斯通先生。至于道路，走上去烟雾像阿尔伯特普拉特的雪茄之一。琼德比被埋葬，她的灵魂会离开她的遗体后面。珀西曾要求大家从旧福尔市政厅围攻一起走，他们曾经是他的朋友和街道的朋友。他们至少可以有一个孤独的女士分享他们的喜悦。

所以这是琼德比被埋葬，但不会像埃尔纳·里格比，琼有一个完整的教堂，与人交往，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真正的人充满。它更是一个庆祝活动比令人难过的时刻，大家给了松了一口气的是，街上saved.Joan德比的灵魂叹了口气太大，因为它做它是通往天堂的路，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也许莫扎特将是第一灵魂，她很乐意满足....

迈克尔·杰拉德·凯西10雷金纳德路Bearwood的Warley B67 5AQ 0121 429 8576 jul99 jul91

屠夫，面包师和承办 ( C )

通过

迈克尔·凯西

第九章.....婚姻对一个人，婚姻对一个人

\*\*\*\*\*

所以琼德比被埋葬，为送葬的人群束之高阁珀西站在她的坟墓脚下。他把红玫瑰到她的棺材。

“嗯琼，我希望你能原谅我邀请大家。我没有告诉你，你不会是独自一人，但事情肯定了自己的生活。我只是希望你喜欢的爵士乐，我敢肯定，莫扎特无论如何都会批准，他喜欢的东西去与摇摆。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我梳理你的头发太，你看你最适合所有的人群。好吧，我会说再见的话，但不要忘记，以避免巴托克像瘟疫一样，莫扎特是一个看出来的，“与在棺材上留珀西琼德比永恒的安息铭牌最后的样子。

在现场的另一个角落，草没有被切断

在年龄以便墓地也看起来像一个场，斯通先生说的死多头的厨房女佣几句话。

“嗯，我很抱歉，你的名字得到抚养长大，但我不后悔，你是甜蜜的我祖传的一个，但对于你，我就不会在这里，我不站在一个机会在地狱获得的现在选择的，不是说我会当选，但我只是来说，我爱你，我们所有的石头爱你，他们会在你的坟墓鲜花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在未来一百年，就像有有对于已经过去的一百年。嗯，我会离开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斯通先生弯下腰来，放在花一个巨大的一堆上一个厨房女仆的坟墓。

珀西发现了斯通先生在墓地的远角，让他交给他做他的方式。珀西注意到鲜花一束和阅读的题词：“安息吧宠儿茶水的侍女”，珀西看了斯通先生的眼睛，有泪水。

“好一个承诺是一个承诺，所以我来提供我的支持，我会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你选出的一切，”珀西伸出手。

斯通先生把它抖了抖，坚决，有厨房女佣作为证人的交易感到震惊，在天上莫扎特曾在琼德比的投标奏响了一首曲子，这是一个行军，开始慢慢地，非常缓慢地，但它会建立而建，只是作为一个建设者建造，它会结束议会，和那里将成为一个舞，欢快的舞蹈，为黑色国家舞蹈。

希德唱歌，一个标志在街道的尽头已经涨了，一个新的货车和停车场正在由议会而建，道路是死了，埋。大希德还在唱歌时，莱恩来到七张英寸的照片抓着十几个。

“看看这些希德，我希望你喜欢他们，说：”莱恩穿上照片

希德砧板。

这是斯通的敲委员阿尔伯特普拉特OBE六都在光荣的颜色瞬间。

“但你从得到这个地方，我只想到烽火台新闻在那里覆盖它，在电视和报纸上已经回家了，问：”大希德因为他品尝视线的委员让他只是奖励。“嗯，我已经有了几台摄像机在家里，他们是昂贵的日本的，你知道他们新的黑色国家的工厂做的，”莱恩开始。

“你和相机一定要好好打针这样，”希德笑了。“嗯，你的孙子这么快就长大，我决定得到一个不错的相机，所以它成为一种爱好，”莱恩说，看着地板在自己挥霍尴尬。

“你呀，Len，采取许多照片作为可能的，照片是值得珍惜，”大希德蓬勃发展。

莱恩笑了笑像schoolkid，他喜欢希德了很多，他们几乎可以是兄弟。墨菲太太碰巧，她开始看照片，莱恩曾使用较高的快门速度，使他一系列的抓住了议员为他倒扣的。

“我不介意相机那样，帕特里的婚礼和孩子一起走”，她说，她检查的照片。“这是墨菲夫人，莱恩，帕特里的母亲，”大希德解释。“帕特里苦修母亲？”问莱恩他的眉毛拱成问号。

“非常相同，回答说：”墨菲太太。

“那么这将是是一种荣誉，把你购买一台相机，我就带来Sid的肉，然后我给你在冷冻货车的提升，”莱恩笑着说。

珀西和斯通先生是在Percy的研究中，斯通先生念叨的厨房女仆埋葬在老霜日记条目。“我能有这样一个照片副本，请，只是情感价值，你知道我的意思，”斯通先生听起来几乎道歉。“当然，现在关于选择会议今晚，我都会和你在一起，说了几句话，我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但我会想的东西，那么，一旦你选择了我带你去一个游养老院的”。

莱恩提供牛肉的几个侧面的屠夫，而墨菲太太走进相机店隔壁。她走到柜台，打开她的手提包，她在里面的笔记几百。当他看到笔记助手的眼睛亮了起来。于是，他显示了她所有的昂贵的相机，试图用科学的盲目她，试图让她所有的钱。墨菲太太在购买真是可笑相机时，莱恩进来的地步。他大步像乔治准备杀死恶龙的计数器。

“听着小家伙，她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莱恩说，他花了墨菲夫人的钱从柜台上。

他开始清空口袋里，他有一万英镑在他的口袋里加上他的手机，他的相机和他的切肉刀。于是他抱着菜刀，一手黑乡闪存摄像机在另一方面，他发飙到受惊的助手。

“你看，这是她想要的东西，黑乡的FLASH，一个目标和捕捉啄，没有这方面的东西，”莱恩手势了，他的菜刀，助理不打算争辩，莱恩是大希德的规模毕竟。

于是墨菲太太买了黑色国家闪光灯，日本最新的摄像头，内置的黑色国家。相机的广告活动有一个铁匠制造马蹄，激发火花，而一个骄傲的女孩厉声用闪光灯诉讼。莱恩夫人放心

墨菲，这是对她的质量要求不够好，所以她付了70镑，离开了商店一个幸福的女人，作为助理，他不得不坐下来，他感觉耗尽。

当他们离开Nangit Tangit谁做了所有的照相显影的店是在未来，他撞上了莱恩，所以旧福尔热的围攻的一些照片掉了出来莱恩的口袋在地上。“对不起，小伙子，你确定，”莱恩说，他拉Nangit了从地板。“我没事的人，我不应该一直这么着急，我可以伤害你的姐姐，” Nangit回答。

“她只是朋友，不是我的妹妹，”莱恩说。Nangit弯下腰捡起莱恩已经下降了照片。“嘿，伙计，这真的很棒，这是我在后台的妻子，她是寺的一个女儿，” Nangit笑了。“Balbinder，Amjit的妻子也在那里，”一个骄傲的太太墨菲说。“人这将作出巨大的海报，我不需要负，但我可以做的这些真正伟大的海报，”说Nangit淘照片更多他的亲戚。

“好了，你可以拥有这些，我是莱恩的方式，从莱恩莱恩的肉，说：”莱恩指着他的面包车。

“我Nangit Tangit，我做照相显像，说：” Nangit移交莱恩他的名片之一。

与他们说再见了，他们很可能不会再见了。

那天晚上，自由党见面时，他们不得不最终选择的候选人打通过选举旧福尔和歌唱铁砧。亨机会就在每次选举中主张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他总是来了两个主要政党和MR LP后面的可怜第四，他像一个牺牲品。但他仍然对安理会席位，所以他并不介意。



茶水的侍女，一百年的花朵一直放在她的坟墓和一百多点开花将放在她的坟墓。现在，我认为说，越来越多的人比任何空洞的讲话。在墓我握着他的手，并答应做我的一切力量让他当选。我知道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MP，它所需要的是对他给予的机会，亨机会。我知道他的MP并不意味着我的爵禄，对他来说意味着我的人，黑色国家的人在这里旧福尔和歌唱铁砧。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人，在墓我看见那人戳穿之间的婚姻，我看到他眼里的泪水，泪水真不是泪唤起了对电视摄像机。斯通先生将赢得这场选举，而不是六十年有一个自由在这里赢了，但斯通先生你会赢得。给他一个机会，亨机会，这也不过是一个通过选举，在两年时间内大选会来，那么，如果斯通先生现在失败，你可以试试。借给他的外衣，给他祝福，证明你没有阿尔伯特普拉特OBE，希望所有的荣耀自己。证明自由党如何自由主义是的，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局外人，但斯通先生皇帝真的会有新衣服，小狗会笑看到如此有趣，自由党将在选举跑掉，”珀西坐了下来，他已是汗流浹背。

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斯通先生紧握着珀西的手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感谢。然后亨机会站了起来，他看着珀西的眼睛，他叹了口气，为什么啊，为什么不珀西在党。“弗罗斯特先生或我也好称呼您珀西？”开始机遇先生。“珀西是好的，”珀西说。

“嗯对你写斯通先生的讲话的情况下，我会借给他我的外衣，我的凉鞋和腰带也一样，”机遇先生谁是浸信会传教士奠定说。

选拔委员会花了半个小时，正式选择先生

石头，然后他们都冲下车回家之前，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生气的是晚出。亨机会敲响了信标无线电，给了现场采访解释为什么他让位了斯通先生。他取得了很大的事实，他是没有艾伯特普拉特OBE，他也从Percy的演讲引用。

至于珀西和斯通先生他们走过去的路去酒吧，他们都有点震惊，至少可以说。所以，坐在角落里颇有他们喝一杯。

“嗯，我会带你在养老院的巡演，他们将两千票那里进行询问，如果我建议你，”珀西开始。“我们还没有赢得的地狱来的希望，即使它是你的讲话这让我选择，”斯通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说实话，你是对的，但有一个电源在黑色国家，它就像一个发电机，就像锤子在铁砧上敲打下来，如果我们可以利用的权力，那么我们会给他们运行他们的钱”珀西叹了口气。

“好了不叫旧福尔和歌唱铁砧没出息，说：”斯通先生笑了起来。

在现场采访来到酒吧收音机，欢呼了起来，拳击手帕特考德尔的稳定均在拳击袋常客。他们会听到阿尔伯特·普拉特被淘汰，他们喜欢它。一时冲动珀西站在椅子上，开始喊。

“好小伙子，这是斯通先生在这里，来和你的未来握手

MP，斯通先生MP为旧福尔和歌唱铁砧！”珀西大喊。有一个stampeed握手谁愿意把委员下来计数的人。

“看我没有赢得的地狱了希望，但它会是不错的两个主要政党把两根手指，他们把你视为理所当然。我只要求

是一个机会，可以再次在两年的大选摆脱我。所以，你有什么又不会损失什么”斯通先生说，从拳击手的欢呼声Percy和斯通先生留下的拳击袋。‘嗯，这是2150票，到目前为止，’说珀西听起来像微笑的保罗。

“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们需要十倍量取胜，”微笑斯通先生，他已经决定把它作为一个游戏，这样他就不会失望。

他们走回到自己的汽车时，莱恩和家人在拐角处出现了，他们有他们的家庭月夜不归宿，满面笑容莱恩介绍了他的孙子詹姆斯·珀西。

“这是詹姆斯，你的孩子会教他很快编程，”莱恩蓬勃发展。

“这是斯通先生，它一直在收音机，他将成为MP的自由党候选人，所以选他，”珀西说。“将大希德和他们的其余部分投票支持他吗？”问莱恩。“好吧，我会，你要问他们，为什么不他打电话你那手机上？”说珀西。

没有快有珀西说，这比莱恩是手机大席德上。大希德只是说，他尊重Percy的意见，所以他会投以同样的方式。“对，这是解决比，我就流传着一句话，也许我们会带你周围的屠夫商店我处理，”沉思莱恩伸出他的手斯通先生撼动。

他们说道别。珀西现在估摸他们收入囊中四个半千票，与莱恩的影响是什么，当他告诉莱恩，在两年内，他们可以得到斯通先生的车程，如果他原来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莱恩还在笑，当他回来了他的车。当他把手机放回口袋，他发现Nangit Tangit的

名片。莱恩开始笑，他有一个想法，这将使整个黑色国家的笑。

清晨的消息刚刚宣布，第十一个小时的候选人，自由党是成为斯通先生的建设者。然后报告进来出现在旧福尔和歌唱铁砧选区海报。海报上过保守党，工党，MRLP和自由党的机关。该建筑已被完全覆盖，如果没有礼物包裹在淘汰阿尔伯特·普拉特OBE的MR LP声称对此负责，因为它WS太好笑了，礼物包裹建筑物谁想得到它斯通先生的海报，它是美国的想法？

这是莱恩的想法，但Nangit Tangit与订单淹没，一旦人们看到了他的海报“公布”关于党的总部。在该拳击袋拳击手一直笑到他们哭泣，他们真的会投票给斯通先生现在。各主要党派谴责一切人为破坏，斯通先生referred大家卡罗尔参孙律师。珀西起初但后来仔细想了想担心，黑色国家的人有幽默感的良好意识，再说他们会在它的投票。

微笑的保罗决定要开始采取行动，于是他开始采取上选投注。他已经制定了他会清除投注至少五千英镑，所以他决定把一千来赢得斯通先生。也许微笑的保罗仍然是一个中国人，但尽管如此，他进城立博，并把一千来赢得斯通先生。

对于帕特里克和六月的婚礼筹备工作打了一个挂钩，即坎普太太。她决定她想要一个安静的婚礼，只是帕特里克和六月，她和坎普先生及夫人墨菲可能来得太早。虽然六月的肚子还没有开始显示坎普太太不想匆匆婚礼的任何问题，她已经决定照片

将从胸部采取向上，当婴儿出生，她会告诉她的朋友，这是不成熟的。

墨菲夫人推出了她的眼睛，当她听到帕特里克月和6月的消息。

“神爆老娘们，该divil拎和skither她的屁股，不是我的儿子是有一个安静的婚礼。我一个可怜的寡妇和老娘们要剥夺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帕特里克结婚一个漂亮的女孩，我是奶奶也和老巫婆想隐藏的东西。你们两个彼此相爱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它的不作为，如果它的某种逼婚，我会她打电话给她我的想法的，”炸开了锅墨菲太太走出她的椅子，并冲向了电话。

“不，Shiela，请没有，帕特里克会想到的东西，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婚礼，只是这一切留给帕特里克表示，”六月浑水摸鱼浇油。

“是的，我会想到的东西，说：”没有一个线索，他会说些什么帕特里克。

“看，我告诉过你，帕特里克将事情解决了，还是我的名字是不是墨菲夫人呢！”表示，6月接吻帕特里克之前。

墨菲太太闪着，墨菲太太也一样，她喜欢的那个声音，并顺便六月判断和帕特里克吻也许他们会给她的孙子的离合器。那岂不是盛大的，如果有足够的孙子，形成盖尔足球队，克里王国将需要二十年的时间了新的血液。它提醒她，熊Bearwood很快就显示在Sportscast的盖尔式足球，她不得不让迈克尔给她那边的车程，她跳进圣格雷戈里的一个快速的祈祷或盖尔式足球之前，也许大众如果迈克尔是不是忙于滑行，然后他们会做它的一个下午。

“是的妈妈，我会为您解决这一切，虽然我们可能会以电话邀请，而不是他们发布的，为了让事情平静所以肯普太太不查出，”帕特里克说，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说了。“好吧，我想它会做，但我敢肯定，肯普太太就已经使得西方的巨大邪恶的巫婆，她貌似真实的，绿野仙踪是在电视的晚上，”面无表情说：墨菲夫人。六月刚笑，帕特里克加入进来，墨菲太太是个恐怖的肯定。

“哦，你介意我把在电视上，唯一有上，其关于有你的第一个孩子，我是他们制作录像的节目，但我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观看，”六一说，她就伸手电视中。在电视眨了眨眼，然后再次眨了眨眼睛，然后声音传来，但非常低。在电视是在其最后的腿肯定。

“已经在电视多久这个样子？”帕特里克问他thumprt设定。

“哦，没多久，也许三四个月，它是一个很好的一套你父亲买了他去世前几年，”墨菲太太解释。“近二十年的历史，它的时候，你有另外的，说：”帕特里克摇头像医生宣告一个人死亡。“这没关系，我习惯了，”墨菲太太说。

“但是，你能买得起一套新的，你每个月都从面包房获得一张支票，”一个不理解的帕特里克说。

“但我节省钱，以防万一你是愚蠢而失去面包店，作为一种安全网，”墨菲太太说。

六月笑了笑，墨菲太太第一，而不是自己想帕特里克。“你看帕特里克不会去傻傻的，你就可以开始你的花的钱面包店，除了我夹他耳朵周围，如果他甚至认为它，”六一说周围的耳朵削波帕特里克之前。

墨菲太太笑了，他们是爱他们的比赛，她有一个很肯定，她可以看看夫人奥图尔在面  
对孙子的负荷，奥图尔夫人有十个孙子。

“好了，我们该走了以后，如果我们要赶上销售，我看到一个牌子的，因为我们开车在这里  
，Berawood的TC海耶斯是有一个销售窗口，”六月向门口走去，拖着帕特里克在她身后。  
“Do't是愚蠢的孩子，这一套是确定的，”墨菲太太开始。“是的，你的，可是你知道，当你  
的孙子坐在你的腿上看劳莱与哈？”问六月。

她墨菲太太走投无路，用最后的微笑，月把她的手在门上。

“好吧，如果你愚蠢到花你的钱，得到便宜，”墨菲太太停顿了一下，“奥图尔夫人有颜  
色。”

“好了，你就会有颜色和远程控制，”今年6月表示在她的肩膀，她和帕特里克离开了  
房间。

在TC海耶斯，他们与胡须见过Peter，他会前一周售出坎普先生一个工艺MIDI系  
统，他指示他们到电视领域。

“天啊，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TARDIS，其巨大的，一旦你进去，说：“帕特里克  
看着四周。

“我们能有一个大的电视机遥控器，请”表示，6月获得与手头的任务。

“为什么不给丽音立体声和画中画，如果我们得到一个妈妈电视中，我们不妨获得一个很  
好的，说：“帕特里克仍然在商店的规模感到惊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有一个”六月指点说。“那将是”的销售人  
宣布的价格说。“那是你最优惠的价格？”问六月。

“是的，我们的最优惠的价格，它包含ce80了，解释说：“推销员。“他的付出，”微

笑六月她指着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意识到了什么，他会聊到自己作为推销员反复的价格。只有帕特里克找不到他的支票簿。所以六月递上她的黄金美国运通卡代替。当他看到它的销售人拱形眉毛。所以六月穿上她最灿烂的微笑，并说之前撅着嘴。“我是约翰·坎普的小女孩，爸爸从你的colleague彼得与上周胡子买了工艺系统。”

彼得检查的推销员，然后满是笑容，他写了收据。

“哦，通过我们可以有充分的5年gaurentee太对了，我看到了牌子，上面写着你有一个维修中心在这里，说：“帕特里克微笑。“你得付我回来，没有未来我的丈夫生活过我，我要嫁给你的钱，而不是倒过来，”六月傻笑。

年6月决定，他们会采取一套与他们当时就宁可等待交付van.So她开车帕特里克大众从停车场绕回来，只是通过红绿灯停在人行道上。然后帕特里克拿起怪物的电视机，把它拿外面，只是它不适合在车上。虽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交通督导员走过来，是要他到警察局。帕特里克说，他是罗杰的朋友，做女孩知道他的女孩做了，而帕特里克从事她的谈话六月吹罚下了出租车。幸运的是，这是迈克尔的出租车。因此，在电视与六月出租车去了，而帕特里克邀请女孩交通督导员参加他的婚礼，罗杰后来给她的细节。

回到墨菲夫人的帕特里车内携带的怪物的电视机。“荣耀归给神看它的大小

，我将能够支付我的

electricity法案”之称的墨菲太太把她的手，她的脸。‘六，选择它，’帕特里克说，他把电视中的角落里。‘那么它一定是好的，如果六月选择了它，’墨菲太太说。

六月再花半小时展示墨菲夫人如何使用遥控器，包括画中画和图文电视。墨菲太太好高兴。所以高兴事实，她忘了喂他们不是，他们是饿了。六月和帕特里克离开迈克尔·墨菲夫人看着达拉斯下午版。

“我们该怎么办婚礼，”不知道六月份，他们驱车前往Harbourne。

“嗯马克已经开始在蛋糕上了，我要告诉你，但我们如何去为婚礼做大家看不见？”帕特里克沉思。

他们仍在试图帕特里克在六月的Harbourne家拉至想到了解决办法。所以她挥手告别，他承诺，他会想些办法，他们就会有一个适当的婚礼毕竟。

“所以你看Amjit，她的母亲想隐瞒事实，她怀孕了，那么她会骗她所有上流社会的朋友，并说这是一个旋风式的恋爱和早产儿，说：”帕特里克叹了口气解释。“但我已经预订Nangit Tangit不已，他做婚礼视频，男人这只是没有发生，” Amjit说。

“没错，她不希望它发生，感谢您的视频虽然，说：”帕特里克再次叹了口气。

“看你回去跟大希德，他会想到的东西，除了Jaswinder期待是伴娘，所以我们必须对你有一个适当的婚礼，说：” Amjit看着Jaswinder谁正忙着说话帕特里克的玩具熊。

帕特里克穿过马路到大Sid的，他希望希德会来

的东西了。

“她羞愧生命的礼物的，婴儿的，”希德指着宝宝的照片墙，他无法理解它

。

“我妈妈说，”帕特里克说，看着所有的婴儿的照片。“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沉

吟大希德。“让客人看不见的，我想，”帕特里克喃喃自语。“好吧，我们会让他们

看不见的，如果这是所谓的，我会告诉弗兰克，不worry小伙子，它会没事

的，”大希德挤压帕特里克的肩膀。

“当你一起想办法，你会告诉我吗？”帕特里克说，站在门口。

“不，我会告诉你什么，这种办法，母亲在法律水湿责怪你，不管发生什么”大希德说

了一个眼色。

帕特里克弱笑了，他只是希望大希德会拿出一个计划。“花式，惭愧的生命的礼物，”喃

喃自语大希德从猪切割猪蹄之前摇头。

他是值得谁正计划为所有其他人是珀西。他已经加载的程序到安迪的雅达利1040，他工作了斯通先生能获得多少选票依靠。迄今他有7145票。莱恩曾经是他的诺言。斯通先生先被带到莱恩的肉仓库，在这里他遇到了100名工人。与以往一样斯通先生告诉他们，两年后，他们可以吊他，在大选当时。赢得他们的支持莱恩曾亲自推动斯通先生周围地区的所有屠夫商店之后，斯通先生给了一个小演讲。莱恩是为他感到骄傲，虽然在Percy的要求莱恩说，在结束了自己的话。他告诉大家分辨，他们投票支持他们的主要当事方的任何拉票。其原因是，当石之所以能够获得他们希望它是一个冲击，是淘汰赛。这个词淘汰赛

带来了笑声，因为所有的屠夫了斯通先生的叩关伟业先生普拉特OBE块的海报。购物者能够像莱恩问道不过，让各方主体认为他们有票收入囊中，然后通过选举日看电视。看到罗宾爵士天寻找震惊这将是巨大的，露面的彼得·斯诺将作出看起来傻瓜也有背后的这一切，虽然逻辑。威斯敏斯特会坐起来，并听取了MP从旧福尔和歌唱砧，在黑色国家是没有猫的猫选区，它有一个MP的狮子，他会咆哮怒吼咆哮，并代表他们。有一个刺痛下购物者的棘刺，因为他们听到莱恩引用Percy的字或词珀西已经从莎士比亚借。

珀西也采访了鲁尼，让叔叔前来交易，让叔叔带朋友。然后，从交易消息将波及向外，让砧被打败，让砧开始发出声音，让砧开始响起，让砧唱歌。让斯通先生是MP的旧福尔和歌唱铁砧。珀西在雅达利写了一个讲话，然后把它给了斯通先生告诉他的心脏去学习它，语音的副本被送往灯塔和WABC。然后斯通先生发表讲话，WABC决定一起去，并记录它，偷偷的人在新闻房间里生根斯通先生，他是一个拳击迷毕竟。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是你的出生和成长的一个，我不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后裔。我从被窝里错误的一边下降，但我不以为耻，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当我以为我没有机会也不过是一个奇迹被选中，并且如果我真的当选有什么更大的奇迹，这将是见过的屠夫，面包师和承办和散装酒客，虽然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爱我们的补丁，

我们爱我们的家，我们喜欢旧福尔和歌唱铁砧。还有什么可我说的只是采取了我一个机会，作为老阿爸歌说，亨机会站到一边，给了我他的祝福。现在我要问你为你的。如果我被证明是没有什么好处，在两年内就可以把我扔出去，你甚至可以叫我混蛋阿尔伯特·普拉特先生OBE一样。我是人民，为人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谁喜欢他的银行苦和猪肉临场退出。对我来说，MP意味着我的人并不像一些希望偷偷为我的爵禄，“完成他简短的讲话斯通先生拿起他的银行苦品脱并击落它的一个，讲话给予一只口渴的业务。

贝蒂和安妮跃升到他们的脚，做侧手翻，他们会投票给他，如果他们是足够老了，师伯将太，那如果他们不希望女儿一巴掌他们的脸。在WABC记者笑了，他感到刺痛了他的脊椎，有历史的决策是肯定的。斯通先生站了起来，并承认掌声，他也指出，虽然感情是他那将是不诚实的，如果他没有解释该讲话是珀西弗罗斯特的承办单位。

当语音播出的主要当事方想知道到底谁是这样的承担者，是它的代码名称顶词作家，有Jeffory射手投奔自由党，被他写演讲他们。他们实际上是松了一口气，当他们发现珀西冰霜真的是一个承担者，除了他们的拉票已经表明，自由党得票率为垃圾把它明明白白。

正是在这次竞选，乔治和布朗尼决定结婚的中间，乔治的哀悼日已经结束。他们有的在马克的咖啡厅安静杯茶，只有他们在公开亲吻。大家都望着，布朗尼显示大家她的戒指。

“好，我嫁给了他，你知道，他必须有他邪恶的权利

现在的方式，”她眨着眼睛说。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任何年龄上做文章，这是不是冷落，”乔治说。该货车司机都鼓起掌来，乔治和布朗尼曾与所有的大陆币交上了朋友，所以当他们没有当地的八卦总是有来自国外的消息。所以，现在乔治和果仁巧克力的秘密婚礼，在公众场合接吻的新闻会达到欧洲的各个角落。司机跑到他们的货车和带回来的吉他和神秘和奇妙的乐器。乔治和布朗尼从十个国家的歌曲唱小夜曲。

它是，当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斯通先生和信标和WABC电台记者来到清凉杯茶。记者曾在那里当斯通曾派人伟业普拉特OBE飞行，现在他被分配到和他呆在一起，直到结束。所以，斯通先生买了一茶为自己和一个为威廉他的身影。“这是怎么回事呢？”斯通先生问。

“乔治和布朗尼结婚了，所以司机小夜曲他们，”马克解释说。

“真的，你应该去巴黎，它是情侣的地方，”亨利谁住在巴黎郊外说。

“不，你应该去永恒之城，罗马，就是这个地方，”彼得说。

“不，是巴黎的地方，来和我呆在一起，”亨利说。“不，来到罗马，和我呆在一起，”彼得打断。

“我们对galivanting约有点老了，但都是由所有的照片漂亮的判断，我们已经看到，”布朗尼说。

斯通先生听了，眼泪开始形成他的眼睛，他把手伸进口袋里面。

“你看，坐上飞机去到两个，朋友的家人见面会

你在机场，他们会告诉你一个好时机，”敦促斯通先生，他递给他们一张空白支票。

“但是，我们才能采取，我们几乎不认识你，”布朗夫人说。“你看我的祖先把茶水间女仆的大旅游，这是在罗马和巴黎的是，还有它在那里，看我就不会在这里，但现在巴黎和罗马，只是去，”斯通先生很尴尬但他确实希望他们去。

“看你走了，我的家人会满足你在巴黎。”“然后我的家人会满足你在罗马。”

“你看，请，我有责任向珀西和这条街上，我真的很享受这个竞选，请你只走了，”斯通先生擤了擤鼻子，他的自然柔美的一面已经真正走出最近。

“好，我们就去，但是我们会回来的时间为你投票，”脱口而出布朗尼。

“看我不给你投票给谁，开溜选一个该死的，只是尽情享受，我很享受自己感谢珀西，”斯通先生叹了口气。该货车司机都欢呼起来，斯通先生笑了笑，然后抿了口茶。威廉也笑了，他拥有了一切倒在他的录音机，没有人会相信有人竞选时会说，“管不着选”，但他下来在磁带上。

那天晚上，灯塔和WABC从网吧广播威廉的记录，在黑色国家普通民众认为这是一个反面的，但是当他们听到斯通先生的抽泣和“开溜选”他们知道他是真实的。硬冲男人的黄金心脏，只是谁是这个珀西，这两次他的名字就上来了。其他各方要求的阴影他们的候选人，WABC和烽火台只是太乐意效劳。

那天晚上，Percy和斯通先生授予冯检基机会

在Percy的办公室。

“好看老记分牌上的安迪的雅达利我会说，我们有17476票，到目前为止，”说珀西轻敲键盘上。“但是，这与上次的四倍我们的投票，你确定吗？”雨先生问。

“这些数字是准确的，莱恩花头数时，斯通先生走到角落找寻屠夫，帕特里克花了头算过，当他带着斯通先生约于面包店。”说珀西敲打着键盘。

“你觉得我们真的有机会吗？”有可能在先生的眼睛一脸不可置信的。

“好了两个半星期去感谢威廉，我会说我们会赢，但它可能是接近，”珀西事谈到实事求是地。“上帝，我需要喝一杯，说：”先生机会抹了一把额头。珀西伸手切玻璃酒瓶，他们都有一个大的玻璃韦恩的专项储备。他们从调用时，电话铃响了威士忌，责任都发光。

“我得出去上班了，”珀西说，他向门口走去。“我和你一起去，它的I至少可以做的，说：”斯通先生完成他的威士忌和以下珀西出了门。

亨机会看着电脑屏幕，这是伟大的，自由党将赢得六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没有人会知道，直到它被全部公布。他决定要再喝一杯，上帝是伟大的东西，他就曾经在斯梅西克红牛酒馆战争期间类似的东西。

外威廉跟随Percy和斯通先生，他想成为一名警察，但作为一个记者是一样多的乐趣。在养老院Percy和斯通先生主持一个机构，它是老布里狄，在她87局结束了。她的父亲有一个厨房女仆怀孕，所以是

放逐打布尔人，当他回到家里，他娶了另一个女孩，谁是一个厨房女仆也布里狄在轮到她已经成为一个厨房女仆。她举行了斯通先生的手只有一天，而她讲述了她的父亲和布尔人的故事，现在她已经死了。这是一个震惊斯通先生，他哭了，因为他进行她的身体出了养老院的。他不会做任何竞选活动，明天他会去参加她的葬礼。

所有这一切都是观察和威廉的报道。头条新闻上灯塔和WABC第二天说斯通先生出席了葬礼这一天不会electioneer。威廉采访了其余居民家中，他们告诉他斯通先生是如何握着她的手半小时前仅几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如此震惊，珀西引述他的父亲斯通先生，关于死者是一样的生活只有笑声留下他们等等。

其他各方现在开始担心起来，只是谁是这个珀西是他的所有时间或什么最聪明的政治动机。WABC甚至广播珀西即将逝去的报价，人们在响了起来问他们能有一个副本。虽然刻薄类型的主要当事方认为，这是从一些著名一块写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报价被盗。然而，他们的拉票回报说，他们做得很好，但常理说，这珀西已经激起了马蜂窝，他们将在选举日被刺痛了。

于是斯通先生去了前者的厨房女仆，一个人，她的手，他举行前几天，有人讽刺说，死者应该对生活这样的效果，但斯通先生那就更好了男人所有的葬礼。珀西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听了莫扎特的音乐，而他拧紧了老太太的棺材盖。荣誉Percy的代码在斯通先生被蹭掉，珀西斯通先生感到自豪，这几乎就像有

在他的翅膀学徒承办。主方用自己的宣传车赶到角落找寻，而斯通先生和珀西悄悄兑现死了。

帕特里克的婚礼是现在只有几天了，他没有一个线索，他会多么多么多么精神数百人进了教堂，微笑保罗开玩笑说，有一百口棺材，客人可以跳出他们像吸血鬼。这个想法并没有办下来的非常好，有似乎永远是一个硬边，一个无情的边缘微笑的保罗和他的笑话，所以生闷气微笑保罗回到了自己的天堂。

它是，当罗杰是交易者在谈论下一个戏，他要在那大希德有解决方案。该剧将是特洛伊的海伦，木马等。大希德跳起来拍了拍罗杰就回来了，罗杰几乎呛只是作为肯几乎曾在肉店那个时候。所以留下的Roseanne，交通督导员，谁知道近预订帕特里克·海耶斯TC外面来罗杰的帮助下，大希德跑到外面。

“弗兰克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喊大希德，他被控在街上像一个疯狂的公象。“出它的话，”弗兰克问道。

“特洛伊木马，这就是答案，罗杰想到真的，”大希德解释。

弗兰克挠了挠头，他一直在黑色国家自从离开战俘营，但有时英文仍是一头雾水了。“我们隐藏我们的面包车大家，在我的车，在你的大清除啄等等，我们可以得到罗杰假装他预订很多，所以他们再也没有怀疑。肯普太太不工作了，直到它太晚了，”大希德喜气洋洋。

“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面包车，他们将几

百人那里毕竟，”弗兰克怀疑。

大希德看着瘪了一秒钟，然后他的整个脸亮了起来，他有它Ureka，只能作为Archemedees，当他想发现他解决所有这许多年前回到了希腊，他没有裸奔。“但总有莱恩，我敢肯定，他会伸出援助之手，我去给他打电话马上，”与一个微笑的大希德跳过远高兴，因为沙男孩。

弗兰克摇摇头，他的妻子是从黑色国家中，英国玫瑰，他的孩子在交谈黑色国家口音，但有时人们混淆。抓他的头，他又回到了他的家具店。

莱恩笑的时候，他听到大Sid的想法，当然他会帮助，除了他被邀请参加婚礼too.He'd一起送几卡车，他必须要记得打开refridgeration下来，虽然，否则他们”d在他们的  
手冻的客人。

婚礼当天来了，帕特里克响六月，六月穿在母亲的坚持下白。

“只要告诉你爸爸把你母亲的手臂紧，好像他具有臂摔跤比赛，”帕特里克解释说。“  
发生什么事发生？”问六月。

“我还没有线索，所有的大希德说的是，它会是罗杰的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然后他  
笑了他的头，说：”帕特里克继续。“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这听起来很奇怪。好  
了，我会告诉爸爸，通过我爱你的方式，”6月表示。

“我也爱你，我会数以百计的证人面前说，在不到一个小时，”帕特里克说，他挂断  
了电话前。

六月只是希望她的父亲有一个强大的抓地力。肯普太太开着自己的教堂，六月  
将遵循与她的父亲在他

汽车，传统必须也毕竟adheered，新娘迟到等等，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将要在婚礼上。当坎普太太赶到教堂时，她惊讶地看到各种各样，货车和卡车堵车停了所有的地方。该交通督导员和他的助手都发放左，右和中心的门票，甚至有被动摇aguments和拳头。

肯普太太去教堂里，一切归于平静，周围空荡荡的教堂回荡她的脚步声，灯光甚至没有被打开呢。清洁工在前面擦地板，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其实这是彼得彼得蝶鱼，他是望风。他看着她坐了下来，然后爬开去，他走进教堂交谊厅，进去后他迅速脱下伪装，各地跑到教堂前。

“一块干净的地方，一块干净的！每个人都在适当的位置，”他喊道。

随着该货车和厢式货车开辟了disgourge他们的人的货物。至于停车票，如果肯普太太仔细的检查，她会看到，他们说：“承认婚礼派对特洛伊”，是的，这确实是罗杰的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帕特里克带着他在迈克尔的母亲打车，他去教堂里低声的欢呼声。更低声欢呼六分钟后，六月和坎普先生抵达Percy的劳斯莱斯，坎普先生跟在手臂向上的小岛手臂。干酪现在的陷阱，肯普太太也没有不妙，因为她是老鼠，现在的陷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如六月和坎普先生到达教堂顶部的灯亮了与Fr.Shaw出来像猎狗了陷阱。人们从后面冲了过来，从教区房子，人们从忏悔，并从侧面祭坛出现，并且还更走下台阶

从唱诗班的小阁楼。跳跃起来像一个archade的Penticostal合唱团唱起了目标，“哦，快乐的一天”是歌曲。该死的发生了爆裂和教会已经充满，谁曾拍过婚礼前所有的乐趣Nangit Tangit正确是在牧师的高跟鞋，证人和视频太，是一个安静的婚礼正是肯普太太想要的！

坎普先生抱着到他和他所有的力量的妻子，但他不需要打扰，她怎么可能对她唯一的孩子的婚礼上冒了出来，尤其是在所有的目击者面前。所以六月结婚，她分享了她与罗杰的生活中最快乐的一天，罗杰真的很喜欢自己，这是他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分。Wiston的妈妈带领谁唱的像天使合唱团，但一旦婚礼结束，他们不得不冲到他们的教练，他们在他们的方式去伦敦比赛，婚礼只不过是热身。

斯通先生偷偷地在教堂的后面，旁边坐了下来珀西，葬礼有一天，接下来的婚礼，什么样的情感过山车。难怪珀西是一个诗人。珀西坚持认为斯通先生来参加婚礼，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会变傻是他说话的内容。威廉站记录的一切，新郎和新娘想记录这一点毫无疑问。婚礼弥撒在帕特里克和墨菲夫人太顺着过道，大希德和Len在哭，好像它是只存在谁愿意嫁给儿子。墨菲太太也哭了，只要她精读在那里，但他会在天堂密切关注，并让他与琼德比和莫扎特在他的身边，老巴托克是在一个角落里像往常一样生气，莫扎特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婚礼三月，琼德比和康·墨菲的灵魂在跳舞吧。

婚宴被分裂了马克的咖啡厅和操盘手之间，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在马克的吃，剩下的交易。一旦坐下阶段在马克的每个人都完成了游行了

路操盘手，交通停下来看热闹，有人喜欢的东西，法国或意大利人会做。帕特里克不想打乱马克的感情使他母亲的逼迫下帕特里克分裂了前台，虽然只有一个小时。剩下的食物也从马可抬上公路向操盘手，整个形势提醒荷加斯的画“的主持中的一员”的珀西。斯通先生放声大笑，当珀西解释，所以从他的耳机下面做威廉。

那种莫扎特本来引以为傲的Drunkenness开始，这是一个婚礼毕竟。大希德自作主张秒杀一切肯普太太喝，他已经在马克的咖啡厅飙升她的茶。现在，他搀她的香槟，有什么，什么人，但韦恩的专项储备。肯普太太有机会参观的女士，她开始感到不适。当她回来了，她拉着一张脸，遮掩她的脸，为什么？那么她成功地失去她的假牙下来的女士洗手间。“出了什么的妈妈，不是你玩得开心？”问六月。“是的，是的，”肯普太太喃喃自语。

“你的声音同样的方式，当她失去了她的假牙我的母亲呢，”帕特里克观察到，撞击在了要害。

肯普太太会说“束我，斯科蒂”如果她是一个星际迷，因为她不是，她只是皱着眉头。

“什么是你妈妈的事，为什么就是她拉着一张脸，她看起来好像她失去了她的假牙，”观察大希德提供坎普女士香槟的另一玻璃40岁威士忌加满。“那是因为她，说：“六月谁去皱眉，但决定看到笑，因为她是墨菲太太现在也。

“不说了，说：“大希德在推肯普太太玻璃，一些溅了她的乳沟。

大希德然后假装是一个管道工，通过忙忙冲进

女士们洛斯，尖叫声合唱响了。大希德面露难色，他的工作方式，通过了cubicals他把他的手下来每个人，最后才找到缺牙。随着惨叫声还在耳边从厕所震惊女士振铃大席德出现了胜利，抱着夫人坎普的牙齿高高举起。现在大家都知道，Nangit Tangit甚至拍过它留给后人，如果只坎普女士可能已经横梁上到星舰企业号，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或许地球要吞了起来，而不是，但它还是不发生。大希德大步走向她，并抓住她的双手把她的牙齿滴落在其中。“在这里，刚刚冲洗出来的这个壶Domestos，他们会没事穿那么，”下令墨菲夫人第一，捧出来的水和Domestos一个酒壶，

肯普太太喝掉了她的尖刺香槟然后做，因为她被告知。冲洗掉牙后，她滑倒它们放回她的嘴试图不是在所有的人面前被察觉。她的牙齿尝到奇怪，但所有的加标后的饮料她有她会喝醉整齐Domestos如果要求。

“喝彩声，喝彩声，”抓住肯普太太，让他们可以围绕舞池比赛前大喊大希德。

大希德·肯普太太的舞蹈是喜欢被要求骑裸背，但至少她现在知道戈黛娃夫人是如何尴尬感觉，当她去兜风，也许是马叫希德。

这次招待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珀西溜出去接一个死者，斯通先生跟在后面像影子一样，威廉无线电阴影。半小时后，三人不可能回来满脸笑容，还有很大的陪伴死者的载流子的团契当中给予的承诺游戏古老的称号。斯通先生已经决定，他喜欢这个威廉，他会提示威廉关闭在未来如果有任何

政治news是有，它会帮助他在他的职业生涯开始后所有。

的时机已经到来，帕特里克月和6月把他们的假期，但在他们的情况下，它意味着过马路，这样帕特里克可携带六月了火灾逃生面包店上面平坦。但首先花束必须抛出。

“好了，女孩我数到三，然后我把它扔。一，二，三，远离它去，”六一说。

在未婚女性组中蹒跚前行，这是他们很大的机会。花束飞到丢到空中，在outstretched怀里，它似乎被魔术指导。它击中了罗杰的胸部，然后反弹到罗珊娜的怀抱。罗杰一饮而尽，罗珊娜脸红但她很高兴也许他会问她现在又上冲她吻了他，她会永远等他吻她。另一双眼睛一直看着远方的花束，有皮毛的闪光，然后他远在他的牙齿花束。毛Amjit跑了沿街他的牙齿之间的花束。

“他下车看看他的女孩毫无疑问，”帕特里克笑了起来。“你的意思是一些老娘们，”墨菲太太厉声说。

“我不能说这更好的自己，”六月或墨菲夫人也笑了。

所以帕特里克进行了六月的火灾逃生到平板，欢呼声和口哨声以鼓励的方式填补了夜空。一旦

里面他把她轻轻地在一张双人床，他不希望采取与这个他的新婚之夜的超级胶水的机会。就在这时，帕特里克使他的执着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太快直起腰身。

“哎，AGH，AGH，AGH我回来了，”他呻吟着，因为他倒在地上。“所以，你不会对我的新婚之夜陪我睡觉，”笑了

六月。

“这是一个传统的墨菲，我的母亲睡了她的姐姐和我的父亲与他的兄弟的第一夜。哎AGH AGH我的背，”帕特里克呻吟。六月正想说些什么，当她意识到帕特里克真的很痛苦，所以滚来滚去，她从床的边缘向下偷看他。“你真的伤了自己？”关注和笑声中她的声音越来越大。“是的，是的，我的AGH回来，”帕特里克呻吟。

六月躺回床上，笑声，它只能发生帕特里克。她不得不在他牺牲一些乐趣，所以起床后，她第一次做了康康舞再缓慢而绵长脱衣舞，停下来笑，因为她做到了。“我真的很恨你，我真的很讨厌你，我的AGH回来，说：”帕特里克从他在场上的位置平掉呻吟。

“这真是好笑，说：”六月disolving大笑并保持床停止自己崩溃在帕特里克的顶部堆

。

“我减少到我自己的新婚之夜是一个偷窥狂，AGH我的背

，AGH我的背，”呻吟帕特里克。

六月大笑起来更加，继续她的日常，帕特里克只是闭上了眼睛，不过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他在几秒钟内打开它们。“我希望你玩得很开心，说：”帕特里克咬着牙痛苦。

6月达成结局，帕特里克的嘴里目瞪口呆开放。六月然后坐在帕特里克的胸部。

“你我的力量现在已经完全是，”六月傻笑。“哎我的背，”帕特里

克呻吟。

六月弯下腰吻了帕特里克的的笑声在她眼里，帕特里克是那么的无助，她只是要爱他

，此时此刻她爱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哎我的背，”帕特里克呻吟。

现在六月提取帕特里克一个承诺，她可能不会再占上风，所以她得到了他的承诺。

“答应我一两件事，”她拱她的眉毛，给了他一个吻缠绵。

帕特里克享受了片刻的吻，然后他自己的忧虑得到了他的好。

“哎我的背，我AGH回来，我什么都答应你刚下车我，你杀了我，”帕特里克尖叫。六月下线帕特里克。

“答应我，你会买你妈的视频，让她可以观看就可以了婚礼，”六月的要求。

“当然，我会的，是这样吗？”叹了口气帕特里克痛苦留给他回来了。

“就目前而言，”6月份表示，开始发痒帕特里克之前。“停下，停下，不然我就湿自己，”尖叫帕特里克在他的背部疼痛之前让他尖叫，“AGH我回来”了。

所以六月钻进被窝，度过了她的新婚之夜没有她的丈夫，虽然他只有三英尺远的地方，在地板上。

上午来了，六月滑出床内直接到帕特里克胃。

“哎我的肚子，”帕特里克呻吟。

六月刚刚大笑起来，“所以从你的背部其蔓延呢？”“我真的很恨你

，说：”帕特里克拉脸。

随着六月的帮助下，他站了起来，然后用大量的提示帕特里克想摸他的脚趾，如果他俯下身的低，那么慢慢地再度回升，可能把他的右后方。“哎，AGH AGH，它的工作，”帕特里克尖叫。

有一个叱之外，这是迈克尔在他的出租车，所以用狂奔

对离开机场和希腊。帕特里克揉揉背不停迈克尔开车，迈克尔可以看到他在他的后视镜，六月忍不住笑了起来，迈克尔会有些为街谈巷议。

在竞选活动中，或选美像有些人称之为继续迅速进行，珀西的战术工作一种享受。亨机会在他的浸信容量俗传教士绕到教堂讲道和祈祷，尽管他是连手没人有过任何怀疑，他想要谁是下一个MP的旧福尔和歌唱铁砧。机遇先生看到了珀西的价值观是如何在斯通先生磨去，这种见异思迁的珀西值的形式聚集了苔藓，机遇先生可以看到这为他自己。所以机会鼓吹先生为所有他值得，如果斯通先生被证明是没有什么好处，可能会先生讲道火与硫磺过，如果需要的话。

英国广播公司和ITV让本地网络处理的选举中，大枪在一个安全的政府所在地也有补选中保存去南方。那一刻摇摆这样的，将被分析，以证明政府只是多么糟糕做。旧福尔和歌唱铁砧是一个也跑了尽可能的电视人关注。

所以选早上破晓，乔治和布朗尼通过在伯明翰机场海关匆匆，令他们惊讶的斯通先生本人在那里迎接他们。

“嗯，你确实说过你会投我一票，”他说，他举行了他的车门打开它们。

“你不是应该四舍五入迷失的羊什么的？”问布朗尼。

“人们现在都烦死了，所以我请了一天假，他们会处于交易今晚的私人派对，一旦结果公布，你都邀请当然，解释说：”斯通先生，他驾车离开，随后

威廉他的收音机的影子。

珀西和承办单位和尸体防腐的联合会已经安排汽车，不灵车，从该地区养老院去接人。那些有运输谁想做同样给予谁，何时何地拿起其他足不出户人的打印输出。安迪的Atari公司现在持有那些需要运输投票的数据库，年轻的詹姆斯·莱恩的儿子被允许观看的诉讼帮助他的电脑研究。一切都会计划。保罗微笑着走过来偷偷看FORCAST，然后像他手中溜去赶往威廉希尔在赫斯特街伯明翰打个赌一条蛇。他面带微笑，如果他中的一个张表决票，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和快乐的人。

下午珀西叫斯通先生与机遇先生到他的办公室，他的结果准备好了，关上了投票前7小时。“嗯我和安迪和年轻的詹姆斯已经进入所有的数字，占病人和度假谁忘了帮代理投票，”珀西暂停。

机遇先生抓住他的圣经，闭上了眼睛，对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卑微，现在感谢上帝他的时间已经到来。主已通过挑战的年轻人。这自由主义者几乎拒绝将成为基石石头，石头先生的人。“自由党将在2500票获胜，他们将有32150张选票，工党将是第二只在30000张选票，误差幅度为100票，如果我们的研究是正确的，”珀西环视房间。亨机会也哭了，当地的自由主义者都惊呆了，如果这是真的，他们会被留出来得晚喝醉了，和他们的妻子可以去地狱。

“让我们喝一杯，说：”珀西绕过威士忌。

“为了斯通先生，议会旧福尔热的成员，唱歌铁砧，”珀西击落他的饮料之前说。

“我能播吗？”问威廉无线电阴影。“只有在投票关闭，并发表官方之前，其他各方也不会相信的，那么官方结果将敲他们六，”机会通过先生染色撕裂眼睛说。“现在安迪，让我们最可靠的灵车，伦敦你必须去，交给自由党的领袖手中这一点，没有人必须看到它，说：”珀西听起来像一个一般的，因为他把结果在一个信封。

“但是，如果车坏了什么了吗？”问安迪。

“我会跟他走在我的车，说：”帕特里克谁是站在后面说。“我去了，”希德说，“莱恩将接管我的屠夫。”所以有人说，好消息是带来的，不是从艾克斯根特，但是从旧伪造和歌唱砧伦敦和议会。屠夫，面包师和车队承办比赛下来到伦敦，他们将及时归还用于在交易的一方。

舞台设置，以及一个阶段将是，珀西决定会有iceing在蛋糕上，清纯甜美iceing。斯通先生花了投票日在珀西的葬礼的轿车之一，驾驶人投票威廉无线电影子贷款回稳手，老和为他们上了殡葬车，对于一些未来殡葬车的养老院古代他们倒是在将灵车本身。

下到伦敦比赛安迪，帕特里克和大希德。警长穆赫兰加入他们的第几英里给他们一个闪烁的保驾护航。然后，他向他们挥手告别，关闭高速公路。正如警长被关闭高速公路巡逻队经过，用他们的行动，他们拿起了保驾护航，此外，他们想回到

立足食堂关闭之前，屠夫，面包师和承办单位的三人可以按照其身后。因此，它是一个从旧福尔和歌唱砧伦敦和议会好在有警察护送一路：其他警察部队拿起了护送任务，因为每个押运车停在他们的区域的结尾。

在伦敦安迪，帕特里克和大希德上升了两个摩托车骑手 - 他们在他们的方式，以满足总理的车，安迪刚好掖在他们身后，并下滑一路议会。“我们对自由党的领袖的信中，”大希德蓬勃发展。“是的，它的单独他，他是我们的期待，”帕特里克补充。“这是说，”安迪拿着信高高举起。

在西敏寺外看守武警挠头，屠夫，面包师，并与警察护送的承担者，想发言的自由党领袖。这是第一个肯定。总理Misister出来，正要在他开车的时候，他发现从街头三人。

“我能帮你吗？”他从眼镜后面问。

“我们希望自由党领袖，队友，”安迪说，不承认他是谁说话。

“对不起，我熬不过你，我与其他很多，但我会看看我能找到他适合你，”总理谁回去威斯敏斯特宫里面说。

几分钟后，总理涌现出了以自由党领袖。

“好吧，我必须走了，很高兴见到你，再见”首相说，他钻进他的车。

“他是一个好人，乐于助人，是他某种银行经理，”安迪问。

“好了，你可以说，他是负责英国央行以及一个或两个其他的東西，”笑着解释自由党的领袖。“我一直在这个发送，”安迪高举信封。“老伪造的结果和歌唱铁砧选”微笑自由党的领袖。

“是的，珀西说，他遗憾的是，误差幅度为100，但斯通先生将在这里下来您的加盟，这是肯定的。”解释安迪。“你一定是饿了，来吧，一会儿吃，有一个或两个品脱”的自由主义者，他带领他们威斯敏斯特宫里面的负责人说。

“我希望你有银行在这里苦，或斯通先生会不会喜欢这个地方，”大希德警告。

于是三人有一个当之无愧的饭，自由党的付出了太多的领导者。饭后三人说，他们道别，大希德交给韦恩的特别储备的两瓶自由党领袖。“当罗宾爵士节和彼得雪让自己的生活的冲击给他们的这一点，保存第二瓶为自己，如果你喜欢，”大希德说，他交出了瓶子。

随着他们掀起了黑色国家，他们不想错过的聚会，他们不得不在所有他们已经忘记兴奋得投。

微笑的保罗是太兴奋，他站在赢得五十万，如果珀西FORCAST是正确的，他会超越丰富贪婪的梦想。微笑的保罗还没有制定出什么，他会花的钱，他可能就会有他的奖金现金和花一天时间计算它知道他，那么他会隐藏下的地板。虽然他已决定一件事已经，他会去唐人街伯明翰赫斯特街区内有一个与他的新朋友庆祝餐。

大希德，帕特里克和安迪返抵刚刚投票前

封闭的，所以在冲他们把他们的跨由斯通先生的名字。珀西叫在他的研究中最后一次会议，蛋糕上的iceing不得不毕竟准备。

回到伦敦后，自由党的领袖微笑着傻笑，罗宾爵士节给了他眼角打量，东西是在风中，但具体是什么。自由党领袖已重新密封Percy的信封，交给了罗宾爵士他们去空气之前，就好像一个选美比赛的结果已经被决定了。罗宾爵士曾经主张议会作为宽宏自己，他继续是英国所经历过的最大和最好的政治面试官面前，让他知道柴郡猫，当他看到一个！

彼得·斯诺谈到波动的左侧和波动向右正如他在排行榜前徘徊在他的棕色麂皮鞋，作为结果在旧福尔和歌唱铁砧这是一个放弃的结论，并毫不相干相比战利品在南方，但没人居然说。而仍然是自由党的领袖微笑着傻笑，罗宾爵士也很想知道在他的口袋里的信封，他一定会感到像咕嚕中的魔戒，信封里有打电话给他，被戏弄他，这是折磨他。

早在旧福尔和歌唱铁砧会内务计数已经开始，党的各种发言人作出了自己的预测。这是亨的机会轮到给个意见。

“兑换银钱会被赶出寺庙，我们将脱掉鞋子和摇晃从他们身上的尘土，寺庙的面纱应从上下到租金，后死亡就是生命，”他笑着直眨眼到相机。

在操盘一片欢呼了起来，在红色的牛欢呼了起来，在

蓝盖茨欢呼了起来，在拳击袋一片欢呼了起来，在水厂一片欢呼了起来，在贝尔和泵欢呼了起来，遍布旧福尔和歌唱铁砧欢呼的支持者在所有的酒吧上升和俱乐部。即使在贝尔在Harbourne一片欢呼了起来，坎普先生是这个秘密，所以他会逃过他的妻子在晚上。

早在伦敦仍然是自由党的领袖微笑傻笑，罗宾爵士被允许看信封那么长的内容，他什么也没说一会儿。罗宾爵士不相信他刚才看了那么他保持沉默。对方代表要求知道是什么大秘密是，所以他们也被允许阅读Percy的FORCAST。

“而且哪儿弄来的，这个信息”大笑劳动的人折腾FORCAST回到了自由党的领袖。“比方说，一个屠夫，面包师和承办告诉我，或者说一个承办人的儿子，”回以微笑的自由主义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傻笑比傻笑的领导者。

“来来来，我知道我们是政治家，但允许有一次直接的答案，”要求保守党发言人。

“那么，如果你不相信我，然后问总理，这是他个人谁给我带来的消息，”自由党领袖刚刚喝从他脸上的表情奶油判断。

彼得·斯诺和他的波动更多的消息，他很喜欢展示他自己家电脑上执行的把戏一个杂草丛生的孩子，中断的政治家，他在他的图表前跳舞在他棕色的翻毛皮鞋。而且还是自由党的领袖舔食冰淇淋。

其结果是关于旧福尔将要公布和歌唱铁砧，斯通先生眨了眨眼威廉。

“你好结果公布之前，我想宣布先生珀西冰霜承办今天上午专门制作了FORCAST，自由党将在2500票赢得总共有32150，”威廉说，所有一口气给听众灯塔和WABC。

“有一个当地电台报告中指出，自由党赢了，那一定是一厢情愿，”涌出彼得雪解雇递给他一张纸的信息。

“这是正确的，是不是罗宾爵士，”微笑柴郡猫谁神似了自由党的领袖。罗宾爵士抓住Percy'd FORCAST这是在桌子上他面前。“但是，但是，但是，只是谁是这个珀西冰霜，”罗宾爵士结结巴巴地说。

电视覆盖率去住的黑色国家的结果。这是真正的斯通先生已经由2399票胜出，自由党赢得了旧福尔和歌唱铁砧选区为六十年来的第一次。亨机会去了他的膝盖和祈祷，尽管它是谁被带到自己的膝盖，当晚的其他各方。

其他各方均处于休克状态，自由党领袖垂到地上，拿起韦恩的特别储备的两个瓶子。彼得雪看起来好像是，他已经被告知没有圣诞老人，罗宾爵士天失去了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他的生活的话。自由党领袖只是笑了，他倒了威士忌。由于他们都喝有在他们的脸上的惊喜再看看，哪里该威士忌从何而来？

“哦，威士忌从旧福尔热的说唱铁砧也不错，不是吗？”说自由党的领袖面色惊讶，第一次的夜晚。

电视覆盖率与彼得·斯诺哭，因为他喝他的威士忌，作为其他方全部结束，他们想知道的是在哪里

威士忌来自“开溜选哪来的威士忌正是”是什么样的观众听到演播室灯光下去。

欢呼声又响了起来遍布黑色国家，现在在伦敦下跌肥猫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欢呼声通过旧福尔大作和歌唱铁砧市政厅为斯通先生的站在麦克风前。“上帝，我会杀了银行一品脱，”是他说的第一句话。有一个全能的冲突的门打开室，大希德和莱恩站在门口陷害，他们都穿着血attered屠夫围裙，拿着最强大的切肉刀的。一声尖叫响起，斯通先生看了一眼珀西。再有就是血液凝结的嚎叫，接着又接着另一个人吓呆了。然后狼出现了，狼走进房间，环顾四周，好像寻找受害者。狼嚎叫红海分开，狼是在和通过门，狼又连连怒吼。达德利动物园了道路疯了，所有的动物都加入进来，他们从回荡福吉老来和歌唱铁砧理事会的房子呼啸而过。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一个小印度公主出现，打扮成如果参加婚礼，她穿着她的婚姻。这是Jaswinder，狼是没有狼，只是毛毛Amjit。

“傻狗，不要吓唬人，”Jaswinder斥责，与她亲吻的狗。

总之毛茸茸Amjit和Jaswinder穿过人群向舞台走去。斯通先生俯身抱起她。

“就像我说的，我可以杀了银行一品脱，”他停顿了一下。与韦恩和帕特里克出现在门口背着银行的桶，由Len和大席德为首的欢呼声，他们带来的桶走上讲台。

在几秒钟韦恩轻敲桶递给斯通先生起泡品脱。

“是的，正如我说的，狼是在门口的其他各方现在，”他停顿了一下毛蟹Amjit开始号啕大哭，  
“没有更多的将门可以在小，小，无辜的人脸抨击对于你让我你的MP和今晚我的大门是敞开的，它永远是这样，只要我是你的国会议员是国会议员表示，但有一点，婚姻对一个人，干杯！”与斯通先生MP使他失去了了的玻璃。

当地的电视。继续与直播报道，让整个黑色国家欢呼了起来，同时他们看到新的M  
P喝他的啤酒。人们记得旧福尔和歌唱铁砧的围攻，但现在的承办曾在凯旋回来，和他一起的狼和印度公主打开门宽，再也不会被门在人们的脸上猛烈抨击。离开银行每桶失败者淹没他们的痛苦在斯通先生与珀西在胜利骑回街道和交易。

上一次交易看到了这样有趣的是欧洲胜利日，啤酒流入恰似一江黑本身，还有一个黑色的河水，当晚，吉尼斯的河，流了下来人的喉咙。微笑的保罗买大家视线的饮料，就好像他已经赢得了池，其实他不是，但他已经赢得了两个赌注的选举结果。

第二天，新闻报纸都充满了黑色国家惊人的胜利，一个或两个对场景珀西先生冰霜当地承办男人背后的一个特点。他埋葬了肯定的反对，如果算上误差界限为他的预测只有101出票，或者一个。如果有人不得不使用他的数字结果打个赌那么他们会是一个富有的人，一个很有钱的人确实如此。

但是，一个人也有一个赌注，微笑保罗是他的名字。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另一个对他们来说，选彪这么多的人是

马丁。他看到所有的戏剧，他看到Jaswinder和毛Amjit。他只是想吐痰，这使他生病了，因为她的他一直通过动物咬伤，现在他正与一个怀孕的女友，没有钱的拖累。他诅咒她，狗和街道。这种复杂的情绪通过简单的选举产生。谁知道将来会带来。迈克尔·杰拉德·凯西10雷金纳德路，Bearwood，B67的Warley 5AQ 0121  
429 8576 jul99 Sept91

屠户贝克并且承办 ( C )

通过

迈克尔·凯西

#### 第十章.....价值比金钱更为重要

\*\*\*\*\*

保罗醒来时感觉粗糙，他会吐出舌头，如果有可能，它的味道那么糟糕。保罗他的枕头，他的钱包底毡，大多数人摸不着，以及他们从头，面带微笑保罗感觉，感觉他的钱包。微笑对他自己，他翻了个身，打算回去睡觉，他抚摸着他的阿斯特里克风格的小胡子，并把他的舌头伸出来，这样他不能品尝可怕的事情之前打了个哈欠。突然微笑保罗坐了起来在床上，咬着他的舌头在这个过程中。

“我很有钱，我有钱！”他尖叫着喜悦和痛苦的混合物，他的舌头在流血一点。

然后，他手舞足蹈的卧室，这就是他的喜悦。当他拍着他的脚趾靠在床上的腿，他的喜悦undeminished因为他在痛苦摇摇晃晃回来，他震惊撞在文件柜他cocix他

保持旁边的床上。因此，它是微笑的保罗在做某种形式在他的卧室红色印度舞时，窗户清洁剂开始在他的窗口....

帕特里克醒过来，他的妻子躺在他身边，微笑着帕特里克，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一个很有钱的人。如果他是，他会伤心地哭泣诗人，结婚只是当他快要放弃寻找某人的希望。帕特里克叹了口气，他可能已经结束了一个妥协的妻子。虽然有些人会说，这是因为他会妥协六月，他会娶她，但他知道不同，她是一个他一直所希望的。这样的幸福是比金钱更有价值，诗人的有字，通通帕特里克能做的就是在他熟睡的妻子目光，很快她会成为他父亲，他们会是一个家庭。从空虚在短短几个月的小孩结婚，生活就像轮盘赌的游戏，只有你有当你的数字出来要小心。帕特里克吻六月希望不要吵醒她。

“至少先刷牙，”已于6月的浪漫答复。

微笑的保罗没心情刷牙，他睡过头了够了，他不得不去镇上收集他的奖金。这笔钱是失去兴趣，越早他曾在银行越早奖金，他会被它赚钱。所以，抓住他的钱包微笑的保罗竞相伯明翰收集他的奖金。它是，当他说完双重锁定最后他的许多锁的想法击中了他，如果他的魅力发现什么。他想保住自己的大胜利毕竟是一个秘密。于是，他抓住了巴士到伯明翰，120停在米德兰酒店只是立博投注地下宫殿后面。

有外面乞讨的流浪汉，微笑保罗给了流浪汉一英镑换来了流浪汉的棒球帽：这将会是他的伪装

从而使赌博公司无法追踪他，他们可以有他的名字，但仅此而已，他们会得到。微笑的保罗不相信微笑获奖者的照片，他其实讨厌的赢家，因为通常这意味着他付出。所以微笑保罗潜入Ladrokes在斯蒂芬森街只是在新街车站后面的桥，他的棒球帽拉低低，安全摄像头不会让他无论是。

甚至没有香槟的承诺了在米德兰酒店的路上能说服他，让Ladrokes采取publicity照片，唯一的照片，他们：半小时给几个手写样本微笑的保罗是给支票£250,000后来经过得到的是他的两个安全摄像机上提出的一个手指。他无法抗拒它，所以他为他留下，他们的脸颊，要求一个免费的宣传照会给出的手指。

微笑的保罗然后走到过了桥左转弯下坡街，在路口与站街交界那么他的赫斯特街隧道下就走了过去夜总会的路上，就在竞技场之前，他躲进威廉希尔博彩公司。展开你的冒险商人被告知，微笑保罗已经蔓延他的奖金。在威廉希尔他收集了他的第二次检查，这是对£250,000过，或约两周征收的用于特定博彩公司，估计微笑的保罗。

作为微笑保罗离开他大吃一惊外面看到相同的流浪汉庄家，有人这样下雨微笑保罗交还的棒球帽，另有英镑的钞票。他感觉很好，他在他的口袋里有50万英镑毕竟。保罗微笑看着在田园，他的中国朋友曾说过，一家人要开一家餐馆有，伯明翰自己的考文特花园，它被称为。也许他会去看一看，但没有，他只好把他的奖金入

第一家银行。

“你好，微笑保罗你怎么样？”一个声音说。

微笑的保罗转身，有人待办事项泉，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哦，只有你，我真的不来伯明翰我更喜欢黑色国家的任何一天，说：“保罗微笑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为什么你在赶时间，你没有很高兴看到我吗？”

“我要赶回家的出租车，然后我得去银行，解释说：“微笑保罗开始放松。

“我希望这不是我们的银行更好，它会破产，我们什么都没有，家里现在有没有钱，我我保持快乐，悲伤是只让你从内死了，”别泉说。

“但是，你的计划，为最大和最好的中国restaurest，在田园牧歌右边有什么？”微笑保罗指出过去的流浪汉，现在戴棒球帽，走向田园。

“我姐姐告诉他们，我们现在不买，全家人在那里告诉Ardacian律师，现在，”那是你的全轮到现在来点。

保罗微笑看着流浪汉在街上，雨滴落摘下帽子，并在他的脚趾从他的老破旧鞋子伸出。

“我给你我的车解除，下个星期我卖它让家人将再次有一些钱。你将是我最最后的乘客，”不要泉微笑着微笑的保罗。

一个人在微笑保罗的脸上推力的传单，上面写着“你是个好撒玛利亚人”，它就会邀请他去参加一个交通聚会。一百万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半和所有他一直在思考的是快速得到钱存入银行，以免失去兴趣。在他面前谁愿意卖掉了他的帽子一斤流浪汉，为5英镑，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灵魂。在他旁边谁愿意成为朋友，好朋友陌生人。所有

他的生活微笑的保罗已经采取傻瓜的优势，很快他从他们的钱分开他们。他甚至会失去爱情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会爱赌博超过他的女孩，他觉得天旋地转，他的头感到沉重。

“NO，”尖叫微笑保罗，冲压件的地板像Rumblestilskin。

“你行，我应该叫医生？”问一个关心你的泉。“带我到田园NOW”坚持微笑的保罗。

于是，他们通过对Ardcadian雨中跑，撞到了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的几名成员，他们跑了，他们到那里已经来不及了。

“停，停，停，”尖叫微笑保罗。在他的心中，他能听到他许多年前失去了，女孩的话：“你不爱我，你不爱任何人甚至没有自己所有你爱的是钱和赌博”。

对于Ardacian的律师从他的半月形眼镜底下抬头一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私人问题，你怎么敢！”微笑的保罗拍了拍两项检查放在桌子上，钱会谈后所有。所以它做到了，当500,000坐在你面前可以肯定的大声说话，可实际上尖叫。布鲁克斯先生的田园律师笑了笑。

“原谅我对我的无礼，我apologise，”他groveled。“微笑的保罗说，他想帮忙，”不要泉解释。“你看25年前我可以娶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只有我失去了她，因为我爱钱比她多。我有一些运气，所以我想与大家分享。请让我来帮助！”微笑保罗的眼睛被恳求。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永远无法报答你，如果你的家庭那么也许这将是不同的，但你是不是连中国，解释说：”

做全平。

微笑的保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会伸出友谊之手只为它被拒绝。难道泉开始与他的家人争辩。所有的微笑保罗所能做的就是看着自己的脸，他无法了解中国的语言，而现在他无法理解的人。焦急的布鲁克斯先生在一旁看着，所有的钱无处它去。十几分钟后激烈argument凯瑟琳，难道全的姐姐会计师讲话。

“当我们搬到伯明翰，我不喜欢它，我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所采用凯瑟琳的英文名天主教会躲起来。这是因为我劝你，我们把我们的钱在外资银行，现在银行破产。所以这是我的错。我说现在我们就微笑着保罗的钱，即使他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我们让他的合伙人也一样，我会教他中国这样他会感到更加在家我们，我会教他我们的生活方式太”。

“是的，是的，是的，”微笑保罗作为圣诞节的孩子一样兴奋。更多argument在中国出现了，当它平息凯瑟琳又说话了。

“古时候，女孩会为家庭着想牺牲自己的荣誉。所以，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会娶微笑保罗。

”微笑的保罗差点晕倒，凯瑟琳是一个美丽的，至少可以说。“看，看，看，根本泉和其余的  
你已经让我的欢迎，他甚至在椅子上旧福尔把我和歌唱铁砧市政厅时，我的家，我的生意受到威胁，我只是在讨回公道！，友情和爱情是比金钱更有价值，我会冒险我æ500,000，因为它是钱，但我绝不会风险的友谊和爱情，我永远是一个我永远不会结婚，我永远不会知道孩子们的乐趣，但在你我的朋友，我的友谊，这使得

弥补是独自一人。在我的膝盖我求求你，把我的钱，这是友谊的米尔令牌。”微笑保罗听起来像珀西，对他自己的路到大马士革曾在伯明翰的赫斯特街雨水浸泡的街道..凯瑟琳听了他的话，他们清晰洪亮喜欢的圣凯瑟琳这敲响了在她搅拌了教堂。东西的绿色圆顶钟，要是他年轻中国人，他是一个有趣的小男人看起来像阿斯特里克斯的高卢，但在阴雨上午在伯明翰，他已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人值得了解。

“是的，我们将您的报价，合作伙伴，”做全平说。微笑的保罗哭了，他不是一个人更多，他现在有了家庭，一个中国家庭，但他们仍然是家庭，他的新家。布鲁克斯先生主持的检查之一，其他的他回到了微笑的保罗。“在这里，你是你最好有这一个会计，说：“保罗微笑着递给检查凯瑟琳。“哪家银行我把它？”她问。

“为什么不尝试建筑协会代替，如何对西布罗姆维奇，其良好的，可靠的，它有一个亿美元的资产，”建议微笑保罗。

“当然，这是你的钱，”凯瑟琳说。

“你看它的餐厅的钱，不是我的，”坚持微笑的保罗。“你说什么，”她回答。

“一个忙，我会问，请教我中国，开始与数字则投注短语，”一个腼腆的微笑保罗问。“这将是—种荣誉，”她笑了。

保罗微笑回以微笑，学习中国以及有朋友是一个五十万的任何一天的价值。

珀西在等待保罗微笑，当他回来的

街道，珀西神情平静，但他的眼睛给保罗微笑看起来激光。“是不是你是谁选举？它已经在电台一个神秘男子从立博赢得€250,000，结果打赌”珀西的眼睛里发出火光。“是的，”羞怯的微笑保罗说。

“这就是我想知道，”珀西响起反感，他准备离开。

凯瑟琳看着微笑的保罗，他只是看着是脚，他知道他可能会失去现在他的中国朋友。

“等等，请稍候先生，”凯瑟琳说的手臂抓住珀西。珀西等着听她说的话，微笑保罗希望他永远没有作出该死的赌注。

“对不起珀西，这是好得错过机会，我希望我从来没有该死的赌注，”微笑保罗听起来像一个孩子与父亲不打他恳求。

“微笑保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今天早上他接我哥哥做全，他付出了所有的钱给我的家人，他的耻辱救了我们，他救了我特别。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财富，我们努力工作多年来，这样我们可以打开自己的餐厅，然后我们失去一切，当银行倒闭。微笑的保罗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拯救我的家人，”凯瑟琳哭了起来。

“这是对她的意见，家里把自己的钱你知道一个与该毒泉连接，外资银行，解释说：”保罗微笑，他递给他手绢给凯瑟琳。

“但Amjit只花了他的钱在那里周倒塌之前，它的可怕，他可能已经毁了，”珀西看起来很震惊。“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说，友谊是比金钱更有价值，他坚持我们花他的钱，他救了我的家人，”凯瑟琳desolving成泪始说。

“你知道我这些年以前丢失，因为我赌博的爱我的机会，这只是，当我听见了我的中国朋友，我不得不给他们钱，我不得不”微笑保罗的眼睛与珀西恳求。

“你走了€250,000，”珀西怀疑。

“他赢得两注的，他给了我们€500,000。我们坚持，他成为合伙人，或者我们没有花他的钱，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是我的错，家庭是灰头土脸，现在他来了像白骑士拯救我们，”凯瑟琳的眼睛现在恳求。

“你给€500,000便可将其从废墟中挽救自己的朋友，”珀西看着unbelievably微笑的保罗。

“是的，我做到了，我不后悔。我很抱歉，我使用的内部消息，我很抱歉，我让你心烦意乱珀西，但我永远不会后悔，我帮助我的中国朋友在需要的时刻”微笑保罗开始听起来他的正常的自我。

“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救了我的家人，他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凯瑟琳雨后春笋以微笑Percy的不信的神色下面保罗的防守。

珀西叹了口气，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肯定的。“那人的标志是不是他说什么，但他做什么，追求没有报酬，只是知识，他做了正确的事情。从黑暗中传来的光，它放逐的阴影并取得了负担轻，这让怀疑的确定性，它变成了灰色和黑色为色调。老狗已经变成了猫，猫变成了高贵的狮子和狮子已经开始咆哮和怒吼和咆哮，说：“珀西从长引述被遗忘的诗。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能原谅我吗？”问微笑保罗谁也无法理解诗歌。

“握手因为我们是朋友，是的凯瑟琳，微笑的保罗是一个高尚的人，”珀西伸出手。

“它很好得到一个在天堂一变，说：”微笑保罗。“他是在一百万的人，”凯瑟琳涌出

。

“还是五十万！”走向他的脸前珀西说。

“所以，你现在知道完整的故事，说：”微笑保罗耸了耸肩。

“过去是过去，让本开始，”凯瑟琳笑了。保罗微笑回以微笑，他觉得重，担心已经从他的肩膀抬起，他现在有一个家庭，一个中国家庭。

帕特里克现在有一个家庭也是如此，在六月的增长形式的形状。帕特里克知道夫妻生活意味着改变，但他很乐意为他们发生在他身边的时候，总是在暴风眼毕竟平静。

“你是什么时候最后装点这个地方？”问月环视平用挑剔的眼光。“不久前，”帕特里克说

。

“在几年？”“多久是”不久前问六月倾斜她的头。“没多久果然，几年后，我爸死了，”帕特里克从“王国”三岁的副本，他会坐垫下找到仰视。

“你能不能停止阅读关于嘉和毕兰兄弟回答这个问题请”要求六月把她的手在她的臀部。“时间不长，这是有趣的，帕特毕兰的腿的出场了，他可能无法在下周的发挥，”帕特里克沉思。“帕特里克！”表示，6月提高她的声音。

帕特里克仍然emersed在三岁的纸，他没有支付

过多的关注月。帕特里克将学习困难的方式，你总是要注意你的妻子。六月得到了一双sissors的，并在纸上剪一个洞，然后说着说着帕特里克虽然孔。“关于这个房间，其实整平，你不觉得它的时间来装饰？”她眨了眨眼皮看着他。

“是的，如果你这么说，现在给我带回那件我正在读它，”帕特里克伸出手。

“你可以把它当你告诉我这是多少年，说：”六月双手捧着一张纸，她会切出。“也许十几年来，说：”帕特里克伸出了手。“如果你想要这个你要得到它，”与六月放一张纸在她的口袋里。

帕特里克从椅子上站起来，把他的手在她的口袋里，只有他的手卡住了，所以六月把她的手在他的口袋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她取笑。“没什么，但这个回答说，”帕特里克把他的另一只手她的其他的口袋里。

“想想你聪明你，你忘了我放开手脚，”胜利的今年6月表示，她开始发痒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扭腰，但他无法脱身既是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所以他们来回移动，像蟹交配在客厅里，直到最后他们倒在地上。六月躺在帕特里克的顶部挠他，因为他试图让他的手形成自己的口袋时，墨菲太太走了进来。

“荣耀归于上帝，什么样的游戏是这样的，”墨菲夫人怀疑。帕特里克爬起身来，象六月。然而，在所有的乐趣和用什么六月在帕特里克的口袋里的手他的裤子掉到地上。

至于6月，她留下了撕裂口袋露出的顶部

她的左腿。六月看着帕特里克，帕特里克看着他的母亲和他的母亲看着六月。然后，他们三人都笑了。“我当时只敲你忙，那么你很忙，”笑的重新解释之前，墨菲太太。

“你想要什么？”问帕特里克握着他的裤子，他在地方的尊严。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新的圣心的画面，它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今后所有的孙子，”墨菲太太开始笑了，另一个会，如果她还没有赶到现场，和六月是不是怀孕已经被设想。

“哦，那太棒了。当我们正在考虑装饰地方的生活方式，”说6月份通过的闲聊方式。

“这是关于时间太长，帕特里克已经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猪圈，”墨菲太太铸造她的眼睛周围的地方。

帕特里克咬着嘴唇，但他的母亲，他不得不年前重新装修。然而，他提到他的母亲曾指责不想浪费钱的他标的每一次，除了他干吗要擦拭存储了他的父亲？

“是的，妈妈是它被重新装修时，说：“帕特里克拉脸。

“拯救你的脸拉了你的孩子，不要脸颊你的老母亲或我给你的猫一巴掌，说：“墨菲太太起伏着她的胸部气愤。

“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毕竟它会很有趣，”虎穴六月。“不，你不应该紧张自己，因为他，我一点都不相信他画的老shithouse，”墨菲太太说物质实事求是地。六月笑出了声，帕特里克呻吟着调整他的裤子。“如果你想装饰的地方，然后发送温斯顿和柯利，他们

是最好的，”墨菲太太建议。

“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我认为海盗电台是他们的事情，”帕特里克说。

“你不知道的一切，以及我得走了，”墨菲太太说，她亲吻六月再见。

帕特里克前移看母亲了，只有他让他的裤子让他们倒在了地上。

“我会自己出去，你们两个可以继续不管它是什么，你之前在做什么，”墨菲太太离开了她的女儿，女婿交换闪烁与6月份。

第二天，温斯顿和柯利来看看平板。他们站在平坦的中间，看着周围的一切，然后他们搬到隔壁房间等。目前还没有的话短短的叹息，柯利敲打墙的地方，摇了摇头。“你想一个一流的工作，或廉价的工作吗？”问温斯顿。“这个多少钱要花费？”问帕特里克几乎畏缩。“我们希望有一个一流的工作，”六月中断，使用皇家我们。“那你是在谈论700罐，”温斯顿开始。“什么七百罐油漆的！”尖叫的惊慌帕特里克。“不，红色条纹，”温斯顿笑着回答。六月和帕特里克一脸困惑。

“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总是给在红色条纹的罐报价。当我们第一次开始了，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工作，这样我们得到了红色条纹的罐支付。因此，我们已经保持了传统，并给予罐报价，甚至虽然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团队，现在，”柯利笑着搔了搔秃头。

“听起来不错给我，”六一说。

“我们正在谈论什么尺寸的红色条纹的罐头一下，说：”帕特里克问

想知道的英镑和便士成本。

“你别管，如果你的母亲说，他们是最好的，然后他们是最好的，然后他们是值得的钱，或红色条纹的罐头”之称六月决定帕特里克此事。

所以，温斯顿和柯利了对平工作，无线电三对贫民窟冲击波的声音。温斯顿说，他需要保持冷静，而他的工作，但一旦工作结束，这是另一回事！温斯顿和柯利偶然的机会有已经不仅成为画家和装饰。当他们在海盗电台开始，他们从朋友的备用房工作在第一。现在空余的房间通常中有更多的垃圾，一个牙医的候诊室，以及有关德科雷，80难吃的风格相同。因此，要保持自己的理智温斯顿·柯利装饰它们仍然从海盗电台的房间。因为他们走动了一下，以避免他们留下了他们身后的装饰多余的房间，使他们很快就被称为“画笔”和“Polyfiller”痕迹内政部检测车，其实他们通过这些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电台。在奇数场合内政部扣押的设备柯利和温斯顿成了全职的装饰，以筹集资金用于新套件。所以命运作出了在旧福尔最好的海盗DJ和工程师，歌唱铁砧进入最佳装潢队了。现在，帕特里克和6月从中获益。

没有在大街上没有发生过没有让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珀西走过去的时候，他听到莫扎特帕特里克平飘下来，有很多油漆味一起。所以珀西弹出来看看，他被他所看到的印象深刻。

“当你在这里完成了沿来见我，我想它的时候，我们的装饰。莫扎特刚刚过瘾，不是吗？”

补充珀西在他离开之前。

“他太酷了，”是温斯顿的答复，他结束了踢脚板。大希德，一个手拿菜刀赶到，一位女士客户为另一方。“这位女士正在寻找一个画家和装饰，可你们两个帮她？”发飙大希德。

“当然，只是留个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们会联系你今晚稍后，”柯利说。

“谢谢，”大希德说，他留了一张纸条旁边的油漆罐。

当紧急消息达到Wiston和柯利帕特里克的平基本完成，海盗电台将要由内政部进行搜查。所以还是抓着画笔和Pollyfiller的包二人急忙跑开，以节省他们的驻地。半小时后，他们在面包车的后面的行李箱返回，它包含了他们的设备。

“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所以安全内政部的人不会想到找，”温斯顿开始。

“是的，但他有X射线眼的人，”柯利说。

两人边在帕特里克的院子里backforwards，躯干之间摇摆。他们看上去像海盗在寻找隐藏的宝藏的地方，柯利与他休耳环看了一部分。毛Amjit出现了，他嗅了嗅周围的树干，也许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他。“我知道了，它就会把它放在Amjit的棚子，它会采取一个勇敢的人看那里，”宽慰温斯顿说。

于是拖着行李箱和柯利他身后温斯顿为首的多毛Amjit的棚子。Wiston抓住Amjit的毯子扔在后备箱隐藏它。Amjit开始轻轻地咆哮。柯利迅速采取行动，挽救局势，把手伸进他的口袋里，他发现罗洛的半管。“为了你，我的男人，但你的生命守护这表示，”柯利折腾R olos到Amjit。

Amjit差点哭了，Rolos是他的最爱，或者至少其中之一。于是放出嚎叫Amjit在树干的顶部跳下来，他会用生命守护它，除了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行李箱回到它会花费他们Rolos的全管，他不是傻瓜毕竟。

“谢谢Amjit，给我五，”温斯顿说，用颤抖的手狗。“他是一个真正的亲爱的，”柯利观察他们爬上台阶，然后回去工作。

“是的，他是一个亲爱的，有时候他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在我的车后面的点头狗，”温斯顿说。

“没有，他看起来像一对粉笔的狗你妈妈用来对旧高棕色地幔一块，”柯利纠正。

当家庭办公室的人袭击了海盗电台的所有，他发现了一个画笔和Pollyfiller的包。他知道他是谁后只是他再次错过了他们。所以转向Sgt.Mullholland他耸了耸肩膀，然后重新调整他厚厚的黑框眼镜，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看上去像一个生气哈利·帕尔默。“我们会去有点午餐的话，还有我站附近一个不错的咖啡厅或者您有在操盘一家酒吧吃午饭，”Sgt.Mulholland冒险。“我想我们可以回答说，”内政部男子沮丧地摆动他的公文包。

柯利碰巧看窗外，和那他看到的只是家庭办公室的人，军士。Mullholland进入的交易。风驰电掣两人蹦蹦跳跳地跑下来楼梯平，他们几乎有Amjit的棚门关闭其hindges等是他们的匆忙。只有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忘了敲门。毛Amjit嚎叫作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怒吼。柯利差点晕倒，比在交易从家庭办公室的人泼了啤酒了他的面前吓得道路。

“噢，它唯一的毛茸茸Amjit，”安妮建议。

“只要是一个顽皮的小狗，他很乖正常，补充说：”贝蒂她擦内政部男人的衬衫用毛巾。“但是，但是，但是，这听起来像一个狼来了！”之称的家庭办公室的人害怕荡漾。

他把他喝一口来稳定他的神经。

“一个非常准确应将描述说实话，”观察军士Mullholland，因为他完成了他的石灰品脱。

英国内政部的人放弃了他的玻璃他的腿上，他的狗不好的回忆。

“在这里擦自己失望，”安妮说扔毛巾到家庭办公室男人的脸。

“我们不做圈，”贝蒂笑着补充道。

外面有毛Amjit正在运行向上和向下像一个快乐的小狗在街上，他就得到了一个赏金酒吧加上Crunchie了海盗。嗯，他不便宜没他，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护卫犬的服务，让他不得不支付，此外，他不喜欢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柯利已经冲过来Amjit的商店购买毛茸茸Amjit他的巧克力奖励，然后才把没长毛的Amjit停止他的警卫任务。同时柯利和温斯顿携带的行李箱在路上珀西的承办单位，他们留在准备室后备箱，关闭他们的眼睛，而安迪举行的门打开了他们。他们希望的线索会去那里死，至于首页办公室的人关注。

内政部那人现在恢复了冷静，因此摇晃他的腿，他走出到街上。他只是瞥见温斯顿和柯利打算回帕特里克平，他笑了他邪恶的微笑，所以这是他们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为画笔和Pollyfiller。搓着双手合十他越过

公路，爬上帕特里克平坦的台阶。

“你是不是想避开我的小伙子们是吗？”内政部男子在他最好的光顾声音说。

Sgt.Mullholland翻了个白眼，什么pillock他与降落，只有他担负着协助“内政人”。

“你想一些装饰做了先生？”微笑温斯顿。“没有，但我不希望你的遥控器！”说，内政部的人听起来像诺丁汉谢里夫。

“我们试图让一个诚实的生活谦虚装饰爵士，”柯利说：看起来像希望他没有把他的cutlas倒三角海盗。

“你介意我四处看看？”问内政部的人。Sgt.Mullholland耸了耸肩，好像在说，“对不起，小伙子但我要帮助这个沃利”。

“我们不介意，但它的帕特里克和六月份的持平，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做，”Wiston解释。

“我敢肯定，他们不会介意，”笑了内政部的人。于是，他环顾四周，但一无所获。他生气，因为他离开了。温斯顿和柯利笑着道别，另一死里逃生。他们站在楼梯口，看着他走了。英国内政部的人抬头仰望，他听不见，但他能读唇，“棚”。于是，他径直它。温斯顿和柯利从他们的看台上注视下，他怎么可能听说过他们，而不是除非他能读唇！“现在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在这个棚，”内政部男子高兴说。“汪，汪，汪，嚎，嚎，嚎，”去毛的Amjit。没有人来到他的棚子不先敲门，这是不是太糟糕了，如果它是谁给他的巧克力，但一个完全陌生的，他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敲家庭办公室的人持平。毛Amjit坐在男人，嚎叫，嚎叫，嚎叫。温斯顿和柯利笑，直到他们哭了。而对于家庭办公室的人，他希望他会保持他的案头工作，这太过分了。

“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些巧克力”之称Sgt.Mullholland努力不笑。

“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我不吃巧克力，”蠕动内政部的人。“那你就麻烦了，”警长变暖对他的工作表示。“水湿你拖累他了吗？”问惊慌失措家庭办公室的人。“我不是很好的狗，我想我可以响RSPCA和求教，”警官开始挠他的头，对军士的教育训练手册说，他应该在这样的情形。现在所有的街道都停了下来，多毛Amjit的嚎叫和温斯顿和柯利的笑声，有些东西值得看发生了什么事。大希德，韦恩，贝蒂和安妮，珀西，弗兰克，彼得和其余的都出来了自己的商店来观看。“他生气的是不是他，说：“大希德使了个眼色韦恩。”

“也许是太内裤，”安妮补充道。

十几分钟大希德认为现在是时候结束内政部的不适，所以交给猪肉临场一袋Jaswinder他在她耳边wispered。

“走吧，我们有我们的乐趣，”大希德说了一个眼色。Jaswinder走过去朝还在乱叫毛茸茸Amjit。“如果你再不闭嘴，我不会给你任何的这些，”Jaswinder把旅行包从behing她回来这么多毛Amjit可以看到猪肉

临场退出。

毛Amjit停在中期树皮。

“这不是客气开门不先敲门。再说你是不好意思Amjit，”Jaswinder摇摇手在家庭办公室的人。英国内政部的人闭上了眼睛，说他很抱歉。人群鼓掌，温斯顿和柯利笑了，甚至更多。

“抓”之称Jaswinder扔猪肉高刮擦到空气中。毛Amjit跃上高到空气中捕捉划伤。大家鼓掌，大家除了家庭办公室的人谁愿意决定让他的办公桌工作后面。

那天晚上，柯利和温斯顿回来的电波，蒙住眼睛，他们从Percy的制剂室广播，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准备殡仪员房间内部，直到他们都死了，然后它会太很快。因此，与内政部在黑暗中为自己的行踪，他们播出自己平时的生动展现，由死者的服饰包围。

与装饰的东西麻烦的是，平时也一塌糊涂，那么，如果你自己做有。Patrick和六月没有装饰自理所以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但干净，平坦的老家具之间的对比做出的家具显得寒酸，一片狼藉。帕特里克决定订购新家具的惊喜六月。

“所以你看现在弗兰克的地方是装饰家具真正显示出它的年龄，”帕特里克开始。

“我们谈论福米卡质量或更换？”问弗兰克。“好质量当然，现在我是一个已婚男人，我会很快成为一个爸爸，”帕特里克说。

弗兰克笑着宽慰，他恨他的店铺福米卡结束，他不得不提供什么样的人能买得起，虽然可能的质量可疑

在福米卡年底吸引一些。仍然微笑着弗兰克带路到他的店铺后面，这里亲切地抚摸了  
一块和一块有作为父亲摸着他的儿童的头。

“我们先来一杯，”弗兰克说开辟了局透露葡萄酒的罚款收缴。

“我还没有见过这个，”帕特里克说。

“我最好的客户应该有一个饮料，它简化了，当我告诉他们的价格，质量成本后，所有的痛苦，但它是永恒的，就像一个良好的葡萄酒不散上膘。您的家具仍然是不错的，当你有孙子了！”弗兰克解释说他走过帕特里克玻璃。“哦，这是伟大的东西，你从哪儿弄的？”问帕特里克。“当然从我的家乡，在波河河畔，我们把它叫做卡米洛大教堂，喝它，你会相信你的梦想就会成真，”弗兰克闭上双眼，细细品味他的家乡酒。“上帝的太好了，我敢肯定，我会去表白，”帕特里克开玩笑说“那等会Fr.Shaw，我给了他一瓶！”  
”笑弗兰克。

帕特里克看了看周围的所有店铺的质量月底，不知何故，他被吸引到一三张一套的家具，或者是弗兰克指导他？于是，他坐了下来就可以了，弗兰克接下来他一次坐下来。“这似乎很强大，说：”帕特里克拍着它。

“你不需要有这方面的强力胶，”弗兰克笑着说。“上帝不提醒我，我整个街道的笑柄，或许印度如果我Amjit的任何法官，说：”帕特里克摇头。

“我们喜欢这个故事也一样，在意大利波河流域，”弗兰克在他的眼睛闪烁说。

“好吧，反正我要这个。你今天能带来改变，我想惊喜6月，”帕特里克说，换了个话题他以前

再次开始脸红。

“但是，我的车是在其他地方，明天会不会做？”问弗兰克。“我想是这样，”一

个稍微垂头丧气帕特里克说。

就在这时，传来马修跳过去店里，马修喜欢跳过这让他感到自由，免费的鹿。

“马修，马修来到这里，”弗兰克大叫运行到店的前面。

“听着马修我们会进行帕特里克新家具在路上他的单位，这将是六月一个惊喜，”弗兰克

解释道。“我得给大希德从妈妈的名单不过，”马修解释。“好小伙子，你给大希德列表，

然后回来，”弗兰克说。“所以我会得到交付后，今天所有的，说：”帕特里克微笑。马修

退换还是跳绳，大希德后，他缓步。“好了许多拾柴火焰高，”大希德说。

这么大的希德和马修携带的沙发打倒弗兰克和帕特里克携带一把椅子每人街道。Jaswinder

er站在她父亲的商店门口，当她看到她做了她的父亲带她过马路的乐趣喂养毛茸茸Amjit猪

肉临场退出。一旦过她坐在长沙发上，让她可以进行，而大希德和马修移动沙发的道路，

它就像是埃及的女王。她的父亲被清除路面的工人，这几乎就像一个狂欢节游行。圣保罗

的货车司机EN马克的咖啡馆路线的一个叫着他的号角，他就会有另一个故事的人回到了波

河流域。当他们到达楼梯帕特里克平Jaswinder勉强下了沙发，然后用大希德领先，他和

马修携带的沙发上了楼梯。Amjit与帕特里克开玩笑他是某种形式的商店扒手的，从字面上

。Jaswinder这时候也爬上背后马修楼梯，他和大希德的地晃动沙发通过门得到它。

“Jaswinder！”尖叫Amjit。

Jaswinder笼罩着楼梯的顶端。弗兰克和帕特里克惊恐地看着。她会被杀死是肯定的。

马修扔沙发到空气中，他看到她的秋季。

“这是现在我们的思想，”大希德从单位内说。用他的手免费马修抓住了Jaswinder，她似乎越来越远离他，马修跪倒在他向后靠在像地狱舞者。帕特里克闭上了眼睛，他觉得恶心。

“Jaswinder！”尖叫Amjit。

弗兰克提出十字架的标志，然后闭上了眼睛。“爸爸！”尖叫Jaswin

der她的声音显得遥远。

马修反弹到他的脚，他的一只手推着沙发，在他的其他挂起紧张是Jaswinder。她是安全的，马修已经从礼帽兔子。马修和Jaswinder消失在平坦的，是马修前进的动力，他们派出大希德飞行。Amjit跑上了楼梯，随后帕特里克和弗兰克。“我的宝贝，我的宝贝，”Amjit在他的怀里抱起自己的女儿。“这是怎么回事，问：”大希德站起身来。“Jaswinder跌落到了下轨的楼梯边缘，但对于马修她会被杀死，”帕特里克解释说，他的心脏还在耳边怦怦直跳。

大希德看着怀疑，他只是认为马修是轻摇靠椅，他惊呆了，让他坐到了沙发。他的印度公主就可能丧命。

“这是一个奇迹，马修反弹抓住她，然后向前所以她是安全的，我看到了这一切，”解释弗兰克。

“感谢上帝，她穿的是阿伦跳投命中你的母亲针织否则我们都得现在哭了，”Amjit说，他吻了他的女儿的头。

“我说，这是愚蠢的一个印第安人穿的雅兰跳投，”帕特里克舔了舔嘴唇，又觉得很干一下子。

“我要为马修奶昔，你现在可以在自己的管理，”Amjit问。

“我就来了，”大希德说，他不得不一个自己。

弗兰克和帕特里克都留给了把扶手椅，感觉就像一个醒后整理，但还活着感谢马修谢天谢地Jaswinder了。

“所以，但Jaswinder穿着雅兰你妈妈亲手织的，她会被打死，”一个眼睛广重复六月。

“上帝知道马修如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就好像什么李小龙会做，后达到那么一个飞跃，希德被送到了沙发的重量和马修前进的动力下飞行。六月本能地感觉到她内心的日渐隆起她抬头看着帕特里克，她的嘴唇的问题。

“如果它发生在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她责备的看着帕特里克。“不会，我是安全的不是我？”说防守帕特里克。“事故确实发生，并且这款平板是只为一个婴儿足够大，大约休息，当他们来的，”六月已经锁定在帕特里克他无法摆脱她了她的眼睛。

“我还以为你喜欢这款平板，这条街上，”帕特里克瞪着她。“我这样做，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现在的房子，有一个花园，并在花园的底部樱桃树blossum房子，”说6月份一口气所有。

“是的，但如果我们有一所房子，我们不得不从这里移开，我不想要移动到血腥Harbourne你的母亲是什么在附近，她会拖我们到她与她的蜘蛛网巢穴”，反驳帕特里克。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这可能会发展成为他们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只

六月有其他的想法，她瞥了一眼窗外。雀跃着她吻Patrick，并把她的两只手在裤兜里，他没能逃过她的现在。她扼杀了他的吻和他边向他们的新沙发，现在是时候看看弗兰克是正确的，没有胶水将需要，毕竟她挑出来的家具一天帕特里克面前，她不是傻瓜毕竟。

“帕特里克它是一个大院子外面是不是？”今年6月表示，她对帕特里克的胸部毛发从他的衬衣伸出播放。“是的，”帕特里克说精神上感谢弗兰克，他真的就不需要胶水在这个沙发，永远。

“它必须是几间房子不够大，其不菲的钱是不是？”表示，6月再次亲吻帕特里克之前。

“是的，但我们很舒服，所以它的无意义卖它，”帕特里克在亲吻之间说。

“我并没有考虑出售它，我想的是别的东西，东西要多得多，以及一些建设性的，”六一坐起来，离开了沙发，她停下来看看帕特里克然后她走到窗前。

“有大量的土地那里，”六月不紧不慢地说。

“你听起来像一个女人克里已经”笑帕特里克下车的沙发和去窗口。

“嗯，我们，可以做一些建设性的，”六月的目光锁定在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现在已经就范，他无法与她争辩，它会像对自己argueing。

“去吧，那是什么？”帕特里克在微笑。“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房子就在那里，”六月指出。

“所以，你已经变成了Kerrywoman，妈妈会很高兴，说：”帕特里克

笑出了声。

“这是否意味着你会建造我的房子，一个家？”六月issuing一个挑战。

“当然，你不必去贿赂我亲吻，”帕特里克笑了。“如果我不先吻你，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吻，”表示，6月把她的舌头。

“到这里来，你和我会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Kerryman，”帕特里克说，他抓起六月，把他的手在她的牛仔裤口袋里。这种愚蠢的稚气的行为是他们最享受的那种，他们都高兴地看到弗兰克的沙发永远不会需要强力胶。

第二天，他们与大卫协商，他能够推荐一个architech，让他们去看他在兰利。年6月决定，她希望四个双卧室和带扔在良好的措施一个额外的淋浴房两间浴室。她心里对未来终究还是她在作出任何Kerrywoman。当architech笑着问，当他们想要的计划，她回答说：“昨天”，拍着她的肚子。所以architech着手，一个星期后的计划是准备好了。

“所以你看到珀西该局规划部门在我们的脸上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商务区，没有住房，解释说：”帕特里克咬着嘴唇。

“它阿尔伯特普拉特O.血腥B.顽固派。给我的，我会根据他们坚持炸弹的计划，”珀西被激怒了。

帕特里克拿了计划，并将其交给了珀西。“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些它只是大卫是免费的时刻，所以他可以开始建立直线距离，它可以建立在六周内，我们需要的是继续前进，”帕特里克看上去像一个孩子是谁的风筝被卡在树上，他没有一个线索做什么，需要成人的帮助。

“你必须规划许可在十天左右，我不承担者，”说珀西由手抖帕特里克。

在他的研究中珀西离开了他的日记，他抬头对斯通，斯通先生MP为旧福尔和歌唱铁砧的电话号码。“你好，你可以把我接斯通先生请，”珀西说，他坐了下来。

“我怕他很忙，有什么新的被议会等等，说：”非常类似商务秘书。

“只要告诉他的珀西冰霜，承办人，他会跟我说话，”珀西平静地说。

秘书跃升至关注，她跑下来威斯敏斯特的走廊里，珀西·弗罗斯特在权力走廊中一个响亮的名字。事实上，当天斯通先生来到他所说的是，珀西有直接访问的第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毫不奇怪，秘书跑了，这和珀西的声音，他有时听起来像一个吸血鬼的人愿意做的事情。

“我能为你做什么？”斯通先生问。

“一所房子旁边就是他的面包店帕特里克一直拒绝规划许可，我认为它的老阿尔伯特·普拉特顽固分子，”珀西解释。“送我的计划等等，我会尽我所能，”斯通先生回答。

“怎么议会呢？”问珀西。

“我宁愿相信一个海军铺设硬核比他们中的一些，但我敢肯定，我会习惯它。不过，如果这是一个建筑事情也许你应该问，以帮助共济会”，开起了玩笑先生石。“我认为所有的政客都是共济会，”珀西喃喃自语。“没有这一项，要送出的计划，我会尽我所能，”斯通先生说，他挂上了话筒前。

珀西微笑也许有点鼓励将加快斯通先生的工作，

毕竟他是共济会，所以是坎普先生，所以如果弗罗斯特和坎普然后结合的邀请，以共济功能，可以安排斯通先生。

第二天，一个大信封抵达斯通先生，里面是“你的眼里只有”标记的信。大信封里装着帕特里克房子的计划，那封信是邀请在Harbourne共济功能，从伯希和先生Kemp. When斯通先生看，他跳入空中邀请个人的邀请，珀西的神秘一个真正的男人这样，他只是要尽全力为他的选民之一。“哪里是我们的闲置美国研究人员，如果他不解决今天这个问题，我会亲自把他踹出威斯敏斯特，走上他的飞机于波士顿，”斯通先生咆哮着。

研究者物化，他被告知要检查所有的旧福尔和歌唱铁砧再见规律，找到漏洞，或只循环他会看到的是绳套斯通先生会挂他。杜安是适当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开始了工作。那天深夜，他发现了漏洞，工人必须提供住的地方，和帕特里克虽然在他自己的面包店工人之一，但因为他是一个工人居住的地方必须找到。这是一个条例追溯到1874年，它并没有被废除。与所有的information斯通先生走进法庭的武装，他说关于这个问题的几句话。

“所以我的同胞成员和议员果然是议会试图恐吓不起眼的工人，在该局的部分肆意阻挠的情况下，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只是弯曲肌肉对不起眼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只是为了它的缘故。我们不是在这里各政府由人民人民，为人民，而不是对他们，”咆哮斯通先生，已经从一定保守党member拿起TECHNIC。

他接着再五分钟，然后鞠躬，他离开了会议厅，他想打电话珀西说好消息议长。

几天后，工作开始帕特里克和六月份的新房，多毛Amjit曾在粉笔标记，这是引导JCB挖掘地基翘起一条腿。

“X标志的地方，”墨菲太太满是笑容的笑了起来。她想起她的家在克里头，说自己有什么好玩的，1934年的新建成的时候，旧的被移交给牛。今天是很快乐的一天，年近六旬的一个新的家是在酝酿，但这个在旧福尔和歌唱铁砧。

这也是一个幸福的夜晚，珀西和坎普先生带着斯通先生与他们共济会会议。没有太多可以说对泥瓦匠，但他们真的知道如何享受生活。斯通先生坚持销售成本所有的建材帕特里克的房子坎普先生。坎普先生欣然接受，他知道帕特里克不会接受这样的礼物他自己，但坎普先生是一个商人，事实也的确如此。珀西笑了笑并没有作为一个MP所有关于社区建设等等，即使这有点文字的例子。他们共同拥有超过对方的肩膀胳膊摇摇晃晃Harbourne高街，迈克尔传球让他停下来给他们搭车之前过分忧虑鲍比可能会逮捕他们，他们毕竟非常醉。“我会得到数千的这样的照片。”沉思迈克尔。“这是他投给你也行，”放心珀西。

“我们会我送你回家吧坎普先生看到，因为你生活最近的，但上帝知道你的妻子会说些什么，”迈克尔脱下不祥摇头。

大卫被整理过切的基础，当第一货车用砖头和木材到达。

“我没有向你订购的这一点，”在JCB的噪音上面喊道大卫。

“好了所有的支付坎普先生致意，解释说：“货车司机。

在那一刻，珀西显示没有任何迹象任何磨损的出现来解释，“我是昨晚与坎普先生和斯通先生我们的MP，所以决定顺水推舟了一下，”珀西挥挥手，就像其他货车出现了。

“你的意思是一切都来了，一大堆？”问大卫。“总之一句话，是的，”与珀西鞠了一躬，准备离开，事业是他的生意，而不是建设。

“但是，他们知道吗？”大卫示意在面包店上述平板的方向。

“好了一个家庭的事，”说珀西触摸自己的鼻子，跟他走了。

不远处斯梅西克，在住另一对夫妇潮湿平，他们与街道的连接，但他们远没有快乐。该男子打开收音机关掉，他想尖叫，所以当地的MP能够解决问题，那么该死的东西。他一直在与丹尼一件好事，他会一直是一个简单的触摸，现在他正与一个胖女孩越来越胖隆隆。一个怀孕的女友和潮湿的扁平，有什么从葡萄酒和玫瑰，天苦命现在所有他是从女孩的哼唧。如果只有丹尼没有被发送到以色列，他会在三叶草现在。现在，所有他是一个呜呜胖女孩，和丹尼只好厚着脸皮给他一张明信片，并拥有约这个女孩见了她，在Isreali军队士兵。上帝这使他生病了，他想冲丹尼的鼻子。

马修，马克，路加和约翰停止交易者喝酒

事情正在寻找暗淡sure.They'd有时间在他们的手很快。“为什么不帮大卫建立帕特里克的新房子，”安妮冒险。“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当你帮助把这个地方的权利，”贝蒂补充。

“这对你听起来像墨菲太太，”马修笑了起来。“不，这是墨菲太太，”安妮开始切换到克里口音。“好吧，我们放弃，只是给我们另一个品脱第一，”约翰说。所以贝蒂给了他们一品脱在的四项吸管，女孩将女孩毕竟。为了不被淘汰，孩子们把吸管每个然后喝了，这些人可能仍然是男孩子毕竟，他们炸毁从品脱泡沫的女孩。

“干得好你叔叔或者我们会在你告诉爸爸，和毛Amjit，所以说，”这对双胞胎把自己的舌头了，开始笑了。

因此，它是马修，马克，路加和约翰加入了抹灰孩子，大卫，建造房屋。四周后，他们准备把屋顶上，有五个人每天工作14小时使房屋建筑的轻工作。Patrick和马修帮助了太多，只是以免感到被排除在外的话，除了帕特里克想告诉他的孩子他所建造的。

随着温斯顿·柯利屋顶搬进来装饰的地方，亲自月决定房子的“看”，她还通过谈判的“红色条纹”的价格。所以莫扎特，柯利和温斯顿的房子装修的菌株：珀西将采取从防腐身体休息，有温斯顿·莫扎特有关的各种优点聊天，再半小时后，他就会漫步路回他的殁他嘴上的笑容。很高兴能够得到一些严重converation毕竟，死者不是在最好的话太多

倍。

它没有多久，柯利和温斯顿完成的房子，因为它总是更容易装点一新修的房子，所以现在是时候地毯的地方。六月弗兰克征求意见，那将是更容易做整个房子用相同的设计。帕特里克曾说过，卧室的地毯是不可能的真空，因为它太“蓬松”，那么，为什么不能他们在卧室客厅的地毯，那么至少它会是容易清洗。弗兰克响起他的Kiddimister接触。“哦，你救了我的生活，我们有地毯的盈余。你看他们改变了酒店的设计在最后一分钟，他们增加了代替许多额外的卧室舞厅”，从Kiddiminster解释心慌人。

“所以，你要我脱掉你的手，”弗兰克说。“那么，如果你能”的Kiddimister地毯男子说。

所以六月去Kiddimister与弗兰克，看她喜欢的设计，她当她看见笑了。地毯设计是基于凯尔斯书，它是一个国际酒店的伯明翰酒店爱尔兰套房。如果它是一个五星级酒店不够好，这将是足够好的了黑色国家家。同意六月购买帕特里克打电话让他来告诉他们有一个地毯铺设大家晚上。

“一个什么？”问帕特里克。

“A地毯铺设晚上，让所有人都来，然后我们就都去操盘之后，当地毯铺设，”六月解释。“好吧，我会告诉大家，说：”帕特里克放下了电话。

一个小时后，货车抵用地毯，弗兰克它两个部分，一个是楼上，一个用于楼下。从卡车跳跃弗兰克跑在路上他的眼睛像火焰，他没有做过的事情

整个房子里来，这将是有趣的。弗兰克收集了他的工具，然后跑回帕特里克和六月的新房子。大希德，韦恩，罗杰，马修，温斯顿和柯利，马修，马克，路加和约翰何况大卫和其余的人都准备好了。站在货车的坦率的解释计划。

“现在地毯美的东西，它使我们浮动后走硬路面一天辛苦的，”弗兰克开始。“你说得太对了，”罗杰中断。

“现在一个美丽的地毯可以是坏的配件破坏，它看起来也更好，如果它是无缝的，因此这将是无缝的。在未来几年，当帕特里克的孙子出生时，他们也会说一个很好的地毯，这是什么，不知道如何做我们管理打下这么好！”弗兰克已是汗流浹背，他非常兴奋。

“我们越早完成我们喝的快！”喊韦恩。

这些话他们就开始。弗兰克交给了地毯夹持器，并下令人们将其放置在每一个房间和走廊的边缘。他跑到周围像激发小学生确保它是准确的当前位置。这花了fourtyfive分钟，然后一队被送到楼上做相同的，同时在底座装配楼下。把下垫下来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只是传播它，然后你就像主食枪它粘到地板白痴奔波。由于罗德尼可用最近的事情是他谁被赋予了主食枪，据罗德尼而言，他是一个童话传播善意与和谐，就像在他的最新剧本。代替魔杖的是一个稳定的枪，但罗德尼没有做一个goodjob，一个很好的工作。

接下来是地毯铺设在楼下，仙女的罗德尼·金与他的主食枪棒固定在底座有送楼上。同时需要所有可用的肌肉卸载

地毯。

“耶稣，玛利亚和约瑟夫它像凯尔斯书，”卢克说。“如此明亮，色彩鲜艳，那么详细，它必须与它的所有花哨的东西什么样的代价地球也一样，”约翰补充说。

“你会停止一秒钟的羡慕，并得到，它有一吨重的举动，”—practicle马克说。

十条个人携带它，尽管它看上去好像他们在打一个巨大的鳗鱼。继弗兰克的命令，他们把一个倒边的信，这一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有人出一英寸然后将地毯的整个外观也毁了。“让我们开始吧，”弗兰克说。

弗兰克带来了两次致命的刀找一个，他在他的嘴里举行，他看起来像一个海盗准备登船时，他在准备举行其他。让切割开始。切割地毯的声音的人拉拽和使地毯在位置。由于地毯修剪它滴在夹具，夹具像这么多的鲨鱼牙齿。它正在等待它的晚餐，海盗切断与他的刀扔他的受害者下面的鲨鱼。帕特里克已经委托给向下按地毯上的夹具，他是彼得·潘发送不愿地毯的鳄鱼。一旦一个房间里完成人委托的角落坐下来充当计数器的重量，以防万一地毯决定放松，而不是有它的任何机会。不久，上下楼梯完成。

“上帝，这是惊人的，它太舒服了，说：”帕特里克躺在大厅的地毯。

“毫无疑问，我们会发现怎么舒服，当我们独处，”低声六月。

“看到我们完成了一半，”弗兰克说，他的眼睛依然闪亮。

楼上的未来，这是更难治的楼梯必须得做。然后每个人都拉到以下弗兰克的命令，他们发现前缘信，那么作为他们在地毯上坐着，而弗兰克的闪烁刀周围修剪人类的纸张重量。由房间楼上有人正在下降步长和步余地。现在对于最终challenge，楼梯本身。为了削减地毯像雨点般降落的冰雹坦率地走下楼来，褶裥装饰，褶裥饰边。定位在他的苏醒，人类的纸张重量每一步的人。这里的地毯地毯出现的扭曲的扭曲，这是几乎一样，如果弗兰克绑在一个倔强的男孩打领带，但弗兰克会占上风，他会钉男孩。或把手地毯，他有它墙边，现在终于为他做的最后一步，并会见了地上，他有它难倒。弗兰克停了下来，他放弃了他的刀，地毯已submitted他的意愿，它已经奠定。人们坐在像Tody罐子一回事，有人类纸的痕迹处处重，有十人站在楼梯的步骤。大家环顾四周敬畏，这是seemlees，甚至在其中顶部碰到底部的楼梯下面。六月吻了帕特里克，大家鼓掌，所以六月吻弗兰克也。大家环顾四周敬畏，这是seemlees，甚至在其中顶部碰到底部的楼梯下面。六月吻了帕特里克，大家鼓掌，所以六月吻弗兰克也。大家环顾四周敬畏，这是seemlees，甚至在其中顶部碰到底部的楼梯下面。六月吻了帕特里克，大家鼓掌，所以六月吻弗兰克也。

前门开了墨菲太太进来了，她看着大家都在楼梯上和坐在身边的纸张重量。“你羞辱我帕特里克让所有人坐在楼梯和地板上，你得买几把椅子，”她说。“我们会但首先我们会买他们的所有饮料，”帕特里克说。大家鱼贯而出，走向交易，弗兰克是最后离开前拿起他的刀，它的WS只有这样，墨菲太太注意到了地毯。

“耶稣，玛利亚和约瑟夫你是从三湖酒店偷走这个

基拉尼？”她低声说。

“不，希拉，其我们的，弗兰克和他们所有的休息才刚刚铺设完它，它打算在五星级酒店中使用，但我们最后不得不它来代替，”六月解释。

墨菲太太走了所有关于，检查工作，然后她上楼一看就知道了。

“但它的无缝且必须是两英寸厚，其可惜它看到它这么好走，”墨菲太太热情。“我们必须浮动的话，”帕特里克笑了起来。

“不要脸颊你的母亲或我给你的猫一巴掌，”愤怒的墨菲夫人说。

“来吧希拉我们买大家喝一杯，说：”六月举行的门打开。

“好吧，只要帕特里克的购买，但要确保你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它的好宝宝，”墨菲太太说，她跟着六月出来。

第二天弗兰克交付所有的家具从他的店铺品质的终端。房子是一个样板，如果你买东西，你不妨买最好的，他们持续更长的时间呢。肯普太太决定，这样一个漂亮的房子需要的东西，使我更清楚，防盗报警器。因此，从防盗报警器的地方的人来了，只毛茸茸Amjit不让他下了车。这是几乎一样，如果Amjit此前在电子报警的形式闻到一股对手。所以Amjit发动机罩上像狮子在朗利特野生动物园做，其实Amjit只是想他的运气跳下来，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吉百利巧克力，这是得心应手它是倒在Bourneville的道路。然而从防盗报警器公司的人不知道Amjit巧克力单打一。

“给他一些巧克力，那么你会没事的，” Jaswinder谁在看所有的乐趣建议。

因此，从防盗报警男子推一些chococate窗外。只有它不是Amjit的最爱之一，最糟糕的还是它不是吉百利公司，从而尽可能Amjit关注它不是巧克力。Amjit吐出国外的巧克力，他很反感，不仅是男人试图贿赂他一个很好的诚实的护卫犬，但他也试图毒害他的东西这是不是巧克力，无法将人读什么的，如果它没有说吉百利那么它是不是巧克力，是他有点傻，他只是是一只狗，但即使他知道。Amjit开始咆哮，他不是很高兴。

“这是不正确的巧克力老总，” Jaswinder建议。“但是，这是最好的意大利巧克力，”结巴的人。“意大利是吉百利的？”问Jaswinder。

“看这里帮我买一些从店”的报警人通过Jaswinder一英镑的钞票说。

Jaswinder与巧克力回来，“爸爸说的谢谢你们custome，欢迎再来。”她笑着说。

满意他的巧克力，他的真正的巧克力，吉百利他的Amjit让报警人得到了他的面包车。

报警人一整天都固定了一个报警，帕特里克和六月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多毛Amjit认为这是侮辱了他的鼻子。当那人说完他按下测试开关，只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他忘了做最后的连接。Amjit表明了他的方便了报警人的面包车的车轮想到了报警。几分钟后报警测试响起，毛Amjit咆哮步调一致，是这个人魔鬼还是什么的，首先他试图毒害他假装巧克力，现在他正试图震聋了。

没有愚蠢的人知道，一个Alstation的耳朵至少一百倍比任何人更敏感，尤其是报警人的。

得意报警男子挥手告别六月和帕特里克，他只是不得不挥手告别毛毛Amjit然后他就回家吧

。遗憾的是，毛毛Amjit有其他的想法，如吉百利奶油蛋。

加文双胞胎和大卫没有得到两个月任何更多的工作，事情面色黯淡，但每一个黑暗的云确实有一线希望。一个女人是一个她的方式珀西还清最后一笔分期付款在她丈夫的葬礼，平时她得到了提升，但是这一次，她抓住了公共汽车，走过最后一位，因此有人认为她走过六月和帕特里克的房子。她提到珀西。“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漂亮的新房子，”她停顿了一下。“好太太弗里曼这是帕特里克·墨菲的家，我们的MP斯通先生不得不用他的肌肉安理会面前的我们要建造那里，”珀西顿了顿，他没有要读心术，看她在想什么。“这只是我的房子拥有太多的回忆，

“对不起，我只是让你的收据，”外交珀西说。所以珀西打电话六月从另一个房间，它可能把一个小工作加文双胞胎大卫的方式毕竟。

“这是你的收据，我不知道你想观看的是新房子的道路，”珀西暂停。

“你确定它不是太麻烦了？”回答弗里曼太太。“没有丝毫的，我们都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在这里，”珀西放心，尽管弗里曼太太听起来有点奇怪，像德古拉这样说。

六月有煮水壶和几个三明治准备时

珀西到达，所以珀西所做的介绍，然后他们自己去解决。弗里曼太太不知道墨菲房子到底有多大是，它是如此庞大的她，但如果一个较小的版本可以建立。那么，如果她卖她的漂亮的房子由Smethick神经外科，她可能或许已经足够了。“你看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或您的地址即使在那时我会得到大卫与加文·双城取得联系，”六月移交说一个记事本弗里曼太太。

两个星期后的协议商定，大卫将建造房屋与加文·双城帮忙，柯利和温斯顿会做室内设计的，如果弗里曼太太想要的家具，然后弗兰克只是在路上。珀西很高兴地看到行业转向的车轮，也许他应该给他们另一个推。于是，他敲响石先生MP“你好这里的珀西，我只是想知道，”珀西开始。接下来的一周，自由党宣布，在满足人民斯通先生MP的选区会议将在未来的交易者举行，而其他三个公共房屋的精神。如果人们没有得到任何满意，然后他们总是可以淹没他们的痛苦。真正的原因是，如果人们来到了交易，然后他们会看到帕特里克

小事情确有差别，所以从Percy的建议 workflow，发现其中一个可能没有，甚至被认为的。小东西长得过，微笑的保罗在他的中国的爱中成长，他已经很难slogg的个月后掌握的数字，让中国赌客的涓涓细流，现在出现在他的天堂。凯瑟琳拜访了他三次，一个星期来帮助他学习语言，它是缓慢和艰苦

但它是她的职责毕竟，他已经免于耻辱她的家人。那么他们之间的决定，她应该让语言录音带给他，于是微笑保罗开始穿随身听，并喃喃自语，一次又一次的时间后，他再次听她的声音，他重复短语。这是很难，他没有耳朵，没有天赋的语言，但他感到高兴从来没有少，他不再孤单，他有一个家庭，一个中国家庭。他有一个企业也是如此，用什么样的田园餐厅。每周两次，他被接走由凯瑟琳的荣誉，在餐厅的桌子吃：有在中国耳语只是谁是这个有趣的小男人与黑乡下口音，他是重要的，但为什么呢？凯瑟琳和家人也没在意低语说什么，他们知道他是男人的荣耀，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月的时间越来越近，其实宝宝决定说“你好”，或者什么，那就是宝宝的说，也许是其“你好，我是你的儿子/女儿，喂我”。的时刻已经到来。“我有肚子疼，说：“六月坐得笔直。“我给你一个雷尼说，“帕特里克滑动下床。“我不认为它那种肚子疼的，”六人睁大着眼睛说，好像做约克公爵夫人的印象。

“你想要一个aspro呢？”帕特里克挠着裸背后问过。

帕特里克走了一个aspro，六月刚刚挣扎着下床。“所以，你不想要一个aspro呢？”

帕特里克说，摇摇头。“我希望有一个医生，我认为我们的BADY想打个招呼，”六一说，她在椅子上slumped。

“你的意思是它的到来，”帕特里克的声​​音打破了像唱诗班。“是的，所以让你的手指出来，或者它会在这个地毯而生，”六月whincing说。

帕特里克开始像无头鸡跑来跑去，他感到走投无路，想与裸南希所有这些年前在他的牛奶轮。如果他穿好衣服，否则他应该下楼打电话请医生。他只是去转转，就好像一只脚被钉在地板上。“找救护车，你的一样糟糕斯坦·劳雷尔”表示，6月由帕特里克的行生病，为什么是男性这么没用，也许男人们没用，这样的女人会喜欢的。

“什么也没有，因为削减的救护车，所以我开车送她自己。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帕特里克放弃了接收器，他没有等待控制器告诉他，如果他等了第二，他想看看是否有毕竟是一辆救护车。

帕特里克爬上楼梯，六月就穿好衣服准备好走了。“有与救护车什么的延迟，我得在开车送你，”他解释说。

“然后帮我下楼以后，并把我的行李箱太大，”平静的6月表示。

他们一起下楼，六月想什么混蛋她有一个丈夫。

“你呆在那里我去拿车，说：”帕特里克打开前门。“我想你忘记了什么东西，说：”

六月坐在椅子上前门旁边。

“钥匙在我手里是什么，回答说：”在打开前门帕特里克站在陷害。

“你的裸体，因为这宝宝会，”六笑了笑，疼痛whincing之前。

帕特里克低头看着他赤裸的自我，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他下探跑上楼把车钥匙，跳闸像他这样做，他真的很喜欢斯坦·劳雷尔现在。两分钟后，帕特里克楼梯上摔下

从字面上看，与他的背部teeshirt到前面，他的鞋带解开。撞伤他弹回了起来，冲出了大门。“妈的，该死，该死，汽车将无法启动，”帕特里克从车上大喊。

六月闭上了眼睛，祝福自己，这是扼杀或她的丈夫。然后看到六月的东西，所以把她的手指在她的嘴里，她吹了一声口哨。迈克尔的出租车来到隆隆救援。周女士告诉迈克尔去医院之前，帕特里克甚至注意到。“等着我，”帕特里克喊道。

跳进移动的出租车，墨菲在他们的途中到医院产房的平静。

迈克尔呆了几个小时，它会是个不错的发现什么宝宝，宝宝决定虽然逗他们，就决定不生了一会儿。所以迈克尔开车回操盘手告诉大家这个消息。

“所以帕特里克panicing，六月刚刚把她的手指在她的嘴，吹口哨我失望，让我开车带他们去医院，”迈克尔解释说。“我一直都知道她会稳定，帕特里克需要一个安静的手势，六月的他需要正是，”贝蒂说。“这和紧身衣，”安妮补充道。

“因此，它还没出生，让他们等着，所以它势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孩，”韦恩提供。

“这是性别歧视就是”安妮尖叫。

“女孩没有让你久等了，它只是一个神话，”贝蒂补充。韦恩走向里屋的sanctuary，他并没有他的女儿打他，毕竟。虽然有对女生确实有一个想法的方式婴儿。到了晚上，他们两人都穿着尿布和有巨大dubbies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他们轮流到

whail了。

“上帝啊，我还以为你几年前增长了这一点，”韦恩说，他把他的耳朵一些药棉。“它在帕特里克的美誉，”贝蒂说。“我敢肯定，他会很高兴，”韦恩笑了起来。

“你认为他会让我们照着孩子，”安妮沉吟，她重新安排她的尿布。

“我希望如此，这将对你的教育，换尿布，并具有所有生病了你的背部，”韦恩，高兴说。

“我们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瑞典互惠生的话，”贝蒂反驳。韦恩闭上了眼睛在思想，他默默地祈祷帕特里克有一个儿子。

第二天22钟点工后，迈克尔带来的消息，6月已经有一个女儿，韦恩cosoled自己与想法，至少它不是一对双胞胎女儿！贝蒂和安妮听到这个消息找到了瑞典互惠的样子，穿着它。正是在这样的那个莫林希望她有猎枪，作为韦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了一会儿时间，但随后他笑了，还有什么可以这样女孩的爸爸是干什么的。一个快乐的大席德在他的橱窗前写的出生体重达12磅6盎司，难怪它是一个22钟点工。整条街很高兴，乔治和布朗尼走遍像工蜂传播好消息。这是为街道快乐的一天。

毛Amjit已经站岗了他的主人的房子，门已经离开敞开这样是帕特里克匆忙，在某种程度上毛茸茸Amjit一直高兴的机会来证明他比任何电子报警更好。只是，为什么没有任何防盗一起去，那将使她的一天，但没有防盗是愚蠢的。所以，多毛Amjit呈现具有Jaswinder被送入猪肉临场内容自己。

“因此，帕特里克有一个小女儿，我希望她能快点弄大，这样我可以陪她玩，” Jas

winder吐露多毛Amjit。

整条街很高兴，甚至毛茸茸Amjit，一个新的成员曾露面。有在大街上一个不快乐的人虽然。马丁曾到靠政府救济签，却被告知他会不支付，因为他已经拒绝了几份工作任何更多的，他的利益将被停止。骂他的运气马丁开车回家，只有道路工程已转移他到街上。他讨厌这条街上，丹尼曾在这里住过，丹尼一直给他钱，他一直柔软的触感。现在，他怎么只看到了整个血腥的街头庆祝。马丁可以看到，印度女孩太，她喂养的狗。他恨那个狗，他会做出成千上万，如果那该死的WOG和该死的狗也没有在展会上拦住了他。马丁诅咒他们，他想报复。他要当爸爸了，但是他们”

Jaswinder已经追平毛茸茸Amjit灯柱，让她可以教训他，而她给他吃猪肉临场退出，她的大玩具，帕特里克·泰迪也参加了会议。

“所以你看漂亮的小狗你有别人倾诉，另外一个女孩来养活你和你hugg，” Jaswinder抚摸狗。她马丁身后停下车，打开门和她说话。“你好，为什么每个人都显得那么高兴，在屠夫的窗口标志，什么是一回事，小女孩，”马丁听起来像来自小红帽狼。

“帕特里克的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当它到达大我有个朋友一起玩，” Jaswinder解释她的猪尾巴玩弄。毛Amjit开始轻声咆哮，他认识到人的气味，他还没有想起他在那里会前闻他，但他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Jaswinder轰出毛茸茸Amjit翻过鼻子。

“不要粗鲁，它不是很好的人咆哮，”她说。毛Amjit他只得露出牙齿。

“好让我的车里面，我带你去看你的新玩伴，”马丁说笑着，露出牙齿。

“哦，那太好了，看到六月的新的婴儿，”Jaswinder移动更接近轿车的一个步骤。

毛Amjit猛然想起了谁那人，即使Jaswinder都忘记了，所以他咆哮道。

“我就告诉妈妈先，然后它会没事不会吧Amjit，”她看着Amjit。

Amjit扑了上去，他的牙齿首先，这是一次咬住这个人，他会放一个地方的味道。那个男人是坏的，他需要咬。Jaswinder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是毛茸茸Amjit的跨越式形式。可悲的是通过捆绑他，Jaswinder已经不知不觉地密封了她的命运，她的厄运，Amjit无法达到汽车和男子驾驶它。扼流圈链拖着毛茸茸Amjit到地面。静静马丁开车走了，吃惊的Jaswinder他旁边。

毛Amjit开始号啕大哭，他开始用他所有的力量狂吠，他扭动着从他链中解脱出来。五分钟后，他是自由的，他跑上车后的道路。Amjit尽快走出他的店，他会处理他的最后一个客户。

“Jaswinder你在做什么的可怜的动物，他会唤醒死人，Jaswinder你在哪里？”Amjit走到灯柱。所有他发现是围绕灯杆仍然环扼流链，旁边的猪肉临场半吃袋，帕特里克·泰迪已经下降了。很奇怪，Jaswinder永远不会离开帕特里克·泰迪后面。也许她还不如去大Sid的猪肉临场的新鲜供应，挠着脑袋Amjit走到大Sid的。

“是Jaswinder这里，她离开了她的身后泰迪和毛Amjit似乎已经消失了，” Amjit问。

“不，我看到了她，她呼喝Amjit，Amjit最后，”大席德把他的斧子前说。

“谢谢，我会尽力弗兰克斯，” Amjit疑惑地望着。

“没有，我从来没见过她，我没有看到有毛Amjit赛车，就好像他的尾巴着火了，有什么东西惹恼了他的路，这是肯定的，他就找对了，”弗兰克的答复。

“好吧，我会尽力的鞋店，” Amjit更是不解。“不，她是不是在今天，她在上周试穿高跟鞋，但今天不是她的标志。有什么事？”问特雷西。“没，没什么，” Amjit回答，但他的心脏已经开始加快，现在打。

所以Amjit走向马克的未来，他创办了自己匆忙，但Jaswinder是安全的街道上，所以为什么他匆忙？“她今天没见过，她是在这里，前两天与马修，他们尝试，看看谁能够在他们的奶昔打击最泡泡，她会在某个地方流行起来，她是安全的在这里，无论如何，”马克解释说，因为他倒茶为他的客户的杯子。

她是在这里安全，无论如何，但多毛Amjit的什么，为什么她离开帕特里克·泰迪后面。Amjit感觉到风吹过他，虽然空气中依然。他会再回到店里，也许她是在库房播放。

“Balbinder，Balbinder是Jaswinder一下，她离开了她的玩具在大街上和毛Amjit走了太多，”他的声音比平常高。

“她必须在商店之一，希德让猪肉刮伤了帕特里克的怪物狗，”放心Balbinder。

“我试过无处不在。你看楼上的尝试，我会看在库房，”他们是紧迫性提到了嗓子眼阴影。Balbinder看着Amjit，他扭过头去，她冲上去上楼看看。有没有Jaswinder的迹象。

“我上无法看到她，” Balbinder冲刷Amjit的脸，被他隐瞒了她的东西。

Amjit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惧，他的疑虑，他的直觉。电话响了，他们忽略了它。它再次响起，他们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在对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知道，但他们不想承认这一点，不要给对方，他们不能打乱对方。

“我敢肯定，她会转了，你最好接电话，” Balbinder试图听起来漠不关心只有她的眼睛给她了。Amjit在手机抢走，“是的，你想要什么。”“寻找你的女儿，”一个smugg马丁说。

“是的，你有没有发现她的！” Amjit听起来如释重负，Balbinder笑了。“是的，我已经”发现“她说，”马丁戏弄。

“太好了，你在哪里？” Amjit笑着Balbinder，他们可以放松，现在一切都很好。

“如果你想你的女儿，你就必须付出，”马丁已经决定对他的报复。

“当然，我会付的出租车，只是她送回家，” Amjit略有慌张，但他很轻松，Jaswinder被发现。“你不明白，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没有做，那么你将不会再见到你女儿，”马丁停下来让他的消息，沉英寸Amjit的嘴目瞪口呆，他觉得好像他刚刚收到脱模冲头，他虚弱的膝盖，他只好拿着柜台上，以阻止自己摔倒。Balninder看着，什么事情都得他听到，他到底只是听说，她吸她的纱丽结束。这是不好的，她知道这是

坏的，但到底是什么，她不得不听，但她怕她会听到的。

“Amjit，那是什么！”她的眼睛恳求道。

“你还在吗？”马丁问，他面带微笑，他很得意。

“是的，我在这里，只是告诉我，我的孩子是安全的，” Amjit闭上了眼睛，一饮而尽。

马丁把Jaswinder的电话。

“爸爸，爸爸，他说他带我去看帕特里克新的婴儿，” Jaswinder之前说马丁推她远离

手机。“所以你看，我有你的女儿，如果你要她回来，我说你会做的正是，”马丁顿了

顿，他开始享受自己。“这是什么，告诉我，告诉我，” Balbinder握了握她的丈夫。

“Jaswinder被绑架了，” Amjit轻声细语，仿佛它会伤害他的妻子少。

“是的，这是正确的，”马丁从电话的另一端说。Balbinder去尖叫和whailing进店的后

面。马丁说凝视下来Jaswinder“当然，它不会是明智的，说一句话，我的意思是一个

字警方，如果你珍惜你的孩子，以及你确切地知道我的意思是，是”。“我只是希望我

的孩子，” Amjit说简洁。“我会跟你联系”，与马丁挂断了电话。

Balbinder和Amjit的父母来自店铺的后面。Amjit说明了情况，他们的母语发言，

母语始终是最好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它像“妈妈”自己。Amjit解释说，他重复他曾经听说

过十次的一切。每次他解释说时间像刺向他的妻子，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死亡。但他解

释，他们必须知道，他们想知道和

他不得不告诉他们。他感觉就像一个刺客，他只是信使，但他觉得这个人拉trigger。When Balbinder来到英国的时候，他承诺，他从来没有伤害她，他会想办法让她感到骄傲和他们的孩子将是医生和牙医，或任何他们想成为的，但他们会永远幸福。现在，他觉得他已经背叛了他们，这一切都是他的错，那是他的错。他的母亲开始whail，Balbinder whailed过，他的父亲大骂英格兰和黑色国家，这从他身上偷了他的孙女的邪恶国家。

两个客户进来，Balbinder老太太Amjit逃到里屋的sanctuary，Amjit努力微笑为他们服务。“你有没有一些咖喱粉，我们neices正在我们的印度餐，我们说，我们会带咖喱粉，解释说：“第一夫人。“温和的一个，虽然，我们不使用它，补充说：“二小姐。“这里本应该是好的，” Amjit把他们的包。“谢谢你，再见，”第一夫人说。

随着他们离开了商店，他们满足于他们的购买。他们的声音飘然回到店里。

“它有好当你需要它一家店开，这些WOG商店出售的东西全部的方式，”第一个说。

“是的，他们打开所有数小时甚至数日，他们不是基督徒，你知道，他们唯一的信仰就是金钱，”二小姐说。“是的，你说得对，钱是他们崇拜的东西，他们没有像样的基督徒和我们一样，说：“第一个。

Amjit被他所听到的激怒了，“它是一种白色的”基督徒”像他们拿走了我的女儿，我愿意付出一切，一切为了她回来。我努力工作谋生为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和我都忍受着这样的无知。难道我们“wogs”放弃我们的旧的和在家庭推他们。如果这些白色的“基督徒”要成功，然后

让他们为它工作，” Amjit的眼睛闪亮，敲打柜台。他哭了起来，哭像一个婴儿，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回来了，家人的爱是永远顶他的名单中，从来不爱钱他的老父亲拄着拐杖放在他儿子的肩膀安慰的手，他们都祈祷Jaswinder将是安全的。

迈克尔·杰拉德·凯西10雷金纳德路Bearwood的Warley B67 5AQ 0121 429 8576 jul99 Oct91

屠夫，面包师和承办 ( C )

通过

迈克尔·凯西

第十一章在寻找一个印度公主

\*\*\*\*\*

第二天早上破晓，麻雀享受早晨的阳光，在空中舞动，才会停止唱歌，而栖息在电话线。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早晨，麻雀看得出来，所以他们从电话线唱他们的晨曲。Amjit拉回窗帘，一个飞靶飘扬了他的窗台上，一个典型的早晨，它是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太阳在天空和鸟儿们与他们的鸟鸣声招呼吧，肯邮递员被编织他的方式来回传递早晨邮件。路灯灭了，晚上已正式让位给了一天，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天。

但事实并非如此！Amjit想尖叫，他的身后躺在他的妻子在她的纱丽吸吮。他们花夜哭，拿着武器互相轮流之一是勇敢的，另一个是悲伤，时而一个哭了，其他的安慰。时而泪水和勇敢假

微笑，时而一人死亡，另一带来了希望，轮流一个疯了，而其他提供了一个安慰的手。所有轮流所有整夜，直到早上有破产，Amjit可能不再哭泣，但他身后Balbinder轻轻地哭了，妈妈的眼泪永远不知道尽头。Amjit必须是勇敢的Jaswinder的缘故，他不得不开的店，一切都必须习以为常了。所以，亲吻他的妻子Amjit去一洗自己的脸，然后他会开的店，他不在乎他的衣服都皱巴巴的，这没有关系，这并不重要。

Amjit已经开的店时，他的老爸下了楼，他就没有睡过要么，他怎么可能告诉他的妻子，她的孙子可能是死的，可能永远不会被退回。这就是他们affraid的，但不想承认这一点。

“你有一个淋浴和刮胡子，我的儿子，我会看的店，你必须看起来聪明在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老Amjit先生说。Amjit没有有实力的争论，他也像他被告知。它是，当他被剃的是Amjit老先生哭了，他必须要坚强为他儿子的缘故，他必须要坚强，他也不会弱。艰苦的工作几十年来削弱他的实力，现在在他的晚年，他必须比在他的生活中的任何时候更强。老Amjit先生叹了口气，握着他的拐杖紧，他听到了儿子来得那么他很快擦干了眼泪。

“它好爸爸，看看女人后，我会照看店铺，” Amjit说。

所以Amjit的一天又开始了，楼上他能听到从他的母亲和妻子隐隐whailing，他闭上了眼睛，他祈祷他会坚强地面对一切将要来临。

大约中午时分，到达帕特里克所有的笑容捂着新的婴儿，他的女儿希拉的照片

“这真是太棒了，太令人兴奋了，真的很不错。你要知道我住在事物的谈话结束，”帕特里克涌出。Amjit只是看着地板。

“是的，真是太好了。十二斤6盎司过，一个真正的大的联合国。我父亲，我感到非常自豪，它必须有同样的话时Jaswinder出生，”帕特里克继续。

Balbinder谁曾进入时，她听说帕特里克的声​​音现在店里哭了起来，孩子们的所有这些讨论。帕特里克开始显示照片Amjit，Balbinder哭得更。

“我不怪她，这是很感性的东西，有孩子等等，只是我们三个之间，我也哭了一点点，”帕特里克继续。Amjit假装看照片，只是他开始哭了起来。“是它的真正伟大的是一个父亲，但你知道这件事了。肯普太太抱住了我，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抱住了我！”“我很为你高兴了，说：“听起来Amjit仿佛在痛苦中。

“我们呼吁我的母亲，希拉·墨菲后婴儿希拉，听起来不错，你不觉得吗？”帕特里克正在欣赏他的女儿的照片。眼泪开始流下来Amjit的脸，他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擦拭掉。

“是的，它的真正伟大的是一个DA，”帕特里克停在中期一句，他才知道出事了。

Balbinder张开嘴仿佛在说些什么，从Amjit眩光使她再次关闭她的嘴。Balbinder走进家属宿舍，那里有人喊，然后争论Balbinder和Amjit的父母就出来了。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为自己的孩子着想，”Balbinder看着害怕，但对此不屑一顾。

“没有，想Jaswinder的！”喊Amjit。

帕特里克从来没有见过Balbinder和Amjit之前争论，他很困惑，他开始把他的照片了，他知道他们不感兴趣。“这是什么关于”我的孩子“和‘Jaswinder着想’，拜托告诉我，你可以信任我不管它是什么，”帕特里克满面焦急。“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信任谁，” Amjit的外观在他眼里几乎叫帕特里克犹大说。

“你的孩子是不是在大街上的安全！”脱口而出Balbinder，一个母亲的子宫演讲。

Amjit大骂妻子，激烈argument印度爆发了，帕特里克被忽略。五分钟后和谐恢复到Amjit的家人。“发誓你的孩子的生活，你不会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家庭之外，发誓对你孩子的生命！” Amjit差点喊。帕特里克是困惑，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发誓，”欲语帕特里克说。

“Jaswinder被绑架了，” Amjit解释。

“Jesus，”低声帕特里克，风已经采取了从他的帆。“你必须让你的孩子远离街道，以防该男子回来为您的孩子，但是你必须告诉任何人，或者Jaswinder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Amjit继续。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六月份的明天要出院了，我认为，我会得到我的母亲照顾她。这条街是不是安全了，说：”帕特里克摇头。

Balbinder开始重新哭了，她知道只有很好地街道已经不再安全。

“我是狗屎，说：”帕特里克闭上了眼睛。

“不，你是一个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说Amjit强忍着泪水。

有响声的罐头食品当中，Amjit转身，这是

乔治和布朗尼，他们会不会被注意到。

“只要豌豆的一个锡请大家不要吃很多人，”乔治交出钱来说。

“是的，我们dn't吃多少豌豆，”布朗尼呼应。紧抓他们的豌豆街上的流言离开Amjit的商店。“最后的地球人我会想偷听我的，和它的他们，” Amjit开始来回踱步，他应该在他们以后运行还是什么？“他们老了，他们可能没听到，说：”帕特里克放置一个令人放心的手放在Amjit的手臂。

“我想你是对的，他们都老了，他们也没有听说过，除了他们水湿一直在店里长，”

Amjit试图安慰自己。

“我还是觉得像狗屎一样，在葬礼上一个小丑，”帕特里克叹了口气。“不，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将带来Jaswinder回家，” Amjit笑了笑，虽然他的眼泪，总是有希望，必须有。

乔治和布朗尼想回头看看在他们的肩膀，以Amjit的店，但他们不敢，他们需要时间去思考。所以站在投标Sid的橱窗外面冒充一下它们研磨过的东西比肉。

“Jaswinder绑架和帕特里克婴儿在街上，它的可怕并不安全，”乔治指着一些肝脏。

“Amjit他的妻子喊过，她看起来是一个可怕的状态，她总是那么漂亮，但她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所有的妆到处跑浑池，”布朗尼指出，在一些鸡肉。

“我们有帮助，我们只需要，”乔治指出了一些猪排。“我们老了，虽然，我们能做些什么？”布朗尼指着一只兔子。“虽然我们must'd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乔治指着一只羊腿。

“是的，我们必须爱人，大家为一人，并为人人，”布朗尼亲吻脸颊乔治。

“我很高兴你说，我从来没有能够，如果我们没有做任何内疚，”乔治亲吻脸颊布朗尼。

他们一起走进大Sid的屠夫，他们感到紧张，但他们不得不告诉他，他们只是有太多，他们老了，他们需要帮助，Jaswinder需要帮助，它的地段。

“我还以为你购买了整个橱窗你的一切都指向的方式，”他的嘴唇上发飙大希德微笑。

“我们能进入深度冻结，我们无法看到我们在窗口为后，”布朗尼撒谎。

一旦在速冻乔治扔下重磅炸弹。“不，不，不，不，不是我的印度公主！”大希德只好守住牛肉的身边支持自己。

“这就是这件事，我真的很抱歉，但我们不得不告诉你，”一个apologetic布朗尼说。

“来吧，请告诉我这是某种病态的笑话和杰里米·比德尔在外面，哦，请告诉我它的一个笑话，告诉我它的一个笑话，来吧告诉我你的素食主义者什么的，只是告诉我，它的一个笑话，”大希德滑下牛肉面，直到他在他的膝盖上，抱着他的头靠在他哭的尸体。

乔治和布朗尼等待他的眼泪停止。

“希德没人必须知道，它必须是一个秘密或Jaswinder将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没有爆发什么的，”布朗尼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

大希德拉身子，擦着眼泪对他的围裙边。

“我很抱歉它是这样一个冲击，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应该是

庆祝帕特里克和六月的新宝贝，不是绑架，“希德擤了擤鼻子。

“你现在好了吗？”问乔治。

“是的，我很好，你最好去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在Mark的今晚讨论见面，只是确保你没有听到，”大席德叹了口气。

他们三人离开了深冻的孤独，乔治和布朗尼感觉就像死亡的使者，但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模具已经种姓。外一些青少年有时间在他们的手上已经决定嘲讽亨利roadsweeper，他们被丢弃的纸peices指着他们，创造了亨利更多的工作和运动为自己。大希德偶然一瞥外，他看到发生了什么事，他无法阻止自己的情绪必须被排出。大希德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屠夫和喉咙抓头目。“想想它的滑稽哎，取笑亨利，如果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工作已经做的，我会告诉你搞笑，你要我砍你的头部流血了？”喊大希德挥舞着参差不齐的青年的鼻子底下他的切肉刀。

“不，先生，对不起先生，”喃喃自语参差不齐的青年眼睛盯着大Sid的菜刀，

“好了开始成长起来桑尼已经太晚了，否则你会永远是一个男人不管你有多高得之前。如果你不干净，整条街起来，我会砍下你的胡说八道OFF！”大震撼希德高大参差不齐的青年，好措施，他压在年轻人的脸上斑点的冷兵器。青年近微弱，他的朋友们站在刚性和敞口。“嗯得到它，清理你的烂摊子，如果有只是一个甜蜜的包装走了，我就砍你的头！”推参差不齐的孩子在一边尖叫前大希德。

大希德气势汹汹站在他门口，而青少年长大了，快。青少年们忙不迭约像发狂Wombles几乎与恐惧润湿自己，当他们不能得到一些口香糖掉在人行道上。亨利斜靠在他的扫帚，有一个FAG，刻意他投掷比赛进行到地面，青少年跌倒了自己他们在争先恐后地捡起来，并把它放到垃圾箱。十五分钟后街道几乎照后，青少年们都出汗，恐惧依然在他们眼中的提示。画里有话FAG最终拖累亨利笑了。“嗯激怒的话，我觉得你只是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保持英国清洁手段，”亨利感觉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完全负责，他没有马格南只是一把扫帚，和一个非常大的朋友用切肉刀。

乔治和布朗尼去看珀西接下来，珀西就知道该怎么做。

“哦，上帝，不，”珀西只是看着他们，希望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该怎么办？大希德认为我们应该在马克的所有今晚见面，”继续布朗尼。

“他说的没错，我们必须冷静地认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更好，为Jaswinder的缘故，”珀西开始向他们展示出来，好像他是漠不关心。

“我们会看到你今晚那么，”布朗尼说。“哦，是的，今晚然后，”波西说一心一意缺席。珀西的头脑是在葬礼，孩子的葬礼，一个朋友的孩子的葬礼。他不得不忍受一点，作为一个可怕以为是，他必须记住这一点。如果最坏来到了最坏的打算。

。

在邮局乔治和布朗尼在下滑，尽量不看可疑，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可疑。有一个或两个客户在邮局所以乔治掏出护照申请表，并开始填充它。一旦最后一个客户

左布朗尼狂奔了门，他们不想毕竟被偷听。

“如果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更好，我会说你要抢劫我。”温迪开起了玩笑。

“Jaswinder被绑架了，”乔治慢慢地，每个字痛说。温迪从乔治看着布朗尼然后再回来。她开始整理她的柜台，几乎到了春季清洁。

“是的，但你真的想要什么，”温迪半笑了。

“Jaswinder被绑架了，我们都在马克的会议今晚试试，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但对于Jaswinder的缘故，没有陌生人一定要搞清楚，”布朗尼解释。

再次温迪开始收拾她的柜台，在铅笔标记擦，磨砺她的铅笔，衡量一个包裹，重新称量它。她一定要听到的东西，它不可能是真实的，她必须得到她的工作，她不能被空谈延迟，邮局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布朗尼在柜台和紧握温迪伸手，布朗尼已经同当了第一任丈夫已经去世，她试图进行好像什么是错的，因为如果一切正常。“温迪，要坚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Amjit的缘故强，觉得他的经历，认为Balbinder的。坚强，因为他们温迪，要坚强对他们来说，”布朗尼看着温迪的眼睛。

温迪开始抽泣，她知道现在是真的，Jaswinder离开他们走了。布朗尼等待着眼泪停下来，站在乔治约的感觉akward的他开始填写更多的护照申请。“这没关系，我现在很确定，它的这种冲击这一切，”温迪说，她的眼泪涂抹。

“我们会去那么，下巴亲爱的，”布朗尼笑了。

丢弃他的护照申请乔治跟着布朗尼了，温迪

仍有小幅心慌把她撞倒遍布钢笔和铅笔，在第一次冲压乔治的护照申请表。

弗兰克是下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他一直抛光他最喜欢的peice的，一个小桌子偶尔在顶部看中镶嵌设计。这是从来没有出售，这是护身符对他的一种形式，有时弗兰克谈过表时，店是空的，这是他的宝贝。弗兰克感到头晕目眩，当他听到这个坏消息，让他坐到了桌子，桌上的重压下让位和法兰克轰然落地。

“你还好吗？”问一个有关乔治提供了援助之手弗兰克。“这是这样可怕的消息，我期待一个笑，开个玩笑或某种从你的故事，你知道通常的排序八卦的，但是这是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弗兰克说，他撒了他自己了。“我们会我们会离开你以后，我们要告诉别人，不要不要忘记一个词来任何人，一切都必须看起来正常的Jaswinder的缘故，所以保持冷静，”布朗尼建议。

手挽手乔治和布朗尼留下弗兰克的家具，作为弗兰克在他偶尔表的碎片踢。这一直是他的护身符近二十年，也许他就能重新粘合起来了回去。但是Jaswinder的，她不能粘有什么重聚的时候，弗兰克觉得一哆嗦了他的旋转。他慌忙拿起碎片，把它们放在一个希望的胸部，也许当一切都解决了，他会粘上表重新结合在一起。现在，虽然他很想把它弄出来他的视线，他开始擦亮家具在他的陈列室，如果他不停地忙碌着他的脑子里就不会纠缠于Jaswinder，这是太多去想，太沉重，太黑了一个念头。

布朗尼冲进店里的衣服，然后她挥了挥手乔治，然后他们一起走遍了店里好像在寻找炸弹或

一些东西。安妮和玛丽看着困惑和轻微逗乐了。“走吧，我们放弃，是什么呢？”

”问玛丽。

“是的，来吧，你看起来像商店侦探类的东西，”安补充道。“Jaswinder缺失，”布朗尼

开始。“迷路了，你的意思是？”问玛丽。

“最糟糕的比，绑架，解释说：”乔治降低他的声音。玛丽和安面面相觑，这必须是一个笑话，但他们为什么都开始发抖。

“喂，说，S说，再说了，”玛丽含糊。“绑架”布朗尼说。

安尖叫，然后泪流满面，在店铺后面跑厕所前。

“我去看看她，”玛丽说。

“只要是在马克的今晚，记住行动正常，没有人必须了解这个或Jaswinder的生命可能有危险，”乔治说。布朗尼给玛丽一个安慰hugg她跟随乔治走出店前。玛丽看着他们走了，这太可怕了，就好像听到一个朋友被强奸。它是如此震撼，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决定告诉马克旁边，他会之后的所有主机。阿娇惊叫着下降托盘，马克柜台下达到并倒了一些威士忌到他们的茶。他看着乔治和果仁巧克力，好像在问是不是真的，但不幸的是他们的脸说，这是真的，那是真的。

“我可以让你吃点东西？”提供马克。

“我不饿，那你布朗尼？”乔治问道，他在椅子上slumped。

“我也没有，让我们回家了，”布朗尼起身。

“那么，再见，”马克低声说突然感觉浑身无力。

“那么，再见，”布朗尼说，在她的肩膀，她挂了她的胳膊成乔治。

外乔治和布朗尼面面相觑，他们觉得像乌鸦从采摘新挖的坟墓蠕虫，但他们不得不告诉，他们也Amjit需要帮助，并在街上会有所帮助。

“我不知道你，但我想我会好想哭，当我们回到家，茶叶和良好的哭了一杯茶，说：”Bro wie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也是，我只是这么弱，这么老，这么窝囊，我只想哭，哭，哭，”乔治说叹气。

“让我们先回家，爱人，说：”给布朗尼乔治安慰的吻。

那天晚上，街上聚集在马可咖啡馆，他们在忧郁的情绪。大家都望着，几乎瞪时微笑保罗带来了凯瑟琳一起.Percy站着，欢迎她到家庭，到街上家人，他不再说了，他没有太多。保罗微笑点头感谢，珀西，凯瑟琳是可以信任，她是其中之一。

大希德带来一个不情愿的帕特里克和Amjit到会，阴沉的面孔迎接他们。希德站在那里，背对着门所以没人能进来，他们也可以离开。

“怎么了，你不希望看到我的照片你，说：”帕特里克紧张地把手伸进他的口袋里。

Amjit看了看面孔，他们把目光从他的目光了，他们看上去几乎心虚，不敢看他的脸。帕特里克把照片放回口袋，他看着upcompreheningly的人聚集在了他的面前。每个人都在互相偷几眼，观望谁愿意首先发言，他们就像在教室里的孩子，希望老师不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必须在那里，他们只是希望他们没有。帕特里克注意到，贝蒂和安妮有撕裂

染色的面孔，他们穿着白了，帕特里克看着Amjit张开嘴好像要说话。但它是马克谁说话。“因为这是我的咖啡馆，我还是第一个发言，”他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我们知道。”

“嗯希拉是一个孩子一个好听的名字，”帕特里克的声嘶哑。谈到直视Amjit马克又说道，“我们知道。”“犹大！”在帕特里克脸上吐痰之前发出嘘声Amjit。

Amjit向门口走去，只有大希德禁止他的方式。乔治也忍不下去了，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不得不说些什么。“这是我的，我听到了，我告诉大家，”乔治声音听起来像是犯了小学生拥有了。

“这是我们的，我们做到了，我们只是想帮助，”布朗尼补充。Amjit看了看面孔，他所有的朋友们聚集在那里，所有的想帮助。

当帕特里克需要的是朋友，我们都在那里他和家庭，当我们所有的家庭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站在那里战斗。不要怕，因为我们都是朋友，一起

我们有更大的力量比我们的总和，为我们的友谊和爱情团结。我们都没什么可怕的，总是有希望，Jaswinder会被发现，她将返回到在街上玩，因为我们的爱和友谊团结。牵着我的手就在你的命令，握手为我们都是朋友，“珀西伸出手Amjit服用。

Amjit默默地站在那里，他再次检查的面孔，他们与他进行了恳求，所有他们想要的是被允许共同负担，痛苦。大席德在哭，好像谁愿意被丢弃一些塑料玩具泰迪熊，他一直推崇的珀西，但现在，他怎么可能投入的话，他没有珀西，没有诗人。五分钟Amjit站在那里，看着所有的面孔，像春天的花朵等待镰刀。“我们是朋友，”他低声说。

大希德用父亲般的手放在Amjit的肩膀，塑胶玩具被贬，泰迪熊可以返回。

他们谈了在安静的音调一小时，就好像他们在教堂交谈，或在葬礼。会议决定，帕特里克将继续用他的手握住锻炼，但他们不敢用这样的名字来称呼它。至于其他的，乔治和布朗尼将让人们了解事件。如果需要援助之手，所有Amjit要做的就是哨子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的女儿，你的妻子是什么，”一个关心布朗尼问。“嗯，我一直在思考了一整天，我想我会送他们到我的母亲，并得到马修照看，”帕特里克吸他的嘴唇。

“他们应该是在你母亲的确定，除了马修可能会给玩游戏了，如果他是的，”马克沉思。

“好了，所以它的所有决定，如果有人接触你，那么你让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做的正是你告诉我们做什么，说：”珀西四舍五入

讨论。

“对不起，我不相信你，你们。但是Jaswinder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Amjit听起来几乎apologetic。

“我们都在你的命令，现在回家再睡觉，”珀西说，用颤抖的手Amjit。

离开网吧Amjit stumbled，他感到浑身无力，所以自愧不如。他不得不依靠大希德因为他走回自己的店铺。但至少，他不再孤单，他的朋友。珀西转身微笑的保罗和凯瑟琳“好吧，我想你现在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已经知道什么样的男人微笑保罗的是，晚安，”与珀西就走开了，他有一具尸体准备。

帕特里克回家，他最好按铃他的母亲告诉她，告诉她一切。他给自己买了啤酒的可以先，然后把它放下喝了近一半吧，他响他的妈妈了。“你好了帕特里克，”他停顿了一下。

“你不是你为什么没有立即访问自己的妻子在医院思维的借口，你谈到了将罚款的父亲，”骂他的母亲。

“妈妈，”帕特里克又停了下来。

“你没事吧你没有意外，”墨菲太太对接。“妈妈，”帕特里克顿了顿，他需要从他喝了一口。“怎么了，你有没有放火烧房子什么的，”她的声音问墨菲夫人紧迫感。

“妈妈，刚坐下，我有一些消息，”帕特里克一饮而尽。

“什么事？”墨菲太太就知道不对劲了，帕特里克有声音的音调相同的时候，他所有那些年前打破了她的圣心玻璃，她只知道不对劲了。“你坐下？”问帕特里克悄然展开。

“你听起来像听单亲母亲，”酸酸墨菲夫人说。“妈妈，我有一些坏消息。Jaswinder被绑架了，”帕特里克顿了顿，又过了一口他的啤酒。

“上帝之母NO，她只是个孩子，几乎一个孩子。她那可怜的母亲，我会是圆形直线距离，”墨菲太太伸手去拿她的头巾。“没有妈妈，你有另一份工作，它在街上并不安全，我要你六月和婴儿Shiela照顾，他们将要离开医院的明天，所以我认为最好的，他们和你在一起，”帕特里克等着新闻沉英寸

“当然，你是正确的，但对于Balbinder和Amjit？”“所有知道的街头，我们会在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但警方一定不能找出来，或者Jaswinder可能有危险。”“但是，如果绑匪知道关于婴儿希拉？”“以防万一，我会得到马修和你在一起，我会告诉他，以保护你的一切，它的我能做的，除非你想不想找个地方走是最好的。”

“我不会，没有绑匪是要吓唬我离我的家，”墨菲太太响起目中无人。

“我明天见，然后，上帝保佑，”帕特里克挂断了电话。

墨菲太太看了看手机，帕特里克从来不说“上帝保佑”，但现在他了。墨菲太太旁边放着手机，她要打电话Balbinder，并提供她的支持，什么她的孙子，她将是安全的。她正要移动远离手机，但她被吸引回吧，她拨通Fr.Shaw。

“这是通过谈话忏悔的密封件覆盖？”墨菲太太问。

“好吧，如果你喜欢，”回答惊讶Fr.Shaw。

“你可以开始诺维娜然后，向右走，”墨菲夫人听起来像

同谋。

“谁对，” FR肖被深深地吸引有点担心。“圣安东尼我认为，”墨菲太太

太回答。“你有什么失去了什么？” Fr.Shaw响起边缘。

“Jaswinder，小印度女孩一直以来，”墨菲太太看了她的四周，如果她能在自己的家里

被偷听，“被绑架了。”“我先开始直线距离，” Fr.Shaw感到震惊。

“如果你能想到的任何其他的小伙子”谁也许能帮助，然后问他们也问了一些老圣人也，他

们可能不是很忙，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手一段时间，补充说：“墨菲太太之前，她挂断了电话

。

墨菲夫人的心脏出去Balbinder和Amjit，她想喊太多，但眼泪会碍事，她有东西可看至，她必须做好准备六月和婴儿希拉别说马修。但首先她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她创办了自己的诺维娜，他们采取九天，但他们从来没有失败。有时候，你没有得到你要求什么，但你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墨菲太太而言，他们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她开始了她的。首先，她扎根约找她最喜欢的珠子，她在特殊场合使用的那些，珠她的母亲给了她。只是，她无法找到他们。“你取笑我，我要问你重要的东西，而你隐藏了我的珠子。什么样的恶作剧制造者的是你。

于是，她开始了她的祈祷，然后是三个念珠，但不知何故，似乎没有足够的，通常祈

祷离开了她十足，喜欢饭后，全

和满足，但不知何故，她觉得空。她从她的膝盖站了起来，坐在她的椅子，她不得不考虑，在圣心她叹了口气仰视。

“只有母亲可以知道它像什么，怎么能即使他是一个圣人一个人知道，我不是在贬低你安东尼，它只是，还有我只希望你是一个女人。圣母玛利亚的人都知道它像什么，只是觉得，当她的儿子失踪，只调高安然无恙寺。可怜的小Jaswinder，小印度公主大希德叫她。”墨菲夫人的目光落在了一个旧杂志，一张笑脸对她粲然一笑，墨菲夫人弯下腰，拿起杂志，她笑了一笑阴谋。祝福她，她又开始祈祷。“嗯，我知道这是一个有点厚颜无耻，因为我问过老圣人和圣人建立帮助，”她顿了顿，“还有我要跳枪，我想从她的一点点帮助，”

“德蕾莎修女加尔各答，或圣特里萨加尔各答你可以找到Jaswinder，留意她喜欢你做所有这些孩子，我知道我是厚脸皮，魔鬼的脸颊，但也许那是什么需要节省一点印第安公主”。

墨菲太太现在觉得心满意足，她会继续她的诺维娜到圣安东尼和其他一些“小伙子”，但特里萨现在在队，所以一切都将是alright.Mrs墨菲毫不怀疑，她不知道，但她有信心，和特里萨嬷嬷在她的身边。另外三个念珠墨菲太太停止后，她把感谢的微笑德蕾莎修女的照片。

“那么，如果你原谅我，我这就去铺床，然后我就会有热茶，祈祷让我渴了，”墨菲太太笑了，Jaswinder将是确定，只要她不停地祷告，因为她会继续

祈祷，直到Jaswinder是确定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点头圣心墨菲夫人离开了房间，她不得不准备六月婴儿希拉和马修的欢迎。

Amjit和家人睡觉的声音，他们的负担被共享的那个晚上，疲惫和救灾确保他们睡得很好，但是当他们醒来的时候，他们仍然觉得累了，哦，这么累。乔治和布朗尼没有睡太多，晚上虽然，他们哭了Jaswinder，有他们把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终究还是手牵着手，他们睡着了，字母通过信箱落下的声音惊醒他们。布朗尼起身打开了teasmade，目前从街上迟来的婚礼。静静地，一句话也不说他们有自己的茶。当茶喝醉了，他们沉默了十几分钟，几乎在祈祷。“那么来吧情人，我们不是约翰和洋子已经在，爱我们更好地穿好衣服，总得有人持有Amjit的手，而帕特里克取他从医院的婴儿，”与布朗尼拉毯子关闭乔治。“你认为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乔治响起着急。“当然，我们做到了，”布朗尼听起来肯定的，虽然里面她是因为她的丈夫是不确定的。

“这是一个体重过我的脑海里，我可以有一杯茶第一？”乔治问拉毯子到正确位置。

“你一定会拿起所以很习惯的大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teasmade，”布朗尼开玩笑说。

乔治笑了，这是很好笑，布朗尼总是让他的笑容，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她结婚。

帕特里克扼杀在道路Amjit为医院掀起，他充满appologies的，他说他只为一两个小时之前。Balbinder弱笑了，她明白，她觉得几乎内疚，她不能在帕特里克的快乐分享。所以说，第十遗憾

时间帕特里克离开了医院。当他离开乔治和布朗尼赶到进行了守夜。

帕特里克是从医院几百码时，他发现首次表明大席德一直在关注他，帕特里克看着他的肩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镜子，但他的镜子没有说谎，他被跟踪。迈克尔在医院等候，他的发动机运转和他的门打开，马修是在乘客座位旁边坐着墨菲太太。

“好了马修，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适合你，你会做吗？”帕特里克静静地说着。

“是的，”回答的渴望马修，他感到一种冒险是在酝酿之中。“我要你去和留在我的母亲，和六月和婴儿希拉，是一种节日，如果你喜欢，”帕特里克紧张地笑了。“太好了，我会得到奶昔吗？”问马修。“一天两次，”墨菲太太答应。

“马修，还有就是你必须做的太很重要的事，”帕特里克停顿了一下，他继续之前压低了声音，“马修有一个男人，一个讨厌的人谁可能受到伤害的母亲，或六月或宝宝，所以你能照顾他们，”帕特里克的的声音开始嘶哑。“是的，”马修笑了，不理解的情况。帕特里克看着迈克尔，然后在他的母亲把他的手放在马修的手臂前。

“马修，如果有人试图伤害妈妈，或六月或婴儿Jaswinder，”帕特里克停了下来，他的想法背叛了他，“或婴儿Jaswinder我的意思，那么，如果他们试图必须阻止他们。”

马修一脸疑惑，他看着困扰。他期待就像当他帮助老太太搬家的冒险，他并没有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的一个冒险马修，你的女人看后，如果有人太靠近你咆哮，像”大白鲨“中的詹姆斯·邦德电影昨晚。”马修笑了，他能理解詹姆斯·邦德。

“但是，如果有人过于靠近，你必须打他们马修，你必须打他们这么辛苦，他们将不会起床，”帕特里克笑着试图使光

GBH。

“请记住，在韦恩的酒吧的坏坏的男人，你打的那个人，”墨菲太太现在哄。

“是的，”马修仍然响起明朗。

“好了一个顽皮的人喜欢，所以你必须打他如果需要的话，它的确定。打顽皮的男人，”墨菲夫人听起来像一个牧师给予赦免。

“好吧，”马修仍然没有响起服气，但如果Patrick和墨菲夫人都表示这是确定。那么它必须是。

帕特里克下了出租车，直奔病房，大希德其次两步后面。正如帕特里克从另一个方向走近病房加文双胞胎出现，比肩而立，几乎挡住了楼道。

“我们只是路过，想我们可以来看看孩子，”卢克解释。

帕特里克回头看着大希德，所以这就是他一直达。病房里6月份准备离开时，所有她需要做的就是挑选婴儿希拉了从婴儿床。医生来给一些六月维生素片，他扬了扬眉毛一看到这么多的废船的。“朋友们，”笑了不知情的六月。

所以，收拾希拉在她的怀里，她离开病房，大希德一马当先她周围保护性分组的加文双胞胎，帕特里克是在她的身边。“这是很好的男生来看看我，”笑了六月，她拉

面对她的孩子，她珍贵的捆绑。

“他们是很好的小伙子，我觉得大希德坚持它，”帕特里克解释说。

他们到达了等候出租车，迈克尔revving发动机就好像他驾驶的是私家车，六月注意到马修和墨菲太太在后面。为什么有加文·双城包围了出租车，她肯定大希德指法提包他携带内部切肉刀。“刚刚得到在出租车上，我会在我的车跟着，”帕特里克试图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回事。

大希德上前将包交给墨菲太太。“你需要保持你的实力了，”他解释说

。

载满是肉，顶部由另一袋几乎涵盖了一把寒光闪闪的菜刀，大席德已经花了一个小时磨砺它，你可以刮胡子的男人呢，还是杀了人吧。迈克尔开走了，六月回头看着帕特里克，出事了，非常错误的。“怎么了希拉，”六月就知道不对劲了。“等到我们到了我的房子，”墨菲太太开始。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回家，为什么是马修在这里，”六月看上去很着急。

加文双胞胎的货车驶过，他们会身先士卒，帕特里克是落后于他的大希德车在后。

“告诉我，”6月份insistant。

“这条街是不安全的，Jaswinder被绑架了，解释说：“墨菲太太，一切都走错了，现在6月被吓坏了，马修现在也知道了。

“Jaswinder！”喊马修。

6月她的孩子接近她，马修开始哭了起来。

“看一切都会好的，马修将和我们一起，和迈克尔·

通过后街上做我的房子。马修很抱歉，我们没有告诉你，但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你必须在我之后，六月和婴儿希拉的样子。Patrick和休息就会发现Jaswinder，但你必须照顾我，在这里有一个甜蜜的，“墨菲夫人举行了糖果的袋子马修拿一个。

旅程的其余部分用尽了沉默，当他们来到墨菲夫人的帕特里克走了进去，在Gavins和大希德人留在外面。

“我们将在这里安装一个后卫，希德，马修将在里面，我们会在外面有我们四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覆盖在一天的24小时内，你的地方是回到街上，我们知道你有多爱孩子，但你的地方是回到街上，”卢克轻轻说话像父亲一个儿子。

“这是很好的，你要做到这一点，我知道我可以在你relie，它只是说，如果我失去了我的两个最爱我想我会发疯，”希德擤了擤鼻子。“继续去背到了街上，”约翰说，要健全令人鼓舞。

马修里面已经安静下来，他被告知，他有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他相信它。至少在这里马修不会走漏消息意外，守着女人会保留他的危害方式，帕特里克只是祈祷伤害没来acallin g。之后便餐其中墨菲太太坚持要亲吻帕特里克六月毕竟离开他的价值。

“我会给你打电话”，与帕特里克冲向他的车，有人开始下雨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加文双胞胎的货车停在几码的道路。

帕特里克缓解乔治和布朗尼，轮到他现在持有Amjit的手。

“怎么宝宝？”问Amjit好像问一个葬礼多少乐趣了。

“好吧，她有六月的头发，说：”帕特里克感到内疚谈论他的新出生的女儿。

两人都沉默了一分钟，他们不能看对方的眼睛，就像当医生必须告诉病人，他快死了，没有什么可以为您准备像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做最好的自己。Patrick决定给予鼓励。

“看一切都会好的，珀西说，这将会是好的，它可能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它只是一些愚蠢的，东西好东西。反正Jaswinder的安全，你听到她的声音，”帕特里克的声消失了，他挖自己的坟墓，他的妈妈会知道该说什么，她笑的笑话，她在恐惧面前吐了，只有他能找到的说法正确的事情。

一个小时后，电话响了，Amjit跳下来回答。“是的，”他的声音很紧张。

“它，我想要钱，我上无法能力养活你的小女儿WOG，她的屁股这样的痛苦，”一个声音说，绑架者的声音。“多少钱，做的时候我让她回来？”Amjit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很低，要保持冷静。

“刚刚离开的钱的话，我会跟你联系，”回答的声音。“哪里哪里？”Amjit的声音越来越高。

“有在Haverly街和Shorttree街在Abbingdon区的交界处电话亭，留下0300电话目录中，”解释的声音。

“我可以对我女儿说话吗？”Amjit的声音响起微弱的，现在，他担心最坏的打算。“没有。”

“只要一秒钟。”“没有。”

电话不通，Amjit举行的接收器紧仿佛Jaswinder会来电话，他清除，然后他的喉咙看着帕特里克。“œ300在电话中，他不让我说话Jaswinder，”泪水在他的眼睛正在形成。

“珀西是正确的，然后它的一个业余爱好者，他会滑倒并Jaswinder很快就会回家，”帕特里克是要健全令人鼓舞。

“你这么认为吗？”Amjit看上去像谁愿意被站了起来，试图相信朋友们安慰的话别人。“我知道是这样，”帕特里克撒谎。

马丁放下电话，他感觉很好，他现在有了权力，实权。丹尼他不得不撒谎，吹嘘和伎俩，但现在所有他所要做的就是电话，很快他就会有œ300，非常值得一便士电话的价格。这个小WOG将是饭票。他回到车上，他的女朋友在等着他。

“我们一定要收我们的第一批，只是五分钟的路程，”他笑了，他很得意，他应该以前就选择了这一行工作青睐。

“你觉得她会她自己OK，”问女友。“她当然会，除了你给了她一个垫子坐在我在柜子里锁了，我们就没有运行饭店毕竟，”马丁斜靠在吻着他的女孩，一切都来了玫瑰花，这是如果春天是在空气中。

Jaswinder是独自一人，关在只有舒适的垫子柜子里，女友曾低声说“对不起”，因为她在那里锁定Jaswinder，但它是如此混乱，她一直答应她会被带到看到帕特里克新的婴儿，那么为什么在柜子里是她。Jaswinder拥抱坐垫，感觉柔软的，就像她的大玩具，就像帕特里克泰迪熊。

“不要害怕玩具，爸爸会找到我，然后我们可以去参观帕特里克新的婴儿，” Jaswin der吻了气垫。

帕特里克开车Amjit的送货点，他们决定，他们会尝试找个地方躲起来，也许他们会能落后的绑匪。Amjit就去把œ300在电话簿中的电话中，他注意到一个公共汽车候车亭从它几码和角部满路一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地方可供观看。“好吧，我会躲在避难所，你可以从商店看，”帕特里克说。

Amjit拿起篮子，并开始做一些购物，在他的时间，阅读或假装阅读所有的标签，就像一个健康的怪胎一样。他可以从里面铺了有利位置清楚地看到手机盒。一个非常怀孕的女孩走进了电话亭，然后摇摇摆摆地走在拨打电话后，她用手机包装盒在30分钟Amjit正在看的唯一的人。有人已经看Amjit过，店主一直看着。

“你是一名商店扒手还是什么？你得在篮下五个项目，你一直在阅读所有的标签，”咆哮的店主。“我小心我吃什么，回答说：“防守Amjit。“好它并没有使你的视力非常好，你在读这最后两个标签倒挂，或者是你在澳大利亚？”冷笑店主。

“我现在要付的话，说：“Amjit把他的篮下在结帐。“什么是你的游戏，你觉得我是昨天才出生的，我是一个店主十年了，”店主很可疑，他不喜欢的“澳大利亚”在他面前的样子。“我是一个店主也”笑Amjit希望它会清除空气。“这就是你的游戏，你想削弱我，是你的伴侣之外

在phonebox，你已经有了一个对讲机和您的发送价格给他，”店主是在现在有点咬。

‘你要带我的订单没有？’Amjit问，‘不，’口水战店主。

“把你的篮子那么，” Amjit扔在篮子的人，然后在拐角处跑了，从手机盒子拿走，他不能作出任何更多的关注自己。

Amjit只希望帕特里克有更好的运气，只有他没有，似乎没有什么是正确的打算。帕特里克曾藏于公共汽车候车亭，他的手机包装盒，从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然而邻里守望协调员有公共汽车候车亭和帕特里克一个明确的说法，从他的房子。

“我一直在看你，你为什么要挂在这里？”说老军下士。

“我在等一辆公交车，”回答被激怒的帕特里克。

“不，你不是，三者有过去在过去的40分钟，你没有得到任何人，”老陆军下士走上前，也许他可以做一个公民的逮捕。

“这不是一个我想要的，” Patrcik渐渐现在生气了，这老头是个正确的老屁。

“骗子，只有65停在这里，”自我风格的英雄收紧了他的手杖他的抓地力。

“你看，只是你自己的事，”帕特里克把他的人回来了。

“这么说你是一个路边履带那么，这个区域是不适合女人走路，直到我开始邻里守望”的老英雄把他的手放在帕特里克的肩膀。

“你看我是一个已婚男人，我的妻子刚生完孩子，”帕特里克发出嘘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是路边爬行，恶心，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老英雄仍然有他的手在帕特里克衣领的衣领。帕特里克很想嫌老人口中，Jaswinder的安全受到威胁和老屁被指责他是一个路边爬行。巴士第四时间的推移，帕特里克跃居其上，留下老人在他挥舞着棍子。两个站路后，帕特里克下车，然后使用横街他回去检查手机包装盒。这笔钱的去向。

帕特里克又回到了他的车，Amjit在等他。他们都叹了口气，他们会得出一个空白。

“我刚刚查了手机包装盒，钱不见了，”帕特里克叹了口气。“我查太，有一位老人在那里，他问我，如果我看到你，这是由描述来看，”Amjit吸他的嘴唇。“该愚蠢开溜以为我是路边爬行，路边爬行了公交月票。那些邻里守望的人应该接受培训，他们是最糟糕的不是rooky警察，上帝想，我是找一个妓女，”帕特里克摇了摇头。

“好吧，我被指控为工业间谍，不过我有一个对讲机，并发送价格某人藏在phonebox店主，”静止愤慨Amjit说。

“我敢打赌，老头正在跟店主说，现在，”帕特里克说，他率领关闭街道。

他是对的，店主奖励邻里守望协调员帮助他铝箔工业间谍，老战士被赋予了一瓶同样旧酒，两人都早已过日期的销售。

怀孕女孩也回家途中，她的司机哗啦啦地发挥了他的ZZ的顶级卡带，他是在月球上。

“看，我告诉你，它会从婴儿服用甜食，我们要庆祝有一个伟大的意大利餐厅刚刚在路上，”马丁是像圣诞节这样是他的喜悦孩子。

“这是一个有点早着呢，熬不过我们去了一品脱第一？”问苏。“当然，你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去意大利众议院在三个郡橡树路”马丁喜气洋洋，一点也不亚于一位母亲抱着她的新生婴儿。

几个小时后，他们返回时发现Jaswinder湿和拥抱她坐垫，她假装玩具。至于Amjit和帕特里克他们去背到了街上，打破坏消息，他们的封面被炸毁，他们一直没能发现绑匪。整条街叹了口气，但他们无力做任何事情。新闻海贼王没有解除他们所有的精神，珀西曾到收集机构，比尔和他在一起：死者的家人决定来与珀西全身一会儿祈祷，所以被跟踪了三个灵车或其他四款车，又回到比尔发现Jaswinder的驱动器上。“你看，它的Jaswinder，”比尔喊道。

珀西急转小幅这样是他的震惊，“你确定吗？”“是的，我敢肯定，她拿着一个男人的手，几乎被拖动，我敢肯定它的她，”比尔很兴奋。

有一组红绿灯前方，珀西放缓。“你看，我会走出去，跟着，你不水湿与死者的背部和他的全家人以下，”没有一个字比尔溜出了车。

珀西进行了回到他的殡仪员，他只希望比尔没有看到的東西，他的视力并不像以前那么好。

“我跟在了几百码的距离，那么公交车走过来，我没想到他跳就可以了，我想以后他跑

但我的老腿不能跟上他。我试图找到一辆出租车，但那时已经太晚了，我很抱歉，  
“比尔由Amjit的柜台椅子slumpt。

“你尽力了，” Amjit把一个安慰的手放在比尔的肩膀。“我们知道Jaswinder是确定的，”  
珀西试图听起来乐观，但他们都觉得像老鼠被猫戏弄，赔率是对他们非常。

“因此，我们知道他有一个粗呢大衣，它的不是很多，但它的一个开始，” Amjit叹了口气，一个粗  
呢大衣什么线索，如果它可以被称为是。

比尔和珀西又回到了承办安慰greiving亲戚，安迪照应店铺可以这么说，但在死  
亡的人更喜欢年龄大的人，一个更成熟的人。帕特里克看着Amjit，他像一个驯狮看着走  
投无路的狮子，当将狮子咆哮或抨击，如果只有他知道拿刺其爪子出从那么痛苦会去，  
他所能做的就是观察和等待与他的朋友。时不时地，帕特里克会微笑，他无法证明他有  
多难过了，他不得不跟上的门面，他只好尽力保持Amjit的精神漂浮，但因为存在任何用  
途，如果他能确实做了什么那么这会是有用的。

“你看让玩家多米诺骨牌，我有我的房子一套，我的母亲在义卖下来盲人中心在法院橡  
树路Harbourne买了，它会打发时间毕竟，”帕特里克知道卡出炉这个问题的，因为卡包  
换赌博等等，所以它会好起来玩多米诺骨牌毕竟。

Amjit弱笑了，他觉得自己被逗乐，被胳肢是好的，但如果你生病或虚弱或疲倦，那  
么它就像撞你的滑稽骨，它伤害，但其环境也不错。他摇摇头没有，但不知此语一  
出，“是的。”

帕特里克冲过来对他的多米诺骨牌的道路，在几分钟内他们俩在玩，老Amjit先生从里屋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笑着只有孩子会认为多米诺骨牌，帕特里克是明智的。“不要失去任何钱给他，”撤退到后面的房间之前开玩笑说老Amjit先生，他不得不支持他的工作的妇女，帕特里克会看他的儿子后，他会看女人之后。他们效力于晚上休息，盲人的多米诺骨牌已经提高了他们点莫名其妙的帕特里克和Amjit这些点了舒适喜欢的东西熟悉的触摸，就像墨菲太太的她念珠的感觉给了舒适性，即使没有的话，实际的说法。在约十店的门开了，Amjit忘了锁门。“你好，你还开着，我能有一瓶牛奶？”一个年轻的声音。

Amjit和帕特里克抬起头，牛仔穿得像个现状风扇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穿着十几岁。只有他不看，他是个盲人。帕特里克垂下了多米诺骨牌，Amjit看着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然后回青春。

“对不起，是的，你可以有一些牛奶，我们玩多米诺骨牌，我忘了锁了起来，”Amjit冲上前去，以服务失明的孩子。“不要急，我不着急，”盲孩子站在那里微笑，这么年轻，他似乎很高兴，他是个盲人。“这是你的牛奶”之称Amjit把牛奶的孩子的的手。“这是你的钱，”回答说：“孩子。

“你是新来的身边，说：“帕特里克交谈的方式说。“是的，我刚刚搬进了区，我是听我的现状磁带，我忘记了时间，”微笑的青年。

“我们也去了，我都忘了乐趣多米诺骨牌多少钱，”Amjit说。“他们很有趣，但我更喜欢国际象棋，”微笑的金发青年。

“你为什么不多多米诺骨牌游戏与我们，如果你赶时间我的母亲让他们从盲目中心不是，”帕特里克觉得他会把他的脚在被说的一句话“盲”，就像说“元日”，而不是“唐斯综合征”，但他的心脏在正确的地方，即使他的嘴是不是。

“当然，为什么不，这将是有趣的，除了它的漂亮，以满足新的人，”微笑盲孩子，似乎奇怪，他看上去是那么幸福，他怎么可能，他是个盲人。

因此，他们玩了多米诺一个小时，Amjit在后面的咖啡，咖喱角去了，他们都非常喜欢自己。

“嗨，哥们我敢肯定，你在欺骗让我看看你的多米诺骨牌，”微笑的孩子感觉帕特里克骨牌说。“他是一个有点作弊，这是肯定的，”Amjit笑了。

“你可以说话，只是不要让他给你任何惊喜加尔各答咖喱，不是永远，”帕特里克解释说。

不知怎的，有某人很高兴与他们欢呼起来，这里是一个盲人灯塔坐在旁边给他们。嘻嘻哈哈，吃喝玩多米诺骨牌。正如墨菲太太指她的念珠，几乎勒索天使和圣人，Amjit，帕特里克和金发小子瞎手指的多米诺骨牌，或许都等于祈祷，救济等形式。

“嗯，我认为它的时间睡觉，然后，”盲孩子说，感觉他的手表上的数字。

“我送你回家，是今晚的乐趣，说：”帕特里克起床和伸展自己。

“明天来，说九点，”Amjit发现自己说。“当然可以，但没有更多的作弊，我想先洗那些多米诺骨牌我敢肯定，你用粉笔标记他们，其要么或你们两个可以穿

眼罩！”开玩笑的金发盲目的孩子。‘你说什么，

’Amjit回答。

Amjit看着帕特里克和盲孩子告别时，他感觉好多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感觉好多了。他开始哭泣，但不只是Jaswinder但对于金发小子，这么年轻又这么高兴，他是个盲人。但是为什么他看起来像一盏灯，Amjit，像夜间照明灯为害怕黑暗的孩子，他不知道，Amjit摇了摇头，他实在太累了哦，这么累。

第二天来了，手机没响，不管他们多么盯着它。马丁绑匪和他的女孩苏都具有一个谎言，振铃更多赎金不是一个优先事项，睡觉关宿醉了。至于Jaswinder她被关在只有舒适的垫子一个柜子里，所以她低声鼓励她假装玩具，并指责这对她是湿的。这是下午一点电话就响了，Amjit冲向电话。“是。”

“它的我，你可以买得起了。”“继续。”

“我想€500，您可以在天鹅的书店离开。”“确切在哪里。”

“奉为圭臬的背后，”有笑声的声音。“那好吧。”

“快点，我已经花了你的€300。”“我会在那里。”

”

“你可以跟你的女儿，如果你喜欢，但没有说话WOG。”“好。”

“爸爸，是新的婴儿女孩？”

“是的，” Amjit闭上了眼睛，呼吸出来，它是如此高兴听到

他女儿的声音。

“帕特里克是在这里，他是害怕黑暗，我告诉他要勇敢。”“帕特里克？”问Amjit。

电话不通，Amjit放下电话轻轻就好像他被放置在宝宝婴儿床。

“好？”问焦急的帕特里克。

“他现在要€500，背后的圣经在天鹅的书店，”Amjit耸了耸肩，摇了摇头，更待何时这一切结束。

帕特里克开车Amjit书店，€500被放在圣经后面的要求。Patrick和Amjit然后试图失去自我之中的书林，也许这一次他们会能够发现并按照绑匪。帕特里克随便拿起一本书，他放弃了它，当他读到标题，“绑架”了，让他到另一部分，它是儿童节，他只希望六月和他自己的宝宝是安全的。

墨菲夫人已经决定，他们不应该呆在屋子里锁起来，他们会去做弥撒，它会帮助诺维娜一起，这是第三天了。于是拿起她按铃叫迈克尔的电话，在他来了十几分钟，他们都在出租车上了，并前往教会。加文双胞胎的货车驶出的出租车后面，他们远远地跟着，四个福音传道者所乘坐鸟枪换墨菲的家人。一旦他们到了教堂路加和约翰溜进教堂一分钟后，墨菲太太领着她的家庭里，小伙子们假装没有看见迈克尔·谁在听戈登·阿斯特利在他的广播，而他在他的出租车等候。卢克在一个角落里蹲下，约翰在另一方面，墨菲太太选择在旁边的一个散热器中心的板凳，小希拉必须保持温暖，毕竟。这是早着呢神父。

保持老道士。答案就朝她跑。一个大男人跑过来了圣器的背着手提袋，神父。肖跟着他  
护理撞伤嘴唇。

“停，停！”喊老道士。

马修抬头看到该男子从运行牧师了，但对墨菲夫人和六月和婴儿希拉。马修不知道该怎么  
做，但Fr.Shaw确实有切唇，帕特里克的话回来给他。“他打击很大。”于是马修站起身来，朝  
男子携带一个手提箱跑，半闭着眼睛马修都挥动了拳头，接着他陷入了bearhug男人和挤压  
，捏了捏和挤压。

“NO！”尖叫马修。男人的身体去跛行，马修他落到了地上，男子趴躺在那里。路加和约翰从  
阴影中显露出来。

“他会伤到六月和宝宝，”马修说防守。“你做得对，儿子，他只是个贼，看手提袋  
，”墨菲女士指出。

“他一定是谁是被劫所有的教堂之一，补充说：“Fr.Shaw擦了擦自己的嘴唇与他的手帕。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马修在这里，说：“六月抱着她的婴儿接近她。

“难道我们叫警察吗？”问Fr.Shaw。

“不，我们就带他到医院检查，我们将与他有过字的方式，”在卢克对接。

“如果你确定吗？”神父。肖不太确定自己。

因此，路加和约翰去了迈克尔的出租车到医院，而马克和马修加文教堂的弥撒里面去  
了，卢克承诺他们会回来的弥撒结束之前。他不是谁做了一些承诺，唯一的一个，小偷被说  
服放弃抢劫

教堂，否则他们将他报告给警方。至于帕特里克和Amjit他们在书店被浏览，只有处处帕特里克看着一个儿童的书或一本关于绑架似乎在他扑过来，这让他颤抖。

Amjit感觉一样糟，甚至更糟的是，等待他自己的孩子的绑匪。小老太太搭讪他，他可以帮她找一本地图册，她的孙子在波哥大语言课程，她想看看它在哪里。该图集是在一个架子顶部，所以Amjit必须达到对尖脚趾，然后他不得不寻找波哥大，他知道这是在南美，但究竟在何处。

一个热心的售货员鼓励帕特里克买了一些儿童的书，所以他买了希拉图画书和书与他们Jaswinder几句话。因此，它是同时帕特里克和Amjit都捆绑起来，在一个粗呢大衣一名男子走了进来，这是马丁，他觉得圣经后面，发现他的钱。随着他的脚步弹簧和微笑在他的唇上，他已经走了。Amjit凝视虽然货架上偷来看看圣经，他们会被分散，钱已经采取。Amjit赶到圣经，帕特里克在他的脚后跟，钱没了，好消息圣经在启示开放。Amjit发誓，发誓帕特里克也修女啧啧tuted。他们的呼吸，他们离开了书店下仍在咒骂，震惊了尼姑拿起了好消息圣经，现在却在微笑。

“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观察到，”帕特里克说，他发动了引擎。

“你说得对，但不是大希德他会站出来太多，”Amjit在他的鞋子，他的精神是低头。

“好吧，我们会得到乔治和布朗尼帮助，没有人会怀疑一对退休人员的毕竟”帕特里克叹了口气，就好像被取笑所有

这个绑架的东西，喜欢被戏弄的时候你不想要的。“有一个酒吧那边，” A

mjit响起微弱的。

“好吧，我们有一对夫妇，然后we'l回到街上，它会没事的Amjit，它会没事的，除了如果我知道我的妈妈，她的勒索圣人，”帕特里克笑了，他”先给东西欢呼Amjit起来。因此，他们停在爱丁堡公爵一品脱，就像他们在前门马丁走了出来，通过院子里回来的路上去了，他就买了一些药，他想庆祝的好消息毕竟。

回到平马丁举起了一只手的笔记和其他药物一叠。他很高兴自己，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职业，并没有进化得只剩任何工作，他最完美的工作。“有什么吃的？”问了一个胜利的马丁。

“我认为我们会在外面吃饭，庆祝一样，”苏在她FAG抽吸之间说。

“由我很好，”马丁已经打开车门准备再次去。“我得先养活她，”苏指着柜子。“她没有，我们没有运行毕竟餐厅能做的，”马丁说傲慢。

于是他们出去，Jaswinder被留在黑暗中只有一个气垫，一个假装玩具舒适，只有水，她的水门底下渗出给她脑干的证明。珀西已经出去与他的小屋的成员毛绒吃饭，他不喜欢去，但是他去了。这是当他在，有在门口外部干扰的餐厅。在粗呢外套一个邈邈的人曾试图进来，当他被告知该餐厅被黄牌警告，他会制作的钱一叠证明他可以支付一个私人庆祝活动。但仍是肮脏的人在粗呢大衣没有让，也不是他非常怀孕的女孩。所以，马丁和Sue去了意大利众议院在三个郡橡树路代替，

马丁假装他想去那里安韦。

“我给他的钱，只有在企鹅服草皮不让我进去，”马丁闷闷不乐。

“有些人是如此偏见，”苏同情。

马丁在众议院意大利泼出去那天晚上，仿佛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他自己，他的不足的明确信号。他离开停放在那里它是汽车，这并不重要，如果它阻塞St.Gregory的，除了马丁希望与出租车溅出来。

“夫人，你的车子等待，”打瞌马丁鞠躬低。“爱的Ta，”苏回答，因为她捏了捏她隆起成出租车。

Jaswinder哭了，当他们进来了，她正坐在一滩水，她自己的。马丁在她扔毛巾，苏给了她一瓶牛奶，然后门被反锁在她的地牢。至于Amjit和帕特里克，他们会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整条街似乎从collective宿醉痛苦，只曾有事前一直没有庆祝活动。

九点巴里盲孩子带着一个水龙头的左侧和自来水的权利，因为他拍了拍他的方式进入车间，来到了柜台。

“我要打败你欺骗今晚，”巴里笑了笑。

帕特里克在Amjit偷了一眼，帕特里克决定，试图解除Amjit的精神。

“好吧，我会出去找些水，你可以自己洗了多米诺骨牌，这听上去？”帕特里克是要健全菜市场买菜，他意识到自己行为就像他的母亲一样，这让他笑得更。

所以多米诺骨牌洗涤，比赛开始了，巴里真的很高兴地发现了一些新朋友。Amjit拿了一些咖喱角和咖啡壶，老Amjit先生从后面看时，

巴里微笑面对如此开心，就像冬夜的黑暗后的曙光。尽管Amjit和家人都在黑暗中，不知道，只是在等待，玩多米诺骨牌，似乎这样的救济，这是很难解释，更难理解，但笑和争论的多米诺骨牌比耿耿于怀Jaswinder好多了。“嘿，你确定你没有切换这些多米诺骨牌为另一组，我还是觉得你作弊，”巴里说，帕特里克看直。“诚实，”帕特里克笑着说。“好吧，我就相信你，”巴里横梁。

因此，对他们打，已经是半夜了，他们停止之前，它就像有一个最喜欢的叔叔去你喜欢他的公司你永远不希望他离开，所以你坚持下去，只是多了一个游戏只是多了一个游戏。“嗯，我现在得走了，说：”巴里捕捉关他的手表。“我很享受今晚的比赛我们的，再来明天，早在你喜欢的，”Amjit发现自己说。

的阴影，他匍匐，温暖，巴里的脸上的纯真，微笑不知何故，他们回暖Amjit，巴里左侧Amjit感到内疚是错在玩游戏，而他的女儿有危险。Amjit的父亲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儿子的肩膀，这是很好的玩多米诺骨牌，这让他再强，他不得不为Jaswinder强。帕特里克·巴里走回家。

“没有必要说真的，我已经记住现在的路线，我知道有多少向左转和转向它是正确的，”巴里解释道。“不，你真行，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它会吹离蜘蛛网，它会得到很好的锻炼，”帕特里克叹了口气。

“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Amjit是不是你，这就是为什么你让他依靠你，”巴里说，这样的物质实事求是地。“你的意思是什么，”帕特里克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很难发现的第一个，如果我能看到我也许不会注意到，但你是支持他，这是你的声音，它在他的声音，每一句话几乎是一声叹息，也没有完全的每一个字，但值得注意的是，”继续巴里。

帕特里克在他的轨道拦死，巴里进行的，一个水龙头留下了水龙头的权利。帕特里克又恢复了镇静，并赶上了巴里。

“所以，我是对的，然后，停在一个死放弃你知道，这没关系，我不会侵入，其关我的事，至少你不会问我什么，我盯着，”巴里开玩笑。

“对不起，很好，但，很好，”帕特里克是说不出话来。“这没关系，我喜欢你们两个，就算你在多米诺骨牌骗子。我会解释给你，你真想知道我怎么知道，我并不总是盲目的一两件事，我注意到当我能看到是，如果你有在电台和听到它的声音响亮而明确的消息，但在的电视相同的话不一样响亮或清晰，图片，你的视线中的话，声音的方式获得。其仿佛在收音机的音量要高得多，而电视上的音量似乎较低，但图片的量较高，“巴里顿住了，像老师等待一分钱下降为孩子。

“我得试试，听收音机，然后在电视上一样的东西，它会如果你是对的是真的很奇怪，”帕特里克思考。“我是对的，反正这样的事故发生后，我注意到另一件事，以及之后我停止碰到的事情就是，我注意到，我对所有的时间我的收音机的耳朵，事情似乎更响亮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注意到的声音比较多，因为我没有任何视线的方式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告诉你沿着jollyng Amjit得，你们两个也喜欢我，”巴里笑了笑。

“即使我们要欺骗的多米诺骨牌，”帕特里克喃喃自语。“是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我想请你喝一杯咖啡只是有一个在扁平无灯泡，我的意思是，我需要他们，”巴里笑言。

“你不希望我跌跌撞撞周围像一个盲人，”帕特里克说。“你一语中的，反正我会看到你明天Amjit的，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上，我知道，我很高兴已经取得了两个朋友谁不把我当成一个孩子只是因为我上无法看到的，”所以用自来水向左和抽头向右巴里走了进去。

帕特里克摇了摇头，可怜的孩子，一定是，即使你可以看到更糟糕的，然后你在黑暗中永久。帕特里克揉了揉胳膊，外面越来越冷，他急忙回到家里，躺在床上。

手机拒绝无论硬或长Amjit怎么盯着它响，帕特里克虽然他的母亲的许多说法之一，关于被监视的水壶一个永远沸腾。终于在下午的电话响了，Amjit有接收到他的耳朵第三环之前。“是的，”他说。“是我。”“多少。”

“€800，我们买一些衣服为你的小WOG女儿，她自己弄湿。”

“我得去银行，我不要让那种钱在店里那将是危险的。”

“如果你不赶快这可能是更加危险的，你有一个小时我想一个额外的€200，”马丁喜欢在控制之中。“好吧，好吧，我将有小时内您对您€800，”Amjit试图保持他的冷静。

沿着第三马桶水箱“把它留在塑料袋附近

门在Clemford高街公厕，确保资金不被淋湿，”马丁下令。

“不是那些他们的，”脱口而出Amjit。

“是同性恋的人，”马丁在他的声音笑声打断。“我能和我的女儿说话吗？” Amjit几乎央求道。“不，她正在洗澡，她很臭，”马丁挂断了电话。

Amjit挂了电话，转身对帕特里克说，“他想€800或€1000如果我不赶时间，我们得把它留在了厕所，在坦克，在Clemford厕所前深吸一口气高街“。但这些都是奇怪的人，说：“帕特里克无法理解。“好吧，我会得到乔治和布朗尼，”帕特里克冲出了门。“好吧，我会告诉Balbinder并得到我的存折，” Amjit说，在后面去了。

在马克的珀西告诉乔治和布朗尼约在餐厅前面的夜活动。

“所以你看这个邋遢的男子在粗呢外套试图让与他非常怀孕的女友，当他被告知这个地方充满了他的领班挥手的音符一叠，”珀西暂停时Patrcik进来“。快走，乔治和Browie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帕特里克举行大门为他们打开。

“我们能帮忙吗？”问珀西。

“这两个应该是足够的，没有人会怀疑这两个。我们只是想跟着小开溜，他是一个光滑的顾客，他不会逃脱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公共厕所，所以在只有一条路和一个出路，我们会得到他这一次，”与帕特里克不见了。

帕特里克先开车到银行，然后他又去了Clemford高街。

“正如帕特里克说，它是一个公共厕所，一个在Clemford高街，

因此，我们应该能追上他，跟着他，只有一个方式中进出的一种方式，“Amjit微笑着看着乔治和布朗尼。”但不是那些古怪的人，我不希望我的捕乔治艾滋病或什么的，”一个关心布朗尼说。

“它好，我会做它Jaswinder，我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会抓住这名男子，并免费Jaswinder，我的生活是在最后一章，无论如何，”乔治说要健全勇敢。

“你不会赶上艾滋病，乔治，虽然恶臭可能让你扔了或想，”帕特里克解释说，“Amjit会在一个小隔间，你会在另一个，当他需要你跟着他的钱，我“在车上会跟随，你在步行或乘坐公共汽车，需要什么，”帕特里克说完，他希望这将是因为他刚解释容易。“那我呢？”想知道布朗尼。

“你站在外面，因为如果你正在等待你的丈夫来了，这是你在做什么，没有人会怀疑你。”乔治和Brownie是内容，他们知道他们现在部分布朗尼决定告诉Percy的闲话，它比保持沉默更好。“难道我们告诉你，昨天发生了什么事珀西，”布朗尼开始。“什么？”问Amjit。

“好一个年轻的男子试图进入这个时髦的餐厅珀西中，只有它是全面上涨，这名男子开始大声地喊，说他不如他们，他挥挥手的钱一叠在空气中。他说，他€500支付现金，”布朗尼解释。帕特里克突然制动。

“他到底是什么样子，”问Amjit火花从他的眼睛飞行。布朗尼看着乔治，她sru ck的痛处。

“嗯珀西说，他是在一个粗呢大衣邋遢，一个非常怀孕的女孩与他同在，”乔治说慢。

“这可能是一种巧合，”说Amjit转向帕特里克。“或者，它可能是BASTARD我们后，说：  
”帕特里克把他的脚倒在地上。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敌人，说：” Amjit转向乔治和布朗尼。

在Amjit把钱放在第三个的水箱沿着厕所，那么他在一个小隔间，而藏在乔治躲在另一个。所有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一旦诱饵被带到他们可以赶上的人，这很简单。乔治想生病，神经紧张的混合物再加上公共厕所的恶臭。一名男子走了进来，他走进了第三个隔间独自一人，一两分钟后所以没有另外一个人。乔治是生病了，他在战争中看到了很多在军队，但这是太多了。几分钟后，一切都寂静。“你还好吗乔治，” Amjit发出嘘声。

“很抱歉，但我生病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dreampt，”乔治喃喃自语。

“Sush，有好多的人来了，” Amjit低声说。乔治是生病了，但至少，很好。Amjit听取了脚步去的一种方式，然后另一个，最后他们走进一个cubicle.A几个人进来使用的厕所，对男人，如果他去了什么沿着进入第三隔间，Amjit说不出有什么用flushings的噪音和乔治再次生病。至少乔治有一个完美的掩护，一个老人生病了，他并没有假装。一切都沉默了，Amjit没有不可能，如果已采取的钱，或者告诉你，他得去核实一下。

“你没事吧，乔治？” 嘶嘶Amjit。

“我现在没事了，它只是一个有点多，这是闻所未闻的，在我的日子，他已经过？”

”问乔治，他擦了擦嘴用手帕。“我来看看，” Amjit低声说，他溜了出去柜体。

从门口沿着第三隔间是在使用中，Amjit无法听到里面有人了，所以他敲门。没有回答，于是Amjit推，它是锁着的。Amjit踢在门口，门开了，油箱盖已经被转移。这笔钱的去向。“妈的，” Amjit发誓。

这隔间有在后面的窗口，Amjit站着上厕所，爬上进出。外面他也跟着水的踪迹，那么就高墙，他发现浸泡购物袋。载体是空的，钱没了，所以是绑匪。Amjit环顾四周应他奔跑的方向。他抬头一看，墙的顶部是湿的，Amjit把自己拉起来，他看着铁路线。由火车早已放弃现在是一个自然痕迹，据Amjit而言只是小道走了死。所以，从墙上的下来，他拿起仍是湿的载体，又回到车上。

乔治和布朗尼进行思索事件时Amjit到达。“他挤掉了窗口好了，他沿着我们再次错过了他的老铁路线走，” Amjit解释。

“但是，我们在粗呢大衣其他人吗？”问布朗尼。“你是什么意思，”一个稍微混淆Amjit问。

“一个人去与粗呢大衣，我吹我的鼻子为帕特里克的信号时，他就出来了帕特里克跟随他步行了厕所，”布朗尼解释。

“那么它的水湿了他的话，” Amjit叹了口气。

Amjit感觉太累了，迷茫：帕特里克回来。他是一切downcast。“他不是我们的人，我跟着他到建筑工地，我一看他的脸，他与加文兄弟工作过，所以水湿是他，”帕特里克解释说。

“他不是一个，绑匪是一个狡猾的草皮，他挤了回来

窗口中的厕所的上方。但我们知道他不穿粗呢大衣，我认为它是一个安全的赌注，怀孕的女孩是他的女朋友，” Amjit说，他踢了一个古老的饮料罐。

“他太自大试图把钱花在闪光灯的餐馆，”布朗尼补充。

回到街上乔治和布朗尼流传着一句话，大家大骂，他们对抗湿滑的客户，这是肯定的。Amjit和帕特里克决定，他们会需要更多的人跟随在粗呢大衣的人，所以他们要求大家从绑架者通过站，在帽子的下降或者说手机的铃声都必须做好准备跟随。Amjit觉得几乎不好意思问，他只是觉得这么累，所以很累。在他的耳朵Amjit鼓励的豪言壮语又回到了店里。

后来巴里赶到，用自来水向左和抽头的权利，他的金发和闪亮再次笑脸似秋天的阳光推动灰色的云之遥。虽然巴里洗牌Amjit去的咖啡，咖喱角的多米诺骨牌，帕特里克·巴里挤压的手臂，低声说“谢谢”。

“这些都是伟大的咖喱角，你买的起他们在哪里？”问巴里。“我的妻子，使他们” Amjit回答。

“我还没有碰到她了，她是在照顾孩子？”百里不知道，因为他呷了一口咖啡。

Amjit的嘴唇颤抖着，眼泪滑落下来他的脸，他一饮而尽之前，他回答说：“是的。”

帕特里克看着巴里的一切都视而不见，感谢上帝，他是个盲人，然后帕特里克闭上了眼睛，什么耶稣他在想，感谢上帝，他是个盲人，帕特里克呷了一口咖啡。Amjit和帕特里克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都认为同样的事情，感谢上帝巴里是个盲人。

“这里有另一种咖喱角，”帕特里克说，匆匆仿佛巴里知道他在想什么。

“谢谢，但没有受贿的金额将阻止我以为你们两个是在欺骗，你有一面镜子在我后面，所以你可以看我的多米诺骨牌，来吧说实话，”巴里问。“不，我们没有，”帕特里克笑了起来。

“你要我把镜子在我后面，所以你可以欺骗，”Amjit曾说过的话，但马上后悔了。

他闭上了眼睛，然后说，以前微微一怔：“我不应该说，我很抱歉。”

“我知道你不应该说的话，它是一个伟大的想法，哎帕特里克忘却Amjit一面镜子，所以我可以骗，”巴里笑了起来。因此，找到一个化妆货架上的设置，帕特里克定位背后Amjit镜子，让巴里能欺骗。

“你可以在其他移动英寸它的左侧，”巴里说，他摆手。

“这可以吗？”问帕特里克。

“精细，完美，我会赢得今晚，回答说：“巴里给人一种竖起大拇指。

因此，对他们玩，巴里赢得了广大的游戏，通过位于后面Amjit化妆镜帮助。时不时地，巴里会使得对着镜子表演，然后津津有味，他会拍下来他的多米诺骨牌。它可能来直出劳雷尔和哈迪，只有它是在一个黑色国家店发生的事情，但它是正是医生命令道。巴里在嘲笑他的弱点，他的残疾，笑声使他强，这使Amjit强太多。当比赛结束帕特里克走了一遍巴里的家，在门口进入巴里的平板帕特里克握着他的手。

“它的感觉真好有用的，你觉得你的整个生活是在

当你盲目垃圾堆，耳聋，任何这些东西阻止你是正常的，“巴里寻找帕特里克的眼睛直，虽然他从来没有看到帕特里克的脸。

“我上无法解释，我们从来没有将能够，只是感谢，这就是所有的，即使我可以解释我不会的话，”喃喃自语，迷迷糊糊帕特里克。

“这没关系，Amjit哭了，所以它必须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不会撬，其多米诺骨牌和公司我感兴趣的，以及晚安，然后我说我不会邀请你进来。”

“因为我只碰到家具，因为你没有任何灯泡，cheerio。”

帕特里克走回家，他喜欢巴里，他并没有人质的命运，他出来战斗和笑声，每次钟梯级。

这款手机并没有在晚上打电话，不是在上午，而不是在下午，而不是直到六，那么它响了。“是我，我想œ1400这个时候。”

“但银行被关闭，水湿它等到明天，”Amjit暗骂自己什么，他刚刚说。“听听这个。

”

Amjit听到记响亮的耳光，然后他听到了他的女儿，他的Jaswinder哭泣。

“好吧，好吧，我没有想到”

“你有四十分钟，离开它的38个总线上获得三个站总站后，留下的钱窗台上的公共汽车后面，右手边。”

“在很后面，在38个总线上，”重复Amjit。

“它再见，你会停止哭泣你这个小贱人WOG那”的电话不通。

Amjit闭上眼睛，然后深吸一口气挂了电话之前，他慢慢转向帕特里克。

“他打了她，他让她哭了。我很担心帕特里克，” Amjit很吓人。

“来吧Amjit，整条街的就在我们身边，你要多少，在哪里？” 帕特里克震撼Amjit。

“œ1400，38个总线上，在四十分钟时间” Amjit在深呼吸之间说。

“好吧，你呆在那里，我会圆大家时，它会没事的Amjit，它会没事的，”与帕特里克冲出了店。

他直奔微笑的保罗，喘气，他脱口而出了这一切，“快，我们需要钱，我们只带了四十分钟。” 微笑保罗跃上他的安全，并开始扔出去几百束帕特里克。

“够了，看你，”帕特里克说，他跑了出去。

“我能帮助更多的，”微笑保罗近乎哀求，但帕特里克没有听到他。

“我太爱她了，你知道，她是我的印度公主也一样，”他喃喃自语。“每个会帮助他的能力，尽管它可能并不总是被认可，你是个好人的好人，我知道，”凯瑟琳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

帕特里克上下窜动像一个疯子，大家聚集Amjit的店里面。

“你看，我们不得不离开钱窗台上背面的38个总线上，所以如果大家都跟着他，我们会看到他拿钱，”帕特里克解释说。

“我想我们应该轮流在领先者，以免引起怀疑，一个汽车遵循右后方公交两个站则降至回来，另一辆汽车可以按照正确的落后等，”敦促

珀西，他知道的谨慎是一切。

“对我们要做的是，当他下车，我们将在下面他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公交车，”帕特里克同意。

“我们知道他穿着一件粗呢大衣和他有一个非常怀孕的女友，所以他应该是很容易发现，” Amjit补充。

所以，他们都掀起，珀西在他的灵车，安迪在一个白色的劳斯莱斯，迈克尔在他的出租车和帕特里克在他的老VW领先。在他们的跨城市道路迈克尔发现乔治和布朗尼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于是他放慢把它们捡起来。

“没时间解释，我只是想让你得到38个总线上，绑匪想要他的钱离开了那里，”迈克尔说，他匆匆走去。“你想让我们看着他，”布朗尼说。

“就这样，我们会得到这个混蛋这一次，”迈克尔说，他示意，并把他的脚在地板上。

迈克尔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所有的车，它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但它会改善它，所有他所要做的就是将乔治和布朗尼在总线上。

在总站乔治和布朗尼等候38个总线，Amjit到达时，他们忽略了他。这三个都上了车，Amjit把钱在窗台上背部，然后一个站后下车。乔治眨了眨眼否则就他而言Amjit并不存在。人上车了，人下了车，但没有人在粗呢大衣的迹象。灵车和交换位置的劳斯莱斯，但仍然没有绑匪的标志后面。十个站，他上了车后，他坐在中间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起身，坐在右边的背部。布朗尼挤压乔治的腿，绑匪是正确的甩在身后。

“这是混蛋，就在那里，看他的轻拂在束，其

他肯定地说，”帕特里克吐出的话。

迈克尔率先和帕特里克VW回落，他闪烁刹车灯作为信号给别人，鼠标采取了奶酪，现在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春天的陷阱。他们是跟着他，拿回来Jaswinder，也许有一些报复，等待终于结束了。珀西率先，一辆警车来到身边驶过，军士。穆赫兰驾驶他太忙承认珀西。有更多的警车来了，他们的蓝灯闪烁，珀西放缓，安迪取得了领先。“妈的，该死，该死，”安迪发誓。

汽车已经在所有的交通停止前进，绑架者开了火出口在上公交车的右后部，他遇到了所有的人群，足球支持者的人群。

“这个混蛋，他知道杯比赛是在今晚，我们将永远不会赶上他在所有的人群，”安迪放缓和停放。

所以他有，38路公交车直开过去的地面，马丁已经消失了像兔子一样下了洞。帕特里克看见兔子逃跑，他想跳出他的汽车，给追逐，但一辆警车正在他身旁，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是诅咒，警察对他微笑，他是用来人群毕竟。乔治和布朗尼下了车，在下一站，迈克尔把它们捡起来，把她们背到了街上。

“好感谢您的帮助，我们就必须更加努力，我们会得到他，他太自大，他必定滑起来，说：”帕特里克要健全乐观。

“别担心，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珀西安慰。Amjit和帕特里克等待巴里露面，但他没有，他已经有机会去世界杯领带。因此，尽管Amjit和帕特里克玩了多米诺巴里品尝杯比赛的气氛，明天是新的一天，明天是新的一天。

屠夫，面包师和承办◎

通过

迈克尔·凯西

## 第十二章母亲的泪

\*\*\*\*\*

第二天破晓明亮欢快与晨风似乎与湛蓝的天空中移动它们的云彩，太阳也在微笑伸展自身超视距玩接球，很快它会追逐晚上离开。黑暗的一个最后一个弯道似乎正从增长的光乳宁走，对于最后一次黑暗中把它的舌头在太阳之前，把舌头伸出初升的太阳，这是离家出走，但现在都晚上的时间它会返回。

街道上的商店都开始打开，有种打哈欠是一种拉伸的运动，仿佛他们都希望留在床上的温暖。但当天必须面对，时钟无法回头，生活还得活下去。每次他们曾试图赶上或观察他们一直出manouvred绑架者，如果他们能留蜷缩在床上，如果只有他们会醒来，发现它的时候刚下过一场噩梦。只有这个噩梦继续。

帕特里克母亲早前曾帕特里克甚至把水壶响了。

“怎么Balbinder和Amjit？”墨菲太太问，还是指法她的珠子。

“他们正在应对，只有绑匪给了我们滑。”

“再次。”

“你怎么知道？”

“弗兰克来了，告诉我，他的爱就少希拉了。”“谁？”

“希拉，你的女儿！”

“对不起，我今天上午没有它。”“别担心帕特里克，诺维

娜永远不会失败。”“谢谢妈妈，我最好现在就走。”

“帕特里克不要害怕，寄托都将是好的，相信你的妈妈。”“妈妈再见。”

墨菲女士挂了电话，她说，念珠十年，一边给她的儿子，她不得不说另一个完整的念珠之前，她得到了早餐准备时间。她只是希望圣安东尼会快点，不错啊，总是有特蕾莎修女，她知道她爱孩子。

帕特里克离开他的咖啡杯与其它堆杯的水槽，他还没有拿到精力做任何洗涤了这几天。所以给毛毛Amjit锡食物帕特里克过了马路，开始他一天的用Amjit守夜。乔治和布朗尼已经出现，在恐惧面前吐痰布朗尼。

“你好，好天气看起来不错，”开始帕特里克要健全高兴。

“很高兴足够的野餐，”乔治说占用的主题。“是的，通常我们去冒险时，其细如此，”

布朗尼补充。

“你是什么意思？”说帕特里克煽动谈话，他知道任何谈话比沉默更好，沉默是黑暗和寒冷，给你一个机会去思考的Jaswinder的情况更糟。

“嗯，我们跳一个总线上，然后下车，跳到另一个，然后下车，跳上第三个”，乔治开始。

“我们必须做它，我们甚至发现了几个漂亮的小公园和咖啡馆要知道黑色国家和伯明翰相当不错，”打断布朗尼变暖的谈话，它几乎感觉就像正常的，但对于Amjit薄弱的笑容。

“这是很好的，其漂亮脱身，我妈只是做同样的事情与她的教会了她的根，”帕特里克微笑着对思想。“你为什么今天不去做，它的一个不错的一天，你应该出去走走，感觉在你的脸上的阳光，” Amjit鼓励。

“但是，我们不能，嗯，我们不是故意的说，”布朗尼开始。Amjit把他的手放在她的手臂，他示意门“只是出去跑步，它会吹蜘蛛网了。”

“你确定你不需要我们，”乔治感到内疚，因为如果他倒下执勤睡着了。

“嘿，你去，或者我要你扔出去，这里有一串香蕉太，” Amjit然后举行大门为他们打开。

布朗尼点头帕特里克，然后给Amjit慈母般啄的脸颊。

“我希望他不认为我们不关心Jaswinder，她是我们的印度公主了，”布朗尼说，他们第一总线上了。“这没关系，一旦外的蜘蛛网被吹走，然后我们就对他们更有用。即使是军人必须有休息和娱乐，”乔治说。

玩的跨越式与巴士乔治和布朗尼来到奥图尔公园后，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园仅有的沼泽土地不值排放为代价的区域。老房子已被撞倒，他们的后花园已被纳入公园，其中包括曾经在房子的后花园的树木，附近的新房子了

已建成。添加了一个途径，并已形成了新的公园长椅少，该奥图尔公园，前议员的名字命名，该议员后来被发现受贿有罪，但公园还是有他的名字，一切都不能毕竟被重新命名，这是留给历史学家和记者做。因此，找到自己喜欢的替补，他们坐了下来，叹了口气，不说话了半个多小时。

“这里有一个香蕉，说：”布朗尼无心，听者有意之一乔治。“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会淘到街头，当我赶上了小混蛋谁了Jaswinder我给他什么，”乔治香蕉的叮咬之间说。

“不要难过，我们已经尽了我们一下，”布朗尼交给乔治另一香蕉之前说。

“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它是这样的战争期间，我就迫不及待地给希特勒和纳粹的，什么”乔治在香蕉抢购。“小心，否则你会打破你的假牙，你知道有一个在他们的裂缝已经”布朗尼squeezed乔治的膝盖。

“振作起来，Jaswinder一定还活着，否则他不会在要钱随身携带，”布朗尼的带皮香蕉另一个为自己。“我希望你是对的，她可能已经死了，”乔治是在一个水坑盯着。

布朗尼把目光转向乔治的眼睛，“但是你不是说他会杀了她然后进行要钱？”

“我希望我是错的，但我们水湿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们能看到她的话，那会是一些救济，”乔治把他的牙齿出来，开始从他们身上吸取香蕉。

“邪恶的混蛋，如果我抓到他，我会杀了他自己，”布朗尼拉着她的衣领，她觉得冷。

在公园的另一边，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享受

漫步在阳光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他们的女儿。女儿逃课，她似乎很享受自己。

乔治把他的牙齿早在和打嗝，香蕉总是让他打嗝。

“很高兴看到人们享受自理，充分利用阳光，这就是我说的。”

布朗尼看着这对夫妻也是如此，“她的孩子必须很快是由于她的大小判断。”

“我haddn't注意到了，哦，你是对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她侧身上，他们的女儿是情人过，有什么用她的辫子在风中跳跃，她有一个漂亮的笑容了，”乔治搞砸了他的眼睛看到更好的，这是很难看到的太阳在他的眼睛。布朗尼没有回答，她看着这对夫妻的女儿，与辫子跳过女儿。

“是的，看她跳，她是太高兴了，它很高兴看到孩子们快乐，它的欢呼声我。”乔治看着布朗尼。

“她是一个印度，和她的父母都是白色的，”布朗尼想多说。

“哦，我想你是对的，也许是她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他们是保姆，你想这最后的香蕉，它的一个耻辱浪费它。”“她看起来很熟悉，”布朗尼开始站。

“是的，你可能是正确的，这些香蕉都是很不错的，”乔治喃喃自语。布朗尼在她的脚，现在，“它Jaswinder！”

“不要难过，她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她，但他们距离很远，在这里，我救了你一点香蕉的，”乔治举行了香蕉的最后部分。

布朗尼被撞的香蕉从他的手，“我告诉你，这是她！”乔治看着女孩，包括他的眼睛，他的手，“我也不太清楚。”

“这是她，我告诉你，”布朗尼响起兴奋。

“他们过来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乔治响起aprehensive。“其她，我敢肯定，”布朗尼是挑衅。“看坐下，”乔治·拉在布朗尼的手肘。

他们一起看着夫妻俩走近了，近了，近了。“你是对的！”乔治响起松了口气，Jaswinder还活着！“我们会做什么？”布朗尼现在听起来担心。“我们可以抓住她，使运行它，”乔治听上去就像老战士他。

“不，我们老了，我们就跟着就像帕特里克和Amjit做，”小心布朗尼。

“如果Jaswinder承认我们，我们可以把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乔治现在很担心，被他们把Jaswinder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是来不及做出它运行，快吻我。”“什么？”乔治很惊讶。

他更惊讶，当事不宜迟布朗尼扑向他，她吻了他，仿佛他是她曾经爱过的第一个男人，吻过，她吻了他，就像玛琳奥哈拉曾在安静的人亲吻约翰·韦恩在电视上说话的前一天晚上。Jaswinder来到跳过通过，夫妻其次，当他们看到乔治和布朗尼接吻，他们都笑了。“你觉得我们会像在自己的年龄，马丁？”“我希望如此，苏，我希望如此，苏。”

布朗尼亲吻乔治所有她可贵夫妇走后听不见。

“我告诉你，这是她的，”布朗尼是胜利。

“这是她的，她还活着，”乔治喃喃自语，还是恢复形式布朗尼的殴打。

“来吧，我们会跟随他们，”乔治从座椅蹿，只

滑香蕉皮布朗尼已经从他的手敲。“对不起，我吻了你，只有我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否则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脸，”布朗尼稍微脸红了。

“只要下一次警告我，”乔治开始脸红回答。他们试图最好的，他们可以跟上，但他们老了，甚至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可以走比他们更快。马丁和苏与跳跃Jaswinder中越走越远获得。“来吧乔治，我的静脉明显放缓，只是继续前进，”敦促布朗尼和她slumpt坐在长凳上。

所以，乔治绑匪后匆匆，他提出了一些距离，但尽管不再布朗尼的静脉曲张放缓，他仍然没有赶超的希望，他太老，太旧去赛车人后年轻将近五十年比他。气喘吁吁乔治可以听到轮胎的squeel并从排气烟，他失去了他们。乔治还在咒骂时布朗尼来到了他的身后，她拉着他的手紧紧握着它。

“至少我们知道她还活着，并跳绳，它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毕竟，”布朗尼知道她有让她高兴了乔治。

“我只是觉得这么没用，我老了，没用了，几年前我能走路，我曾经是一个很好的步行者，现在我没出息，”乔治踢在一个古老的饮料罐。

“没有你不行，我们尽了一点，来让我们回到街上，Balbinder会很高兴知道Jaswinder是确定的，”布朗尼又吻她的乔治，就像她曾在公园的长椅上，他对她不够好所有她所要做的是让他再也不相信自己。

因此，对留下的奥图尔公园，如果他们抓住了一个总线直入镇，另一个抓回来了再他们会在街上一个小时之内。他们到达公交车站，就像公交车

赶到时，他们的运气在，只是那不是后两个站公交车抛锚了。乔治坐在前面的座位举行的铁路，他紧紧握着辛苦，他想尖叫。

“让我们下车，有一个出租车的地方半英里了道路，”敦促布朗尼，他们不能只是坐在那里他们回到街上越早Balbinder会知道她的孩子还活着越快。因此，他们下车后，开始走半英里出租车的地方，它是所有上山，并在他们的年龄就好像他们是走在厚厚的积雪。他们身后的乘客都下了车，所有的抱怨运气不好。乔治回头瞟了乘客，然后从他的眼角，他看到的東西。

“快拿你的围巾关闭，摇一摇”，乔治命令。作为快速快闪布朗尼照她被告知，珀西放缓和停止。

“我曾经以为我会很高兴地看到灵车，”乔治开始。“快带我们回家，我们已经看到Jaswinder，她还活着和跳跃，”布朗尼涌出。

“感谢上帝，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乘客，”珀西示意在后面的棺材。

随着珀西被关闭，他的轮胎squeeling，距离巴士乘客留给摸不着头脑，一种有趣的出租车灵车。

在路上布朗尼解释他们是如何结束了在奥图尔公园才发现Jaswinder对他们的跳跃。珀西留下乔治和布朗尼列于Amjit的商店，他不得不参加的尸体。布朗尼通过Amjit店的门弹簧反弹在她的脚步，她正要脱口说出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些客户。对于什么似乎一辈子，她抱着她的舌头，当顾客走后，那该死的爆裂。

“我们已经看到Jaswinder，她还活着，并跳过。我们在奥图尔公园，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园只是一个被撞房屋的旧后花园位的沼泽地添加上形成一种公园，反正我们坐在长椅上吃你的香蕉的时候谁，我们应该看到，但Jaswinder与她的辫子蹦蹦跳跳”。

“我们知道绑架者的名字，谁穿的粗呢大衣叫马丁的男人，他有姜黄色的头发，女孩叫苏的，他们看到我们接吻，你看，”乔治停止他感到尴尬。“我还以为他们会把我们正在上车的那天晚上，或Jaswinder会说些什么，她可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我吻了乔治所有我是值得的，Jaswinder的安全要求的，”布朗尼解释。

Amjit笑了，它会一直是他第一次笑了，因为Jaswinder已经从他身上取，帕特里克也笑了。Balbinder从后面，究竟是什么这笑声，她听出来了。Amjit印度解释。“是真的，真有这回事？”Balbinder冲刷布朗尼的和乔治的脸进行确认。“是！”布朗尼笑了。

Balbinder亲吻布朗尼的手，拥抱布朗尼Balbinder，“嘿高兴，让你的啄木鸟了吸盘，一切都会好的，”布朗尼叫唤。

Balbinder在后面去告诉她的姻亲，欢呼了起来，虽然它仍然听起来像叹息。Balbinder回来了，她抱着布朗尼以感谢的方式，那么她吻Amjit，有史以来第一次她吻了他在公众面前。

他们都站在周围，如释重负的光芒他们，Jaswinder还活着，这是什么东西，但为什么是这个马丁和他的女友在公园奥图尔？

“他一直在寻找在垃圾箱过，他对自己笑了笑，好像他知道一个秘密，以及它似乎这样，”布朗尼说，不想显得愚蠢。

“看着垃圾箱，这可能是因为，”帕特里克顿了顿，他的心脏跳动速度，他不敢说的话。

“可能是什么？”Amjit的眼睛恳求，他知道帕特里克会说只有他想Patrcik先说出来。

“他计划在未来降下来，他会告诉我们离开钱在公园里，”帕特里克不紧不慢地说。

“是的，这就是它，当然它是，它必须是”布朗尼响起兴奋。“你这么认为吗？”Amjit现在感到不确定。

“我会下注就可以了，”乔治说拍着他的手放在柜台上。“它必须是公园，”帕特里克明显。

Amjit又看了一下，然后他谈到，“我太害怕说出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它只是”Amjit的话漂流到虚无，他怕的希望。

帕特里克看着他的朋友，Amjit显得那么微弱闪耀从他的眼里消失了，如果只有他的母亲在这里，她会知道该说什么，她很快就会有Amjit又笑了。只是，她不存在，帕特里克将不得不这样做，他可能是最好的。

“你看，它必须是公园里，我们已经得到了好处，现在，我们是领先的小混蛋的。我们会设下的陷阱，整条街将帮助，当他打电话下一步，我们将所有的准备和等候在公园里，所以当他去收钱，我们将虎视眈眈Jaswinder回来。如果她跟他不是我们会很快跟进，Jaswinder会回来和我们在一起，很快，“帕特里克说的话作为他的母亲本来，充满热情和希望，在这个希望是从哪里来的，只有上帝知道。

“是的，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陷阱，就像我们在战争Gerries”

乔治再次感到年轻，他觉得很有用。

“是的，我们会得到他这一次，”布朗尼加入进来，形成合唱，Amjit需要火他的肚子，她会做她有点像她一样乔治。“你真的确定吗？”Amjit看着他们的脸一个接一个。“记住我的话，它的公园，”帕特里克放在他的手在Amjit的肩膀，“听我的朋友，Jaswinder会回家，她就可以看到我的女儿，一切都会好的。”

Amjit弱笑了笑，淡淡的，暗淡的火花回到了他的眼睛。“但是，我们怎么办？”问布朗尼。

“首先，你和乔治去告诉大家要准备好，大家可以在公园由明早9点。你们两个知道的布局，使他们交谈所有，大家躲起来，然后如果我们看到Jaswinder我们都会跳到他如果对自己那么我们将遵循“帕特里克响起兴奋，他Jaswinder将是免费的，Jaswinder将免费。”

所以，乔治和布朗尼从家店走到那家店，弹簧在他们一步，希望在他们的心中。Jaswinder将是免费的，Jaswinder将是免费的，他们现在的主动权。吉米来到Amjit的店，他低着头，他不想看Amjit或帕特里克的眼睛。

“乔治和布朗尼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只有它不是一个好消息，你看，我知道这马丁，”吉米看着他们的眼睛一秒钟。“什么，而是如何，说：”帕特里克无法理解。

“他是我的儿子丹尼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毒品使用者和推，我告诉他，如果他走近我的儿子，我会杀了他，”吉米盯着他的脚。

“这不是你的错，吉米，”Amjit说的话，但在他的心脏，他觉得讨厌。

“他不会给Jaswinder任何药物，如果这是你在想什么，他太小气，要做到这一点，他总是在攒够，一个天生的失败者，”

继续吉米仿佛读Amjit的头脑。“但是丹尼可能知道他住在哪里”帕

特里克说。

“他在以色列，记住，我给他发了有这么这个马丁不会有对他没有任何影响，解释说

：“吉米还在寻找他的脚下。“嗯他打电话，手机的出现，”帕特里克通过电话吉米。

所以吉米梯级以色列，意第绪语讲话，他要求发言，他的儿子，只有他不在那里，吉

米慢慢地放下了听筒。“他走了这个女孩，他会见了露营，他不会回来了一个星期，我

告诉他们，让他尽快打电话，他回来了，”吉米不紧不慢地说，他觉得很内疚，儿子的

罪参观了父亲。“你尽力了，你会在那里，明天当我们春天的陷阱是不是？”问Amjit略

了潮流。

“当然，我只是很遗憾，这一切，”吉米开始离开，仍然在寻找他的脚下。

在他之后帕特里克喊道，“这仅仅是我们三个人之间，马丁是一个邪恶的混蛋，他知道

自己的儿子不计。”“是的，当然，你说什么，”吉米带着沉重的心脏喃喃自语。“我们在

晚上玩多米诺骨牌，如果你不是很忙呢一起走，”Amjit冒险。

吉米转身的眼睛看着Amjit，“谢谢，我很乐意。”当吉米离开了商店帕特里克说话，“你让

我吃惊的时候。”“有太多的痛苦不已，为什么还要让他受苦呢？”Amjit耸了耸肩。

傍晚抵达巴里，用自来水向左和抽头的权利，Amjit有咖啡，咖喱角准备

。“对不起，我不转了一次，只有我有机会去看足球，所以我跟着去比赛，”巴里

解释道。

Patrick和Amjit摇摇头，没有他们在同一场比赛中失去了马丁在人群中。

“我几乎没有做它虽然，一些普拉特跑右转入我，他给我发了飞行。在粗呢大衣，这是一个普惠，脸上红得像他的头发，他真的跑得快，”巴里继续。

帕特里克呻吟，看着Amjit到天花板，叹了口气，这比被取笑更糟糕。吉米过来参加比赛。

“这是巴里，他是我们的教练多米诺骨牌，说：”帕特里克示意巴里。

“你好，和你是谁？”巴里笑了笑，对吉米的脚步声转弯。

“我是吉米，从jewlers，说：”吉米伸出了手。他把他的手下巴里都没有把握住，这也才注意到他的白色粘靠在柜台上。

“你可以把镜子在现在的位置，对我来说多一点向右这个时候，”巴里问。

“当然，”所以帕特里克把镜子中的位置，所以巴里能欺骗。“它的唯一途径，我可以得到一个公平的游戏，”巴里解释道，转向吉米。

“呃，是的，”吉米喃喃自语。

“我们会取胜，否则，”帕特里克解释说。

巴里开始笑，帕特里克和Amjit加入进来，吉米认为他们一直在喝酒，但他发现自己笑得太多。

“我很乐意看到你的脸，你一定以为我们是疯狂的，”巴里笑道。

吉米笑着甚至更多，他的内疚马丁很快被取消。所以这四个出场的多米诺骨牌。很奇怪，一个简单的游戏如何顾不得那么多的快乐，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返回了不纯真

关心世界。Amjit发现自己哭了，不是悲伤，Jaswinder会发现明天所以他的眼泪不是为悲伤。吉米流下了眼泪太救济的泪水，Amjit已经原谅了他，带着一脸超过Amjit已经原谅了他的多米诺骨牌。宽恕是这样一种解脱，他们可以自由是孩子，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多米诺骨牌。帕特里克能感觉到救济，他想说些什么，但也说不出的话，他知道他的母亲必须祈祷着。

他的母亲祈祷着，她有圣人的书拿出来在她的面前。一个接一个，她问他们做他们的位，他们一个个被招募到她的事业，一个个被说的祈祷，他们一个个受人指使，他们一个个被鼓励寻找Jaswinder。所有的时间她母亲特蕾莎在她面前的照片，从母亲到母亲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掉了，她宣布她的信仰，她宣布她的希望。现在是拨乱反正的时候，现在被驱逐夜晚的时候，现在是打开大门的时候，现在是证明了她的权利的时候，现在是要确定过错正确的时间，现在是为孩子是免费的，现在是她问的时候，她恳求跪着，只是设置Jaswinder免费。

第二天早晨来了，明亮的蓝色，只是淡淡的乌云在地平线上，但黑暗中总有一线光明，今天上午，他们确信这一点。Amjit很紧张，他在柜台前来回踱步。

“你能肯定这将是奥图尔公园吗？”Amjit听起来像一个孩子寻求将圣诞老人真的来了。

“相信我，我的母亲说，她确信这将会是公园时，我告诉她这个消息，”帕特里克试图听起来像一个父亲对儿子。“你确定吗？”Amjit再次响起像想证明圣诞老人真的会来了一个孩子。

“是的，我敢肯定，”和帕特里克。

但还是Amjit节奏，他弯曲，他就像一个游泳运动员在等待发令枪响，像跳水等待跳下高台。他们会交换笑容，帕特里克一定，Amjit略有害怕，害怕他的孩子的缘故。帕特里克就像一个家长通过孩子的坐在床上，只是直到它睡觉的时候，那么鬼不能得到孩子。电话铃响了，Amjit跃上了它，只有帕特里克手clamp了它。“只是打马虎眼，记住你不知道它的将是公园，只是打马虎眼，说：“帕特里克然后拉着他的手关了手机。“你好，”Amjit强迫自己呼吸慢。“这是我的，我觉得你可以买得起了。”“多少？”

“£3000，那是多少。”Amjit口型图帕特里克

。“好多啊。”

“你wogs把你的孩子的价格，是不是她值得吗？”“当然她，等等。”“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5000。”

Amjit闭上了眼睛，咬着嘴唇，他叹了口气。“好吧，好吧，

只要给我回我的孩子。”

“交付给奥图尔公园，过Hemford方式。把它放在秋千附近的垃圾桶，”马丁下令。“那是哪里？”

“你有一个A到Z，使用它，或者你不想你的女儿回来了？”Amjit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不想争辩，他只是想他的小女孩回来。“你还在吗？”“是的，我只是觉得不舒服。

”

“只要有钱有到下午1时。”“好。”

“记住没有警察。”“我能和我的女儿说话吗？”

“NO，她睡着了，她昨天穿着她在公园”。“当我把她找回来？”

“当我看到钱，你会看到你的女儿。”电话不通，慢慢Amjit更换接收器。  
。“好？”问帕特里克。

“这是公园好吗，他希望œ5000这个时候，他告诉我在波动把它留在了垃圾桶。帕特里克，我害怕。”

“然后，我们将让他和Jaswinder！”帕特里克吹响胜利。“这只是感觉不对帕特里克，也许我们应该让他有没有钱，”Amjit是不确定的，。

“我们相信水湿一个男人谁偷一个孩子，吉米告诉我们什么他喜欢，我们必须去，”帕特里克希望他能多说了，但他不能。

迈克尔进来一个大信封，他递给了Amjit。“我们有一个募资，所以他们会在没有延迟，有成千上万在那里，只是给他他所需要的东西。我得走了，提醒大家，这是公园是不是？”

“是的，谢谢。”Amjit发软，虚弱和自卑。“你去告诉Balbinder，然后我开车送你到落客点，”帕特里克说。

Balbinder拥抱她的丈夫，Amjit的父母说，他们的祈祷与他，不浪费任何更多的时间Amjit离开了商店。Jaswinder将是安全的那天之前。

在公园的每个人都已经在位置时，所有的出入口已经盖好，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得

位置，没有什么可能出错。珀西把车停他的灵车在公园的一个教堂后面，它曾经是英国圣公会，现在中部地区的东正教教堂采取了过来。停在教堂外灵车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所以珀西交换无线电三上解决回等待马丁的迹象。

弗兰克决定，他会得到来自本地洗衣店公园的景色，所以带来了干净的衣服和他的袋子，然后他洗了洗他们洗了洗他们。他从那里他坐，他就不会错过任何事情公园一览无遗。

几门了从洗衣店的道路是一个车库和停车场，吉米决定他会在那里等候。他刚走到服务员说他会使用汽车所有早上再洗掉，然后他在柜台上说，他自己的车卖给一个很挑剔的人掌掴œ50。与之伴随的不关心她正忙着看书爱尔兰历史为她学位课程，他可以在里面洗澡对所有关心她，她只是想要一些和平读她的历史书。所以吉米坐在洗车，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

安妮和玛丽从店里的衣服也处于从交易安妮和贝蒂在公园，他们四人已决定，他们会四处走动，并且毗邻公园路周围，偶尔他们会停下来交谈的如果他们会bump到每个other.They还决定，服装的改变将有助于掩饰身份，所以安妮和玛丽穿着最新可逆的大衣，公园两圈一对会躲到一些对冲后扭转他们的大衣。要休闲的观众，他们现在两个不同的人，对于贝蒂和安妮他们也一起带来了他们的一些道具，它们遵循同样的程序，园区的几圈，然后潜入草丛里换衣服。这本来是有趣，如果它是一个第一夜

一场闹剧，但是这是没有的闹剧，这是非常认真的。

乔治和布朗尼是相同的长椅上和以前一样，再次布朗尼每当孩子出现在地平线上窒息乔治亲吻，以防万一它是Jaswinder，她很抓距离之内，所以布朗尼不喜欢冒险，她闷死乔治在亲吻。贝蒂和安妮当他们看到布朗尼如何结束反应笑了笑，但他们做他们的位。迈克尔已经提前过来了，叫嚣了喇叭的信号，这是公园，准备采取行动。大席德坚持认为他应该在那里，只有他找不到任何地方躲，他只是太大，太大了一半。所以希德采取了绝望的一步，他在粪便一堆这是将被分布在花草树木中，当工人得到周围隐藏它。

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了几个小时，他们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看着Amjit走进公园，放在一个信封中的废物箱由波动。Amjit走向帕特里克车，布朗尼眨了眨眼，因为他过去的。一旦在帕特里克的的车，他蹲了下来，所以他会看不出来，因为帕特里克 - 他曾在帽子，正在读报纸，他大声过，没有人会怀疑有人弄出这么大的噪音收音机，以及那帕特里克的理论呢。

女孩走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像一个玩具熊，一步两步花园，并让绑匪提防。从早上现在已经纠集了部队的一个灰色的云，灰色现在已经变成黑色，天开始下雨，一场风暴即将爆发。珀西屏住了呼吸的粗呢大衣一个人走过来，它必须是绑架者，它必须是，不管是谁，他在吹口哨，他很高兴。

女孩们看准的人，那一定是他，他们恨他，就抽搐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如果只是自己的指甲是弹簧刀。恨的波纹去了她们的子宫，这是肯定的私生子。

“这就是他，”布朗尼低声说。

“快给我一根香蕉，”乔治催促。

“你不件事我应该吻你，”Bronie问她递给乔治香蕉。

“不，好了，就等着他靠拢，我想我们有机会出现在昨天一样，”乔治拉开他的香蕉。

在他们身后，从另一个方向一个流浪汉，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正沿着路径惊人的，有一个dossers'庇护公园的另一边，他在回家的路上。乔治在他的第二个香蕉布朗尼时看到了流浪汉。

“哦，不，该流浪汉看在垃圾箱，”布朗尼闭上了眼睛。“他不会看在所有的人，他们永远不会做，”乔治安慰。“我们要提醒他，或者我们应该给他钱，”Browmie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会只在我们发誓，做相反的，”乔治把他的牙齿掉一些香蕉已落下了他的高级设置stook。

他在垃圾箱浏览继续流浪汉，他走过去乔治和布朗尼，他踉踉跄跄地走到一个bin，但决定忽略它。“看，我告诉你，他会不会看在他们所有，”乔治说，他把他的牙齿回去。

雷声隆隆声回荡在公园，流浪汉匆匆上，他直奔由波动垃圾桶。乔治闭上了眼睛，闪电般的闪光silouetted流浪汉把一个信封放在口袋里。流浪汉离开路径，走到草地上，快捷方式到DOSS房子。

马丁已经确保没有人发现他，他一直假装做仰卧起坐，拉在其身边跟着公园的路径健身路径窗口。现在，随着雷霆的第二次闪光，他决定

他不想被淋湿，他只想他的钱。于是，他开始冲刺，像一只兔子跳出陷阱，直接由波动垃圾桶。雷霆马丁的声音清空垃圾桶，他握了握，他踢了它，他把它捡起来扔进了灌木丛。没有钱，他就被人骗了，他跑回他会来的方式。夹在闪电的终点线兔子，雨下来，雨就下来了。乔治和布朗尼闭上了眼睛，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那都是他们的错。

“快让板凳上挥动你的围巾，”乔治催促。乔治扶着支持布朗尼脱下头巾，挥舞它值这么个价。

“抓住他，抓住他，”布朗尼大叫。

大希德从他的沉睡中醒来，粪便的重量使他睡着了，就像科学怪人上升他布朗尼指着的方向隆隆。他bumpt成破坏者拉sapplings下来，谁愿意缠着亨利垃圾一样破坏者，孩子晕倒休克。大希德跑了他也值得，粪便脱落了他，雷声在呼啸，电闪，大席德已经从死里复活，帮助抓捕绑匪。

安妮和贝蒂举起自己的裙子来运行，打扮成修女，他们跑到公园的后面，乔治和布朗尼走到街边，又布朗尼挥舞头巾，抓住绑匪，抓住绑匪。

珀西开始了他的灵车，他等待着马丁出人头地，他不想给游戏了，他开始拉了出来。携带重百袋水泥到达的货车，它挡住了他的路，什么珀西不知道的是，东正教教堂已经离开了，现在使用了前圣公会作为一个建设者的院子里。贝蒂和安妮

出现在他们的黑色丝袜与她们的裙子往上提起，珀西指着女孩马丁后急忙跑开指日可待。

女孩们可以看到他得到了一辆汽车，开走，雨真的很沉重，他们的服装进行加权下来。“快速通过再次公园，他有去的主要道路，”安妮喊道。

同样，女孩虚线虽然公园，修女显示他们跑他们的内裤。破坏者已经通过，现在醒来的时候，他笑了它比梦境更美好，在黑色丝袜两个修女向他跑去。当他笑了，他伸手去触摸，只有安妮没有任何这一点，所以她很难踢他的坚果，所以没有贝蒂。Jaswinder的生命危在旦夕，所以他们给了色狼他应得的微笑。

弗兰克曾见过布朗尼挥舞着她的围巾，让他冲出洗衣店，他的车钥匙在准备好了，有一个车一个人在里面，他身穿粗呢大衣加速通过。

“你忘了你的牛仔裤先生，”一位老太太说的手臂抓住他，她不会放过。

安妮和贝蒂跑过来了朝洗车公园，吉米推开乘客门，使他们能跳，他把点火。只有车子就无法启动，整个上午都在洗车已经淹没发动机，Jimmy发誓，这两个修女发誓。

Amjit和帕特里克正要离开停车场时，第一个十个修补匠大篷车抵达，奥图尔公园就像第二个家给他们，他们感到安全有。Amjit诅咒，帕特里克低声骂道，他知道这是不智爆冷个补锅匠。所以它留给岁的迈克尔跟随，他已经有一个培根三明治和茶才回到了他的出租车杯：当他看到贝蒂和安妮作为穿着顽皮修女，他会跟着脏黄色Datson与粗呢涂

男人，在绑匪。

雷声咆哮，吼，吼道，狮子逃出马戏团。电闪，闪现，再次闪现，就像从魔鬼的车间火花。但天气没有什么比马丁的愤怒，他一直在欺骗，他很生气，他必须报仇。驾驶的一生让迈克尔跟上，生嗔保持马丁领先。雨下来，雨就下来了。一车一出一条车道的，没有指标，什么都没有，平时不良驾驶，达特桑急转避开它只是直奔一辆货车，货车急转过，只有上帝或运气防止碰撞。货车在坑洼呕吐兑Datson水喷泉去的时候，Datson急转的其他方式，刮擦一辆停着的冰淇淋车。迈克尔是紧随其后，他刹车，他突然转向，他打滑，他停止了冰淇淋车身后只有几英寸，以备用。迈克尔赶紧搬到再次关闭，雨已经洗，现在从Datson的污垢，号牌是清楚的。如果只有他能读它，珀西说他有朋友谁可以跟踪它him.Up提前Datson有另外的死里逃生，具有dustcart这个时候，迈克尔努力超越一辆公交车，最终他做到了。他已经失去了Datson，他会坚持到主路，那是什么了未来，这是Datson。迈克尔剪短和wheaved，剪短并wheaved直到他是正确的后面，所以他至少可以得到注册。一组交通灯的上涨领先，只要他们会变成红色，他们做到了。但Datson射穿他们，迈克尔不得不等待，直到他们改变了，他花了三分钟又赶上。迈克尔封闭，他现在可以读取的登记。迈克尔随后发现，该男子没有穿粗呢大衣，其实他身穿衣领和领带，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项圈。这是一个牧师。迈克尔诅咒就像他在军队会诅咒，只有隆隆的雷声淹没了他的诅咒，在

牧师可以提前唇读，虽然。于是，他给了迈克尔一个严峻的目光，于是迈克尔给他的两个手指。改变交通灯，迈克尔转危为安和停放。“妈的，该死，该死，”迈克尔发誓。

在执勤一个警察走了过来，迈克尔的出租车进行调查。“有什么事吗，先生？”

“不，我的飞镖队，我们输了，”骗迈克尔指着这是关掉了收音机。

“如果这就是我会回来指挥交通，但在这样的下雨天小心驾驶”的PC敬了个礼，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在路中间。

回到街上每个人都在马克的咖啡厅聚集了，他们坐在弯腰驼背他们的茶，搅拌和搅拌，仿佛茶能成为Oracle，仿佛在看茶Jaswinder的命运会透露，事情看起来暗淡。没有人敢看其他的脸，他们都感到很内疚，每次觉得它是单独的他们的过错和他们的错，Jaswinder是不是免费的，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绑架。所以，他们都坐在弯腰驼背他们的茶都希望和祈祷，茶叶就会变成一个Oracle和揭示Jaswinder的下落。

帕特里克首先发言，虽然他的声音听起来般的笑声在葬礼上大家都想做的事在他们的茶盯，因为他们stired和stired和stired。

“这是所有计划，并仍然是混蛋逃走了，说：”帕特里克结束了他的第三道茶，希望它会洗去不好的味道在嘴里。阿娇来了一个给帕特里克笔芯，她抚摸着他的头发，希望能安慰他。

“他没有得到他的钱，”添加Amjit从他的茶往上看，他

咬着嘴唇，

阿娇挤进他的肩膀，她给他倒了另一茶，这是所有她能做些什么，而更可能她做的，如果有更多她会做到这一点。“我应该意识到我的车就熄火，在洗车时，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是一个傻瓜，它都是我的错，”吉米拍着他在想他的儿子在这一切所扮演的角色表，儿子的罪已经参观了父亲。

“它是我们的错，我们是愚蠢的把自己装扮成修女，它是我们的错，”安妮开始了。

“我们应该有更清楚，”贝蒂说勉强能忍住眼泪。

“这太可怕了，教会已经改作年前，这是一个建设者的院子里，没有教堂，我可以把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它是我的错，”珀西叹了口气，stired他的茶。

“我们应该停止流浪汉，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给他几个先令，或搭讪他，但我们没有，所以他到了垃圾桶第一，它是我们的错，”乔治说。

“他看上去生气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他的钱，”布朗尼补充。Amjit觉得一哆嗦走下来他的脊椎，他看了有关放心，他像一个受惊的孩子。

“下一次，他打电话给你得告诉他，任何人都可以把它拿走了，”希德说。

“我得说实话，我们设下的陷阱，”Amjit不紧不慢地说。大家面面相觑，被Amjit暗示叛逆，还是什么？这是留给帕特里克小心再小心，“你认为这是聪明？”“我们必须为Jaswinder的缘故，”Amjit stired他的茶，无数次。

“只是，只是说你等着，希望能赶上Jaswinder一瞥，

不要告诉他我们的休息，”劝大席德。‘是的，这是正确的，如果你一定要说真话然后告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经济的真相，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说，’说帕特里克努力听起来他的最有说服力的。

“他是对的，是经济与真理法官说，”珀西现在是听起来更像他的老自己。

“我不知道，” Amjit看着他们的脸一个接一个，他觉得自己像个小学生谁去TWIT他的好朋友，但他不得不，不是吗？“做你认为最好的，我们都会支持你，”大希德听起来像一个父亲。

Amjit闭上了眼睛，一饮而尽，“谢谢，谢谢大家。”“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洗澡了，希德，这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伪装，但现在去把它洗掉，说：“帕特里克希望能够减轻每个人的情绪。

“好了，我要走了，我知道，当我不希望如此，”点头Amjit希德离开网吧。

阿娇喷空气FRESHNER在他之后，大家都笑了，但他们仍然stired他们的茶。

他们都保持他们在那里，没有人愿意做出的举动，它会像从坟墓去开了个派对冲过来了，所以他们stired他们的茶和咨询甲骨文希望的答案，只要：这不是什么T中的一个，他们最害怕的。迈克尔的出租车的chugg可闻，然后用一个吐然后又听到迈克尔开网吧门口。

“对不起，我被推延，解释说：“他清了清嗓子，在他的handkerchief吐口水。

“在这里得到这样下来你，”马克移交迈克尔说热气腾腾的一杯茶。

“啊，那是更好的，有几件事你必须振作起来一点吗？”马克柜台下达成的，并把一些C alvadose在迈克尔的茶。“谢谢你，我的胸部是所有这种潮湿和雨水打了起来，”迈克尔又在他的手帕吐口水。

“我们没有任何运气，”珀西解释。

“我做了，我也跟着他的车，”迈克尔有他强化茶叶另一振兴振前说。“太好了！”

喊帕特里克。

每个人脸上都闪烁着希望，每个人都停止搅动自己的茶，仿佛用电激增已通过他们走了，把他们全部注意力。

迈克尔放下他的茶，“我几乎有他，他像一个疯子驾驶，这是很难，但我设法跟上。他的车是如此的肮脏，但什么与所有的雨这是因为，如果它是在一个洗车场“吉米闭上了眼睛，迈克尔接着说，“我试图读取车牌号为雨从它洗的污垢，只有当他几乎要撞到我被分心，我几乎走进了自己的东西。反正我失去了他，但我留在了主干道希望能赶上。我想我赶上了，当我看到一个黄色的达特桑未来，只有这不是他，这是一个牧师。”“至少你试过了，只要我们能得到的号牌，那么我们就会有他，我有朋友，”珀西叹了口气。

“但我们水湿去报警，”Amjit不明白。“只要相信我，如果我们拿到号牌，然后我们可以追踪他，警方会什么都没有做，我有朋友，”珀西摸了摸鼻子。

“我只是希望他不是生气了钱，”Amjit看上去就像一个孩子问他的妈妈将他的父亲打他的顽皮。“一切都会好起来，卡盘，说：”给布朗尼一个Amjit拥抱。

当马丁回到家，他被发烟，他是湿的，他的车被破坏，他已经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她在哪？”抢购马丁。

“在卧室里，回答说：“苏，她被吓坏了。”

马丁冲进卧室拉着他的湿上衣脱了，Jaswinder被打，跳弹簧床。

“你看起来像Yorzal Gumidge，”她咯咯地笑起来。

马丁说通过拍打着她的脸，“你爸爸不爱你，他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钱，你爸爸不爱你。”

他又掴Jaswinder，苏急忙介入，来放置她的脂肪，马丁和Jaswinder间她已怀孕的身躯

。“你杀了她，你会杀了她，留下她独自一人，”苏尖叫。苏腹背受敌代替，Jaswinder躲

在床底下，她能看到的是马丁和Sue的挣扎脚。一会儿马丁停了下来，他只是伸手丸一

小撮后，毒品，他会休息，然后他会计划他的报复。苏抓住Jaswinder和橱柜的危害方式

塞住了，至于马丁，他躺在床上和梦想。

几个小时后，马丁有一个计划形成的，他就会有他的报复，他会做Amjit工资。抓住他提出起诉给他钥匙的柜子菜刀，苏知道她无法阻止他，她的嘴唇已经裂开，她闭上了眼睛，只要它很快就结束了。“我会告诉他们，我还是会拿钱呢！”马丁在微笑。当他打开有凸起的苏刀橱柜晕倒了，现在至少她不会是一个见证，只有马丁是罪魁祸首。

大希德都回家来洗澡，然后洗澡，然后又洗澡，然后又淋浴。一堆粪便的下花了几个小时离开了他臭，大希德擦洗擦洗，直到他的皮肤是生吃。所有他认为Jaswinder，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想到了她

照片上他的屠夫的墙，他本以为会保留帕特里克的新女儿希拉的照片的空间。他认为，过去的，在他的肉店墙上的第一张照片所有这些年来，他看到婴儿长大，直到自己的孩子的照片是对他的墙，他甚至对他的墙一个孙女。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天真，很平静。现在只有一个这些照片，那些有血有肉的一张照片有危险，他的印度公主有危险。这是他的错，这都是他的错，只要他没有睡着一堆粪便的下下降。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认为过去的一切，他喝了在他的店里他的“女孩”，他们对他的墙女儿和儿子的照片笑。但未来是什么？大希德再次打开热水龙头，他觉得那么冷。未来会如何，未来的东西。水在流到地板上的声音从他的思想和恐惧惊醒大希德。

但至少小希拉是好的，马修守着她，加文双胞胎守着她，她是安全的，她有未来，有在墙壁上的她的照片的空间。希德穿好衣服，至少她怎么样了，至少小无辜希拉是确定的。希德很担心他刚刚去拜访，这是对时间，他看到小宝宝希拉，驱动会对他有什么好处。坐在家，他觉得像一头牛等着轮到他在屠宰场，是的，他会去和支付墨菲夫人的访问，他会看到新宝宝，新的希望。它会带他心中关闭Jaswinder，它会帮助他停止感到内疚，在选定的时间入睡。

大希德叹了口气，他有窗口降权，空气清新，感觉这么好，一个很好的驱动器看到一个新的婴儿。完美的结束了一天，Jaswinder将是确定，明天是新的一天。今晚他会看到新的婴儿，他会连得照片关闭墨菲夫人穿上他的肉店墙上。大希德感觉更好，新的婴儿总是让他感到

好，即使是现在。希德可以看到Gavins'货车停在路上，所以停车外墨菲夫人的他离开了他的车，并越过有几句话，他去看了新的婴儿之前。

“你好小伙子，谢谢你站岗，”希德巨头吹响appologetic，仿佛在感谢他们做的东西，他们讨厌。“其确定希德，我们不介意它，我们至少可以做的，”卢克说。“你听说过今天的新闻？”问大希德。“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想知道约翰。

“我们都为他准备好，在奥图尔公园整个我们很多人，只是他没有Jaswinder跟他在一起，否则我们会抢走她的背部，以及这些钱是在一个垃圾桶里像他只问流浪汉走过来，抓住了它。乔治和布朗尼与内疚自杀，因为他们并没有停止的流浪汉，但它是我的错，以及，我睡着了，而等待绑匪。”

“不要责怪自己，希德，”马修感动Sid的肘部。“但它是我的错，”希德看着地面。

“她会没事不要着急，看光的走在墨菲夫人的卧室，她的勒索和贿赂的圣人为我们说话，”马克指出了Sid的肩膀。

墨菲女士开始了她的祈祷，如果她能同一时间，她将不得不保持两套珠在旅途中。

“好小伙子，你知道我在问什么，你知道诺维娜已经接近尾声，所以不要去让我失望，你听见了吗？加尔各答的圣德蕾莎修女加盟你们都在这一个，很好地说实话，她会带领你所有的，所以不要让我失望。万福玛利亚充满恩典的上帝与你同在.....”祈祷墨菲夫人。

“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穿着一件粗呢大衣，我们认为他有一个怀孕的女友也一样，我们不是积极的，但我们很肯定的，他

被认为与Jaswinder，您将看到怀孕的女孩，”希德解释。

“主听到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上帝保佑我们。马利亚如果你听为一体的母亲到另一个可你用你的体重，我知道你非常忙什么与世界的状态等等。我知道我在冲你，但你没有做自己的Caena同样的事，你们问他表现出了兴趣，”墨菲太太来到今晚的祈祷结束。

卢克加文抬头看路，他能听到脚步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朝墨菲夫人的房子来。该名男子身穿粗呢大衣，女人胖，非常胖，怀孕甚至。“因此，所有你知道的是，他穿着一件粗呢大衣，他有一个怀孕的女友，”马克·加文重复。

约翰·加文看了看什么卢克在看。

“是的，就是这样一个行李包被男子和一名孕妇，”重复希德。加文·马修旁边看着，什么是他的兄弟们看。

在粗呢大衣的人有他的夫人墨菲的门铃手，钟声敲响。仍然抱着婴儿希拉在她的手六月去开门，“我会回答它希拉，完成你们的祈祷，”六一喊上楼。

希德转身什么都在Gavins看，再次，门铃响了，“我来了。”六月表示。墨菲夫人祝福她自己，她的祈祷了一个晚上。“不，不，”希德尖叫。

该Gavins erupted像火山一样，这是绑架者，狼在门口。六月玩弄带婴儿希拉，她挣扎着解开前门所有的锁。

“不，不！”尖叫希德，现在谁是加文双胞胎后运行。墨菲女士显得很吃惊，这是希德的声音，她赶到

窗口。为什么在Gavins的朝房子跑去，她低下头，在她家门口，她看见一位粗呢涂人。

“六不开门，”尖叫墨菲夫人大眼睛充满恐惧，而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的孙子和6月进行。

墨菲夫人冲出她的卧室，在梳妆台前抢她去了。

“六不开门，六月不开门。马修，马修拯救我们，马修，马修，拯救我们。六月不开门，

”尖叫墨菲夫人，她沿着着陆跑

加文双城比赛过马路，没有更多的四个福音，不，像Appocolipse四骑士，他们参加比赛

。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绑架者或婴儿希拉，全有或全无。

“六不开门！，马修，马修，马修！”尖叫墨菲夫人，她转身登陆的顶部，并在楼梯口站着

。

马修从他看电视惊醒，墨菲太太尖叫

，发生什么事了。

“马修六月保存，保存婴儿希拉，”墨菲太太尖叫。六月有链断门被打开已经墨菲太太立马下

楼。

马修来自后面跑，他不得不挽救六月和婴儿希拉，就像他在他不得不救宝宝教会了，他不得

得不救孩子。门开了更宽。

外Gavins仍然有码去，希德后他们跑，他能看到门打开，六月是她抱着婴儿希拉

门口。

“不，不！”尖叫希德他跑出更快，像他一样快散会放过他。

该Gavins充电，另一个步伐或两个，他们会潜水。

“马修，马修！”尖叫墨菲夫人，她就来到飞驰下楼的最后步骤，挤压她的念珠所有它的价值。六月看了看外面，恐怖她，她看见一个粗呢涂男人和一个胖女人，永远不是绑匪的粗呢大衣，并没有他有一个胖子，甚至pregnat女朋友。

门被打开还是更广泛，墨菲太太又尖叫起来，马修是正确的背后六月和婴儿希拉，但绑匪是右前方，并没有他在手里的东西有光泽。

六月尖叫起来，她抓住婴儿希拉接近她。墨菲夫人尖叫，马修咆哮着。马修达到从门抢六月了，墨菲太太正后方马修。“耶稣救我们！”尖叫墨菲太太。

大希德可以看到所有从他的店铺外墙掉落的照片，他看到一个粗呢涂男人的影子越过他的照片墙，来到下来的照片来到了下来希德大的家庭，来到了下他的生活。这一切都结束了。“不，不！”希德尖叫。

如雷希德的咆哮尖叫，加文双城一跃，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什么是闪烁在绑匪手中。“不，不！”尖叫投标希德。

大希德以为他就会有一个心脏发作，他的心脏在他的耳朵跳动，他可以听到扑通扑通他的心脏的扑腾。他能感觉到他的切肉刀的敲击在他的围裙口袋。“不！”尖叫大希德。

“耶稣！德兰修女！”尖叫墨菲太太。

墨菲太太在六肘，马修曾捧出来，因为他在六月和婴儿希拉升腾。该Gavins飞跃为一体，六月闭上了眼睛。大希德跃居到空气中，“不！”他整整18石是它背后的

他把他的菜刀。他能看见绑匪仍向前移动，东西拿在手里闪烁。通过空气光一道闪电Sid'd切割spung，手柄刀片，刀片拉手，手柄刀片，刀片拉手，手柄刀片。他的菜刀比跳水Gavins，比绑匪还快。刀柄，刀柄，刀片手柄，手柄粗呢大衣刀门。Sid的菜刀已经被他的大衣罩固定绑架门口。在第二个绑架者发现叶片上的分裂，他被扫到地上，四个Gavins在他的胸口。马修都来自房子的后面跑出来，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他会拿起六月扔她到前屋的沙发。墨菲太太拍出来的大门，实现跨越式的下跌绑匪。她在一只手念珠，在其他墨菲夫人借来的切肉刀一把抓住女子的喉咙。“来，老妓女，她在哪里，”她尖叫像一个女妖。SID隐约出现在正门要强调的一点。怀孕的女孩太震惊了发言，她无论如何也因为墨菲太太扼住她。该Gavins拉到绑架了，准备四马分尸他用自己的双手。希德伸手从门拉着他的菜刀，引擎盖摔在地上。该Gavins拉到绑架了，准备四马分尸他用自己的双手。希德伸手从门拉着他的菜刀，引擎盖摔在地上。该Gavins拉到绑架了，准备四马分尸他用自己的双手。希德伸手从门拉着他的菜刀，引擎盖摔在地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会问，她在哪里？”希德把他的菜刀马丁的喉咙。

马丁谈到，“我们从孩子们的神先生，我们正在寻找的信徒，我们只昨天从抵达美国

”“是的这就是正确的，”苏补充说。

希德看着地板，有一个卷起传单，在闪闪发光的银纸。而他们也有美国口音。

每个人都沉默了，六月凝视着前方的房间从背后马修。他一直像龙卷风，接她和她的设

置在上下

安全。

“所以，你真的是从美国，”六月走上前抱着她的婴儿。“是！”回答马丁。只有他不是马丁和它没有任何起诉。墨菲太太降低希德给她保护的切肉刀，希德降低了他的菜刀了。该Gavins放弃了男人，卢克递给他从他的粗呢外套罩。

“我们是很好的天主教徒，我们不希望Moonies在这个国家，我们做的，马修，马克，路加，约翰？”微笑墨菲女士展示她的念珠。“是的，我们都是天主教徒，”希德笑了。

“好，肯定的事先生，”那人说。

“对不起，我误解，你将有一杯茶？”墨菲太太试图将功补过。

该名男子看着她难以置信，一个疯女人用一串念珠和菜刀正在邀请他们喝茶，并在他们自己的丈夫和五个儿子疯狂都笑了。只有看着女儿神志清醒，杜安看着玛丽 - 贝斯，然后小心他说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有飞机要赶。”

所以杜安和玛丽 - 贝斯赶路去的时候，亚当斯一家挥手再见他们。

“我们对此深感抱歉，它是我的错，”希德说。

“在它的好了，来吧，我们还会有一些茶，”墨菲太太说，她把菜刀在衣帽架。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门，金属门有视孔起来之后，说：”卢克看到损坏Sid的菜刀做了门。

回到街上Amjit感觉低，帕特里克站在他身边，他知道的话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只是站在那里，微笑着每Amjit看着他的时间。巴里踱步走进来，他脸上的笑容如常，他怎么可能有快乐时，他也看不清楚。Amjit说，他没有

感觉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做巴里头脑。巴里没有，他可以告诉Amjit很不高兴，话从Amjit的嘴里爬他们没跳或跳跃或反弹，甚至走路，他们只是从Amjit的嘴里爬，并掉到地板上。Amjit说，他会得到咖啡，咖喱角，他就只是一分钟，帕特里克·巴里挤压的手臂，巴里点点头，任何人都可以告诉Amjit感觉低，你并不需要无线电耳朵。当Amjit回到巴里开始讲笑话瞎一样，他怎么总是用女士洗手间时，他想笑，听到他们的尖叫是如此有趣。他们抱怨，然后弯腰向后appologise当他们意识到他是路盲，他就用那招做了几个朋友。Amjit笑了，因为巴里走进细节，巴里，这是肯定的乐趣，他是那么充满生机，而他是个盲人，同时还年轻。巴里花了晚上休息讲故事，买衣服怎么玩呢，他总是要求人们告诉他，如果一个cerain颜色适合他等等。巴里爱赶保安出来太多，如果他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们会阻止他的车间吊装，他会说这不是他的错，他无法很好地看到他的手推车一切或任何与此有关的，可能他。巴里笑了很多，他告诉那一个，他不得不用娱乐为自己没他。他无法观看世界的可能，他，他不能看着叶秋变色，终于落下去。人们并没有停止，在总线聊天与盲人停止，所有的时间是很孤独感在黑暗中，所以他不得不用技巧来让人们和他谈谈。如果只有人懒得去思考，然后他们会跟他谈，其他盲人。虽然有些人假装他们是盲目的，隐藏在火车上报纸后面，避免眼睛接触：但如果他们没有选择，如果他们永远在报纸后面躲，然后他们会改变，那么他们会说几句话。但巴里不苦，他已经有视力一次，那是

比是从一开始就盲目更好。Amjit挤压巴里的手臂，巴里是如此勇敢，他甚至不知道它。巴里讲了一个故事，最终回家前，他告诉朋友们如何短视曾表示，这个女孩是多么漂亮了。巴里只知道她通过她的香水，所以有一天，他故意撞了她，有人搭讪，所以现在的女孩是朋友的一种方式。他的朋友们称他为狡猾的混蛋，巴里只是笑笑，失明也有它的优势。所以，感觉他的手表上的时间巴里说晚安，再次走到帕特里克他回家。“谢谢你，作为一个朋友，我会告诉大家在街上每次他们看到你的时间和你说话，你就会有大量的在未来的朋友，我可以保证的，”帕特里克·巴里拍拍的肩膀。

“有一个缺点，如果我不喜欢别人我上无法看到他们未来或假装寻找其他方法，”巴里笑道。帕特里克上了路，巴里的笑声在他耳边响起，巴里提醒他母亲的帕特里克，她从来没有放弃，她从来没有屈服于任何事情，她吐在就像巴里面对困难，就像巴里。

上午来了，这是毛毛细雨，细雨可怕。

它得到了

无处不在，一切都是潮湿的，一切都太可怕了。它是那种一天的时候一看窗外会让你决定留在床上毯子听广播下藏了起来。但帕特里克不能这么做，他不得不继续他的守夜与Amjit，不管他想要多大的毛毯下隐藏。

肯走了进来，他领了对天气，他后面的孩子们的，因为，“该死的邮差帕特，英国广播公司有很多回答”。离开柜台上肯离开后，发誓他会掐死旁边的人叫他“邮差帕特”。Amjit忽略了后，他可以告诉它主要是票据，棕色的信封给了这一切，

大白色的总是垃圾邮件，大软垫信封，这是另一回事。但Amjit是不感兴趣的邮件，他不感兴趣的东西。第一百次那天早上他问帕特里克同样的问题。

“你觉得Jaswinder没关系，你认为这将是足够的说，我等着看我能赶上Jaswinder的一瞥，或者我应该告诉他我们设下的陷阱？”

Amjit是半希望把责任，推卸责任，但他知道这是一切都取决于他，他是独自一人，虽然大家都在街上是在他的身边，他还是独自一人。

乔治和布朗尼进来，他们不得不尽自己的一点，他们必须和他在一起，即使他们白发苍苍，他们提供他们的肩膀可以依靠。Balbinder出来交流了几句，她觉得笼，在走投无路，只有她安慰祈祷笼子。作为布朗尼拥抱Balbinder Amjit甩在后，他决定开大软垫信封。把他的手里面，他觉得不对劲，软而长，他把它从信封中，他的眼睛仍然在Balbinder。Amjit从信封拉东西，Balbinder她丈夫抬头看了看，她看到了在他的手。龙与黑色搭配上年底粉红丝带，Balbinder张开嘴尖叫，她从布朗尼的怀抱打破。Amjit看着他手里拿着，脑子里没有登记是什么起初，Balbinder的尖叫的震撼打他，他知道他抱着。一个Jaswinder的辫子的那个Balbinder 27:29，粉红丝带是Jaswinder的喜爱。Amjit下降小辫子，Balbinder连连尖叫。Amjit现在尖叫过，布朗尼转身，她看着柜台。她可以看到一个带有粉红丝带猪尾还连着，这是Jaswinder的小辫子。布朗尼隐隐感觉到，乔治只好稳住她。老Amjit先生跑 这是Jaswinder的小辫子。布朗尼隐隐感觉到，乔治只好稳住她。老Amjit先生跑 这是Jaswinder的小辫子。布朗尼隐隐感觉到，乔治只好稳住她。老Amjit先生跑

从背部，他的拐杖提出罢工，Amjit老太太在他身后。Amjit的父母看到了丝带，他们尖叫了。每个人都尖叫起来。帕特里克抓住小辫子，把它放回信封，Balbinder抢走信封帕特里克回来。拿着它接近她Balbinder退到了后面的房间，眼泪她的脸上流了下来。帕特里克抓起一瓶尊尼获加和拉顶掉，他Amjit喝下去，然后乔治和布朗尼，最后他喝了一口自己，使前他们都再喝。“耶稣，他一定是真的生气了，说：“帕特里克低声说。“我必须告诉他一切，” Amjit通过他流着泪说。“做任何你认为最好的，我们都支持你。”乔治说。在他们之间，他们完成了威士忌的瓶子，

“事出突然，没有任何警告，Balbinder并没有看到它，我的父母不应该有过这样的震撼，” Amjit仍然斜靠在柜台来稳定他吵得神经。

“我的兄弟在战争中死去，你想到的是，但这种”布朗尼摇摇头，叹了口气。

“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抢走她回来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时间在公园里，”乔治说，擤了擤鼻子。“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有这个马丁，如果他伤害Jaswinder我会杀了他，” Amjit吐出来的话。

他们等待的电话响个小时，但它没有，唯一的噪音Balbinder，呻吟声和哭声和祈祷之际，她接近她的心脏举行Jaswinder的小辫子。马丁已超过了前一天晚上，但不杀第一个出生的，不要让宝宝希拉，刚刚发布一个包。他甚至没有发出消息的包，他没有必要的，独立的小辫子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他

不会响的那一天或者，他会想办法让他们汗流浹背，但他让他们做更多的事，多得多了，他会送他们到地狱。

乔治和布朗尼离开了，雨也歌厅糟糕的是，绑匪不会响的那一天，他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他们会得到他们的呼吸back.So过马路要告诉大希德坏消息，噩耗。考虑到他的冰柜，以防万一顾客走了进来，布朗尼告诉他。

“Amjit收到了包裹在不久前，它有Jaswinder在其中的小辫子，这个混蛋把她的小辫子了，”她说。

“不！”尖叫希德敲打牛肉面了拳头。他的脑子游，过去一周的所有的痛苦，他就睡着了，而等待，然后误报昨晚，一切都太多了。火山内部不得不erupt。

“你认为它很有趣，我浑身狗屎，而你笑我，而你伤害Jaswinder，混蛋，”希德是出于他的头脑，他扑来直布朗尼的。

只有那不是她，而是在他的深冻猪的笑脸，希德扼杀了微笑face.It是绑架者，他被扼杀，在粗呢包被绑架者，小偷，引逗，孩子的绑架者。开裂的骨头的声音从他的怒气爆发希德，鲜血从他的手指来了，他破解了猪的颅骨，并且将自己的手。乔治·希德了一个胳膊，把他从冰柜，布朗尼依然震惊紧随其后。

“对不起，它只是我觉得很生气，很生气，却又如此的无奈，就像一个新生儿的婴儿，”希德喃喃自语。

布朗尼包裹着她的手帕希德周围的流血的手指，希德让她这样做只是作为一个孩子让他的妈妈亲吻他的伤口更好。布朗尼抚摸他的脸，笑了。

“好了比，但没有更多的爆发，对Jaswinder的缘故，所有的右夹，”布朗尼弱笑了

。

“没有更多的爆发，我很抱歉，”希德低头看着他的脚，他就像一个孩子谁刚刚尿床

。

乔治和布朗尼离开SID来他的伤口护士，所有他的伤口，而他们冒着外面的天气，他们会回家，并有一定的热可可了自己。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哭，一个真正的好哭。

在网吧放下电话响了道路，这是墨菲夫人。阿娇听了，写下的请求，然后摇摇头，她放下电话，转身标记她的丈夫之前。“这是墨菲太太，她说我们可以准备自助餐，有点花哨的蛋糕太大，婴儿希拉的被受洗后天。”“但是，不，她知道Amjit的包裹？我的意思是这是所有正确的时间？”马克无法理解。

“她只是说诺维娜永远不会失败，永远不会，”阿娇的声音嘶哑。“我只是希望她是对的，在她家的误报已经够糟糕了，然后包裹今天上午，无论是她完全疯了”，“她有一个母亲的希望，没有投降，从来没有，”有一个撕裂阿娇的眼睛。

马克拥抱了她，他知道他的妻子很害怕，所以是他，所以是大家，只有墨菲夫人毫无惧色。

“我们最好再破裂，这将让我们占用，雨反正使得大多数人，”马克指着外面，雨真的下来了，所以网吧冷清。

那天晚上，巴里再次来到了多米诺骨牌，但同样Amjit没有感到不适应，所以巴里刚刚讲过。他的笑话和故事和谈话就像一个母亲的声音唱歌节奏中，平静婴儿。声音，接触，连接似乎都

形成lifelife，它下沉悲伤的海底防止Amjit。而在谈到巴里，直到咖啡，咖喱角都走了，然后感觉时间巴里回家了，帕特里克和他一起走。“谢谢巴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很好，但，”帕特里克开始。

“这没关系，它必须是真实的东西不好，我会想他今晚之前，我去睡觉了，”巴里笑了笑。

“谢谢你，也只是感谢，”帕特里克喃喃自语。

“那就是朋友了，看你的”百里挥手告别，然后用自来水的左侧和一个水龙头，他已经走了的权利。

当帕特里克回到家他的新空房子的电话响了，是他的母亲。

“我希望你有一个干净的衬衫为后天之本，”墨菲太太开始。

“为什么，为什么？”帕特里克弄不明白，他实在太累了，所以很累。

“为了宝宝希拉，”墨菲太太说，好像她的儿子是一个egypt。“为希拉衬衫？”帕特里克一脸疑惑。

“希拉的存在命名为后天，只要确保你有一个干净的衬衫，你可以把你的西装上也一样，”墨菲太太解释。

“但它水湿等待，我的意思是，”帕特里克开始。

“我们不是电棒，或版税，你受洗2天你出生后，如果有的话，我们已经离开它有点晚婴儿希拉，只是确保你有一个干净的衬衫，”墨菲太太不有任何借口。

“但你不得昨天晚上在你的房子，并包裹Amjit今天上午得到了什么，洗礼可以等待？”

“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找到一个干净的衬衫自己，”墨菲太太挂断了电话。

帕特里克摇了摇头，他需要喝一杯，有留在他得的是冰箱里即可。

墨菲太太上楼睡觉，她只希望有一个快速的祈祷之前，她就睡着了。

“好小伙子，你听我的，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所以最好是。至于你们安东尼称自己是圣人，狗的屁股更是一个圣人不是你看中让他砍Jaswinder的小辫子了。你最好让您的共同行动，你会做你的母亲感到羞愧，你，你听到了吗？特里萨的一切都取决于你现在，这显示很多如何真正的圣人作品将你请请”。

墨菲太太抓住了她的呼吸，眼泪都在她里面涌了出来，但她没有时间流泪。于是，她开始了念珠，她仍然说这时候，她睡着了。

马丁那天晚上睡得也很好，他知道小辫子会令他们坐起来，当他准备他会打电话来，要求€10000，那么他们可能有小WOG回来，他受够了她的哭声和湿润。一旦他有他的钱，他会被关闭，也许他会去布里斯托尔。

墨菲太太醒来的时候，她还在祈祷，看着安东尼的宗教画，她说“对不起”。她下了床，穿好衣服，今天Fr.Shaw是说一个特殊的弥撒，她会做一点早餐为他们所有，然后the'd去弥撒。

在教堂Fr.Shaw发抖的情感，有些人认为他有Malaria的另一个回合，但墨菲太太知道真正的原因。四个Gavins在后面墨菲夫人和家人坐在替补席上，他们是假报警后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墨菲太太她希德在她的shopping的包闪闪发光的菜刀。

在街上帕特里克已经恢复了他与Amjit守夜。“他让我们的汗水，因为他没有得到他的钱最后一次，但我们都准备好了这一次，保罗微笑给我€10,000现金，他把它通过我一张纸条信箱，”帕特里克拍了拍信封放在他面前的柜台。

“你认为他会给Jaswinder还给我们？”Amjit的眼睛恳求。

“他当然会，他可能已经受够了，他把自己的钱，然后他就消失了，”帕特里克说Amjit他想听到的，有在在边缘发送Amjit没有意义的。

每十分钟Balbinder出来看看手机上她的嘴唇的一个问题，“有它响”：它是让所有的太多了帕特里克，他可以看到他的朋友们开怀大笑起来在他的面前，如果只有他的妈妈也在这里她想起了什么，如果Amjit能坚持到巴里来了，然后他会没事的。帕特里克觉得没用的，像在偷别人的葬礼上一个陌生人，他不知道做什么，说什么。

“来吧，我们要去马克看到了希拉的洗礼的准备工作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品尝到蛋糕洗礼，也许他会让我舔搅拌碗，说：”帕特里克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它刚出来的时候。

Amjit和Balbinder只是看着他弱，他们觉得好像当他们是软弱和虐待他们被逗乐，他们几乎太弱回答。

“是的，去马克的，我可以接电话，去，去，”斥责老Amjit先生。

“你确定吗？我不知道，”Amjit发软，他觉得如果他抛弃了他的岗位。

“不要因为你的老爸说，你必须得到一些新鲜的空气，去马克的我

如果电话响了，“老Amjit先生几乎把他的儿子走出店去给你拿。

因此，它是Amjit，Balbinder和帕特里克来到马克就在他放下搅拌碗。

“不要洗一洗，我要舔它，”喊Patrcik达到它。

阿娇转身时，她听到他的声音，然后看到她Balbibnder冲上去拥抱她，马克泼茶搞心他们与Calvadose。老迈克尔来到了温暖杯茶，他加入该试着温暖Amjit和Balbinder闲聊。乔治和布朗尼进来后几分钟，布朗尼拥抱Balbinder她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然后她旁边坐了下来她握着她的手窃窃私语鼓励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他们陷入了沉默，沉默守夜，只有迈克尔随地吐痰在他的手帕打破。

半小时后，门开了，亨利很快在他身后关上了，乌云已经开始下降，因为大雨。“它恶劣的天气这一点，几乎一样糟糕的一天，我能有一块蛋糕和我的茶，马，”亨利问他stamped他的双脚并拢。

“的生活如何对待你的话，”马克问，他把茶和蛋糕柜台上。

“我很好，虽然这雨淋，受潮不得到我的胸口，”亨利喝他的茶前清了清嗓子。

“是的天气可不好，”观察马克望着窗外。“它的司机谁是坏的，我可能已被杀害的一天，”亨利开始了，因为他试图蛋糕。

“怎么会呢？”问帕特里克放下搅拌碗，他一直舔。“我帮助了dustcart船员，我们曾经有过这场风波一样，你会

认为人们会开慢暴风雨，但没有这个人，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怎么也没打我们，”亨利完成了他的蛋糕。‘在哪儿呢？’迈克尔问道。

“在通过奥图尔公园在城市的另一边，”亨利拿起自己泡茶喝它。

帕特里克跃进敲搅拌碗从桌子上，他抓住亨利的胳膊，“你看到的车？”

“当然，我做到了，这是一个黄色的Datson GDB 874M的愚蠢buggar可以杀死我们，他驾驶像一个疯子，他是脏话的一切，他的脸气得满脸通红，这符合他的头发的颜色，他有过一个粗呢大衣，我不会忘记他的脸，我想这会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后一件事，愚蠢的混蛋，就可以杀死我们，”亨利结束了他的茶。

Patrick和Amjit通过所有雨Percy的承办冲出网吧了道路的。安迪已经洗劳斯莱斯当雨下来，所以他得到了这里面，以避免弄湿，帕特里克跳进乘客座椅。

“哪里的珀西，哪里是你的爸爸？”帕特里克的眼睛鼓鼓的。“他走了，拿起了死者，他很快就会回来，”安迪结结巴巴地说。“妈的！”发誓Amjit。

“告诉他，我们会在马克的，我们已经拿到了注册号，它的黄色Datson GDB 874M，”帕特里克拍着仪表盘，他们的最后一个希望和珀西是不存在，

沮丧帕特里克和Amjit开始走向马克的，从他的眼角Amjit可以看到罗杰在Sid的门口避雨。

“他会帮助我们！”Amjit对罗杰跑了。

Amjit hussled罗杰·希德的店里面。帕特里克在他的脚后跟。

“看罗杰，你就帮我们。你可以跟踪一个黄色Datson注册GDB 874M，它非常重要，” Amjit喘着气。罗杰回来从Amjit的进展跟踪才发现自己走进希德，他现在是在一个三明治，希德在一边，Amjit和帕特里克另一方。

“是的，我当然可以，我可以闲逛进了派出所，就像你使用游戏娱乐商场使用电脑，”罗杰回答bitchily。

“你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希德的车，我们现在可以跟踪混蛋，” Amjit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席德进了冰柜中，他用全猪，一个与碎脸返回秒，“我有没有向您展示我党把戏？”

希德柜台他最大的菜刀下达到，罗杰试图逃跑，但Amjit抱着他快。拿着猪高举希德提出的菜刀和一重击必杀斩头关猪，头飞走了，并沿着地板滑动，直到它击中了罗杰的脚。

“他不喜欢呢？”罗杰看了Amjit，然后帕特里克，那么来势汹汹希德。

“跟踪该号码或你旁边，你有两分钟！”希德喊道。Amjit放手罗杰，罗杰逃离恐怖，希德震撼了菜刀，再次大喊，“两分钟。”

“感谢的SID，我们会去告诉大家，我们会在马克的，”帕特里克说，他离开了屠夫。

Amjit几乎有门，使其脱离较链，因为他遇到了马克的。“罗杰的现在得到的地址，然后我们就上了路，”脱口而出Amjit，他给Balbinder一个拥抱，并在她耳边低声说。“希德说服罗杰帮助，其遍布酒吧，现在喊，

Jaswinder将是免费的！”帕特里克希望飞跃，并高兴地高呼，但他等待着，他不得不等待，不再只是一点点。

有一阵风打开，多毛Amjit的网吧门口大吼着再次怒吼。

“你是怎么了？我还以为你是在棚？”帕特里克拍了拍狗。

狗去了，舔Balbinder的脚，然后他坐了下来，除了她，他能感觉到紧张，他摸了摸鼻子对Balbinder，他试图使她振作起来。咖啡馆的门又开了，希德站在那里一纸拿在手里。

“我知道了！现在我们可以得到Jaswinder！”希德喜气洋洋。毛Amjit开始号啕大哭，他的尾巴出手了，他的耳朵紧张。“有什么地址，哪里是我的宝贝，那里是Jaswinder？”Balbinder嘶哑抢从大希德一张纸。同样毛茸茸Amjit怒吼，他嚎叫着一次又一次又一次。“锦绣花园，平5，主教门，”Balbinder大声读出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帕特里克在绝望叹了口气。“也不是我。”乔治说。“也不是我，”布朗尼呼应。

“也不是我的，你呢？”想知道马克。

“不是我要么，回答说：”阿娇紧张与她的结婚戒指玩弄。

Balbinder哭了起来，这么近又那么远，多毛Amjit开始嚎叫胡扯树皮。迈克尔来到从厕所回来还拉起他的牙套，他把手伸进口袋，他的手帕，然后吐了进去。

“怎么了？”他问。

“我们有地址，我们知道Jaswinder是的，但我们不知道

所在地址是”帕特里克拍着柜台，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公平的。

毛Amjit怒吼，他嚎叫着他的朋友Jaswinder。迈克尔拿着一张纸，他看着它的地址，他在他的手帕说话前先吐一次。

“我知道，它的A到Z的35页，由木，”迈克尔把纸放回柜台上。

毛Amjit嚎叫着，没有现在阻止他，没有从帕特里克威胁的量能阻止他。他的尾巴已经下降了一个星期，他一直安静为所有的时间一只猫，但现在他又被一只狗，所以他吼叫着，嚎叫。

“谁得到了一个A到Z”的毛茸茸Amjit的啸喝道希德。“没有时间为迈克尔它给你，带我们去！”帕特里克推推搡搡迈克尔出了门。

Amjit吻Balbinder，老Amjit先生拍拍Amjit的背，然后用最后回头Amjit帕特里克后参加比赛。有了一个飞跃和嚎叫毛茸茸Amjit其次，他不会被抛在后面。“不，回家！”帕特里克骂他的狗。

但小狗不肯离开出租车，迈克尔通过移动过，啸叫声出租车的声音落户argument去的道路上。这是达迈克尔现在，它是达到迈克尔，他吐出了他的出租车的窗口，这是全有或全无了。因为他，他们会不会发现之前Jaswinder，他失去了达特桑，他还是失败了，他还没有跟上，他失败了，他失败了。现在是他的机会，不要再出现故障，红绿灯前方被变为红色，迈克尔开始放慢，毛茸茸Amjit怒吼，帕特里克呻吟，Amjit又破灭了，迈克尔有他的手在准备换下来的齿轮。但他没有，他改变了，他的脚压下去，一直到地板上。他们通过红色出手，如

据迈克尔而言所有的红绿灯会说绿色，它所有的方式，现在是绿色的，就吐唾沫窗外。  
灯光与他一路如今，红色，黄色或绿色，全是绿色的，一切都是绿色的，他们必须为J  
aswinder的缘故，他们现在都绿色，红色，黄色或绿色，他们现在都是绿色。迈克尔能  
感觉到他的脖子狗的温暖的气息，就催促他，催他，因为灯灭红色毛茸茸Amjit嚎叫着迈  
克尔的脚跑到楼，灯是绿色的，灯是绿色的。毛Amjit怒吼，他吼叫着他的问候，他号啕  
大哭了他的电话卡，他来acalling上Jaswinder，他来了Jaswinder，他来了Jaswinder，  
他又咆哮，他再次吼，再次迈克尔的脚跑到楼再次迈克尔”脚就到了地板上。而他们在  
雨中开车，雨下来，雨下来，云层终于破灭，雨下来，雨就下来了。但他们开着车，他  
们开着车，在他们开车。

珀西一起返回死者，他从后门进院泼背后，比尔跑出来帮他卸下身上。珀西感谢比  
尔然后走进办公室，他的心是不是他的职责，他的全部心思都用Jaswinder。她的一个辫子  
已被切断，也许她已经死了，也许身体会被发现，然后他必须执行最后的职责，一个承办确  
实对死者的职责。珀西在前面站在他的祖父的画像，他抬起头，眼睛都这样活着，老唐纳德  
·弗罗斯特曾是伟大的人，珀西记得他是如何读诗给他时，他还只是个孩子。

“爸爸，爸爸，他们的汽车登记，他们都在马克的，”安迪说，他冲进办公室。

“好，”珀西面前抢去从桌上的东西他

祖父图片作为他跑出了办公室。

珀西在雨中下来，对网吧的街道跑了，他的眼睛闪亮，他的眼睛是他的祖父的。雷在远处隆隆，大雨降临，雨水下来，但跑了珀西，上，直到他达到了咖啡馆。一阵风他面前打开了网吧门口，闪电闪过，珀西在门被人陷害，他来了，他是来尽自己的职责。布朗尼在震荡抬头看到珀西站在门口，他在手里的东西太多。

“给我的汽车登记，然后用一个电话，我将有address，我有朋友，”珀西前移后在手里  
的东西。

“我们知道它在哪里，但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是，解释说：”大希德因为他与A到  
Z挣扎“妈的，第35页丢失，”马克呻吟。“地址是什么？”comanded珀西。

“锦绣花园，平5，主教门，”阿娇说，她与她的结婚戒指紧张玩弄。

“我知道！希德你准备好了吗？”珀西听起来像一个共济会。希德看着珀西在眼  
里，他准备好了，“是的！”

一言不发的两人离开网吧，这将是会是这样，他们准备好了。从咖啡馆每个人都可以看  
到大希德和珀西握手里面，然后珀西抬起手里的东西，他举起它高的，那么把它击倒速  
度快。

“安迪，我们骑！”喊珀西，他破解了鞭子，珀西破获他的祖父的鞭子，冰霜鞭。

大希德和珀西一起跑到灵车，在他们离开秒，安迪随后在他们的脚跟驾驶劳斯莱斯，比  
尔在安迪的身边，比尔救了安迪的生活，现在他们四人出来救的生命

儿童。希德可以看到珀西眼中的火，同样的大火，是安迪的双眼，那是在祖父唐纳德·弗罗斯特的眼睛火，珀西了，当他在围攻老伪造和辛丁铁砧骑着他的教练一样火，大火引发了从普通的掘墓人霜冻推崇承办。但大希德知道如果坏来到糟糕的是，今天他们会掘墓，掘墓人的绑匪。

而就坠向珀西，六十，七十，八十，90只，一百，110，120。目前还没有红灯的客车司机，没有灯可言，电闪雷鸣怒吼。希德看着鞭子躺在dashboard，它像一个盘绕响尾蛇准备罢工，滑动然后又珀西开车的一种方式。希德能感觉到有掉电，刺痛上下他的脊椎，他能感觉到他的手背上升头发，精神在国外。在后视镜希德可以看到安迪罗尔斯，他的眼睛闪亮，就像Percy的父亲。

回到网吧墨菲太太来了，伞下shelting，四个Gavins形成围绕六月和婴儿希拉人伞，马修殿后。每个人都看起来很震惊，他们为什么在这里，现在。

“我希望有一个奶昔，香蕉一个，和一个草莓一个Jaswinder，在这里我得到了钱，”马修公布。“但是，但是，”马克结结巴巴地说，扶着他的柜台。

“他根本不昨晚睡得，他说他有一个奶昔Jaswinder，他让我们来弥撒后，在这里，”墨菲太太开始。“我们知道在哪里Jaswinder是，帕特里克和Amjit离开分钟前，珀西跟着大希德，”阿娇低声说。

“太好了！”笑了墨菲太太，但她滑了她的手伸进口袋，在

秒青蛙开始跳墨菲太太开始说她的念珠。“我可以把我的奶昔那么，一个用于Jaswinder吗？”马修问道。

阿娇准备了奶昔，她觉得没用，她所能做的只是让奶昔，并在那里在风暴Jaswinder的生活就行了。Fr.Shaw走了进来，一身黑，像准备挑选可以从一个新挖的坟墓蠕虫乌鸦，阿娇颤抖。墨菲太太现在旁边放着老太Amjit，他们交换的笑容，既没有丢失一个节拍他们的祈祷。阿娇想尖叫。

基思·巴特菲尔德和贝尔和泵米克Bisiker决定拉，并有一杯茶，天气不好，他们就会有一个refreshing杯茶，然后他们会在他们的方式。于是抓着他们的吉他，他们马克的咖啡厅里面去了。

“两个茶请，哦，你要一个呢？”米克转身问基思。

“是的，我有一个，”基思说，他擤了擤鼻子。“然后三个茶，”米克笑着。

“谁是其他茶叶的？”问马修，他咕噜咕噜他的奶昔。“因为事故自从我总是有两种茶，但你怎么样，你有两个奶昔？”米克指出。“我期待一个朋友，”马修回答。

之前米克可以问任何问题阿娇已经迎来了Keith和米克一个表。

“嗯，这茶不错，说：”米克擦着他的胡子泡沫。“你是怎么想的声音为新的歌曲，一个民族的店主，你这样做花哨的东西，”不断实践基思问。“好吧，如果你可以给我，”米克开始。

迈克尔可以看到主教门符号未来，他放慢

下来，他通过最后的红灯。

“还有就是它了未来，现在它给你的小伙子们，”黄伟指出。“我们会回来的五分钟，”帕特里克喊道。

凛所有他值得毛茸茸Amjit拖着帕特里克，迈克尔曾借给他的领带，以形成一种铅他。当他们到达正确的建筑帕特里克捆Amjit的鼻子，他们现在保持沉默。迈克尔可以看到他们比赛进入大楼，他觉得自己好没用，就像是一个观察者，他觉得自己年老色衰。如果只有他能帮忙，只要他能帮忙。他发现自己在他的驾驶室拿起电台，“你好，我是迈克尔，我在锦绣花园，主教门，我打电话—29288，”迈克尔吐口水，然后关掉了收音机。一个29288意味着驾驶员遇到麻烦需要帮助，他知道他不应该做的，他会让猫在袋子外面，但他的话，他不得不去面对。“你好，这是控制，再次说请”

经理的耳朵一竖，他斜靠在无线电女孩服用话筒从她的，“你好，这是控制，是你迈克尔，再次迈克尔说，”但没有回应，迈克尔交换了他的无线电。

经理跑到房间休息，“移动它，迈克尔的叫29288，他在锦绣花园，主教门。”

七名司机都跳起来，冲了出去，他们在做60时，他们得到了在路的尽头减速物：经理冲回的广播室，他已是汗流浹背，什么是与迈克尔的事，“你好，这是大家伙在这里，听取了很多你，迈克尔有一个叫29288，他在锦绣花园，主教门，所以移动它！”

大家伙坐了下来，擦了擦额头，如果有什么事给迈克尔，他们会是地狱支付，这会是他

的错，他点燃了

香烟。

七很快就成了27作为无线电警报听到，迈克尔是在出租车上世界的传奇人物，其他出租车公司在也参加，他们会无意中听到的消息，他们会帮忙了。他们穿过泥泞和雨比赛，而在办公室的大家伙回来试图疯狂提高迈克尔收音机。

阿娇感到无奈也一样，如果有什么绑架者逃走了，她看到外面的灯超炫3辆出租车的比赛过去。该CB噼啪作响她的身后，这是其中一个司机作出命令，告诉她把水壶他很快成为“家”。“异体花莲亨利，J'arrive。”

阿娇看着Balbinder眼泪在办理入住手续，墨菲太太老太太Amjit就像飞butresses支持她，和她在干什么，做茶，茶和同情，这还不够。阿娇的子宫里煮，它渐热，直到它不能包含没有更多的，它流过。只有女人才能真正知道痛，孩子的伤，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分享她的儿童的痛苦，将来我会有再次喜悦。该死的破灭，阿娇的子宫在观看疼痛爆炸，她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在无线电拼抢，她的子宫破裂时的电波。

“帮助阻止小偷，黄色Datson，”她尖叫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马克惊恐地看着，但阿娇在她手上有一把刀，她的子宫里说话，她wombing哭了，她的子宫里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她寻求帮助。她告诉司机到其周围主教门的道路，一个小偷偷走了她的结婚戒指。马克把接收器远离她，阿娇让刀掉在地上，他知道他明白，这是全有或全无了。老太太Amjit和墨菲夫人

祈祷上。

帕特里克其次Amjit楼梯，上下左右，上下左右，上下左右。直到他们来到扁五，对于第二帕特里克不知道该怎么办，Amjit给了他一个答案，因为他踢开车门关闭铰链。苏震惊尖叫，马丁显得很吃惊毛蟹Amjit开始号啕大哭，马丁抢下Jaswinder由她剩余的小辫，并把她拖进bedrooming一声之后他锁上门。

“我会杀了她，我就杀了她，我有一把刀，”尖叫马丁。“不要伤害她，我会付钱，” Amjit恳求。“爸爸！” 尖叫Jaswinder。

“我们催他，”敦促帕特里克准备踢隔壁下来自己。

“我会杀了她，我有一把刀，我就杀了她，我有一把刀，”马丁尖叫如同逼鼠，Jaswinder尖叫的恐怖。

Amjit知道有角的人在他最危险的，所以他举行帕特里克回来。

“我付，我付刚给我回我的女儿，” Amjit恳求道。有来自内部的沉默，然后马丁谈到，“让我觉得只要给我时间去思考。”

“好吧，好吧，你在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只是不要伤害我的女儿，我给你你向我要什么，”求Amjit他的呼吸沉重。“好吧，好吧，只要给我时间去思考，”马丁喊道，手里拿着Jaswinder的喉咙，他的刀在准备好了。

该货车司机听到了电话，他们回答，因为他们的后裔在主教门，气浪回荡他们的呼喊，每个将需要一个单独的道路，一旦出现，他们将阻止它。出租车飞得，从旧福尔热的所有部件和歌唱铁砧和超越

他们来了。老迈克尔遇到了麻烦，从他最后对他随地吐痰的声音，然后他的无线电不通。乘客要求他们要去哪里，只是听说他们要去的快捷方式，并关闭了这个骑是免费的，作为出租车打九十人。

有一个从马丁依然沉默，Amjit也有些着急了什么事给他的女儿？

“Jaswinder！”他大叫，也没有从门后的声音。帕特里克把耳朵贴在门，然后他从钥匙孔里看了，但问题的关键是在锁使他无法看清。“Jaswinder！”尖叫Amjit他的恐惧战胜他。帕特里克踹倒了门，他的狗跃上嚎叫着他的朋友。窗户是开着的，他们冲看出来，他们只能看到被马丁蹒跚离去后，他拖着Jaswinder。他已经爬下火场逃生，落在最后几英尺。

“来吧楼梯更快，走在男孩找到Jaswinder，”敦促帕特里克为他们三人跑出了房间。

苏留在地上捂着她的胃，所有的兴奋已经引产，她的宝宝马上就要诞生了。下楼他们跑了下来，绕，落，并绕，落周围，多毛Amjit瑟瑟一路。迈克尔可以看到他们冲出了房子，对周围的树林后面。

珀西放缓，在未来的山上，他们在那里，他看到迈克尔的出租车前面，他猛踩刹车，他的鞭子滑出仪表盘和下跌到大希德圈。滑动停顿珀西抓住了他的鞭子从希德然后跑过去迈克尔，作为希德他带出了他最喜欢的菜刀，他加入了珀西迈克尔的出租车。

“他们已经走了树林，但如果他折返并寻找他的车？”想知道迈克尔。

“交给我吧，”希德说，他在寻找一个黄色Datson的破灭了。

安迪和比尔赶到，他们追珀西后进入树林。希德很快就找到了Datson，尖叫一声希德削减所有的轮胎，那么他在想什么，如果他仍然试图赶走。所以，弯腰大希德下了车到达，然后用强大的起伏，他把它翻过来，马丁不能驾驶它可能现在他。希德隆隆扎进树林里，Datson留下像一个颠覆乌龟。

在树林中追得上，没有更多的通过手机坐在等待它响，没有更多的垂死死亡。毛Amjit怒吼，马丁是他的猎物，但随后裂纹，而灰色的闪光。在前面冲了出去，一squirrel，多毛Amjit跑后，squirrels也很好玩，很有趣追逐。

“你这个愚蠢的杂种狗，我的妈妈是对的，你是唯一的吃，你这个愚蠢的混蛋狗好，”帕特里克诅咒。“看看有什么东西前进！”Amjit指出。

他们冲进黑暗中前进，“爸爸！”尖叫Jaswinder。他们，看不出声音的来源，有一个分支的裂纹未来，他们向前喷出。“哦，该死！，只有你希德，”帕特里克诅咒。“爸爸！”穿过树林遥相呼应。

他们向虚线的声音，希德有他的菜刀在准备好了，他砍了他的头，如果Jaswinder受伤了，这是肯定的。

珀西没跑，他大步他的猎物，他走得很慢，听，他的鞭子在准备好了。他又过了领先一步，他的脚站在什么东西，他弯下腰把它捡起来。这是Jaswinder的手镯之一，珀西把它放在他的口袋里，他是在正确的轨道上。最多领先了一块空地，一个仲夏夜之梦曾经是

播放之前有几年，但是这更像是一个噩梦。

马丁拖Jaswinder在他之后，她拍打使她安静，他用手捂住她的嘴，以平息她的，也许他应该杀了她，那简直把他们自己的踪迹。没有她扭动着太多，他刚刚摆脱了WOG母狗，他会她绑在树上的空地今后，他们会尽快找到她。

“有他在，在清算！”尖叫安迪。“是的其他”遥相呼应比尔

。

从另一个方向传来帕特里克和Amjit，他们把他包围，希德来自后方笨重了。Jaswinder能看到她的父亲。“爸爸，爸爸！”她尖叫起来。

马丁转身放弃他的围巾，一来他打算把她绑了。

“我有一把刀，我会杀了她！”他害怕自己的生命骂得更是在Jaswinder的威胁。

他在兜里摸索着的刀，他曾在她的脸颊旁边的眼球。据僵持，马丁被包围帕特里克和Amjit上留下了安迪和比尔在right.And雨下来，雨下来，更多的帮助，在它的途中，出租车的声音他们的喇叭听起来可能是听到。骑兵的漫长道路上，但它是没有用的，马丁有一把刀对着她的脸颊，一个滑和她的眼睛就不行了。希德来到伐木和尖叫走出森林，他的菜刀举高。

“NO！NO SID！”帕特里克尖叫跳跃然后希德拼杀的方式。

希德想杀死马丁再有，足足有一分钟帕特里克struggled带来Sid的手臂往下，终于见到原因的一天。“告诉他放下，否则我会杀了她，我会的！”尖叫马丁现在在

致命的恐惧，他的生活。

不情愿，很不情愿地希德丢下菜刀。

“混蛋！躲在背后的孩子！”希德尖叫帕特里克抱着他快。“你看给我回我的孩子，你可以有你的钱，”Amjit把手伸进口袋，并在马丁扔的音符一叠。马丁的眼睛亮了起来，因为笔记跪在他的脚下，他有钱了，他很有钱。他松开上Jaswinder抓地力。就在那时，拨浪鼓蛇咬伤了，珀西忽然用他的鞭子，送马丁的刀飞。在同一时刻，多毛Amjit跃居第一牙齿，用嚎叫和飞跃，尤其是他的牙齿，他跳起来。马丁的右手感觉，因为它是从哪里Percy的鞭子击中了他的火，于是他抬起离开保护自己免受毛茸茸Amjit。但它是没有用的，Amjit有他在孩子们的公平时间报仇，Amjit了他对马丁的报复。

“救命，救命，他的杀了我！”马丁尖叫着为他的生活而战斗。

“爸爸，爸爸，我想你，”Jaswinder抱着她的父亲所有，她是值得的。

而就怒吼毛茸茸Amjit，因为他位和马丁啣的一声，他的粗呢外套是现在撕成碎片。

“爸爸我怕，让他停下来，”Jaswinder覆盖从放血她的眼睛。

Amjit拥抱他的女儿，他安慰她，她是安全的，她是安全的，这就是是所有重要的。

毛Amjit再次怒吼，他在胜利的怒吼，他的小朋友是安全的，他的小朋友是安全的，并咬坏人比追踪squirrels更有趣。“住手，叫他，”Amjit喊，使他的声音被听到。

“他应得的！”抢购帕特里克。

“停叫狗叫开，他永远不会再这样做，叫狗客”再次Amjit喊道以上马丁的尖叫声和呼啸的狗。珀西举起鞭子，破解它上面毛茸茸Amjit的头，“坐，来这里的男孩，坐在”珀西听起来像一个驯狮，他需要过这个狮子却狂野。

“坐男孩下来，来到叔叔希德，”敦促大希德看到那毛茸茸Amjit不愿意。

在马丁作出最后来，多毛Amjit去，坐在希德的脚

，然后开始舔自己的切肉刀的亨德尔。

“你是从旧福尔放逐和歌唱铁砧，离开，”珀西吩咐他的鞭子指向。他破解了以上马丁的头上，以加快他上路。“如果我再见到你，我就杀了你，我就杀了你，我会杀了你，”珀西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打破了他的鞭子。“我会埋葬你！”发飙希德，迅雷Percy的闪电。“快，让我们离开这里，警察来之前！”敦促帕特里克。

于是，他们从树林里跑，Amjit携带的奖品，比赛赢了，他们的奖金，他们的小印度公主，Amjit有他的女儿Jaswinder，安然无恙。当他们从出租车滑下来，滑行到停止所有他们周围的树林里出现，骑兵在那里，但感谢上帝，没有需要他们。

“你没事吧迈克尔，你还好吗迈克尔？”问约翰尼第一个到达。

迈克尔看着约翰尼的肩膀，他能看到Jaswinder，她还活着，她还活着。迈克尔感到很晕，他达到了他的阿斯玛inhalor拍了一些。

“我只是过来有趣，但我现在很好，我会没事的，看到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都来了，见他们来了，”迈克尔指出Amjit

和Jaswinder，帕特里克和大希德，安迪和比尔和珀西用他的鞭子高高举起。

约翰尼看着arounded，他们都面带微笑，他们都笑了，迈克尔哭了起来，这是他太多。他已经逼得他生命赛跑，他一直在的时候，他会打时间本身，Jaswinder还活着，Jaswinder是安全的，他就赢得了比赛。帕特里克来了，与迈克尔握手。

“你做到了迈克尔，你做到了迈克尔，万物好吧，万物就好了，”帕特里克挤压从迈克尔手中的生命。“你没事吧？”约翰尼代表出租车司机的桅杆行列的要求。

“是的，我现在没事了，帕特里克这里将带动我的出租车，我会从珀西电梯在这里，”迈克尔指出，珀西。

“是的，跳跃在罗尔斯安迪将推动你回家，快走现在还是我们都感冒了在雨中，”珀西笑了。

所以，告诉所有的驱动程序反过来，他现在是罚款后，迈克尔在罗尔斯了旁边坐着Amjit和Jaswinder，在风格上骑车回家。珀西和Sid握了握手，“你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屠夫，”希德说。“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承担者，”珀西说。然后隐瞒他们的头，他们笑了，他们一直笑到他们喊着，真正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因为孩子是安全的，孩子还活着。

出租车跑开了，像烟花一样的大张旗鼓，他们愤怒的乘客从后面唠叨他们，但司机说，这将是这种方式更快，在风景优美的路线，于是就出现了，去99，并在人行道上，有时。安迪开车带着他的脚在地上，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跟着他，他必须得到Jaswinder回家给妈妈，结束母亲的眼泪。当他突然刹车货车是堵在路上，司机看着生气，他没走多远，安迪是肯定

他在他的手中猎枪。

“他有枪，”安迪放缓和停止。

帕特里克拉升的背后，出租车尖叫着停了下来，毛茸茸Amjit在他耳边嚎叫。珀西把头伸出窗外看到了什么事“这是雅克，他马克的大陆币之一，”波西跳出灵车劝谏。

“我停在这里，阿娇说有人偷了她的珠宝，他有一个黄色Datson，我停在这里，”雅克解释说。

“但我们有宝石，”珀西拉Jaswinder的手镯从他的口袋里，后来他倒是explian的事情，现在这个会做。“我不明白，她说，这是一枚戒指，”雅克把他的贝雷帽掉，并把它重新打开。

“给我你的收音机，”珀西爬进驾驶室，它是一样高的老教练，他的祖父用来驱动，珀西能感觉到他的喉咙去紧，干，他按下了发射按钮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珀西在这里，”他再次停下来喘了口气，他抹了一把眼泪消失，那么他说话，然后他谈到，“珀西在这里，我们的珠宝，我们有珠宝，重复我们有珠宝，我们有小印度公主，Jaswinder是免费的，Jaswinder是安全的！我们回家！”珀西下降收音机。雅克抬头看着他，他的手指放在扳机。“我们刚刚救Jaswinders生活，”珀西小声说。贾奎斯开了枪到空气中，这两个桶。

“来吧贾克斯，移动你的卡车，让我们的家，”珀西从驾驶室一跃，闪电最终闪光拍摄他，因为他一跃。

至于马丁，他蹒跚着回公寓，并开始了一些衣服扔到一个袋子，他被关，他是移民。他不顾苏的希望有一个医生，这是她的错，她怀孕了，它

可能不是他，无论如何，所以三江源和晚安。一位邻居曾听到所有的噪音和破的门，所以就报了警，警方在未来是什么引起的恶劣天气所有误报警了好一会儿。作为军士。穆赫兰跑上楼梯五，马丁说thankyou的晚安。

“嘿挂在秒，你住在这里？”说军士。

“我是谁没有，回答说：”马丁，他躲开了过去军士和外面的落地。

“嘿回来，你们为什么都满身是血？”警官犯罪嫌疑人后跑了。

苏痛苦尖叫，她的宝宝现在要出生的任何第二。“嘿，回来了？”叫喊军士。

马丁caried上运行，在那一刻sombody打开他们的大门，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快阻止他。”骂得军士。

邻居伸出一只手，马丁突然转向，以避免被抓，但他绊倒在他破烂的粗呢大衣。绊倒了，绊倒了什么是尸检会say.Sgt。穆赫兰可以看到马丁掉下来绕，落，并绕，落周围，他知道他的脖子被打破，出现了在检查脉搏没有意义的。苏尖叫起来上面，值班叫，死将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他不得不帮助接生，新的生活，新的开始，马丁已经死了，一切都结束了他。

“珀西在这里，我们有珠宝，”他的消息的其余部分被欢呼声淹没了。墨菲太太老太太Amjit不再支持飞扶壁，不，butresses飞进了喜悦的空气。

“她的安全，她的安全！”尖叫墨菲太太，这里克里头口音

喊海下来。

米克Bisiker几乎与休克晕倒，基斯录音师四处张望，什么是疯狂的女人怎么回事呢。

“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调小伙子，看到你有你的吉他与你我的意思是它没有过分的要求，看我给你一个甜蜜的，”墨菲太太把手伸进她的购物袋，并把借来的切肉刀上表，以便她能找到她煮甜食。“是给我们一个调，”加文孪生兄弟一说。

“我能有另一个奶昔现在Jaswinder就要回来了，”马修问道。

“你可以有一百万，”阿娇笑了。

采取一切两秒钟后决定，“不”是不是一个好的答案给一点古老的爱尔兰小姐用切肉刀和四个非常大的儿子米克和基思，一半的石头，因为他们知道在民间场面拿出自己的吉他和播放。

“两个茶给你，和一个性感的录音师，”阿娇说。“而这里的糖，补充说：”标记为他把满瓶calvedos的桌子上。

“我想我可以为你唱新歌，我想留着在贝尔和泵，但不知何故，我的事情伊恩·坎贝尔和艾登福德将不得不支付，”米克喃喃自语到他的胡子，以及至少糖是好的。

在地平线上，十八个轮子都加入了游行，他们叫着它们的角，车头大灯照亮了黄昏。马戏团要来镇上，马戏团要来顶镇，今晚一晚只承办将是小丑，他有他的鞭子准备好了，他的手很稳，马戏团要来镇上。因此，这是，Jaswinder是安全所以，今晚，他们会所有政党。

罗尔斯在Mark的门悄然拉升，Balbinder站在门口等待等待结束。门开了，Jaswinder转出，毛茸茸Amjit怒吼，Balbinder吻了她的女儿，方可以开始了。

“嗯，我想它会好起来吃你的小希拉的洗礼准备的食物，”扔另一个甜蜜的米克Bisiker前叹了口气墨菲太太。

“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说实话，”阿娇笑了起来。“都怪帕特里克，他让一个婴儿，他让别人妻子之前，现在他洗礼之前有一个洗礼接待，他的猫altogether这是所有我能说的，”扔一个甜蜜的基思的声音男人面前继续墨菲夫人。

党带秋千去，韦恩硬是推出了一个桶，货车司机带出神秘和奇妙的手段又开始了演奏。一位来自Provincance，从哪儿来那么自然他得到得很好米克和基思所有的民歌来了。一个非常疲惫的货车司机迟到了，他做了欢迎，他旁边坐了下来巴里和墨菲夫人。

“你看累了，有你已经在了路上多长时间？”问墨菲夫人，她递给巴里甜蜜。

“是的，我已经在路上很长的时间，其实九天”与闪亮的笑容回答道小印度。“

而且，你在哪里来的呢？”问墨菲太太。“加尔各答”。

结束

那么这就是它，跟进小说的第1章writtenand约50percent绘制HTTP : // groups.msn.com/michaelcasey是在那里可以看到那

